

列传第二十一

宋隐
王宪
屈遵
张蒲
谷浑
公孙表
张济
李先
贾彝
薛提

宋隐，字处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爽，晋昌黎太守。后为慕容廆长史。祖活，中书监。父恭，尚书，徐州刺史。慕容俊徙鄴，恭始家于广平列人焉。隐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专精好学，不以兵难易操。仕慕容垂，历尚书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别驾。太祖平中山，拜隐尚书吏部郎。车驾还北，诏隐以本官辅卫王仪镇中山。寻转行台右丞，领选如故。拜以老病乞骸骨，太祖不许。寻以母丧归列人。既葬，被徵，固辞以病，而州郡切以期会，隐乃弃妻子，间行避焉。后匿于长乐之经县，数年而卒。临终谓其子侄等曰：“苟能入顺父兄，出悌乡党，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则足矣，不劳远诣台阁。恐汝不能富贵，而徒延门户之累耳。若忘吾言，是为无

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归食矣。”有五子。

第三子温，世祖时徵拜中书博士。卒，追赠建威将军、豫州刺史，列入定侯。

温弟演，显祖初从征彭城有功，拜明威将军、济北太守。

演子鲋，字伯鱼。州别驾。

隐弟辅，字处仁。少慷慨有大操，博览群书。州辟别驾。早卒。

隐叔父洽，为慕容垂尚书。太祖之围中山也，洽率所领专守北围。当洽所统，官军多被伤杀，太祖特深忿恨。及城平，遂杀之。子顺、训并下腐刑。

洽第四子宣，字道茂，时年数岁，亲人窃逃以免。后与范阳庐玄、勃海高允及从子愔俱被徵，拜中书博士。寻兼散骑常侍，使刘义隆。加冠军将军，赐爵中都侯，领中书侍郎，行司隶校尉。真君七年卒，赠司隶，谥简侯。

子谟，字乾仁，袭爵。卒于辽西太守。

子鸾，字珍和，袭爵。东莞太守。

鸾弟琼，字普贤。少以孝行称，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琼梦想见之，求而遂获。时人称异。母终，州郡屡辟，皆不就。卒于家。

子仲美，武定末，尚书水部郎。

王宪，字显则，北海剧人也。祖猛，苻坚丞相。父休，河东太守。宪幼孤，随伯父永在鄴。苻丕称尊号，复以永为丞相。永为慕容永所杀，宪奔清河，匿于民家。皇始中，輿驾次赵郡之高邑，宪乃归诚。太祖见之，曰：“此王猛孙也。”厚礼待之，以为本州中正，领选曹事，兼掌门下。世祖即位，行廷尉卿。出为上谷太守，加中垒将军，赐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风化大行。寻拜外都大官，后为中都。历任二曹，断狱称旨，进

爵剧县侯，加龙骧将军。出为并州刺史，加安南将军，进爵北海公，境内清肃。及还京师，以宪元老，特赐锦绣、布帛、绵彩、珍羞、礼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赠镇南将军、青州刺史，谥曰康。

子崇，袭。早卒。子仲智袭。历中山侍郎、安西将军、纓州刺史。有清平之称。

崇弟疑，字道长。少以父任为中书学生，稍迁南部大夫。高祖初，出使巡察青、徐、兖、豫，抚慰新附，观省风俗。还，迁南部尚书，在任十四年。时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讼者填门。疑性儒缓，委随不断，终日在坐，昏睡而已。李诉、邓宗庆等号为明察，勤理时务，而二人终见诛戮，余十数人或黜或免，唯疑卒得自保。时人为之语曰：“实痴实昏，终得保存。”加散骑常侍，右将军，赐爵东平侯。未几，拜安东将军，进爵乐安公。出为持节、镇西将军、秦州刺史。改为华山公，散骑常侍如故。后入为内都大官。卒。

子祖念，袭爵。官至东平太守。例降爵为侯。卒，赠宁朔将军、光州刺史。

子庆钟，袭爵。给事中。食秽无行，坐事爵除。

祖念弟云，字罗汉，颇有风尚。自尚书郎入为中书舍人。转司州别驾、光禄少卿，改授卫尉少卿。出为冠军将军、尚书、兖州刺史，寻进号征虏将军。在州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财货，又取官绢，因染割易，御史纠劾，付廷尉。遇赦免。熙平二年卒官。赠平南将军、豫州刺史，谥曰文昭。有九子。

长子昕，字元景。武定末，太子詹事。

昕弟晖，字元旭。早称机悟。历尚书仪曹郎、中书舍人。赠散骑常侍、镇军将军、兖州刺史。

晖弟阡，字仲明。秘书郎、司徒主簿。天平中，为盗所害。

屈遵，字子皮，昌黎徒河人也。博学多艺，名著当时。为慕容永尚书仆射、武垣公。永灭，垂以为博陵令。太祖南伐，车驾幸鲁口，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阳太守崔玄伯东走海滨，属城长吏率多逃窜。遵独告其吏民曰：“往年宝师大败，今兹垂征不还，天之弃燕，人弗支也。魏帝神武命世，宽仁善纳，御众百万，号令若一，此汤武之师。吾欲归命，尔等勉之，勿遇嘉运而为祸先。”遂归太祖。太祖素闻其名，厚加礼焉。拜中书令，出纳王言，兼总文诰。中原既平，赐爵下蔡子。从驾还京师，卒，时年七十。

子须，袭。除长乐太守，加镇远将军，进爵信都侯。卒，赠宁北将军、昌黎公，谥曰恭。

少子处珍，袭爵。处珍卒，子车渠袭爵。高祖初，出为东阳镇将。卒，赠青州刺史，谥曰庄。

须长子垣，字长生。沉深有局量。少纂家业，尤善书计。太祖初，给事诸曹。太宗世，迁将作监，统京师诸署。世祖即位，稍迁尚书右仆射，加侍中。以破平凉功，赐爵济北公，加平南将军。后转中领军。恭宗在东宫，垣领太子少傅。后督诸军东伐，进号镇东大将军。师次和龙，冯文通致牛酒以犒军，献甲三千。垣责其不送侍子，数之以王命，遂掠男女六千口而还。垣在宫公正，内外称其平当。世祖信任之，委以大政，车驾出征，常居中留镇。与襄城公庐鲁元俱赐甲第，世祖数临幸，赏赐隆厚。真君四年，坠马卒，时年五十五。时世祖幸阴山，恭宗遣使乘传奏状，世祖甚悼惜之。谓使人曰：“汝等杀朕良臣，何用乘马！”遂令步归。赠征西大将军，谥曰成公。

长子观，早卒。世祖愍之，赐其子男爵。

观弟道赐，袭祖爵。道赐，少以父任，内侍左右。稍迁主客，进为尚书，加散骑常侍。善骑射，机辩有辞气，世祖甚器

之。从征盖吴，迁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还至雁门，暴疾卒。谥曰哀公。

子拔，袭爵。拔少好阴阳学。世祖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为南部大夫。时世祖南伐，擒刘义隆将胡盛之，以付拔。拔酒醉，不觉盛之逃去。世祖大怒，命斩之。将伏锧，世祖怆然曰：“若鬼而有知，长生问其子孙，朕何以应之？”乃赦拔，免为散大夫。后显祖以其功臣子拜营州刺史。卒，子永兴袭爵。

张蒲，字玄则，河内修武人，本名谲，后改为蒲。汉太尉延之后。父攀，慕容垂御史中丞、兵部尚书，以清方称。蒲少有父风，颇涉文史，以端谨见知，为慕容宝阳平、河间二郡太守，尚书左丞。太祖定中山，宝之官司叙用者，多降品秩。既素闻蒲名，仍拜为尚书左丞。

天兴中，以蒲清谨方正，迁东部大人。后拜太中大夫。太宗即位，为内都大官，赐爵泰昌子，参决庶狱，私谒不行，号为公正。

泰常初，丁零翟猛雀驱逼吏民入白 间山，谋为大逆。诏蒲与冀州刺史长孙道生等往讨。道生等欲径以大兵击之，蒲曰：“良民所以从猛雀者，非乐乱而为，皆逼凶威，强服之耳。今若直以大军临之，吏民虽欲返善，其道无由。又惧诛夷，必并势而距官军，然后入山恃阻，诳惑愚民。其变未易图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与猛雀同谋者无坐，则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甚以为然，具以奏闻。太宗诏蒲军前慰喻。乃下数千家，还其本属，蒲皆安集之。猛雀与亲党百余人奔逃。蒲与道生等追斩猛雀首，送京师。

后刘裕寇窃河表，以蒲为南中郎将、南蛮校尉，隶平南大将军长孙嵩往御之。裕入长安，乃还。后改为寿张子，与安平公叔孙建将兵自平原东渡，徇下刘义符青兖诸郡。诏加陈兵将

军、济州刺史。又与建攻青州，不克而还。

世祖即位，以蒲清贫，妻子衣食不给，乃出为相州刺史。扶弱抑强，进善黜恶，教化大行。始光三年卒于州，年七十二。吏民痛惜之。蒲在谋臣之列，屡出为将，朝廷清论，常为称首。赠平东将军、广平公，谥曰文恭。

子昭，有志操。天兴中，以功臣子为太学生。太宗即位，为内主书。后袭父爵。神 中，从征蠕蠕，以功进爵修武侯，加平远将军。延和二年，出为幽州刺史，开府，加宁东将军。时幽州年谷不登，州廩虚罄，民多菜色。昭谓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遇其时乎？”乃使富人通济贫乏，车马之家余运外境，贫弱者劝以农桑。岁乃大熟。士女称颂之。在任三年，卒。

子昶，袭爵。早卒。

昶弟灵符。真君八年，补中书博士。和平中，咸阳郡民赵昌聚党作逆，百姓骚动。诏灵符宣旨慰喻，民乃复业。天安初，迁中书侍郎，赐爵昌国子。延兴中，使南豫州，观察风俗。太和四年，除建威将军、广平太守。还为尚书左丞、司州大中正。后除镇远将军、齐州刺史。十六年，转光州刺史，加立忠将军。卒。

谷浑，字元冲，昌黎人也。父兗，膂力兼人，弯弓三百斤，勇冠一时。仕慕容垂，至广武将军。

浑少有父风，任侠好气，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节受经业，遂览群籍，被服类儒者。太祖时，以善隶书为内侍左右。太宗世，迁前锋将军，从幸河南。还，以选给事东宫。世祖即位，为中书侍郎，加振威将军。从征赫连昌，为骁骑将军。迁侍中、安南将军，领仪曹尚书，赐爵濮阳公。

浑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趣舍不与己同者，视之蔑如也。然爱重旧故，不以富贵骄人。时人以此称之。在官廉直，为世

祖所器重，诏以浑子孙十五以上悉补中书学生。延和二年春，卒。世祖悼惜之，亲临其丧。赠赐丰厚，谥曰文宣。

子闾，字崇基，小字长命，袭爵。少侍东宫，稍迁平南将军、相州刺史。入为外都大官。延兴四年卒。谥曰简公。

闾弟季孙，袭爵。中书学生，入为秘书中散，迁中部大夫。出为吐京镇将。

闾子洪，字元孙。少受学中书。世祖以洪机敏有祖风，令入授高宗经。高宗即位，以旧恩为散骑常侍、南部长。迁尚书，赐爵荥阳公。洪性贪奢，仆妾衣服锦绮，货累千金，而求欲滋剧。时显祖舅李峻等初至京师，官给衣服，洪辄截没。为有司所纠，并穷其前后赃罪，坐以伏法。

子颖，青州、征东大将军、广陵王羽田曹参军、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尚书郎，加威远将军。除员外散骑常侍，寻转中散大夫。大军伐蜀，时益州刺史傅竖眼出为别将，以颖权行州事。后除假节、镇远将军、凉州刺史，不行，改授太府少卿，又加前将军。神龟二年卒。赠平东将军，营州刺史，谥曰贞。

长子纂，字灵绍，颇有学涉。解褐太学博士，领侍御史。稍迁著作郎、司州治中、黄门郎、散骑常侍，又为侍中，兼殿中尚书。迁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营州大中正。纂前为著作，又监国史，不能有所缉缀。

纂弟士恢，字绍达。少好琴书。初为世宗挽郎，除奉朝请。正光中，入侍，甚为肃宗宠待。元叉之出，灵太后反政，绍达预有力焉。迁谏议大夫，俄转通直散骑常侍、直阁将军、鸿胪少卿，封元城县开国侯，邑七百户。太后嬖幸郑俨，惧绍达间构于帝，每因言次，导绍达为州。绍达耽宠，不愿出外。太后诬其罪而杀之。

公孙表，字玄元，燕郡广阳人也。游学为诸生。慕容冲以

为尚书郎。慕容垂破长子，从入中山。慕容宝走，乃归阙。以使江南称旨，拜尚书郎。后为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诸子分据势要，权柄推移，遂至亡灭；且国俗敦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指上《韩非书》二十卷，太祖称善。

太宗初，表参功劳将军元屈军事，讨吐京叛胡，为胡所败。表以先谏止屈，太宗善之，赐爵固安子。河西饥胡刘虎聚结流民，反于上党，南寇河内。诏表讨虎，又令表与姚兴洛阳戍将结期，使备河南岸，然后进军讨之。时胡内自疑阻，更相杀害，表以其有解散之势，遂不与戍将相闻，率众讨之。法令不整，为胡所败，军人大被伤杀。太宗深衔之。

及刘裕征姚兴，兖州刺史尉建闻寇至，弃滑台北走，诏表随寿光侯叔孙建屯枋头。泰常七年，刘裕死，议取河南侵地。太宗以为掠地至淮，滑台等三城自然面缚。表固执宜先攻城，太宗从之。于是以奚斤为都督，以表为吴兵将军、广州刺史。斤等济河，表攻滑台，历时不拔。太宗乃南巡，为之声援。表等既克滑台，引师西伐，大破刘义隆将翟广等于土楼，遂围虎牢。车驾次汲郡，始昌子苏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军虎牢东，不得利便之地，故令贼不时灭。太宗雅好术数，又积前忿，及攻虎牢，士卒多伤，乃使人夜就帐中缢而杀之。时年六十四。太宗以贼未退，秘而不宣。

初，表与勃海封恺友善，后为子求恺从女，恺不许，表甚衔之。及封氏为司马国璠所逮，太宗以旧族欲原之，表固证其罪，乃诛封氏。表为人外和内忌，时人以此薄之。表本与王亮同营署，及其出也，轻侮亮，故至于死。

第二子轨，字元庆。少以文学知名，太宗时为中书郎。出从征讨，补诸军司马。世祖平赫连昌，引诸将帅入其府藏，各

令任意取金玉。诸将取之盈怀，轨独不探把。世祖乃亲探金赐之，谓轨曰：“卿可谓临财不苟得，朕所以增赐者，欲显廉于众人。”

后兼大鸿胪，持节拜氏王杨玄为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轨数玄曰：“昔尉他跨据，及陆贾至，匍匐奉顺，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无肃恭之礼，非蕃臣也。”玄使其属赵客子对曰：“天子以六合为家，孰非王庭？是以敢请入国，然后受谒。”轨答曰：“大夫入境，尚有郊劳，而况王命者乎？请奉策以还。”玄惧，诣郊受命。轨使还，称旨，拜尚书，赐爵燕郡公，加平南将军。

及刘义隆将到彦之遣其部将姚纵夫济河，攻冶坂。世祖虑更北入，遣轨屯壶关。会上党丁零叛，轨讨平之。出为虎牢镇将。

初，世祖将北征，发民驴以运粮，使轨部诣雍州。轨令驴主皆加绢一匹，乃与受之。百姓为之语曰：“驴无强弱，辅脊自壮。”众共嗤之。坐徵还。真君二年卒，时年五十一。轨既死，世祖谓崔浩曰：“吾行过上党，父老皆曰：公孙轨为受货纵贼，使至今余奸不除，轨之咎也。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载物而南。丁零渠帅乘山骂轨，轨怒，取骂者之母，以矛刺其阴而杀之，曰：‘何以生此逆子！’从下到攀，分磔四支于山树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轨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诛之。”

轨终得娶于封氏，生二子：斌，劼。

斌，袭爵。拜内都大官。正光二年卒。赠幽州刺史。

劼，字文叔，初为东宫吏，稍迁仪曹长，赐爵阳平公。时显祖于苑内立殿，敕中秘群官制名。劼曰：“臣闻至尊至贵，莫崇于帝王；天人挹损，莫大于谦光。伏惟陛下躬唐虞之德，

存道颐神，逍遥物外，宫居之名，当协叡旨。臣愚以为宜曰‘崇光’。”奏可。后卒于南部尚书。赠安东将军、幽州刺史，谥曰宣。

叡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聪明好学，为尚书左丞，雅有干用，为高祖所知遇。

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让之，仕至司直。良以别功，赐爵昌平子。子崇基袭。

轨弟质，字元直。有经义，颇属文。初为中书学生，稍迁博士。世祖征凉州，留宜都王穆寿辅恭宗。时蠕蠕乘虚犯塞，侯骑至于京师，京师大震。寿雅信任质，以为谋主。质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寇必不来，故不谋备。由质几致败国。后深自督厉，屡进谏言，超迁尚书。真君九年卒。追赠中护军将军、光禄勋、幽州刺史、广阳侯、谥曰恭。

第二子邃，字文庆。初为选部吏，以积勤，稍迁南部长。敷奏有称，迁南部尚书，赐爵范阳侯，加左将军。高祖诏邃与内都幢将、上谷公张倬率众讨萧赜舞阴戍。

后高祖与文明太后引见王公以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内及京城三部，于百姓颇有益否？”邃对曰：“先者人民离散，主司猥多，至于督察，实难齐整。自方割以来，众赋易办，实有大益。”太后曰：“诸人多言无益，卿言可谓识治机矣。”诏醴阳被掠之兵，有得还者，赐绢二十匹。邃奏为贵贱等级，高祖称善。依例降侯，改为襄平伯。出为使持节、安东将军、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遗迹可纪，下诏褒述。加镇东将军，领东夷校尉，刺史如故。

太和十九年，卒于官。高祖在鄴宫，为之举哀。时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为所服。诏曰：“今古时殊，礼或隆杀。专古也，理与今违；专今也，大乖曩义。当斟酌两途，商量得失，

吏民之情亦不可苟顺也。主簿，近代相承服斩，过葬便除，可如故事。自余无服，大成寥落，可准诸境内之民，为齐衰三月。

子同始，袭爵。卒于给事中。

同始弟同庆，笃厚廉慎，为司徒田曹参军、李崇骠骑府外兵参军。随崇北征，有方直之称。

邃，叡为从父兄弟，而叡才器小优，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婿；邃母雁门李氏，地望县隔。钜鹿太守祖季真，多识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

张济，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骁骑将军。永灭，来奔。太祖善之，拜建节将军，赐爵成纪侯。随从征伐，累著功绩。登国末，卒。

济涉猎书传，清辩，美仪容。太祖爱之，引侍左右，与公孙表等俱为行人，拜散骑侍郎，袭爵。

先是，姚兴遣将攻洛阳，司马德宗雍州刺史杨佺期遣使乞师于常山王遵。遵以状闻，太祖遣济为遵从事中郎报之。济自襄阳还，太祖问济江南之事，济对曰：“司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镇，迭相攻击，今虽小定，君弱臣强，全无纲纪。臣等既至襄阳，佺期问臣：‘魏初伐中山几十万众？’臣答：‘三十余万。’佺期曰：‘魏国被甲戎马，可有几匹？’臣答曰：‘中军精骑十有余万，外军无数。’佺期曰：‘以此讨羌，岂足灭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几户于北？’臣答曰：‘七万余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曰：‘定都平城。’佺期曰：‘有如许大众，亦何用城焉？’又曰：‘魏帝为欲久都平城，将复迁乎？’臣答：‘非所知也。’佺期闻朝廷不都山东，貌有喜色，曰：‘晋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猾，频侵河洛，夙夜忧危。今此寡弱，仓库空竭，与君

便为一家，义所无讳。洛城救援，仰恃于魏，若获保全，当必厚报。如其为羌所乘，宁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扬州。佺期曰：‘蛮贼互起，水行甚难。魏之军马，已据滑台，于此而还，从北道东下，乃更便直。晋之法制，有异于魏。今都督襄阳，委以外事，有欲征讨，辄便兴发，然后表闻，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势不举，亦不承台命。’”太祖嘉其辞顺，乃厚赏其使，许救洛阳。

后迁谒者仆射，报使姚兴。以累使称旨，拜胜兵将军。频从车驾北伐，济谋功居多。赏赐奴婢百口，马牛数百，羊二十余口。天赐五年卒。子多罗袭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庐奴人也，本字犯高祖庙讳。少好学，善占相之术，师事清河张御，御奇之。仕苻坚尚书郎。后慕容永闻其名，迎为谋主。先劝永据长子城，永遂称制，以先为黄门郎、秘书监。垂灭永，徙于中山。

皇始初，先于井陘归顺。太祖问先曰：“卿何国人？”先曰：“臣本赵郡平棘人。”太祖曰：“朕闻中山土广民殷，信尔以不？”先曰：“臣少官长安，仍事长子，后乃还乡，观望民士，实自殷广。”又问先曰：“朕闻长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太祖曰：“卿识朕不？”先曰：“陛下圣德膺符，泽被八表，龙颜挺特，臣安敢不识？”太祖又问曰：“卿祖父及身官悉历何官？”先对曰：“臣大父重，晋平阳太守、大将军右司马。父樊，石虎乐安太守、左中郎将。臣，苻丕尚书右主客郎，慕容永秘书监、高密侯。”太祖曰：“卿既宿士，屡历名官，经学所通，何典为长？”先对曰：“臣才识愚暗，少习经史，年荒废忘，十犹通六。”又问：“兵法风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习读，不能明解。”太祖曰：“慕容永时，卿用兵不？”先曰：“臣时蒙显任，实参兵

事。”

太祖后以先为丞相卫王府左长史。从仪平鄴，到义台，破慕容麟军，回定中山。先每一进策，所向克平。东驾还代，以先为尚书右中兵郎。太祖谓先曰：“今蠕蠕屡来犯塞，朕欲讨之，卿以为何如？”先曰：“蠕蠕不识天命，窜伏荒朔，屡来偷窃，惊动边民。陛下神武，威德遐振，举兵征之，必将摧殄。车驾于是北伐，大破蠕蠕。赏先奴婢三口，马牛羊五十头。

转七兵郎，迁博士、定州大中正。太祖问先曰：“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对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又问曰：“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对曰：“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太祖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

太祖之讨姚兴于柴壁也，问先曰：“兴屯天渡，平据柴壁，相为表里。今欲殄之，计将安出？”先对曰：“臣闻兵以正合，战以奇胜。如闻姚兴欲屯兵天渡，利其粮道。及其未到之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严设伏兵，备其表里。以陛下神策，观时而动，兴欲进不得，退又乏粮。夫高者为敌所栖，深者为敌所囚，兵法所忌而兴居之，可不战而取。”太祖从其计，兴果败归。

太宗即位，问左右旧臣之中为先帝所亲者有谁。时新息公王洛儿对曰：“有李先者，最为先帝所知。”太宗召先引见，问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识？”先对曰：“臣愚细，才行无闻，适以忠直奉上，更无异能。”太宗曰：“卿试言旧事。”先对曰：“臣闻尧舜之教，化民如子；三王任贤，天下怀服。今陛下躬秉劳谦，六合归德，士女能言，莫不庆抃。

“俄而召先读《韩子连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诏有司曰：“先所知者，皆军国大事，自今常宿于内。”赐先绢五十匹、丝五十斤、杂彩五十匹、御马一匹。拜安东将军、寿春侯，赐隶户二十二。

诏先与上党王长孙道生率师袭冯跋乙连城，克之，悉虏其众。乃进讨和龙。先言于道生曰：“宜密使兵人人备青草一束，各五尺围，用填城堑。攻其西南，绝其外援，勒兵急攻，贼必可擒。”道生不从，遂掠民而还。

后出为武邑太守，有治名。世祖即位，徵为内都大官。神二年卒，年九十五。诏赐金缕命服一袭，赠定州刺史、中山公，谥曰文懿。

子问，袭爵。为京兆、济阴二郡太守。卒。

子钟葵，袭爵，降为子。

钟葵弟凤子，凤子弟虬子，并中书博士。

凤子子预，字元恺。少为中书学生。聪敏强识，涉猎经史。太和初，历秘书令、齐郡王友。出为征西大将军长史，带冯翊太守。积数年，府解罢郡，遂居长安。每羨古人餐玉之法，乃采访蓝田，躬往攻掘。得若环璧杂器形者大小百余，稍得粗黑者，亦筐盛以还，而至家观之，皆光润可玩。预乃椎七十枚为屑，日服食之，余多惠人。后预及闻者更求于故处，皆无所见。冯翊公源怀等得其玉，琢为器佩，皆鲜明可宝。预服经年，云有效验，而世事寝食不禁节，又加之好酒损志，及疾笃，谓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弃嗜欲，或当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绝，自致于死，非药过也。然吾尸体必当有异，勿便速殡，令后人知餐服之妙。”时七月中旬，长安毒热，预停尸四宿，而体色不变。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闭。常谓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验，何故不受含也？”言讫齿启，纳珠，因嘘

属其口，都无秽气。举敛于棺，坚直不倾委。死时犹有遗玉屑数斗，囊盛纳诸棺中。

初天兴中，先子密问于先曰：“子孙永为魏臣，将复事他主也？”先告曰：“未也。国家政化长远，不可卒穷。”自皇始至齐受禅，实百五十余岁矣。

贾彝，字彦伦，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广川都亭侯，子孙因家焉。父为苻坚钜鹿太守，坐讞谤系狱。彝年十岁，诣长安讼父获申，远近叹之，金曰：“此子英俊，贾谊之后，莫之与京。”弱冠，为慕容垂骠骑大将军、辽西王农记室参军。太祖先闻其名，尝遣使者求彝于垂。垂弥增器敬，更加宠秩，迁骠骑长史，带昌黎太守。垂遣其太子宝来寇，大败于参合陂，执彝及其从兄代郡太守润等。

太祖即位，拜尚书左丞，参预国政，加给事中。于鄴置行台，与尚书和跋镇鄴，招携初附。久乃召还。天赐末，彝请诣温汤疗病，为叛胡所拘执，送于姚兴。积数年，遁归。又为屈丐所执，与语悦之，拜秘书监。年六十一，卒。世祖平赫连昌，子秀迎其尸柩，葬于代南。

秀，历中书博士，迁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扬烈将军，赐爵阳都男，本州大中正。恭宗崩，以爵还第。既而掌吏曹事。高宗以秀东宫旧臣，进爵阳都子，加振威将军。时丞相乙浑擅作威福，多所杀害。浑妻庶姓而求公主之号，屡言于秀，秀默然。浑曰：“公事无所不从，我请公主，不应何意？”秀慷慨大言，对曰：“公主之称，王姬之号，尊宠之极，非庶族所宜。若假窃此号，当必自咎。秀宁死于今朝，不取笑于后日。”浑左右莫不失色，为之震惧，而秀神色自若。浑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书太医给事杨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浑每欲伺隙陷之，会浑伏诛，遂得免难。秀执正守志，皆此类

也。

时秀与中书令勃海高允俱以儒旧见重于时，皆选拟方岳，以询访见留，各听长子出为郡守。秀辞曰：“爰自愚微，承乏累纪。少而受恩，老无成效，恐先草露，无报殊私。岂直无功之子，超齐先达？虽仰感圣慈，而俯深惊惧。乞收成命，以安微臣。”遂固让不受。

自始及终，历奉五帝，虽不至大官，常掌机要。而廉清俭约，不营资产。年七十三，遇疾，给医药，赐几杖。时朝廷举动及大事不决，每遣尚书、高平公李敷就第访决。皇兴三年卒。赠本将军、冀州刺史、武邑公，谥曰简。

子俊，字异邻，袭爵。拜秘书中散、军曹令。出为显武将军、荆州刺史。依例降爵为伯。先是，上洛置荆州，后改为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学。俊乃表置学官，选聪悟者以教之。在州五载，清靖寡事，吏民亦安。迁洛后，俊朝京师，赏以素帛。景明初卒。赠本将军、光州刺史。

子叔休，袭爵。除给事中。卒。

子兴，袭爵。

兴弟宾，历尚书郎，以清素称。出为黎阳太守，卒官。

润曾孙祯，字叔愿。学涉经史，居丧以孝闻。太和中，为中书博士，副中书侍郎高聪使于江左。还，以母老患，辄过家定省，坐免官。久之，徵为京兆王愉郎中令，行洛阳令。转治书侍御史、国子博士，加威远将军，行鲁阳太守。清素，善抚接，得百姓情。稍迁司徒谘议参军、通直散骑常侍，加冠军将军。正光中卒。赠平北将军、齐州刺史。

子子儒，司空田曹参军。

祯兄子景俊，亦以学识知名，奉朝请。迁京兆王愉府外兵参军。愉起逆于冀州，将授其官，景俊不受，愉杀之。永平宫，

赠东清河太守，谥曰贞。

景俊弟景兴。清峻鯁正。少为州主簿，遂栖迟不仕。后葛荣陷冀州，为荣所虏，称疾不拜。景兴每扞膝而言曰：“吾不负汝。”以不拜葛荣故也。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补太学生，拜侍御史。累迁散骑常侍、太子太保，赐爵历阳侯，加晋兵将军。出为镇东大将军、冀州刺史，进爵太原公。所在有声绩。徵为侍中，治都曹事。世祖崩，秘不发丧。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匹等议，以为皇孙幼冲，宜立长君，徵秦王翰置之密室。提曰：“皇孙有世嫡之重，民望所系。春秋虽少，令问闻于天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汉。废所宜立，而更求君，必不可。”延等犹豫未决。中常侍宗爱知其谋，矫皇后令徵提等人，遂杀之。

提弟浮子。高宗即位，以提有谋立之诚，诏袭兄爵太原公，有司奏降为侯。皇兴元年卒。

提孙令保，太和中，袭爵历阳侯。

史臣曰：宋隐操行贞白，遗略荣利。王宪名祖之孙，老见优礼。屈遵学艺知机，垣乃局量受遇。张蒲、谷浑，文武为用，人世仍显。公孙表初则一介见知，终以轻薄至戾。轨始受授金之赏，未陷财利之徵。鲜克有终，固不虚也。张济使于四方，有延誉之美。李先学术嘉谋，荷遇三世。贾彝早播时学，秀则不畏强御。薛提正义忠谋，见害奸阉，悲夫！

列传第二十二

王洛兒

车路头

卢鲁元

陈建

万安国

王洛兒，京兆人也。少善骑射。太宗在东宫，给事帐下，侍从游猎，夙夜无怠。性谨愿，未尝有过。太宗尝猎于邙垒南，乘冰而济，冰陷没马。洛兒投水，奉太宗出岸。水没洛兒，殆将冻死，太宗解衣以赐之。自是恩宠日隆。天赐末，太宗出居于外，洛兒晨夜侍卫。无须臾违离，恭勤发于至诚。元绍之逆，太宗左右唯洛兒与车路头而已。昼居山岭，夜还洛兒家。洛兒邻人李道潜相奉给，晨昏往复，众庶颇知，喜而相告。绍闻，收道斩之。洛兒犹冒难往返京都，通问于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太宗还宫，社稷获义，洛兒有功焉。

太宗即位，拜散骑常侍。诏曰：“士处家必以孝敬为本，在朝则以忠节为先，不然，何以立身于当世，扬名于后代也？散骑常侍王洛兒、车路头等，服勤左右，十有余年，忠谨恭肃，久而弥至，未尝须臾之顷，有废替之心。及在艰难，人皆易志，而洛兒等授命不移，贞操逾垦。虽汉之樊灌，魏之许典无以加焉。勤而不赏，何以奖劝将来为臣之节？其赐洛兒爵新息公，加直意将军。”又追赠其父为列侯，赐僮隶五十户。永兴五年

卒。赠太尉，建平王，赐温明秘器，载以辚辘车，使殿中卫士为之导从。太宗亲临哀恻者数四焉。乃鸩其妻周氏，与洛兒合葬。

子长成，袭爵。卒，无子。

弟德成，袭爵。徙为建城公，加镇远将军。官至散骑常侍，典作长安。真君十一年卒。

子定州，袭爵，降为建阳侯，安远将军。后定州弟升为侍御中散，有宠于显祖，以祖父洛兒著勋先朝，诏复定州爵为公。高祖初，为长安镇将。卒。

子陵，袭升爵。承明初，迁监御长，赐爵始新子，加宁朔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卒。

车路头，代人也。少以忠厚选给东宫，为太宗帐下帅。善自修立，谨慎无过。天赐末，太宗出于外，路头随侍竭力。及太宗即位，拜为散骑常侍，赐爵金乡公，加忠意将军。后改为宣城公。太宗性明察，群臣多以职事遇谴，至有杖罚，故路头优游不任事，侍宿左右，从容谈笑而已。路头性无害，每至评狱处理，常献宽恕之议，以此见重于朝。太宗亦敬纳之，宠待隆厚，赏赐无数，当时功臣亲幸莫及。泰常六年卒。太宗亲临哀恻。赠侍中、左卫大将军、太师、宣城王、谥曰忠贞。丧礼一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陪葬金陵。子眷袭爵。

卢鲁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鸩，仕慕容垂为尚书令、临泽公。祖父并至大官。鲁元敏而好学，宽和有雅度。太宗时，选为直郎。以忠谨给侍东宫，恭勤尽节，世祖亲爱之。及即位，以为中书侍郎，拾遗左右，宠待弥深。而鲁元益加谨肃，世祖逾亲信之，内外大臣莫不敬惮焉。性多容纳，善与人交，好掩人之过，扬人之美，由是公卿咸亲附之。鲁元以工书有文才，累迁中书监，领秘书事。赐爵襄城公，加散骑常侍、右将军。

赐其父为信都侯。从征赫连昌。世祖亲追击之，入其城门，鲁元随世祖出入。是日，微鲁元，几至危殆。从征平凉，以功拜征北大将军，加侍中。后迁太保、录尚书事。世祖贵异之，常从征伐，出入卧内。每有平殄，辄以功赏赐僮隶，前后数百人，布帛以万计。世祖临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于往来，乃赐甲第于宫门南。衣食车马，皆乘舆之副。

真君三年冬，车驾幸阴山，鲁元以疾不从。侍臣问疾送医药，传驿相属于路。及薨，世祖甚悼惜之。还，临其丧，哭之哀恸。东西二宫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临，讫则备奏钟鼓伎乐。舆驾比葬三临之。丧礼依安城王故事，而赠送有加。赠襄城王，谥曰孝。葬于崞山，为建碑阙。自魏兴，贵臣恩宠，无与为比。子统袭爵。

少子内，给侍东宫，恭宗深昵之，常与卧起同衣。父子有宠两宫，势倾天下。内性宽厚，有父风，而恭顺不及。正平初，宫臣伏诛，世祖以鲁元故，唯杀内而厚抚其兄弟。

统以父任，侍东宫。世祖以元舅阳平王杜超女、南安长公主所生妻之。车驾亲自临送，太官设供具，赐赍以千计。高宗即位，典选部、主客二曹。兴安二年卒。赠襄城王，谥曰景。无子。

弟弥娥，袭爵。拜北镇都督。卒，赠襄城王，谥曰恭。子兴仁袭爵。

陈建，代人也。祖浑，太祖末为右卫将军。父阳，尚书。建以善骑射，擢为三郎。稍迁下大夫、内行长。世祖讨山胡白龙，意甚轻之，单将数十骑登山临险，每日如此。白龙乃伏壮士十余处，出于不意。世祖坠马，几至不测。建以身捍贼，大呼奋击，杀贼数人，身被十余创。世祖壮之，赐户二十。

高宗初，赐爵阜城侯，加冠军将军。出为幽州刺史，假秦

郡公。高宗以建贪暴懦弱，遣使就州罚杖五十。

高祖初，徵为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进爵赵郡公。建与侍中尚书、晋阳侯元仙德，殿中尚书、长乐王穆亮，比部尚书、平原王陆叟密表曰：“皇天辅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赞初兴，勤过蜀汉，誓固山河，享兹景福，宠辱休戚，与国均焉。臣以凡近，识无远达，阶藉先宠，遂荷今任，彼己之讥，播于群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厉，顾省驽钝，终于无益。然饮冰惊寐，实怀惭负。至于愿。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横噬，马馥南据，奄有荆楚。及桓刘跋扈，祸难相继。岱宗隔望秩之敬，青徐限见德之风。献文皇帝髻毗龙飞，道光率土，干戚暂舞，淮海从风，车书既同，华裔将一。昊天不吊，奄背万邦，窃闻刘昱天亡，权臣杀害，思正之民，翘想罔极。愚谓时不再来，机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所谓见而不作，过在介石者也。宜简雄将，号令八方。义阳王臣昶，深悟存亡，远同孙氏。苟历运响从，则吴会可定，脱事有难成，则振旅而返。进可以扬义声于四海，退可以通德信于遐裔。宜乘之会，运钟今日。如合圣德，乞速施行。脱忤天心，愿存臣表，徐观后验，赏罚随焉。”高祖嘉之。迁司徒，征西大将军，进爵魏郡王。高祖与文明太后频幸建第，赐建妻宴于后庭。太和九年薨。

子念，袭爵。为中山守，坐掠良人为御史中尉王显所弹。遇赦，免。爵除。

万安国，代人也。祖真，世为酋帅，恆率部民从世祖征伐，以功除平西将军、敦煌公，转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父振，尚高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宁西将军、长安镇将，赐爵冯翊公。安国少明敏，有姿貌。以国甥，复尚河南公主，拜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显祖特亲宠之，与同卧起，为

立第宅，赏赐至巨万。超拜大司马，大将军，封安城王。安国先与神部长奚买奴不平，承明初，矫诏杀买奴于苑中。高祖闻之，大怒，遂赐安国死。年二十三。

子翼，袭王爵。太和十五年薨。高祖以其父受宠先朝，特赠并州刺史。

子纂，字辅兴，袭，依例降为公。世宗时，起家司徒仓曹参军。迁南秦平西府司马、护军长史，加右军将军。正光二年卒。赠假节、征虏将军、荆州刺史。

子金刚，袭。武定末，开府祭酒。齐受禅，爵例降。

有嵇拔者，世为纥奚部帅。其父根，皇始初率众归魏。太祖嘉之。尚昭成女，生子拔，卒于尚书令。拔尚华阴公主，生子敬。元绍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马、大将军，封长乐王。薨。

子护，袭爵。拜外部大官。太和中，诏以护年迈，既未致仕，令依旧养老之例。卒，子彦嗣。根事迹遗落，故略附云。

史臣曰：王洛儿、车路头、卢鲁元、陈建，咸以诚至发衷，竭节危难，苟非志烈过人，亦何能以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殁尽哀荣。至如安国，贵宠异于数子哉！

列传第二十三

崔浩

崔浩，字伯渊，清河人也。白马公玄伯之长子。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弱冠为直郎。天兴中，给事秘书，转著作郎。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严颇峻，宫省左右多以微过得罪，莫不逃隐，避目下之变。浩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太祖知之，辄命赐以御粥。其砥直任时，不为穷通改节，皆此类也。

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经书。每至郊祠，父子并乘轩轺，时人荣之。太宗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洪范》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浩综覈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恆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是时，有兔在后宫，验问门官，无从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为当有邻国贡嫔嬙者，善应也。明年，姚兴果献女。

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苏垣因华阴公主等言讖书国家当治鄴，应大乐五十年，劝太宗迁都。浩与特进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国家迁都于鄴，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部，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

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恆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与朕意同。”复使中贵人问浩、澹曰：“今既糊口无以至来秋，来秋或复不熟，将如之何？”浩等对曰：“可简穷下之户，诸州就谷。若来秋无年，愿更图也。但不可迁都。”太宗从之，于是分民诣山东三州食，出仓谷以禀之。来年遂大熟。赐浩、澹妾各一人，御衣一袭，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初，姚兴死之前岁也，太史奏：荧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谓下入危亡之国，将为童谣妖言，而后行其灾祸。太宗闻之，大惊，乃召诸硕儒十数人，令与史官求其所诣。浩对曰：“案《春秋左氏传》说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请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阴云，荧惑之亡，当在此二日之内。庚之与未，皆主于秦，辛为西夷。今姚兴据咸阳，是荧惑入秦矣。”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诣，而妄说无徵之言？”浩笑而不应。后八十余日，荧惑果出于东井，留守盘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谣讹言，国内喧扰。明年，姚兴死，二子交兵，三年国灭。于是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

泰常元年，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舟师自淮泗入清，欲斥河西上，假道于国。诏群臣议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关号曰天险。一人荷戈，万夫不得进。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脱我乘其后，还路甚难。若北上河岸，其行为易。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假其水道，寇不可纵。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

过。”又议之内朝，咸同外计。太宗将从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马休之之徒扰其荆州，刘裕切齿来久。今兴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观其意，必欲入关。劲躁之人，不顾后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则姚无事而我受敌。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军。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未若假之水道，纵裕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所谓卞庄刺虎，两得之势也。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纵使裕得关中，县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物。今不劳兵马，坐观成败，关两虎而收长久之利，上策也。夫为国之计，择利而为之，岂顾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国家弃恆山以南，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争夺河北也，居然可知。”议者犹曰：“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北上岸则姚军必不出关助我。扬声西行，意在北进，其势然也。”太宗遂从群议，遣长孙嵩发兵拒之，战于畔城，为裕将朱超石所败，师人多伤。太宗闻之，恨不用浩计。

二年，司马德宗齐郡太守王懿来降，上书陈计，称刘裕在洛，劝国家以军绝其后路，则裕军可不战而克。书奏，太宗善之。会浩在前进讲书传，太宗问浩曰：“刘裕西伐，前军已至潼关。其事如何？以卿观之，事得济不？”浩对曰：“昔姚兴好养虚名，而无实用。子泓又病，众叛亲离。裕乘其危，兵精将勇，以臣观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刘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胜。”太宗曰：“试言其状。”浩曰：“慕容垂承父祖世君之资，生便尊贵，同类归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刘裕挺出寒微，不阶尺土之资，不因一卒之用，奋臂大呼而夷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等，僭晋陵迟，遂执国命。裕若平姚而还，必篡其主，其势然也。秦

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国，裕亦不能守之。风俗不同，人情难变，欲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譬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众守之，必资于寇。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或以胜残去杀。今以秦之难制，一二年间岂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备境，以待其归，秦地亦当终为国有，可坐而守也。

“太宗曰：“裕已入关，不能进退，我遣精骑南袭彭城、寿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亲御六师。兵众虽盛，而将无韩白。长孙嵩有治国之用，无进取之能，非刘裕敌也。臣谓待之不晚。”太宗笑曰：“卿量之已审矣。

“浩曰：“臣尝私论近世人物，不敢不上闻。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辅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曰：“卿谓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窥县象，何能见玄穹之广大。虽然，太祖用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自与羲农齐列，臣岂能仰名？”太宗曰：“屈丐如何？”浩曰：“屈丐家国夷灭，一身孤寄，为姚氏封殖。不思树党强邻，报仇雪耻，乃结忿于蠕蠕，背德于姚兴，擢竖小人，无大经略，正可残暴，终为人所灭耳。”太宗大悦，语至中夜，赐浩御缥醪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曰：“朕味卿言，若此盐酒，故与卿同其旨也。”

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经北斗，络紫微，犯天棓，八十余日，至汉而灭。太宗复召诸儒术士问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灾咎之应，将在何国？朕甚畏之，尽情以言，勿有所隐。”咸共推浩令对。浩曰：“古人有言，夫灾异之生，由人而起。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人失于下，则变见于上，天事恆象，百代不易。《汉书》载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与今同。国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无异望。唯僭晋卑削，

主弱臣强，累世陵迟，故桓玄逼夺，刘裕秉权。彗孛者，恶气之所生，是为僭晋将灭，刘裕篡之之应也。”诸人莫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废其主司马德文而自立。南镇上裕改元赦书。时太宗幸东南鵠鹵池射鸟，闻之，驿召浩，谓之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验矣，朕于今日始信天道。”

初，浩父疾笃，浩乃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流血，岁余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终，居丧尽礼，时人称之。袭爵白马公。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教。袁生所谓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扬于王庭也。”

太宗恆有微疾，怪异屡见，乃使中贵人密问于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国之君皆将有咎。今兹日蚀于胃昴，尽光赵代之分野，朕疾弥年，疗治无损，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将如之何？其为我设图后之计。”浩曰：“陛下春秋富盛，圣业方融，德以除灾，幸就平愈。且天道悬远，或消或应。昔宋景见灾修德，荧惑退舍。愿陛下遣诸忧虞，恬神保和，纳御嘉福，无以暗昧之说，致损圣思。必不得已，请陈瞽言。自圣化龙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若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乃万世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今长皇子焘，年渐一周，明睿温和，众情所系，

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须并待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鲜不由此。”太宗纳之。于是使浩奉策告宗庙，命世祖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百僚总己以听焉。太宗避居西宫，时隐而窥之，听其决断，大悦。谓左右侍臣曰：“长孙嵩宿德旧臣，历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安同晓解俗情，明练于事；穆观达于政要，识吾旨趣；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丘堆虽无大用，然在公专谨。以此六人辅相，吾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于天下矣。”群臣时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当决之汝曹国主也。”

会闻刘裕死，太宗欲取洛阳、虎牢、滑台。浩曰：“陛下不以刘裕歆起，纳其使贡，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丧伐之，虽得之不令。《春秋》：晋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乃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感孝子，义足以动诸侯。今国家亦未能一举而定江南，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则化被荆扬，南金象齿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锐意南伐，诘浩曰：“刘裕因姚兴死而灭其国，裕死我伐之，何为不可？”浩固执曰：“兴死，二子交争，裕乃伐之。”太宗大怒，不从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议于监国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请先攻城。”浩曰：“南人长于守城，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敌得徐严而来。我怠彼锐，危道也。不如分

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孙表请先图其城。斤等济河，先攻滑台，经时不拔，表请济师。太宗怒，乃亲南巡。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随军为谋主。

及车驾之还也，浩从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憩高陵之上，下临河流、傍览川域，慨然有感，遂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始皇、汉武帝之违失。好古识治，时伏其言。天师寇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倦。既而叹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繇也。但世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

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出浩，以公归第。及有疑议，召而问焉。浩织妍洁白，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已稽古过之。既得归第，因欲修服食养性之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浩因师之。

始光中，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时议讨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唯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皆成钩已，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击蒲坂，而亲率轻骑袭其都城，大获而还。及世祖复讨昌，次其城下，收众伪退。昌鼓噪而前，舒阵为两翼。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昏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

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欤！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出，奄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世祖曰：“善”。分骑奋击，昌军大溃。

初，太祖诏尚书郎邓渊著国记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逊于太宗，废而不述。神武二年，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诰、邓颖、晃继、范亨、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

是年，议击蠕蠕，朝臣内外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祖皆不听，唯浩赞成策略。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等乃使黄门侍郎仇齐推赫连昌太史张渊、徐辩说世祖曰：“今年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又群臣共赞和渊等，云渊少时尝谏苻不可南征，坚不从而败。今天时人事都不和协，何可举动！”世祖意不决，乃召浩，令与渊等辩之。

浩难渊曰：“阳者，德也；阴者，刑也。故日蚀修德，月蚀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则陈诸原野，小则肆之市朝。战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阴用兵，盖得其类，修刑之义也。岁星袭月，年饥民流，应在他国，远期十二年。太白行苍龙宿，于天文为东，不妨北伐。渊等俗生，志意浅近，牵于小数，不达大体，难与远图。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夫圣明御时，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愿陛下勿疑也。”渊等惭而言曰：“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劳士马也？”浩曰：“渊言天时，是其所职，若论形势，非

彼所知。斯乃汉世旧说常谈，施之于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旧是国家北边叛隶，今诛其元恶，收其善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则北迁。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又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则患其轻疾，于国兵则不然。何者？彼能远走，我亦能远逐，与之进退，非难制也。且蠕蠕往数入国，民吏震惊。今夏不乘虚掩进，破灭其国，至秋复来，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警，岂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谓渊、辩通解数术，明决成败。臣请试之，问其西国未灭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实不知，是其无术。

“时赫连昌在座，渊等自以无先言，惭赧而不能对。世祖大悦，谓公卿曰：“吾意决矣。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信矣哉。

“而保太后犹难之，复令群君臣于保太后前评议。世祖谓浩曰：“此等意犹不伏，卿善晓之令悟。”

既罢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吴贼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师千里，其谁不知？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贼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则无以御南贼。自国家并西国以来，南人恐惧，扬声动众以卫淮北。彼北我南，彼劳我息，其势然矣。比破蠕蠕，往还之间，故不见其至也。何以言之？刘裕得关中，留其爱子，精兵数万，良将劲卒，犹不能固守，举军尽没。号哭之声，至今未已。如何正当国家休明之世，士马强盛之时，而欲以驹犊齿虎口也？设令国家与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来。若或有众，备边之军耳。夫见瓶水之冻，知天下之寒；尝肉一脔，识镬中之味。物有其类，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

南来寇抄。今出其虚表，攻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星分，望尘奔走。牡马护群，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未过数日则聚而困敝，可一举而灭。暂劳永逸，长久之利，时不可失也。唯患上无此意，今圣虑已决，发旷世之谋，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诸军遂行，天师谓浩曰：“是行也，如何，果可克乎？”浩对曰：“天时形势，必克无疑。但恐诸将琐琐，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使不全举耳。”

及军入其境，蠕蠕先不设备，民畜布野，惊怖四奔，莫相收摄。于是分军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虏及获畜产车庐，弥漫山泽，盖数百万。高车杀蠕蠕种类，归降者三十余万落。虏遂散乱矣。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诸大将果疑深入有伏兵，劝世祖停止不追。天师以浩曩日之言，固劝世祖穷讨，不听。后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为，乃焚烧穹庐，科车自载，将数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无人统领。相去百八十里，追军不至，乃徐徐西遁，唯此得免。后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世祖深恨之。大军既还，南贼竟不能动，如浩所量。

浩明识天文，好观星变。常置金银铜铤于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见即以铤画纸作字以记其异。世祖每幸浩第，多问以异事。或仓卒不及束带，奉进疏食，不暇精美。世祖为举匕箸，或立尝而旋。其见宠爱如此。于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历颂群臣，事在《长孙道生传》。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视此人，尪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

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至此也。”乃敕诸尚书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

俄而南藩诸将表刘义隆大严，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绝其乡导，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诏公卿议之，咸言宜许。浩曰：“此不可从也。往年国家大破蠕蠕，马力有余，南贼震惧，常恐轻兵奄至，卧不安席，故先声动众，以备不虞，非敢先发。又南土下湿，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师之时。且彼先严有备，必坚城固守。屯军攻之，则粮食不给；分兵肆讨，则无以应敌。未见其利。就使能来，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万全之计，胜必可克。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资财。是以披毛求瑕，妄张贼势，冀得肆心。既不获听，故数称贼动，以恐朝廷。背公存私，为国生事，非忠臣也。”世祖从浩议。南镇诸将复表贼至，而自陈兵少，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僉然，欲遣骑五千，并假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令诱引边民。浩曰：“非上策也。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后审知官军有声无实，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径来至河，肆其侵暴，则我守将无以御之。若彼有见机之人，善设权谲，乘间深入，虞我国虚，生变不难，非制敌之良计。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贼，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张虚声而召实害，此之谓矣。不可不思，后悔无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还。可待使至，审而后发，犹未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将夺其国，彼安得端坐视之。故

楚之往则彼来，止则彼息，其势然也。且楚之等琐才，能招合轻薄无赖，而不能成就大功。为国生事，使兵连祸结，必此之群矣。臣尝闻鲁轨说姚兴求入荆州，至则散败，乃免蛮贼掠买办奴，使祸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复陈天时不利于彼，曰：“今兹害气在扬州，不宜先举兵，一也；午岁自刑，先发者伤，二也；日蚀灭光，昼昏星见，飞鸟坠落，宿值斗牛，忧在危亡，三也；荧惑伏匿于翼轸，戒乱及丧，四也；太白未出，进兵者败，五也。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次尽地利，后观天时，故万举而万全，国安而身盛。今义隆新国，是人事未周也；灾变屡见，是天时不协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尽也。三事无一成，自守犹或不安，何得先发而攻人哉？彼必听我虚声而严，我亦承彼严而动，两推其咎，皆自以为应敌。兵法当分灾迎受害气，未可举动也。”

世祖不能违众，乃从公卿议。浩复固争，不从。遂遣阳平王杜超镇鄴，琅邪王司马楚之等屯颍川。于是贼来遂疾，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溯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关。

世祖闻赫连定与刘义隆悬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讨赫连。群臣曰：“义隆犹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义隆乘虚，则失东州矣。”世祖疑焉，问计于浩。浩曰：“义隆与赫连定同恶相招，连结冯跋，牵引蠕蠕，规肆逆心，虚相唱和。义隆望定进，定待义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观之，有似连鸡，不俱得飞，无能为害也。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住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鄴。如此，则陛下当自致讨，不得徐行。今则不然，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儻兒情见，止望固河自守，免死为幸，无北渡意也。赫连定残根易摧，拟之必仆。克定之后，东出潼关，席卷而前，则威震南极，江淮以北无立草矣。圣策独发，非愚近

所及，愿陛下西行勿疑。”平凉既平，其日宴会，世祖执浩手以示蒙逊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当今无比。朕行止必问，成败决焉，若合符契，初无失矣。”后冠军将军安颉军还，献南俘，因说南贼之言云：义隆敕其诸将，若北国兵动，先其未至，径前入河，若其不动，住彭城勿进。如浩所量。世祖谓公卿曰：“卿辈前谓我用浩计为谬，惊怖固谏。常胜之家，始皆自谓逾人远矣，至于归终，乃不能及。”迁浩司徒。

时方士祁纤织奏立四王，以曰东西南北为名，欲以致禎吉，除灾异。诏浩与学士议之。浩对曰：“先王建国以作蕃屏，不应假名以为其福。夫日月运转，周历四方，京都所居，在于其内。四王之称，实奄邦畿，名之则逆，不可承用。”先是，纤奏改代为万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应天受命，开拓洪业，诸所制置，无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后称为魏，故代、魏兼用，犹彼殷商。国家积德，著在图史，当享万忆，不待假名以为益也。纤之所闻，皆非正义。”世祖从之。

是时，河西王沮渠牧犍，内有贰意，世祖将讨焉，先问于浩。浩对曰：“牧犍恶心已露，不可不诛。官军往年北伐，虽不克获，实无所损。于时行者内外军马三十万匹，计在道死伤不满八千。岁常羸死，恆不灭万，乃不少于此。而远方承虚，便谓大损，不能复振。今出其意，不图大军卒至，心惊骇骚扰，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诸弟骄恣争权从横，民心离解。加比年以来，天灾地变，都在秦凉，成灭之国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为然。”命公卿议之。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国，虽心不纯臣，然继父职责，朝廷接以蕃礼。又王姬厘降，罪未甚彰，谓宜羁縻而已。今士马劳止，宜可小息。又其地卤斥，略无水草，大军既到，不得久

停。彼闻军来，必完聚城守，攻则难拔，野无所掠。”于是尚书古弼、李顺之徒皆曰：“自温圉河以西，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余，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久停军马，斤等议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与斤共相难抑。诸人不复余言，唯曰：“彼无水草”。浩曰：“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又雪之消液，绝不敛尘，何得通渠引曹，溉灌数百万顷乎？此言大抵诬于人矣。”李顺等复曰：“耳闻不如目见，吾曹目见，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钱，欲为之辞，谓我目不见便可欺也！”世祖隐听，闻之乃出，亲见斤等，辞旨严厉，形于神色。群臣乃不敢复言，唯唯而已。于是遂讨凉州而平之。多饶水草，如浩所言。

乃诏浩曰：“昔皇祚之兴，世隆北土，积德累仁，多历年载，泽流苍生，义闻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协顺天人，以征不服，应期拨乱，奄有区夏。太宗承统，光隆前绪，厘正刑典，大业惟新。然荒域之外，犹未宾服。此祖宗之遗志，而贻功于后也。朕以眇身，获奉宗庙，战战兢兢，如临渊海，惧不能负荷至重，继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宁处，扬威朔裔，扫定赫连。逮于神，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尔已来，戎旗仍举，秦陇克定，徐兖无尘，平逋寇于龙川，讨孽竖于凉域。岂朕一人获济于此，赖宗庙之灵，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众实录。”浩于是监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

总焉。

及恭宗始总百揆，浩复与宜都王穆寿辅政事。时又将讨蠕蠕，刘洁复致异议。世祖逾欲讨之，乃召问浩。浩对曰：“往击蠕蠕，师不多日，洁等各欲回还。后获其生口，云军还之时，去贼三十里。是洁等之计过矣。夫北土多积雪，至冬时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时，潜军而出，必与之遇，则可擒获。”世祖以为然。乃分军为四道，诏诸将俱会鹿浑海。期日有定，而洁恨计不用，沮误诸将，无功而还。事在《洁传》。

世祖西巡，诏浩与尚书、顺阳公兰延都督行台中外诸军事。世祖至东雍，亲临汾曲，观叛贼薛永宗垒，进军围之。永宗出兵欲战，世祖问浩曰：“今日可击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来，人心安闲，北风迅疾，宜急击之，须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见官军盛大，必夜遁走。”世祖从之。永宗溃灭。车驾济河，前驱告贼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桥，贼已夜遁。诏问浩曰：“盖吴在长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谷草不备。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对曰：“盖吴营去此六十里，贼魁所在。击蛇之法，当须破头，头破则尾岂能复动？宜乘势先击吴。今军往，一日便到。平吴之后，回向长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内，未便损伤。愚谓宜从北道。若从南道，则盖吴徐入北山，卒未可平。”世祖不从，乃渡渭南。吴闻世祖至，尽散入北山，果如浩言，军无所克。世祖悔之。后以浩辅东宫之勤，赐缯絮布帛各千段。

著作令史太原闵湛、赵郡鄗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

世祖搜于河西，诏浩诣行在所议军事。浩表曰：“昔汉武帝患匈奴强盛，故开凉州五郡，通西域，劝农积谷，为灭贼之

资，东西迭击。故汉未疲，而匈奴已弊，后遂入朝。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迁民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适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此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议，募徙豪强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者。”

浩又上《五寅元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复诏臣学天文、星历、易式、九宫，无不尽看。至今三十九年，昼夜无废。臣禀性弱劣，力不及健妇人，更无余能，是以专心思书，忘寝与食，至乃梦共鬼争义。遂得周公、孔子之要术，始知古人有虚有实，妄语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烧书之后，经典绝灭。汉高祖以来，世人妄造历术者有十余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误四千，小误甚多，不可言尽。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伪从真，宜改误历，以从天道。是以臣前奏造历，今始成讫。谨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历术宣示中书博士，然后施用。非但时人，天地鬼知臣得正，可以益国家万世之名，过于三皇、五帝矣。”事在《律历志》。

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初，郗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戮，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

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华采，故时人未知。逸妻王氏，刘义隆镇北将军王种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为得婿。俄而女亡，王深以伤恨，复以少女继婚。逸及亲

属以为不可，王固执与之，逸不能违，遂重结好。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及浩幽执，置之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为报应之验也。初浩构害李顺，基萌已成，夜梦乘火薰顺寝室，火作而顺死，浩与室家群立而观之。俄而顺弟息号哭而出，曰：“此辈，吾贼也！”以戈击之，悉投于河。寤而恶之，以告馆客冯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复虚事。夫以火薰人，暴之极也。阶乱兆祸，复己招也。《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迓，其犹可扑灭乎？’且兆始恶者有终殃，积不善者无余庆。厉阶成矣，公其图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

浩母卢氏，谡孙女也。浩著《食经叙》曰：“余自少及长，耳目闻见，诸母诸姑所修妇功，无不温习酒食。朝夕养舅姑，四时祭祀，虽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亲焉。昔遭丧乱，饥馑仍臻，饘蔬糊口，不能具其物用，十余年间不复备设。先妣虑久废忘，后生无知见，而少不习业书，乃占授为九篇，文辞约举，婉而成章，聪辩强记，皆此类也。亲没之后，值国龙兴之会，平暴除乱，拓定四方。余备位台铉，与参大谋，赏获丰厚，牛羊盖泽，货累巨万。衣则重锦，食则梁肉。远惟平生，思季路负米之时，不可复得，故序遗文，垂示来世。”

始浩与冀州刺史顾、荣阳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为长，次模，次顾。三人别祖，而模、顾为亲。浩恃其家世魏晋公卿，常侮模、顾。模谓人曰：“桃简正可欺我，何合轻我家周兒也？”

浩小名桃简，颐小名周兒。世祖颇闻之，故诛浩时，二家获免。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象。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

史臣曰：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未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列传第二十四

李顺

李顺，字德正，赵郡平棘人也。父系，慕容垂散骑侍郎，东武城令，治有能名。太祖定中原，以系为平棘令。年老，卒于家。赠宁朔将军、赵郡太守、平棘男。顺博涉经史，有才策，知名于世。神瑞中，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始光初，从征蠕蠕。以筹略之功，拜后军将军，仍赐爵平棘子，加奋威将军。

世祖将讨赫连昌，谓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顺献策数事，实合经略大谋。今欲使总摄前驱之事，卿以为何如？”浩对曰：“顺智足周务，实如圣旨。但臣与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于去就，不可专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娶顺妹，又以弟子娶顺女，虽二门婚媾，而浩颇轻顺，顺又弗之伏也。由是潜相猜忌，故浩毁之。至统万，大破昌军，顺谋功居右，转拜左军将军。后征统万，迁前将军，授之以兵。昌出逆战，顺督勒士众，破其左军。及克统万，世祖赐诸将珍宝杂物，顺固辞，唯取书数千卷。世祖善之。至京论功，以顺为给事黄门侍郎，赐奴婢十五户，帛千匹。又从击赫连定于平凉。三秦平，迁散骑常侍，进爵为侯，加征虏将军，迁四部尚书，甚见宠待。

沮渠蒙逊以河西内附，世祖欲精简行人。崔浩曰：“蒙逊称蕃，款著河右，若俾遐域流通，殊荒毕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诏褒慰，尚书李顺即其人也。”世祖曰：“顺纳言大臣，固不

宜先为此使。若蒙逊身执玉帛而朝于朕，复何以加之？”浩曰：“邢贞使吴，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无嫌于重。尔日之行，岂吴王入观也。”世祖从之，以顺为太常，策拜蒙逊为太傅、凉王。使还，拜使持节、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诸军事、宁西将军、开府、长安镇都大将，进爵高平公。未几，复徵为四部尚书，加散骑常侍。

延和初，复使凉州，蒙逊遣中兵校郎杨定归白顺曰：“年衰多疹，旧患发动，腰脚不随，不堪伏拜。比三五日，消息小差，当相见。”顺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祇执臣礼，别有诏旨，岂得自安不见上使也。”蒙逊翌日延顺入，至庭中，而蒙逊箕坐隐几，无动起之状。顺正色大言曰：“不谓此叟无礼乃至于是！今则覆亡之不恤，而敢陵侮天地。魂神逝矣，何用见之？”将握节而出。蒙逊使定归追于庭曰：“太常既雅恕衰疾，传云朝廷有不拜之诏，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尔拜尔跪，而不祇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顺益怒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周王赐胙，命曰：伯舅无下拜。而桓公奉遵臣节，降而拜受。今君虽功高勋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虽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诏。如便偃蹇自大，此乃速祸之道，非图久安之计。若朝廷震怒，遂相吞灭，悔何及哉！”蒙逊曰：“太常规之以古烈，惧之以天威，敢不翘悚，敬听休命。”遂拜伏尽礼。礼毕，蒙逊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顷来征伐屡克，境宇已博，但当循理此民，亦足兴治。然专务讨击，恐不可常胜。”顺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区夏。太宗承统，王业惟新。自圣上临御，志宁四海。是以戎车屡驾，亲冒风霜，灭赫连于三秦，走蠕蠕于漠北。辟土开边，隶首不纪；僵尸截馘，所在成观。除荡暴虐，存飏黎庶，威震八荒，声被九域。自古以来，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是以遐方荒

俗之氓，莫不翘足抗手，敛衽屈膝。天兵四临，昭德罚罪，何云恃力？夫圣王之用兵也，征南蛮则北狄怨，讨西戎则东夷恨，天子安得已哉？”蒙逊曰：“诚如来言，则凉土之民，亦愿魏帝远至，何为复遽驿告警，不舍昼夜？意君之所言，殆为虚事。”

“顺曰：“苗民叛帝舜而亲暴君，有扈违后启而从逆主。咸慑逼于近地，牵制于凶威，自古而然，岂独凉民也？”

顺既使还，世祖问与蒙逊往复之辞，及蒙逊政教得失。顺曰：“蒙逊专威河右三十许年，经涉艰难，粗识机变，又绥集荒陬，远人颇亦畏服。虽不能贻厥孙谋，犹足以终其一世。前岁表许十月送县无忤，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于是而甚。礼者身之舆，敬者行之本。未有无礼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观之，不复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则效在无远，其子必复袭世，袭世之后，早晚当灭？”顺对曰：“臣略见其子，并非才俊，能保一隅。如闻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继蒙逊者必此人也。然比之于父，佥云不逮。殆天所用资圣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于东，未暇营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间不足为晚。且停前计，以为后图。”既而蒙逊死问至，世祖谓顺曰：“卿言蒙逊死，今则验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凉州，亦当不远。”于是赐绢千匹，廊马一乘，进号安西将军。宠待弥厚，政之巨细无所不参。崔浩恶之。

顺凡使凉州十有二返，世祖称其能。而蒙逊数与顺游宴，颇有悖慢之言，恐顺东还泄之朝廷，寻以金宝纳顺怀中，故蒙逊罪衅得不闻彻。浩知之，密言于世祖，世祖未之信。太延三年，顺复使凉州，及还，世祖曰：“昔与卿密图，期之无远。但以顷年东伐，未遑西顾，荏苒之间，遂及于此。今和龙既平，三方无事，比缮甲治兵，指营河右，扫荡万里，今其时也。卿往复积岁，洞鉴废兴，若朕此年行师，当克以不？”顺对曰：

“臣畴日所启，私谓如然。但民劳既久，未获宁息，不可频动，以增劳悴。愿待他年。”世祖从之。五年，议征凉州，顺议以凉州乏水草，不宜远征。与崔浩庭诤。浩固执为宜征。世祖从浩议。及至姑臧，甚丰水草。世祖与恭宗书以言其事，颇衔顺。后谓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验矣。”浩曰：“臣之所言，虚实皆如此类。”初，蒙逊有西域沙门昙无讖，微有方术。世祖召顺令蒙逊送之京邑。顺受蒙逊金，听其杀之。世祖克凉州后，闻而嫌顺。凉土既平，诏顺差次群臣，赐以爵位。顺颇受纳，品第不平。凉州人徐桀发其事。浩又毁之，云：“顺昔受牧犍父子重赂，每言凉州无水草，不可行师。及陛下至姑臧，水草丰足。其诈如此，几误国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谗之于陛下。”世祖大怒，真君三年遂刑顺于城西。

顺死后数年，其从父弟孝伯为世祖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诛，世祖怒甚，谓孝伯曰：“卿从兄往虽误国，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譖毁，朕忿遂盛。杀卿从兄者，浩也。”皇兴初，顺子敷等贵宠，显祖追赠顺侍中、镇西大将军、太尉公、高平王、谥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顺四子。

长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选入中书教学。以忠谨给侍东宫。又为中散，与李诜、卢遐、度世等并以聪敏内参机密，出入诏命。敷性谦恭，加有文学，高宗宠遇之。迁秘书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军将军，赐爵平棘子。后兼录南部，迁散骑常侍、南部尚书、中书监，领内外秘书。袭爵高平公。朝政大议，事无不关。及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悬瓠降附，于时朝议，谓彼诚伪未可信保，敷乃固执必然，曰：“刘氏丧乱，衅起萧墙，骨肉内离，藩屏外叛。今以皇朝之灵，兵马之力，兼并之会，宜在于今。况安都，珍奇识机归命，奉诚万里，小民元元，企仰皇化。今之事机，安可复失？”于是

众议乃同，遣师接援。淮海宁辑，敷有力焉。

敷既见待二世，兄弟亲戚在朝者十有余人。弟弈又有宠于文明太后。李诜列其隐罪二十余条，显祖大怒，皇兴四年冬，诛敷兄弟，削顺位号为庶人。敷从弟显德、妹夫广平宋叔珍等，皆坐关乱公私，同时伏法。敷兄弟敦崇孝义，家门有礼。至于居丧法度，吉凶书记，皆合典则，为北州所称美。既致斯祸，时人叹惜之。

敷长子伯和。次仲良，与父俱死。伯和走窜岁余，为人执法，杀之。伯和有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后敷妻崔氏得出宫，养之。至平凉太守。

敷弟式，字景则。学业知名。历散骑常侍、平东将军、西兖州刺史，濮阳侯。式自以家据权要，心虑危祸，常敕津吏：台有使者，必先启告，然后渡之。既而使人平晓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给云：“我须南过，不停此州，不烦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与使俱渡。使者既济，突入执式赴都，与兄俱死。

式子宪，字仲轨。清粹，善风仪，好学，有器度。太和初，袭爵，又降为伯。拜秘书中散，雅为高祖所赏。稍迁散骑侍郎，接对萧衍使萧探、范云。以母老乞归养，拜赵郡太守。赵修与其州里。修归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迹，惟宪不为之屈，时人高之。转授骁骑将军、尚书左丞、长兼吏部郎中。迁长兼司徒左长史、定州大中正。寻迁河南尹。参议新令于尚书上省。永平三年，出为左将军、兖州刺史。四年，坐事除名。后以党附高肇，为御史所劾。事具《高聪传》。正光二年二月，肃宗讲于国子堂，召宪预听，又以子骞为国子生。四年，拜光禄大夫，复本爵濮阳伯。五年，除持节、安四将军、行雍州刺史。寻除七兵尚书，加抚军将军。

孝昌初，元法僧据徐州反叛。诏宪为使持节，假镇东将军，

徐州督都，与安丰王延明，临淮王彧等讨之。会萧衍遣其豫章王综据彭城，俄而综降。徐州既平，诏遣兼黄门侍郎常景诣军慰劳，赐宪骅马一匹，仍除征东将军、扬州刺史、淮南大都督。二年，萧衍遣其平北将军元树，右卫将军胡龙牙，护军将军夏侯亶等来寇寿阳。树等从下蔡军于城之东北，亶从黎浆而屯于城南。宪谓不先破元树等，则夏侯亶无由可克，乃遣子长钧率众逆战。军败，长钧见执。树等乘之，宪力屈，以城降。因求还国，衍听归。既至，敕付延尉。三年秋，宪女婿安乐王鉴据相州反。灵太后谓鉴心怀劫胁，遂诏赐宪死，时年五十八。永熙中，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定州刺史，谥曰文静。

子希远，字景冲。早卒。

子祖俊，袭祖爵。齐受禅，例降。

希远兄长钧，兴和中，梁州骠骑府长史。

希远第二弟希宗，字景玄。出后宪兄。性宽和，仪貌雅丽，涉猎书传，有文才。起家太尉参军事，转直后，领侍御史，迁通直散骑常侍。寻为东南道行台邸珍右丞，与诸军讨贼于彭沛，克之，转齐献武王大行台郎中。迁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献武王擢为中外府长史，为齐王纳其第二女。希宗以人望兼美，深见礼遇。出行上党太守。寻而遘疾，兴和二年四月卒于郡，年四十。赠使持节、都督定冀沧瀛殷五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空公、殷州刺史、谥曰文简。

长子祖升，武定末，太子洗马。

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武定末，国子祭酒、兼给事黄门侍郎。

希仁弟骞，字希义。博涉经史，文藻富盛。年十四，国子学生。以聪达见知。历大将军府法曹参军、太宰府主簿，转中

散大夫，迁中书舍人，加通直散骑常侍。曾为《释情赋》曰：

单阏之年，无射之月，余承乏摄官，直于本省。对九重之清切，望八袞之峥嵘，感代序以长怀，观爽气而轸虑。笼樊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弥切。含毫有思，斐然成赋。犹潘生之《秋兴》，王子之《登阁》也。厕郑璞于周宝，编鱼目于随珠，未敢自同作者，盖亦各言尔志云。

荷峻极之层构，导积石之洪流。有马形而谟舜，亦龙德而史周。爰相赵之鸿烈，逮籀魏之优游。为衢樽于上叶，号木铎于前修。若蒙龙之不隕，似穷叶之世济。故抱玉而怀珠，且滋兰而树蕙。或舟楫以匡时，或栖迟以卒岁。尚无忝于先人，谅贻厥于来裔。书金册以葳蕤，布银绳而昭晰。清风忽其缅邈，启皇祖于庚寅。李伯仁《上东门铭》曰：“上东少阳，厥位在寅。条风动物，月值孟春。”王武子诗曰：“于显我王，缉乘斯民。俊明有德，严恭惟寅。”

逢轩教之方洽，遇周命之惟新。譬龙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胜庭之五杰，似不速之三人。协嗜欲于将至，岂物色而方臻。荷天宠以来仪，步康衢而骋力。如乾元之利贞，若坤四之方直。内弼谐于本朝，外辟土于殊域。乘紫氛以厉羽，负青天而鼓翼。既公侯之必复，亦庆绪之所融。绩并树于八凯，道俱升于二宫。遂遵流以至海，且因岳而为嵩。同羽仪于班氏，均载德于杨公。何日月之逾迈，引寒暑而相终。委晋会于弱齿，遗堂构于微躬。

嗟蒙昧之无取，故告舍而不及。已濩落而少成，又拥肿而无立，愧精坚于百炼，惭忠信于十邑。非圭璋之特达，讵芳菲之易袭。未砥砺以自进，宁琢磨而成章。乘宋子之万字，异应生之五行。不请观于石室，岂借书于晋皇。求班庄而不遂，况蔡文之可望？参四科其未获，入三选而谁许。本无声于梁魏，

故未闻于陈汝。居玉石以多迷，宅显晦而乘所。既无怀于四至，安有情于再举？虽衣冠之未胄，而世禄之绪余。等渤澥之乘雁，类九罟之逃鱼。处江淮而不变，对朝市而闲居。空阖门以靖轨，非论道而修书。少宾客于季彦，谢朋交于太初。

在正光之御历，实明皇之拱已。曾问政于上学，著为君而我齿。叫阖人以望予，遂陟降于庭止。同崔駟之谒帝，若谢兼之来仕。逮孝庄之入统，乃道丧而时昏。水群飞于溟海，火载燎于中原。延胶船而越水，若朽索而乘奔。玉羊失而无御，金鸡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难，横流且其云始。既云扰而海沸，亦岳立而棋峙。睇三纲之日紊，见四维之不理。顾茂草以伤怀，视匪车而思起。虽风雨之如晦，亮胶喙而不已。自牵役于宰朝，实有怀于胥耻。在下僚而栖屑，愿奋迅于泥滓。眷故乡以临睨，怅有动于思归。越来流以鼓枻，朔北风而结駢。入成都之旧宅，反观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闷，信抱甕而无机。且耕而食，且蚕而衣。恆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无违。游仁义之肴馔，采坟素之精微。诚因闲而养拙，亦有乐于嘉肥。

及勾芒御节，姑洗之首，散迟迟于丽日，发依依于弱柳。鸟间关以呼庭，花芬披而落牖。听乃越于笙簧，望有逾于新妇。袭成服以逍遥，愿良辰而聊厚。乃席垆而踞石，遂啸俦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似褰洛之八九。或促膝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宾奉万年之觞，主报千金之寿。各笑语而卒获，传礼义于不朽。斯盖先民之所乐，而余心之所守也。至于少昊为帝，庚辛处躔，视墟里之萧萧，过寒夜之绵绵。积霜霭于近援，起沆寥于远天。思多端以类长，若临水而登山。幸出游之或写。冀观涛之可蠲。遂杖策缓步，或渔或田。弋鳧雁于清溪，钓鲂鲤于深泉。张广幕，布长筵。酌浊酒，割芳鲜。起《白雪》于促柱，奉《绿水》于危弦。赋《湛露》而不已。歌《骊驹》而未旋。跌荡世俗之

外，疏散造化之间。人生行乐，聊用永年。

悟柱下之称工，闻首阳之为拙。既有惜于菰悬，且自悲于井渫。访郑詹之格言，求季主之高说。去衡门以策驷，望象魏而投辙。服毳衣以从务，乘大车而就列。比汗海而无纪，喻江河而有缺。眷重地而惧深，念索米而惭结。

运有折于玉斗，时忽亡于金镜。始蒙尘以播荡，卒流彘而居郑。彼上天之降鉴，实下民之请命。因艰难以隆基，据殷忧而启圣，调南风以负宸，居北辰而为政，创彝伦于九畴，班平章于百姓。喻绳契以论踪，援成昭而比盛。酌徙镐之典故，究迁亳之遗令。奄四海以为家，开七百而增庆。睹礼乐之方隆，信光华之始映。百揆郁以时序，四门穆其惟清。如得人于汉世，比多士于周庭。有一匡以作相，或十乱而为桢。各秉文而经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秽，得再入于承明。执纶言之犹绋，戴会弁之如星。非巡溃以窥井，信夕惕而怀惊。

承周任之有言，揽老子之知足。奉炯诚以周旋，抱徽猷而与属。每有偃于唯尘，恆兴言于宠辱。思散发以抽簪，愿全真而守朴。眷疏傅以徘徊，望申公而踟躅。冀鄙志之获展，庶微愿之逢时。歌致命而可卜，咏归田而有期。揖帝城以高逝，与人事而长辞。击壤而颂，结草而嬉。援巢父以戏颍，追许子而升箕。供暮餐于沆瀣，给朝饵于琼芝。同糟离而无别，混名实而不治。放言肆欲，无虑无思。何鸛鷖之可赋，鸿鹄之为诗哉！

寻加散骑常侍，殷州大中正、镇南将军、尚书左丞，仍以本官兼散骑常侍使萧衍。后坐事免，论者以为非罪。

騫尝赠亲友卢元明、魏收诗曰：“幽楼多暇日，纒驾萃荒垆。南瞻带宫雉，北睇拒畦瀛。流火时将末，悬炭渐云轻。寒风率已厉，秋水寂无声。层阴蔽长野，冻雨暗穷汀。侣浴浮

还没，孤飞息且惊。三褫俄终岁，一丸曾未营。闲居同洛涘，归身款武城。稍旅原思藿，坐萝尹勤荆。监河爱斗水，苏子惜余明。益州达友趣，廷尉辩交情。岂若忻蓬萃，收志偶沉冥。”

后诏兼太府少卿。寻除征南将军、给事黄门侍郎。死于晋阳。所著诗赋碑诔，别有集录。赠本将军、太常、殷州刺史。齐受禅，重赠使持节、侍中、都督殷沧二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仍殷州刺史，谥曰文惠。

騫弟希礼，字景节。武定末，通直散骑常侍。

希远庶兄长长剑，兴和中，梁州骠骑府长史。

式弟弈，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艺。早历显职，散骑常侍、宿卫监、都官尚书、安平侯。与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弈兄弟，仍诛李诜，存问宪等一一家，岁时赐以布帛。

弈别生弟罔，字道度。少为中散。逃避得免。太和中，拜下大夫、南部给事。出为龙骧将军、南豫州刺史。还，拜冠军将军。寻除光禄大夫，守度支尚书。二十一年，高祖幸长安，罔以咸阳山河险固，秦汉旧部，古称陆海，劝高祖去洛阳而都之。后高祖引见，笑而谓之曰：“卿一昨有启，欲朕都此。昔娄敬一说，汉祖即日西驾。尚书今以西京说朕，仍使朕不废东辕，当是献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罔对曰：“昔汉高祖起于布衣，欲藉险以自固，娄敬之言，合于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四海，事同隆周，均其职责，是以愚臣献说，不能上动。”高祖大悦。其年罔卒。赐钱二十万，布百匹，朝服一具，衣一袭。罔性鲠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弹驳公卿，无所回避，百僚皆惮之。高祖常加优礼，故车驾巡幸，恆兼尚书右仆射。虽才学不及诸兄，然公强当世，堪济过之。

子祐，字长禧。笃穆友于，见称于世。历位给事中、尚书祠部郎、相州抚军府长史、司空从事中郎、博陵太守。所在亦

以清干著称。

祐弟太，字季宁。涉历书传。太尉行军员外郎。

顺弟修基，陈留太守。卒。

子探幽。探幽兄子洪鸾，河间太守。

洪鸾孙恹杰，乐陵太守。武定中，以贪污赐死。

修基季弟恹，字善祖，小字药囊。少有高名，为中书侍郎。从世祖征凉州，战没。时人咸惜焉。

初顺与从兄灵，从弟孝伯并以学识器业见重于晨，故能砥砺宗族，竞名修尚。灵与族叔诜，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高士颂》。诜，字令孙。京兆太守。诜后继。缺。

秀林，小名榘。性强直。太和中，自中书博士为顿丘相，豪右畏之，试守博陵郡，抑强扶弱，政以威严为名。以母忧去职。后为太尉谏议参军、假节、行荆州事。拜司徒司马，加冠军将军、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正光中卒，年六十三。赠左将军、齐州刺史。

子裔，字徽伯。出后秀林兄凤林。裔初除汝南王悦常侍，稍迁定州别驾。孝昌中，为定州镇军长史，加辅国将军，带博陵太守。于时逆贼杜洛周侵犯州界，寻假平北将军，防城都督。贼既围城，裔潜引洛周，州遂陷没。洛周僭窃，特无纲纪，至于市令驿帅，咸以为王，呼曰市王，驿王。乃封裔为定州王。洛周寻为葛荣所灭，裔仍事荣。永安初，尔朱荣既擒葛荣，遂縶裔及高敖曹、薛脩义、李无为等于晋阳。从荣至洛。荣死乃免。普泰初，以裔为持节、散骑常侍、安北将军、兼给事黄门侍郎，慰劳山东大使。永熙中，除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齐献武王大丞相谏议参军。天平初，以预定策之功，封固安县开国伯，食邑四百户，加征东将军。车驾迁鄴，为大行台右丞，留在洛阳，监修宫殿。寻除使持节、大将军、陕州刺史。四年

八月，宇文黑獭攻陷州城，被执见害，年五十。诏赠使持节、都督定冀瀛殷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令、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直，袭。武定末，司徒属。齐受禅，例降。

裔弟景义，大司马谘议参军、殷州大中正。

景义弟伯穆，武定末，合州刺史。

秀林从弟焕，字仲文，小字丑瑰。有干用。少与郟道元俱为李彪所知。自给事中转治书侍御史。恆州刺史穆泰据代都谋反，高祖诏焕与任城王澄推治之。焕先驱至州，宣旨晓喻，仍诛泰等。景明初，迁司空从事中郎，萧宝卷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归附，诏焕以本官为军司，与杨大眼、奚康生等率众迎接。焕至淮西，叔业兄子植遣使送质。焕等济师，入城抚慰，民咸忻悦。仍行扬州事，赐爵容城伯。军还，行河内郡事。拜司徒右长史。以荆蛮扰动，敕焕兼散骑常侍慰劳之，降者万余家。除辅国将军、梁州刺史。时武兴氏杨集起举兵作逆，令弟集义邀断白马戍。敕假焕西将军，督别将石长乐、统军王佑等与军司苟金养俱讨之，大破集起军。会秦州民吕苟兒反，焕仍令长乐等由麦积崖赴援。属都督元丽至，遂共平之。时氏王杨定进犹据方山，与苟兒影响，焕密募氏赵芒路斩定进。还朝，遇患卒，时年四十四。赠征虏将军、幽州刺史，谥曰昭。

子密，武定中，襄州刺史秀林族子肃，字彦邕。历奉朝请、清河王怱郎中令。稍迁洛阳令、步兵校尉、员外常侍。初谄附侍中元暉，后以左道事侍中穆绍。常裸身披发，画腹衔刀，于隐屏之处为绍求福，故绍爱之。延昌四年，荐肃为黄门郎，加光禄大夫。肃为性酒狂，熙平初从灵太后幸江阳王继第，肃时侍饮，颇醉，言辞不逊，抗辱太傅、清河王怱，为有司弹劾。灵太后怒之，出为章武内史。岁余，迁右将军、夏州刺史，卒，

赠左将军、齐州刺史。肃从弟噉，字景林。有学识。初除奉朝请、太学博士、司空主簿。以母忧去职。服阕，拜左将军。正光中，元叉以其弟罗为青州刺史，噉为罗平东府长史。迁廷尉少卿、殷州大中正。孝昌二年冬，卒，年五十七。赠平东将军、齐州刺史，谥曰宣。

子慎，武定中，东平太守。

噉从弟仲旋，奉朝请、定雍二州长史、太尉谘议、中散、太中大夫、东郡汲郡二郡太守、司徒左长史、弘农太守。先是，宫牛二姓阻险为害，仲旋示以威惠，并即归伏。还除卫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仍除北雍州刺史，将军如故。转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天平初，迁都于鄴，以仲旋为营构将作，进号卫大将军。出除车骑大将军、兖州刺史。仲旋以孔子庙墙宇颇有颓毁，遂修改焉。还，除将作大匠。所历并清勤有声。年六十六，卒。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希良，侍御史。

诜从子善，犯孝静讳。赵郡太守。

子显进，州主簿。

显进子映，字辉道。南安王国常侍、光州征虏府主簿、相州治中、宁朔将军、步兵校尉。孝昌三年冬卒，年四十二。天平中，赠通直散骑常侍、辅国将军、殷州刺史。

子普济，武定中，北海太守。

映弟育，字仲远。奉朝请。稍迁杨烈将军、奉东都尉、都督相州防城别将。以拒葛荣之勋，赐爵赵郡公。后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天平四年夏卒，年五十七。赠骠骑大将军、都官尚书、定州刺史，谥曰贞。

子惜，袭。武定末，齐文襄王大将军府记室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显进弟恃显，位至左中郎将。卒，赠中垒将军、安州刺史。恃显养京兆王愉妾杨氏为女，愉改杨姓为李，而亲念恃显。恃显子道舒与愉同逆。愉败，走免。

第三子道璩，武定末，范阳太守。

道璩弟道瓘，少以父谴被刑，位至中常侍。

恃显弟晔，字季显，涉历书史。司徒行参军。稍迁济州辅国府长史。坐兄事免。后除尚书中兵郎，迁冠军，中散大夫。正光二年，南荆州刺史桓叔兴驱掠城民，叛入萧衍。衍资以兵粮，令筑谷陂城以立洛州，逼土山戍。诏晔持节，兼尚书左丞为行台，督诸军讨叔兴，大破之。乘胜拔谷陂，叔兴退走。军还，仍除尚书左丞。出除洛州刺史，将军如故。未拜，卒。赠左将军、齐州刺史。

子晖宾，美容貌，宽和沉雅。太学博士。

晖宾弟山儒，少而清立，学涉群书。山儒少弟大盖。并早卒。

晔族弟孝怡，字悦宗。中书学生、相州高阳王雍主簿、广陵王羽掾、新蔡太守、别将萧宝夤长史。从中山王英破萧衍临川王萧宏于梁城。除朔州安北府长史，又为中坚将军、相州镇北府长史。迁冠军将军、魏郡太守。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据鄴起兵也，孝怡阴结募城民与熙长史柳元章、别驾游荆之等率众擒熙，赏爵昌乐伯。灵太后反政，以孝怡叉党，除名为民。后安乐王鉴镇鄴，起孝怡为别将。永安初，除左将军、太中大夫，仍为防城都督。以拒葛荣之勋，赐爵赵郡公，拜抚军将军、光禄大夫。永安三年，行殷州事。迁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武定六年卒，八十。

子思道，仪同开府中兵参军，武城县公。

熙，字仲熙。神 中，与高允等俱被徵，拜中书博士，转

侍郎。以使沮渠有功，赐爵元氏子，加中垒将军。卒，赠镇东将军、豫州刺史，谥曰庄。

子季主，袭。卒。赠青州刺史，谥曰贞。

子遗元，袭。初除冀州赵郡王干东阁祭酒，累转尚书左民郎中、冀州京兆王愉功曹参军，带扶柳令。为愉所亲，逼与同反。愉败，遗元逃窜，会赦乃雪。复除兖州平东府长史。后拜中坚将军、殷州征北将军长史。卒，年六十三。赠征北将军、定州刺史。

子恃宁，以父事被刑。武定末，官至中尹。

恃宁弟子宁，袭爵。开府默曹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熙族孙兰和，自右将军历平阳、勃海二郡太守。

兰和弟兰集，平昌太守。

熙族孙同轨。体貌魁岸，腰带十围。学综诸经，多所治诵，兼读释氏，又好医术。年二十二，举秀才，射策，除奉朝请，领国子助教。转著作郎，典仪注，修国史。迁国子博士，加征虏将军。

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讲说，敕同轨论难。音韵闲朗，往复可观，出帝善之。三年春释菜，诏延公卿学官于显阳殿，敕祭酒刘廞讲孝经，黄门李郁讲《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解《大戴礼》《夏小正》篇。时广招儒学，引令预听。同轨经义素优，辩析兼美，而不得执经，深为慨恨。天平中，转中书侍郎。兴和中，兼通直散骑常侍，使萧衍。衍深耽释学，遂集名僧于其爱敬、同泰二寺，讲《涅槃小品经》，引同轨预席，衍兼遣其臣并共观听。同轨论难久之，道俗咸以为善。

卢景裕卒，齐献武王引同轨在馆教诸公子，甚嘉礼之。每旦入授，日暮始归。缙素请业者，同轨夜为解说，四时恆尔，不以为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时人伤惜之。齐献武王

亦殊嗟悼，赙襚甚厚。赠骠骑大将军、瀛州刺史，谥曰康。

同轨兄义深，武定中，齐州刺史。

同轨弟幼举，安德太守。武定中，以在郡贪污，辄召部曲还京师，弃市。

幼举弟之良，有干用。前将军，尚书金部郎。卒。

之良弟稚廉，武定末，并州仪同开府长史。

史臣曰：李顺器宇才识，一时推重，谋宣中国，气折外蕃。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侧目。敷式兄弟，位望并高。宪风度恢雅，夙重朝列。而遭随有命，报施俱爽。呜呼！以兹盛德，克广其猷，宗绪扶疏，人位盛显，可谓李虽旧族，其世唯新矣。

列传第二十五

司马休之

司马楚之

司马景之

司马叔璠

司马天助

司马休之，字季豫，本河内温人，晋宣帝季弟谯王逊之后也。司马叡僭立江南，又以逊子孙袭封。至休之父恬，为司马昌明镇北将军、青兖二州刺史。

天兴五年，休之为司马德宗平西将军、荆州刺史。为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刘裕诛玄后，还建鄴，裕复以休之为荆州刺史。休之颇得江汉人心，刘裕疑其有异志。而休之子文思继休之兄尚之为谯王，谋图裕，裕执送休之，令自为其所。休之表废文思，并与裕书陈谢。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宝，兄子文祖，并杀之，乃率众讨休之。休之上表自陈于德宗，与德宗镇北将军鲁宗之、宗之子竟陵太守轨等起兵讨裕。裕军至江陵，休之不能敌，遂与轨奔襄阳。裕复进军讨之。太宗遣长孙嵩屯河东，将为之援。时姚兴征虜将军姚成王、冠军将军司马国璠亦将兵救之，不及而还。休之遂与子文思及宗之等奔于姚兴。

裕灭姚泓，休之与文思及德宗河间王子道赐、辅国将军温楷、竟陵内史鲁轨、荆州治中韩延之、殷约、平西参军桓谧、桓璉及桓温孙道度、道子、勃海刁雍、陈郡袁式等数百人，皆

将妻子诣嵩降。月余，休之卒于嵩军。诏曰：“司马休之率其同义，万里归诚，雅操不遂，中年殒丧，朕甚愍焉。其追赠征西大将军、右光禄大夫，谥始平声公。”

文思与淮南公国璠、池阳子道赐不平，而伪亲之，引与饮宴。国璠性疏直，因酒醉，遂语文思，言己将与温楷及三城胡酋王珍、曹栗等外叛，因说京师豪强可与为谋数十人。文思告之，皆坐诛。以文思为延尉卿，赐爵郁林公。善于其职，听讼断狱，百姓不复匿其情。刘义隆遣将裴方明击杨难当于仇池，世祖以文思为假节、征南大将军，进爵谯王，督洛豫诸军南趣襄阳，邀其归路。还京，为怀朔镇将。兴安初薨。

子弥陀，袭爵。以选尚临泾公主，而辞以先取毗陵公竇瑾女。与瑾并坐祝诅伏诛。

司马楚之，字德秀，晋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孙。父荣期，司马德宗梁益二州刺史，为其参军杨承祖所杀。楚之时年十七，送父丧还丹阳。值刘裕诛夷司马戚属，叔父宣期、兄贞之并为所杀。楚之乃亡匿诸沙门中济江。自历阳西入义阳、竟陵蛮中。及从祖荆州刺史休之为裕所败，乃亡于汝颍之间。

楚之少有英气，能折节待士。与司马顺明、道恭等所在聚党。及刘裕自立，楚之规欲报复，收众据长社，归之者常万余人。刘裕深惮之，遣刺客沐谦害楚之。楚之待谦甚厚。谦夜诈疾，知楚之必自来，因欲杀之。楚之闻谦病，果自赍汤药往省之。廉感其意，乃出匕首于席下，以状告之曰：“将军为裕所忌惮，愿不轻率，以保全为先。”楚之叹曰：“若如来言，虽有所防，恐有所失。”谦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诚信物，得士之心，皆此类也。

太宗末，山阳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请降。因表曰：“江淮以北，闻王师南首，无不扑舞，思奉德化。而逼于寇逆，

无由自致。臣因民之欲，请率慕义为国前驱。今皆白衣，无以制服人望。若蒙偏裨之号，假王威以唱义，则莫不率从。”于是假楚之使持节、征南将军、荆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户民分置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郡，以益豫州。

世祖初，楚之遣妻子内居于鄴，寻徵入朝。时南藩诸将表刘义隆欲入为寇，以楚之为使持节、安南大将军，封琅邪王，屯颍川以拒之。其长史临邑子步还表曰：“楚之渡河，百姓思旧，义众云集，汝颖以南，望风翕然，回首革面。斯诚陛下应天顺民，圣德广被之所致也。”世祖大悦，玺书劳勉，赐前后部鼓吹。

义隆将到彦之，斥河而西，列守南岸，至于潼关。及彦之等退走，楚之破其别军于长社。又与冠军将军安颉攻滑台，拔之，擒义隆将朱修之、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俘万余人。上疏曰：“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而智力浅短，诚节未效，所以夙夜忧惶，忘寝与食。臣屡遣人至荆扬，所在陈说，具论天朝盛化之美，莫不忻承圣德，倾首北望。而义隆兄弟知人情摇动，遣臣私仇顺为司州刺史，统淮北七郡，代垣苗守悬瓠。自巩、洛、滑台败散已来，义隆耻其败北，多加罪罚。到彦之削位，退回卒伍，杀姚纵夫于寿春，斩竺灵秀于彭城，王休元托疾，檀道济斥放。凡在腹心，悉怀疑阻。民怨臣猜，可谓今日。臣闻平殄寇逆，必乘战胜之威；建立功勋，亦因离贰之势。伏惟陛下圣德膺符，道光四海，神旌所指，莫不摧服，其未宾者义隆而已。今天纲遐举，殊方仰德。固宜扫清东南，齐一区宇，使济济之风，被于江汉。”世祖以兵久劳，不从。以散骑常侍徵还。

从征凉州，以功赐隶户一百。义隆遣将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以楚之为假节，与淮阳公皮豹子等督关中诸军从散关西

入，击走方明，擒崇之。仇池平而还。

车驾伐蠕蠕，诏楚之与济阴公卢中山等督运以继大军。时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说令击楚之等以绝粮运。蠕蠕乃遣奸覘入楚之军，截驴耳而去。有告失驴耳者，诸将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贼截之以为验耳，贼将至矣。”即使军人伐柳为城，水灌之令冻，城立而贼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贼乃走散。世祖闻而嘉之。

寻拜假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王如故。在边二十余年，以清俭著闻。和平五年薨，时年七十五。高宗悼惜之，赠都督梁益秦宁四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扬州刺史，谥贞王。陪葬金陵。

长子宝胤，与楚之同入国。拜中书博士、雁门太守。卒。

楚之后尚诸王女河内公主，生子金龙，字荣则。少有父风。初为中书学生，入为中散。显祖在东宫，擢为太子侍讲。后袭爵。拜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徵为吏部尚书。太和八年薨。赠大将军、司空公、冀州刺史、谥康王。赠绢一千匹。金龙初纳太尉、陇西王源贺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悦。后娶沮渠氏，生徽亮，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宠于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袭。例降为公。坐连穆泰罪失爵。

延宗，父亡后数年卒。

子裔，字承业。世宗时，悦等为裔理嫡，还袭祖爵。位至后军将军。卒，赠征虏将军、洛州刺史。

子藏，袭。齐受禅，例降。

纂，字茂宗，中书博士。历司州治中、别驾，河内邑中正。永平元年卒。赠镇远将军、南青州刺史，谥曰肃。

子澄，字元镜。司州秀才，司空功曹参军、给事中。卒，

赠龙骧将军，夏州刺史。

澄弟仲粲，武定中，尚书左丞。

悦，字庆宗。自司空司马出为立节将军、建兴太守转宁朔将军、司州别驾。迁太子左卫率，河北太守。

世宗初，除镇远将军、豫州刺史。时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赍钱五千，死在道路。郡县疑民张堤为劫，又于堤家得钱五千。堤惧拷掠，自诬言杀。狱既至州，悦观色察言，疑其不实。引见毛奴兄灵之，谓曰：“杀人取钱，当时狼狈，应有所遗，此贼竟遗何物？”灵之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悦取鞘视之，曰：“此非里巷所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门者前曰：“此刀鞘门手所作，去岁卖与郭民董及祖。”悦收及祖，诘之曰：“汝何故杀人取钱而遗刀鞘？”及祖款引，灵之又于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悦之察狱，多此类也。豫州于今称之。

悦与镇南将军元英攻义阳，克之。诏改萧衍司州为郢州，以悦为征虏将军，郢州刺史。萧衍遣其豫州刺史马仙琕、左军将军、永阳戍主陈可等率众一万，于三关南六十里因山起城，名为竹敦，遣其辅国将军，济阴太守苏沛精卒二千以戍之。后于关南四十里麻阳旧栅起城，仙琕轻骑东西为之节度。关南之民，多怀两望。悦令西关统军诸灵凤掩击，败之，尽燔其城楼储积，擒苏沛及其辅国将军、军主刘灵秀。诏曰：“司马悦首谋义阳，征略有捷。且违京既久，屡请入朝。可遂此志，听其赴阙。”寻诏以本将军为豫州刺史。论义阳之勋，封渔阳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

永平元年，城人白早生谋为叛逆，遂斩悦首，送萧衍。既而邢峦复悬瓠，诏曰：“司马悦暴虐横酷，身首异所，国戚旧勋，特可悼念。主书董绍，衔命公行，囚漂殊域，事可矜愍。

尚书可量贼将齐苟兒等四人之中分遣二人，敕扬州为移，以易悦首及绍，迎接还本。用慰亡存。”赠平东将军、青州刺史，赐帛三百匹，谥曰庄。子肱袭爵。

肱，尚世宗妹华阳公主，拜驸马都尉。特除员外散骑常侍，加镇远将军。正光五年，公主薨。月余，肱卒。赠左将军、沧州刺史。

子鸿，字庆云。性粗武。袭爵，位至都水使者。坐与西贼交通赐死。

子孝政，袭。齐受禅，爵例降。

金龙弟跃，字宝龙。尚赵郡公主，拜驸马都尉。代兄为云中镇将、朔州刺史、假安北将军，河内公。跃表罢河西苑封，与民垦殖。有司执奏：“此麋鹿所聚，太官取给，今若与民，至于奉献时禽，惧有所阙。”诏曰：“此地若任稼穡，虽有兽利，事须废封。若是山漳，虞禁何损？寻先朝置此，岂苟藉斯禽，亮亦以俟军行薪蒸之用。其更论之。”跃固请宜以与民，高祖从之。还为祠部尚书、大鸿胪卿、颍川王师。以疾表求解任。太和十九年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赐朝服一具，衣一袭，绢一千匹。楚之父子相继镇会云中，朔土服其威德。

司马景之，字洪略，晋汝南王亮之后。太宗时归阙，爵苍梧公，加征南大将军。清直有节操，太宗甚重之。卒，赠汝南王。子师子袭爵。

景之兄准，字巨之。以泰常末，率三千余家归国。时太宗在虎牢，授宁远将军、新蔡公、假相州刺史。随驾至京。出除广宁太守。悦近来远，清俭有称。世祖嘉之，赐布六百匹。后降号为平远将军，改为密陵侯。兴光初卒。子安国袭爵。

司马叔璠，晋安平献王孚之后也。父曇之，司马德宗河间王。桓玄、刘裕之际，叔璠与兄国璠北奔慕容超。后西投姚兴。

刘裕灭姚泓，北奔屈丐。世祖平统万，兄弟俱入国。国璠赐爵淮南公。卒，无子，爵除。叔璠，安远将军、丹杨侯。卒。

长子灵寿，神 中，与弟道寿俱来归国。灵寿，冠军将军、温县侯；宁朔将军、宜阳子。灵寿出除陈郡太守。刘义隆侵境，诏灵寿招引义士，得二千余人，从西平公安颉破虎牢、滑台、洛阳三城，徙五百余家入河内。又从讨蠕蠕，西征凉州，所在著功。出为辽西太守，治有清俭之称。太和九年卒。赠怀州刺史，谥曰靖。灵寿娶太宰、顿丘李峻女，与妇父雅不相善，每见抑退，故位不大至。

子惠安，高祖时袭爵。历恆州别驾、桑乾太守、太尉谘议参军。卒。

子祖珍，年十五，举司州秀才。解褐员外散骑侍郎。年十八，先父卒。

祖珍弟宗庞，世宗时，父惠安以久病启以爵转授。解褐安定王府骑兵参军、洛州龙骧府司马。善射，未曾自伐。性闲淡，少所交游。识者云其淳至。永安中卒。子嵩亮袭。

惠安弟直安，历位尚书郎、济北济南二郡太守、员外散骑常侍。萧宝夤征钟离，引为长史。坐军退，免官加刑。以疾得免。寻除东平原太守。还京，为中散大夫，加征虏将军、太中大夫、迁左将军。正光四年卒。赠大将军、济州刺史。

子龙泉，沧州开府长史。

道寿长子元兴，袭父爵。

子景和，给事中，稍迁扬州骠骑府长史、清河内史。正光元年卒。赠左将军、平州刺史。

元兴弟仲明，侍御史、中书舍人。以谨敏著称。稍迁卫尉少卿，仍领舍人。出为征虏将军、凉州刺史。坐贪残，为御史所弹，遇赦免，积年不叙。后娶灵太后从姊为继室，除武卫将

军、征虏将军。转光禄大夫，武卫如故。迁大司农卿，加安东将军、散骑常侍。出为安北将军、恆州刺史，常侍如故。正光五年卒。

子彦邕，有风望。正员郎，稍迁相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天平四年卒。赠散骑常侍，都督怀洛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怀州刺史。

司马天助，自云司马德宗骠骑将军元显之子。刘裕自立，乃来归阙。除平东将军、青徐二州刺史，东海公。天助招率义士，欲袭裕东平、济北二郡及城戍，又破裕将闾万龄军，前后多所虏获。拜侍中、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青兖二州刺史，公如故。真君三年，与司马文思等南讨。还，又从驾北征。在阵歿。

子元伯，字归都。袭爵，后降温县子。太和中，为建威将军，泰山太守。

史臣曰：诸司马以乱亡归命。楚之风概器略，最可称乎？其余未足论也。而以往代遗绪，并当位遇，可谓幸矣。

列传第二十六

刁雍

王慧龙

韩延之

袁式

刁雍，字淑和，勃海饶安人也。高祖攸，晋御史中丞。曾祖协，从司马叡渡江，居于京口，位至尚书令。父暢，司马德宗右卫将军。初，暢兄逵以刘裕轻狡薄行，负社钱三万，违时不还，执而徵焉。及裕诛桓玄，以嫌故先诛刁氏。雍为暢故吏所匿，奔姚兴豫州牧姚绍于洛阳，后至长安。雍博览书传，姚兴以雍为太子中庶子。

泰常二年，姚泓灭，与司马休之等归国。上表陈诚，于南境自效。太宗许之，假雍建义将军。雍遂于河济之间招集流散，得五千余人，南阻大，扰动徐兖，建牙誓众，传檄边境。刘裕遣将李嵩等讨雍，雍斩之于蒙山。于是众至二万，进屯固山。七年三月，雍从弟弥亦率众入京口，规共讨裕。裕遣兵破之。六月，雍又侵裕青州，雍败，乃收散卒保于马耳山。又为裕青州军所逼，遂入大乡山。

八年，太宗南幸鄴，朝于行观。问：“先闻卿家缚刘裕，于卿亲疏？”雍曰：“是臣伯父。”太宗笑曰：“刘裕父子当应惮卿。”又谓之曰：“朕先遣叔孙建等攻青州，民尽藏避，城犹未下。彼既素惮卿威，士民又相信服，今欲遣卿助建等，卿

宜勉之。”于是假雍镇东将军、青州刺史、东光侯，给五万骑，使别立义军。建先攻东阳，雍至，招集义众，得五千人。遣抚慰郡县，士人尽下，送租供军。是时攻东阳，平其北城三十许步。刘义符青州刺史竺夔于城内凿地道，南下入泲水涧，以为退路。雍谓建曰：“此城已平，宜时入取。不者走尽。”建惧伤兵士，难之。雍曰：“若惧伤官兵者，雍今请将义兵先入。”建不听。夔欲东走，会义符遣其将檀道济等救青州。雍谓建曰：“贼畏官军突骑，以锁连车为函阵。大岷已南，处处狭隘不得方轨。雍求将义兵五千，要险破之。”建不听，曰：“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今不损大军，安全而返，计之上也。”建乃引还。

雍遂镇尹卯自固。又诏令南入，以乱贼境。雍攻克项城。会有敕追令随机立效，雍于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余家，置二十七营，迁镇济阴。延和二年，立徐州于外黄城，置譙、梁、彭、沛四郡九县，以雍为平南将军、徐州刺史，赐爵东安侯。在镇七年，太延四年，徵还京师，频岁为边民所请。世祖嘉之，真君二年复授使持节、侍中、都督扬豫兖徐四州诸军事、征南将军、徐豫二州刺史。

三年，刘义隆将裴方明寇陷仇池，诏雍与建兴公古弼等十余将讨平之。五年，以本将军为薄骨律镇将。至镇，表曰：

臣蒙宠出镇，奉辞西藩，总统诸军，户口殷广。又总勒戎马，以防不虞，督课诸屯，以为储积。夙夜惟忧，不遑宁处。以今年四月未到镇，时以夏中，不及东作。念彼农夫，虽复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广殖。乘前以来，功不充课，兵人口累，率皆饥俭。略加检行，知此土稼穡艰难。

夫欲育民丰国，事须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为用。观旧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

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其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余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计昔为之，高于水不过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颓。渠溉高悬，水不得上。虽复诸处按旧引水，水亦难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为二。西河狭小，水广百四十步。臣今求入来年正月，于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凿渠，广十五步，深五尺，筑其两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还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复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计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讫。所欲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从小河东南岸斜断到西北岸，计长二百七十步，广十步，高二丈，绝断小河。二十日功，计得成毕，合计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尽入新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余顷。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官课常充，民亦丰贍。

诏曰：“卿忧国爱民，知欲更引河水，劝课大田。宜便兴立，以克就为功，何必限其日数也。有可以便国利民者，动静以闻。”

七年，雍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度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臣前被诏，有可以便国利民者动静以闻。臣闻郑、白之渠，远引淮海之粟，溯流数千，周年乃得一至，犹称国有储粮，民用安乐。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

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诏曰：“知欲造船运谷，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费牛，又不废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今别下统万镇出兵以供运谷，卿镇可出百兵为船工，岂可专废千人？虽遣船匠，犹须卿指授，未可专主也。诸有益国利民如此者，续复以闻。”

九年，雍表曰：“臣闻安不妄乱，先圣之政也。况绥服之外，带接边城，防守不备，无以御敌者也。臣镇所统河西，爰在边表，常惧不虞。平地积谷，实难守获。兵人散居，无以依恃。脱有妖奸，必致狼狽。虽欲自固，无以得全。今求造城储谷，置兵备守。镇自建立，更不烦官。又于三时之隙，不令废农。一岁，二岁不讫，三岁必成。立城之年，必在水陆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办。”诏许之。至十年三月，城汜。诏曰：“卿深思远虑，忧勤尽思，知城已周讫，边境无不虞之忧，千载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为刁公城，以旌尔功也。”

兴光二年，诏雍还都，拜特进，将军如故。和平六年，表曰：

臣闻有国有家者，莫不礼乐为先。故《乐记》云：礼所以制外，乐所以修内。和气中释，恭敬温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易俗移风，莫善于乐。且于一民一俗，尚须崇而用之，况统御八方，陶钧六合者哉？故帝尧修五礼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谐万类；显皇轨于云岱，扬鸿化于介丘。令木石革心，鸟兽率舞。包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夫感天动神，莫近于礼乐。故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阜生；节，故报天祭地。礼行于郊。则上下和肃。肃者，礼之情；和

者，乐之致。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违。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欤？

唯圣人知礼乐之不可以已，故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迟。仲尼伤礼乐之崩亡，痛文武之将坠，自卫返鲁，各得其中。逮乎秦皇，剪弃道术，灰灭典籍，坑焮儒士，盲天下之目，绝象魏之章，《箫韶》来仪，不可复矣。赖大漠之兴，改正朔，易服色，协音乐，制礼仪，正声古礼，粗欲周备。至于孝章，每以三代损益，优劣殊轨，叹其薄德，无以易民视听。博士曹褒睹诏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诸仪，以为汉礼。终于休废，寝而不行。及魏晋之日，修而不备。

伏惟陛下无为以恭己，使贤以御世，方鸣和鸾以陟岱宗，陪群后以升中岳，而三礼缺于唐辰，象舞替于周日。夫君举必书，古之典也。柴望之礼，帝王盛事。臣今以为有其时而无其礼，有其德而无其乐。史阙封石之文，工绝清颂之飨，良由礼乐不兴，王政有阙所致也。臣闻乐由礼，所以象德；礼由乐，所以防淫。五帝殊时不相沿，三王异世不相袭。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故也。臣识昧儒先，管窥不远，谓宜修礼正乐，以光大圣之治。

诏令公卿集议，会高宗崩，遂寝。

皇兴中，雍与陇西王源贺及中书监高允等并以耆年特见优礼，锡雍几杖，剑履处殿，月致珍羞焉。

雍性宽柔，好尚文典，手不释书，明敏多智。凡所为诗赋颂论并杂文，百有余篇。又泛施爱士，怡静寡欲。笃信佛道，著教诫二十余篇，以训导子孙。太和八年冬卒，年九十五。赐命服一袭，赠帛五百匹，赠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将军如故，

谥曰简。

雍长子纂，字奉宗。中书侍郎。早卒。

纂弟遵，字奉国。袭爵。

遵弟绍，字奉世。武骑侍郎、汝阴王天赐凉州征西府司马。

绍弟献，字奉章。秘书郎。

献弟融，字奉业。汝阴太守。

融弟肃，字奉诚。中书博士。

遵少不拘小节，长更修改。太和中，例降为侯。景明中，除相州魏郡太守。还为太尉谘议参军。年七十，志力不衰。尝经笃疾，几死，见神明救免，言是福门之子，当享长年。延昌三年，迁司农少卿。寻拜龙骧将军、洛州刺史。遵招诱有方，萧衍新化太守杜性，新化令杜龙振、平阳令杜台定等，率户三千据地内附。熙平元年七月卒，年七十六。赠平东将军、兖州刺史，谥曰惠侯。有子十三人。

长子楷，字景伯。州举秀才。早卒。

子冲，字文助。在《儒林传》。

楷弟尚，字景胜。本州治中。早卒。

尚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颇涉书史。郡功曹。太和十五年，奉朝请。高祖都洛，亲自临选，除司空法曹参军。

高祖南讨，以广阳王嘉镇荆州，整为嘉外兵参军事。寻转太尉、咸阳王禧外兵参军。景明中，除给事中，领本州中正。寻除尚书左中兵郎中。正始中，萧衍江州刺史王茂先来寇南境，平南将军杨大眼讨之，诏整持节为大眼军司，大破茂先，斩衍辅国将军王花等。永平初，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仍除郎中。延昌三年秋，世宗亲选百官于朝堂，拜右军将军，仍除郎中。寻转骁骑将军。未几，丁父忧。

相州刺史、中山王熙在鄴起兵，将诛元叉等。事败，传首

京师，熙之亲故莫敢视。整弟妇即熙姊，遂收其尸藏之，后乃还熙所亲。又闻而致憾，因以熙弟略南走萧衍，诬整将叛，送整与弟宣及子恭等幽系之。赖御史王基、前军检事使魏子建理雪，获免。后自征虏将军出除范阳太守。时已兵乱，整郡获全。去郡之后，寻被陷没。灵太后反政，除安南将军、光禄大夫。元略曾于整坐泣谓黄门王诵、尚书袁翻曰：“刁公收敛我家，卿等宜知。”整以母老，河北丧乱，时整族弟双为西兖州刺史，整遂携家依焉。永安初，拜金紫光禄大夫。二年，兼黄门。元显入洛，用为沧州刺史。庄帝还朝，坐免官。后归乡里。及庄帝杀尔朱荣，就除镇东将军、行沧州事。普泰初，假征东将军、沧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将军如前。寻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逢本乡贼乱，奉母客于齐州。加卫大将军。天平四年，卒于鄴。赠司空公，谥曰文献。整解音律，轻财好施，交结名胜，声酒自娱。然贪而好色，为议者所贬。

初雍与从弟宝惠俱入国。宝惠，字道明，太祖以为上客。卒，有六子。子连城，为冀州开府掾。

刁氏世有荣禄，而门风不甚修洁，为时所鄙。

雍族孙双，字子山。高祖薨，晋齐郡太守。薨因晋乱居青州之乐安。父道履，皇兴初，除平原太守。至双始还本乡。双少好学，兼涉文史，雅为中山王英所知赏。拜西河太守。

正光初，中山王熙之诛也，熙弟略投命于双，双护之周年。时购略甚切。略乃谓双曰：“我兄弟屠灭已尽，唯我一身漏刃相托。卿虽厚恩，久见容蔽，但事留变生，终恐难保。脱万一发觉，我死分也，无事相累卿。若送吾出境，便是再生之惠，如其不尔，辄欲自裁。”双曰：“人生会有一死，死所难遇耳。今遭知己，视死如归，愿不以为虑。”略后苦求南转，双乃遣从子昌送达江左。灵太后返政，知略因双获免，徵拜光禄大夫。

时略姊饶铍公主，刁宣妻也，频诉灵太后，乞徵略还朝廷。乃以徐州所获俘江革、祖恆二人易之。以双与略有旧，乃令至境迎接略。

肃宗末，除西兖州刺史。时贼盗蜂起，州人张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双至境，先遣使谕桃弓，陈示祸福，桃弓即随使归罪，双舍而不问。后有盗发之处，令桃弓追捕，咸悉擒获。于是州境清肃。庄帝初，行济州刺史，以功封曲城乡男。出帝初，迁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兴和三年卒。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齐州刺史，谥曰清穆。

王慧龙，自云太原晋阳人，司马德宗尚书仆射愉之孙，散骑侍郎缉之子也。幼聪慧，愉以为诸孙之龙，故名焉。初，刘裕微时，愉不为礼，及得志，愉合家见诛。慧龙年十四，为沙门僧彬所匿。百余日，将慧龙过江，为津人所疑，曰：“行意匆匆彷徨，得非王氏诸子乎？”僧彬曰：“贫道从师有年，止西岸，今暂欲定省，还期无远，此随吾受业者，何至如君言。

“既济，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时刺史魏咏之卒，辟疆与江陵令罗修、前别驾刘期公、土人王腾等谋举兵，推慧龙为盟主，克日袭州城。而刘裕闻咏之卒，亦惧江陵有变，遣其弟道规为荆州，众遂不果。罗修将慧龙，又与僧彬北诣襄阳。司马德宗雍州刺史鲁宗之资给慧龙，送渡江，遂自虎牢奔于姚兴。其自言也如此。

泰常二年，姚泓灭，慧龙归国。太宗引见与言，慧龙请效力南讨。言终，俯而流涕，天子为之动容。谓曰：“朕方混一车书，席卷吴会，卿情计如此，岂不能相资以众乎？”然亦未之用。后拜洛城镇将，配兵三千人镇金墉。既拜十余日，太宗崩。世祖初即位，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遂停前授。

初，崔浩弟恬闻慧龙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见

慧龙，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齾鼻，江东谓之齾王。慧龙鼻大，浩曰：“真贵种矣。”数向诸公称其美。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世祖，以其叹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及鲁宗之子轨奔姚兴，后归国，云慧龙是王愉家竖僧彬所通生也。浩虽闻之，以女之故，成赞其族。慧龙由是不调。

久之，除乐安王范傅，领并荆扬三州大中正。慧龙抗表，愿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左长史。及刘义隆荆州刺史谢晦起兵江陵，引慧龙为援。慧龙督司马卢寿等一万人拔其思陵戍，进围项城。晦败，乃班师。后刘义隆将王玄谟寇滑台，诏假慧龙楚兵将军，与安颉等同讨之。相持五十余日，诸将以贼盛莫敢先，慧龙设奇兵大破之。世祖赐以剑马钱帛，授龙骧将军，赐爵长社侯，拜荥阳太守，仍领长史。在任十年，农战并修，大著声绩。招携边远，归附者万余家，号为善政。

其后，刘义隆将到彦之、檀道济等频顿淮颖，大相侵掠。慧龙力战，屡摧其锋。彦之与友人萧斌书曰：“鲁轨顽钝，马楚粗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龙及韩延之可为深惮。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讶之。”刘义隆纵反间，云慧龙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边，因执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以叛。世祖闻曰：“此必不然，是齐人忌乐毅耳。”乃赐慧龙玺书曰：“义隆畏将军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风尘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刘义隆计既不行，复遣刺客吕玄伯，购慧龙首，二百户男、绢一千匹。玄伯伪为反间来，求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之，使人探其怀，有尺刀。玄伯叩头请死。慧龙曰：“各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义隆贼心未已，不杀玄伯，无以制将来。慧龙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义为干卤，又

何忧乎刺客？”遂舍之。时人服其宽恕。

慧龙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蔬食，不参吉事。举动必以礼。太子少傅游雅言于朝曰：“慧龙，古之遗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号曰《国典》。真君元年，拜使持节、宁南将军、虎牢镇都副将。未至镇而卒。临没，谓功曹郑晔曰：“吾羁旅南人，恩非旧结，蒙圣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场效命。誓愿鞭尸吴市，戮坟江阴。不谓婴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国灵，实亦俯惭后土。修短命也，夫复何言？身歿后，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依古墓而不坟，足藏发齿而已。庶魂而有知，犹希结草之报。”时制，南人入国者皆葬桑乾。晔等申遗意，诏许之。赠安南将军、荊州刺史，谥穆侯。吏人及将士共于墓所起佛寺，图慧龙及僧彬形象赞之。吕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侧，终身不去。子宝兴袭爵。

宝兴少孤，事母至孝。尚书卢遐妻，崔浩女也。初，宝兴母及遐妻俱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及婚，浩为撰仪，躬自监视。谓诸客曰：“此家礼事，宜尽其美。”及浩被诛，卢遐后妻，宝兴从母也，缘坐没官。宝兴亦逃辟，未几得出。卢遐妻，时官赐度河镇高车滑骨。宝兴尽卖货产，自出塞赎之以归。州辟治中从事、别驾，举秀才，皆不就。闭门不交人事。袭爵长社侯、龙骧将军。卒，子琮袭爵。

琮，字世珍。高祖赐名焉。太和九年，为典寺令。十六年，降侯为伯。高祖纳其长女为嫔，拜前军将军、并州大中正刺史。有受纳之响，为中尉王显所劾，终得雪免。神龟中，除左将军、兖州刺史。去州归京，多年沉滞。所居在司空刘腾宅西，腾虽势倾朝野，初不侯之。腾既权重，吞并邻宅，增广旧居，唯琮

终不肯与。以此久见抑屈。琼女适范阳卢道亮，不听归其夫家。及女卒，哀恸无已。琼仍葬之别所，冢不即塞，常于圻内哭泣。久之乃掩。当时深怪，疑其秽行。加以聋疾，每见道俗，乞丐无已。造次见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广平王怀，据鞍抗礼，自言马瘦。怀即以诞马并乘具与之。尝诣尚书令李崇，骑马至其黄阁，见崇子世哲，直问继伯在否。崇趋出，琼乃下。崇俭而好以纸帖衣领，琼晒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尝盛服。宠势亦不足恨。领军元叉使奴遗琼马，并留奴。王育闻之，笑曰：“东海之风，于兹坠矣。”孝昌三年，除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令，时琼子遵业为黄门郎，故有此授。率，年七十四。赠征北将军、中书监、并州刺史。自慧龙入国，三世一身，至琼始有四子。

长子遵业，风仪清秀，涉历经史。位著作佐郎，与司徒左长史崔鸿同撰《起居注》。迁右军将军，兼散骑常侍，慰劳蠕蠕。乃诣代京，采拾遗文，以补《起居》所缺。与崔光，安丰王延明等参定服章。及光为肃宗讲《孝经》，遵业预讲，延业录义，并应诏作《释奠侍宴诗》。时人语曰：“英英济济，王家兄弟。”转司徒左长史、黄门郎，监典仪注。遵业有誉当时，与中书令陈郡袁翻，尚书琅琊王诵并领黄门郎，号曰三哲。时政归门下，世谓侍中、黄门为小宰相。而遵业从容恬素，若处丘园。尝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毁新履以学之。以胡太后临朝，天下方乱，谋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诵罢幽州始作黄门，卿何乃欲徐州？更待一二年，当有好处分。”遵业兄弟，并交游时俊，乃为当时所美。及尔朱荣入洛，兄弟在父丧中，以于庄帝有从姨兄弟之亲，相率奉迎，俱见害河阴。议者惜其人才，而讥其躁竞。赠并州刺史。著《三晋记》十卷。

遵业子松年，尚书库部郎。

韩延之，字显宗，南阳赭阳人，魏司徒暨之后也。司马德宗平西府录事参军。刘裕率伐司马休之，未至江陵，密使与延之书招之。延之报曰：“闻亲率戎马，远履西畿，阖境士庶，莫不怪骇。何者？莫知师出之名故也。司马平西体国忠贞，款爱待物，当于古人中求耳。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欺诳国土，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谓处怀期物，自有由来者矣。以平西之至德，宁无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不复多言。”裕得书叹息，以示诸佐曰：“事人当应如此。”刘裕父名翹，字显宗，于是延之字显宗，名子为翹，盖示不臣刘氏也。后奔姚兴。泰常二年，与司马文思来入国，以延之为虎牢镇将，爵鲁阳侯。初延之曾来往柏谷坞，省鲁宗之墓，有终焉之志。因谓子孙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于此者。我死不劳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及卒，子从其言，遂葬于宗之墓次。延之死后五十余年而高祖徙都，其孙即居于墓北柏谷坞。

延之前妻罗氏生子措，措随父入国。又以淮南王女妻延之，生道仁。措推道仁为嫡，袭父爵，位至殿中尚书。进爵西平公。

袁式，字季祖，陈郡阳夏人，汉司徒滂之后。父渊，司马昌明侍中。式在南，历武陵王遵谘议参军。与司马文思等归姚兴。泰常二年归国，为上客，赐爵阳夏子。与司徒崔浩一面，便尽国土之交。是时，朝仪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所草创，恆顾访之。性长者，虽羁旅飘泊，而清贫守度，不失士节，时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袁谘议。延和二年，卫大将军、乐安王范为雍州刺史，诏式与中书侍郎高允俱为从事中郎，辞而获免。式沉靖乐道，周览书传，至于诂训、《仓》、《雅》、偏所留怀。作《字释》，未就。以天安二年卒。赠豫州刺史，

谥肃侯。

子济，袭。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称，加宁远将军。子侄遂居颍川之阳夏。

史臣曰：刁雍才识恢远，著声立事，礼遇优隆，世有人爵堂构之义也。王慧龙援难自归，颇历夷险，抚从督众，见惮严敌。世珍宝有令子，克播家声。韩延之报书刘裕，国体在焉。袁式赞礼仪崔浩，时称长者，一时有称，信为美哉。

列传第二十七

李宝

李宝，字怀素，小字衍孙，陇西狄道人，私署凉王皓之孙也。父翻，字士举，小字武强，私署骁骑将军，祁连、酒泉、晋昌三郡太守。宝沉雅有度量，骁勇善抚接。伯父歆为沮渠蒙逊所灭，宝徙于姑臧。岁馀，随舅唐契北奔伊吾，臣于蠕蠕。其遗民归附者稍至二千。宝倾身礼接，甚得其心，众皆乐为用，每希报雪。属世祖遣将讨沮渠无讳于敦煌，无讳捐城遁走。宝自伊吾南归敦煌，遂修缮城府，规复先业。遣弟怀达奉表归诚。世祖嘉其忠款，拜怀达散骑常侍、敦煌太守，则遣使授宝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敦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师，拜外都大官。转镇南将军、并州刺史。还，除内都大官。高宗初，代司马文思镇怀荒，改授镇北将军。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诏赐命服一袭，赠以本官，谥曰宣。有六子：承、茂、辅、佐、公业、冲。公业早卒，冲别有《传》。

承，字伯业，少有策略。初，宝欲谋归款，民僚多有异议，承时年十三，劝宝速定大计，于是遂决。仍令承随表入质。世祖深相器异，礼遇甚优，赐爵姑臧。后遭父忧，居丧以孝闻。承应传先封，以自有爵，乃让弟茂，时论多之。承方裕有鉴裁，

为时所重。高宗末，以姑臧侯出为龙骧将军、荥阳太守。为政严明，甚著声称。延兴五年卒，时年四十五。赠使持节、本将军，雍州刺史，谥曰穆。

长子韶，字元伯，学涉，有器量。与弟彦、虔、蕤并为高祖赐名焉。韶又为季父冲所知重。延兴中，补中书学生。袭爵姑臧侯，除仪曹令。时修改车服及羽仪制度，皆令韶典焉。迁给事黄门侍郎。后例降侯为伯。兼大鸿胪卿，黄门如故。

高祖将创迁都之计，诏引侍臣访以古事。韶对：“洛阳九鼎旧所，七百攸基，地则土中，实均朝贡，惟王建国，莫尚于此。”高祖称善。迁太子右詹事。寻罢左右，仍为詹事、秦州大中正。出为安东将军、袞州刺史。高祖自鄴还洛，韶朝于路，言及庶人恂事。高祖曰：“卿若不出东宫，或未至此。”

世宗初，徵拜侍中，领七兵尚书。寻除抚军将军、并州刺史。以从弟伯尚同元禧之逆，在州禁止，徵还京师。虽不知谋，犹坐功亲免除官爵。久之，起兼将作大匠，敕参定朝仪、律令。

吕苟兒反于秦州，除抚军将军、西道都督、行秦州事，与右卫将军元丽率众讨之。事平，即真。玺书劳勉，复其先爵。时陇右新经师旅之后，百姓多不安业，韶善抚纳，甚得夷夏之心。徵还，行定州事。寻转相州刺史，将军如故。

肃宗初，入为殿中尚书，行雍州事。后除中军大将军、吏部尚书，加散骑常侍。韶在选曹，不能平心守正，宽容而已，议者贬之。出为冀州刺史。清简爱民，甚收名誉，政绩之美，声冠当时。肃宗嘉之，就加散骑常侍。迁车骑大将军，赐剑佩、貂蝉各一具，骅骝马一匹，并衣服寝具。韶以年及悬车，抗表逊位。优旨不许。转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连接，百姓素闻风德，州内大治。正光五年四月，卒于官，年七十二。诏赠帛七百匹，

赠侍中、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司空公、雍州刺史，谥曰文恭。既葬之后，有冀州兵千余人戍于荆州，还经韶墓，相率培冢，数日方归。其遗爱如此。初，韶克定秦陇，永安中追封安城县开国伯，邑四百户。

长子玠，字道璠，袭。武定中，骠骑大将军、东徐州刺史。

玠弟瑾，字道瑜。美容貌，颇有才学，特为韶所钟爱。清河王怱知赏之，怱为司徒，辟参军。转著作佐郎，加龙骧将军。稍迁通直散骑侍郎，与给事黄门侍郎王遵业、尚书郎卢观典领仪注。临淮王彧谓瑾等曰：“卿等三俊，共掌帝仪，可谓舅甥之国。”王、卢即瑾之外兄也。肃宗崩，上谥策文，瑾所制也。庄帝初，于河阴遇害，年四十九。赠冠军将军、齐州刺史。

长子产之，字孙侨。容貌短陋，而抚训诸弟，爱友笃至，年四十九，亡。产之弟茜之，武定末，司空主簿。瑾弟瓚，字道璋，少有风尚。辟司徒参军事。神龟中卒。赠汉阳太守。子修年，大将军开府士曹参军。早亡。

韶弟彦，字次仲。颇有学业。高祖初，举司州秀才，除中书博士。转谏议大夫。后因考课，降为元士。寻行主客曹事，徙郊庙下大夫。时朝仪典章咸未周备，彦留心考定，号为称职。

高祖南伐，彦以蕞尔江闽，不足亲劳銮驾，频有表谏。虽不从纳，然亦嘉其至诚。及六军次于淮南，徵为广陵王羽长史，加恢武将军、西翼副将军。还，除冀州赵郡王干长史。转青州广陵王羽长史，带齐郡太守。徵为龙骧将军、司徒右长史，转左长史、秦州大中正。出行扬州事。寻徵拜河南尹。还至汝阴，复敕行徐州事。转平北将军、平州刺史。还，平东将军、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渎皆溢。彦相水陆形势，随便疏通，得无淹渍之害。朝廷嘉之，频诏劳勉。入为河南尹。迁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勋卿，转度支尚书。出为抚军将军、秦州

刺史。

是时，破落汗拔陵等反于北镇，二夏、鹵、凉所在蜂起。而彦刑政过猛，为下所怨。城民薛珍、刘庆、杜超等因四方离叛，遂潜结逆谋。正光五年六月，突入州门，擒彦于内斋，囚于西府。推其党莫折大提为帅，遂害彦。永安中，追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司徒公、雍州刺史，谥曰孝贞。

子燮，字德谐，少有风望。解褐司徒参军。著作佐郎、司徒祭酒，转主簿。卒，赠辅国将军、太常少卿。

燮弟德广，终于中散大夫。德广弟德显，太尉行参军，稍迁散骑侍郎。卒。赠征虏将军、东秦州刺史。德显弟德明，秘书郎。彦弟虔，字叔恭。太和初，为中书学生。迁秘书中散，转冀州骠骑府长史、太子中舍人。世宗初，迁太尉从事中郎。出为清河太守，属京兆王愉反，虔弃郡奔阙。世宗闻虔至，谓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思信著物，今拔难而来，众情自解矣。”乃授虔别领军前慰劳事。事平，转长乐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贼起，令虔以本官为别将，与都督元遥讨平之。迁后将军、燕州刺史。还为光禄大夫，加平西将军，兼大司农卿。出为散骑常侍、安东将军、衮州刺史。追论平冀州之功，赐爵高平男。还京，除河南邑中正，迁镇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孝庄初，授特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又进号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永安三年冬薨，年七十四。赠侍中、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太尉公、冀州刺史，男如故，谥曰宣景。

长子暖，字仁明。解褐司空行参军，稍迁尚书左外兵郎。孝庄初，于河阴遇害，年四十。赠安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

子褒，武定中，太师法曹参军。

明弟晒，字仁曜。起家高阳王雍常侍，员外散骑侍郎、太尉录事参军。孝庄初，与兄暖同时遇害，年四十八。赠散骑常侍、左将军、袞州刺史。

子为，武定中，司空长流参军。晒弟昭，字仁照。卒于散骑侍郎。赠征虏将军、凉州刺史。子士元、操，武定中，并仪同开府参军事。昭弟晓，字仁略。武定末，太尉谘议参军。虔弟蕤，字延宾。历步兵校尉、东郡太守、怀农少卿。卒，赠龙骧将军、豫州刺史。长子咏，字义兴，有干局。起家太学博士。领殿中侍御史，稍迁东郡太守。庄帝初，迁安东将军、济州刺史。转广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前废帝时，与第三弟通直散骑常侍义真、第七弟中书侍郎、太常少卿义邕，同时为尔朱仲远所害。义邕，庄帝居蕃之日，以外亲甚见亲昵，及有天下，特蒙信任。尔朱荣之诛，义邕与其事，由是并及于祸。出帝初，赠咏侍中、骠骑将军、吏部尚书、冀州刺史，义真赠前将军、齐州刺史，义邕赠安东将军、青州刺史。

咏次弟义慎，司空属。第四弟义远，国子博士。庄帝初，并于河阴遇害。义慎赠散骑常侍、征东将军、雍州刺史。

承弟茂，字仲宗。高宗末，袭父爵，镇西将军、敦煌公。高祖初，除长安镇都督。转西袞州刺史，将军如故。入为光禄大夫，例降为侯。茂性谦慎，以弟冲宠盛，慎于盈，遂托以老疾，固请逊位。高祖不夺其志，听食大夫禄，还私弟，因居定州之中山。自是优游里舍，不入京师。景明年卒，时年七十一。谥曰恭侯。

子静，字绍安，袭。解褐太尉参军事，定州别驾、东平原太守。神龟三年卒，年五十五。

子遐，字智远，有几案才。起家司空行参军，袭爵。稍迁右将军、尚书驾部郎中。出为河内太守。尔朱荣称兵向洛，次

其郡境，庄帝潜济河北相会。遐既间荣推奉庄帝，遂开门谒侯，仍从驾南渡。及河阴，为乱兵所害，时年四十二。事宁，追赠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秦州刺史。以侯驾之功，封卢乡县开国伯，邑三百户。

子孝儒，袭。齐受禅，爵例降。

静弟孚，字仲安，恭顺笃厚。起家镇北府功曹参军。定州别驾，汝阳、汝南、中山三郡太守。孝庄初，以外亲超授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出除镇东将军、沧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普泰元年卒，年六十二。有五子。

长子惠昭，太傅开府城局参军

惠昭弟惠谏，武定中，齐州别驾。

孚弟敬安，奉朝请。早亡。

敬安弟季安，粗涉书史。解褐彭城王行参军。稍迁宁朔将军、步兵校尉。出为徐州北海王顓抚军府长史。正光末，顓为关西都督，复引为长，委以戎政。寻加骁骑将军。孝昌三年，卒于军，时年五十三。赠征虏将军、凉州刺史。

子处默，少清惠。起家青州彭城王府主簿。稍迁通直散骑常侍、安东将军、光禄大夫、抚军将军、广州开府长史。天平初卒，年三十九。

茂弟辅，字督真，亦有人望。解褐中书博士，迁司徒议曹掾。太和初，高祖为咸阳王禧纳其女为妃，除镇远将军、颍川太守，带长社戍。辅绥怀招集，甚得边和。六年，卒于郡，年四十七。赠征虏将军、秦州刺史、襄武侯，谥曰惠。

长子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秘书郎。高祖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驹。”稍迁通直散骑侍郎，敕撰《太和起居注》。寻迁秘书丞。世宗初，兼给事黄门侍郎。景明二年，坐与咸阳王禧谋反诛。时年二十九。

伯尚弟仲尚，仪貌甚美。少以文学知名。二十著《前汉功臣序赞》及季父《司空冲谏》。时兼侍中高聪、尚书邢峦见而叹曰：“后生可畏，非虚言也。”起家京兆王愉行参军。景明中，坐兄事赐死，年二十五。

仲尚弟季凯，沉敏有识量。坐兄事，与母弟俱徙边。久之，会赦免，遂寓居于晋阳，沉废积年。孝昌中，解褐太尉参军事，加威远将军。寻除并州安北府长史。肃宗崩，尔朱荣阴谋义举，季凯豫谋。庄帝践阼，徵拜给事黄门侍郎，封博平县开国侯，邑七百户。寻加散骑常侍、平东将军。转秘书监，进号中军将军。普泰元年七月，尔朱世隆以荣之死，谓季凯通知，于是见害，年五十五。出帝初，追赠侍中、骠骑将军、吏部尚书、定州刺史。

子统，字基伯，袭。武定末，太尉刑狱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季凯弟延庆，孝昌中，解褐定州镇北城局参军。稍迁奉车都尉、陈留太守。迁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卒，年五十二。赠本将军、雍州刺史。

子惠矩，武定中，仪同开府参军事。

延庆弟延度，武定中，卫将军、安德太守。

辅弟佐，字季翼，有文武才干。高祖初，兼散骑常侍，衔命使高丽。以奉使称旨，还，拜常山太守，赐爵真定子。迁冠军将军、怀州刺史，赐爵山阳侯。寻加安南将军、河内公。转安东将军、相州刺史。所在有称绩。

车驾南讨，拜安南将军，副大司马，咸阳王禧为殿中将军。寻被敕与征南将军、城阳王鸾、安南将军卢渊等军攻赭阳。各不相节度，诸军皆坐甲城下，欲以不战降贼。佐独勒所部，晨夜攻击。属萧鸾遣其太子右卫率坦历生率众来援，咸以势弱不

敌，规欲班师。佐乃简骑二千逆贼，为贼所败。坐徙瀛州为民。车驾征宛邓，复起佐，假平远将军、统军。萧鸾新野太守刘忌凭城固守，佐率所领攻拔之。以功封泾阳县开国子，邑三百户。沔北既平，广阳王嘉为荆州刺史，仍以佐为嘉镇南府长史，加辅国将军。别镇新野。及大军凯旋，高祖执佐手曰：“沔北，洛阳南门，卿既为朕平之，亦当为朕善守。”

高祖崩，遣敕以佐行荆州刺事，仍本将军。佐在州，威信大行，边民悦附，前后归之者二万许家。寻正刺史。世宗初，徵兼都官尚书。景明二年卒，年七十一。赠征虏将军、秦州刺史，谥曰庄。子遵袭。

遵，爽俊有父风。历相州治中，转别驾、冀州征北府长史、司空司马。卒，赠龙骧将军、洛州刺史。孝庄初，以外戚超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果，袭。司空谘议参军。武定中，坐通西贼伏诛。

遵弟柬，字休贤。郡辟功曹。以父忧去职，遂终身不食酒肉，因屏居乡里。肃宗初，司空、任城王澄嘉其操尚，以为参军事。寻转司徒外兵参军。历任城、济北二郡太守。孝庄初，迁镇远将军、济州刺史。卒，赠安北将军、殿中尚书、相州刺史。

子经，司徒谘议参军、行豫州事。兴和初，坐妖言赐死。

柬弟神俊，小名提。少以才学知名，为太常刘芳所赏。释褐奉朝请，转司徒祭酒、从事中郎。顷之，拜骁骑将军、中书侍郎、太常少卿。出为前将军、荆州刺史。

时四方多事，所在连兵。萧衍遣将曹敬宗来寇，攻围积时，又引水灌城，城不没者数版。神俊循抚兵民，戮力固守。诏遣都督崔暹、别将王黑、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时寇贼之后，城外多有露骸，神俊教令收葬之。徵拜大司农卿。肃宗末，除

镇军将军、行相州事。于时葛荣南逼，神俊忧惧，乃故坠马伤脚，仍停汲郡，有诏追还。庄帝纂统，以神俊外戚之望，拜散骑常侍、殿中尚书。追论固守荆州之功，封千乘县开国侯，邑一千户。转中书监、吏部尚书。

神俊意尚风流，情在推引人物，而不能守正奉公，无多声誉。有钜鹿人李炎上书言神俊之失。天柱将军尔朱荣曾补人为曲阳县令，神俊以阶县不用。荣闻大怒，谓神俊自树亲党，排抑勋人。神俊惧，启求解官。乃除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寻属尔朱兆入京，乘舆幽执，神俊遂逃窜民间。出帝初，始来归阙，拜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孝静初，行并州事。寻除骠骑大将军、肆州刺史。入为侍中。兴和二年薨，年六十四。赠都督雍秦泾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徒公、雍州刺史，侍中、开国公如故。

神俊风韵秀举，博学多闻，朝廷旧章及人伦氏族，多所谙记。笃好文雅，老而不辍，凡所交游，皆一时名士。汲引后生，为其光价，四方才子，咸宗附之。而性通率，不持检度，至于少年之徒，皆与褻狎，不能清正方重，识者以此为讥。神俊丧二妻，又欲娶郑严祖妹，神俊之从甥也。卢元明亦将为婚，遂至纷竞，二家阅于严祖之门。郑卒，归元明，神俊惆怅不已，时人谓神俊风德之衰。神俊无子，从弟延度以第三子容儿后之。

韶从弟元珍，小名大墨。起家奉朝请、太尉录事参军，卒于步兵校尉。

元珍弟仲遵，有业尚，彭城王勰为定州，请为开府参军。累转员外散骑常侍、游击将军、太中大夫。出为京兆内史。大将军、京兆王继西伐，请为谏议参军。寻除左将军、营州刺史。时四方州镇谋逆，叛乱相续，营州城内，咸有异心。仲遵单车赴州，既至，与大使卢同以恩信怀诱，率皆怡悦。后肃宗又诏

卢同为行台，北出慰劳。同疑彼人情难信，聚兵将往。城民刘安定等先有异志，谓欲图己，还相恐动，遂执仲遵。二子清石、陈罕，寻亦见杀。唯兄子徽仁得免。

韶从叔思穆，字叔仁。父抗，自凉州渡江左，仕刘骏，历晋寿、安东、东莱三郡太守。思穆有度量，善谈论，工草隶，为当时所称。太和十七年，携家累自汉中归国，除步兵校尉。遭母忧解任。起为都水使者。及车驾南伐，以本官兼直阁将军，从平南阳，以功赐爵为伯。寻除司徒司马。彭城王勰为定州，请为司马，带钜鹿太守。勰徙镇扬州，仍请为司马。府解，除征虏将军、太中大夫。出为京兆内史，在郡八年，颇有政绩。徵拜光禄大夫。肃宗初，除平北将军、中山太守，未拜，迁安北将军、营州刺史。卒于位，时年六十一。赠安西将军、华州刺史。永安中，子奖为庄帝所亲待，复超赠思穆卫将军、中书监、左光禄大夫。谥曰宣惠。有子十四人。

嫡子斌，袭。官至散骑侍郎，早卒。

斌兄奖，武定末，司徒左长史。

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举，因冲宠遇，遂为当世盛门。而仁义吉凶，情礼浅薄，期功之服，殆无惨容，相视窘乏，不加拯济。识者以此贬之。

史臣曰：李宝家难流离，晚获归正，大享名器，世业不殒。诸子承基，俱有位望。韶清身履度，声绩洽美矣。神俊才尚风流，殆民望也，贞粹之地，君子或未许焉。

列传第二十八

陆俟

陆俟，代人也。曾祖干，祖引，世领部落。父突，太祖时率部民随从征伐，数有战功，拜厉威将军、离石镇将。天兴中，为上党太守、关内侯。俟少聪慧，有策略。太宗践阼，拜侍郎，迁内侍，袭爵关内侯，转龙骧将军、给事中，典选部兰台事。当官而行，无所屈挠。世祖亲征赫连昌，诏俟督诸军镇大碛，以备蠕蠕。车驾还，复典选部兰台事。与西平公安颀督诸军攻虎牢，克之，赐爵建业公，拜冀州刺史，仍本将军。时考州郡治功，唯俟与河内太守丘陈为天下第一。转都督洛豫二州诸军事、本将军、虎牢镇大将。平凉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复转为使持节、散骑常侍、平西将军、安定镇大将。既至，怀柔羌戎，莫不归附。追讨崖等，皆获之。徵还，拜散骑常侍。

出为平东将军、怀荒镇大将。末期，诸高车莫弗讼俟严急，待下无恩，还请前镇将郎孤。世祖诏许之，徵俟还京。既至朝见，言于世祖曰：“陛下今以郎孤复镇，以臣愚量，不过周年，孤身必败，高车必叛。”世祖疑谓不实，切责之，以公归第。明年，诸莫弗果杀郎孤而叛。世祖闻之，大惊，即召俟，问其知败之意。俟曰：“夫高车上下无礼。无礼之人，难为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严，节之以宪纲，欲渐加训导，使知分限。而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故讼臣无恩，称孤之美。孤获还镇，欣

其名誉，必加恩于百姓，讥臣为失，专欲以宽惠治之，仁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陵傲，不过期年，无复上下。然后收之以威，则人怀怨怼，怨怼既多，败乱彰矣。”世祖笑曰：“卿身乃短，虑何长也？”即日，复除散骑常侍。

世祖征蠕蠕，破凉州，常随驾别督辎重。又与高凉王那渡河南，略地至济南东平陵，徙其民六千家于河北。又以侯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平西将军、长安镇大将。与高凉王那击盖吴于杏城，大破之。获吴二叔，诸将欲送京师，侯独不许，曰：“夫长安一都，险绝之士，民多刚强，类乃非一。清平之时，仍多叛动，今虽良民，犹以为惧，况其党与乎？若不斩吴，恐长安之变未已。吴一身藏窜，非其亲信，谁能获之？若停十万之众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许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擒之必也。”诸将咸曰：“今来讨贼，既破之，获其二叔，唯吴一人，何所复至？”侯曰：“吴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获免，必诳惑愚民，称王者不死，妄相扇动，为患必大。诸君不见毒蛇乎？断其头犹能为害，况除腹心疾，而曰必遗其类，其可乎？”诸将曰：“公言是也。但得贼不杀，更有所求，遂去不返，其如罪何？”侯曰：“此罪我与诸君当之。”高凉王那亦从侯计，遂遣吴二叔，与之期。及吴叔不至，诸将各咎于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后数日，果斩吴以至，皆如其言。侯之明略独决，皆此类也。迁内都大官。

安定卢水刘超等聚党万馀以叛，世祖以侯威恩被于关中，诏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诸军事，镇长安。世祖曰：“秦川险绝，奉化日近，吏民未被恩德，故顷年已来，频有叛动。今超等恃险，不顺王命，朕若以重兵与卿，则超等必合而为一，据险拒战，未易攻也；若以轻兵与卿，则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于是侯单车之镇，超等闻之大欣，以为无能为也。既至，申

扬威信，示以成败，诱纳超女，外若姻亲。超犹自警，初无降意。俟乃率其帐下，往见超，观其举措，设掩袭之计。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适当以弓马相待，三百人以内，当以酒食相供。”俟乃将二百骑诣超，超设备甚严。俟遂纵酒尽醉而还。后谓将士曰：“超可取也。”乃密选精兵五百人，陈国恩德，激励将士，言至恳切。士卒奋勇，各曰：“以死从公，必无二也。”遂伪猎而诣超，与士卒约曰：“今会发机，当以醉为限。”俟于是诈醉，上马大呼，手斩超首。士卒应声纵击，杀伤千数，遂平之。世祖大悦，徵俟还京师，转外都大官，散骑常侍如故。

高宗践阼，以子丽有策立之勋，拜俟征西大将军，进爵东平王。太安四年薨，年六十七，谥曰成。有子十二人。

长子馥，多智，有父风。高宗见馥而悦之，谓朝臣曰：“吾常叹其父智过其躯，是复逾于父矣。”少为内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与，每能逆晓人意，与其从事者无不爱之。

兴安初，赐爵聊城侯，出为散骑常侍、安南将军、相州刺史，假长广公。为政清平，抑强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礼待之，询之政事，责以方略。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

“又简取诸县强门百余人，以为假子，旅接殷勤，赐以衣服，令各归家，为耳目于外。于是发奸摘伏，事无不验。百姓以为神明，无敢劫盗者。在州七年，家至贫约。徵为散骑常侍，民乞留馥者千余人。显祖不许，谓群臣曰：“馥之善政，虽复古人何以加之？”赐绢五百匹、奴婢十口。馥之还也，吏民大斂布帛以遗之，馥一皆不受，民亦不取，于是以物造佛寺焉，名长广公寺。后袭父爵，改封建安王。

时刘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县瓠内附，而新民犹怀去就。馥衔旨抚慰，诸有陷军为奴婢者，馥皆免之。百姓忻悦，民情乃

定。蠕蠕犯塞，车驾亲讨，诏馥为选部尚书，录留台事，督兵运浪，一委处分。

显祖将禅位于京兆王子推，任城王云、陇西王源贺等并皆固谏。馥抗言曰：“皇太子圣德承基，四海属望，不可横议，干国之纪。臣请刎颈殿庭，有死无贰。”久之，帝意乃解，诏曰：“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馥为太保，与太尉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于高祖。

延兴四年薨，赠以本官，谥曰贞王。馥有六子，琇、凯知名。

琇，字伯琳，馥第五子。母赫连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妇德。馥有以爵传琇之意。琇年九岁，馥谓之曰：“汝祖东閤王有十二子，我为嫡长，承袭家业，今已年老，属汝幼冲，讵堪为陆氏宗首乎？”琇对曰：“苟非斗力，何患童稚。”馥奇之，遂立琇为世子。馥薨，袭爵。琇沉毅少言，雅好读书，以功臣子孙为侍御长、给事中，迁黄门侍郎，转太常少卿、散骑常侍、太子左詹事、领北海王师、光禄大夫，转祠部尚书、司州大中正。会从兄勰事免官。景明初，试守河内郡。咸阳王禧谋反，令子昙和与尹仵期、薛继祖等先据河内。琇闻禧败，斩昙和首。时以琇不先送昙和，禧败始斩首，责其通情，徵诣廷尉。廷尉少卿崔振穷治罪状，按琇大逆，陆宗大小，咸见收捕。会将赦，先薨于狱。琇弟凯仍上书诉冤，世宗诏复琇爵。子景祚袭。

凯，字智君，谨重好学。年十五，为中书学生，拜侍御中散，转通直散骑侍郎，迁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凯在枢要十馀年，以忠厚见称，希言屡中，高祖嘉之。后遇患，频上书乞骸骨，诏不许，敕太医给汤药。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号为良吏。初，高祖将议革变旧风，大臣并有难色。又每引刘芳、

郭祚等密与规谏，共论时政，而国戚谓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凯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广知前事，直当问其古式耳，终无亲彼而相疏也。”国戚旧人意乃稍解。咸阳王禧谋逆，凯兄琇陷罪，凯亦被收，遇赦乃免。凯痛兄之死，哭无时节，目几失明，诉冤不已，备尽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复琇官爵，凯大喜，置酒集诸亲曰：“吾所以数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顾门户计耳。逝者不追，今愿毕矣。”遂以其年卒。赠龙骧将军、南青州刺史，谥曰惠。

长子暉，字道晖，与弟恭之并有时誉。洛阳令贾祜见其兄弟，欢曰：“仆以老年，更睹双璧。”又尝兄弟共侯黄门郎孙惠蔚，惠蔚谓诸宾曰：“不意二陆复在座隅，吾德谢张公，无以延誉。”暉起家司徒行参军，太尉西阁祭酒，兼尚书右民、三公郎，坐事免。后除伏波将军。正光中卒。赠司州治中。孝昌中，重赠冠军将军、恆州刺史。暉拟《急就篇》为《悟蒙章》，及《七诱》、《十醉》、章表数十篇。暉与恭之晚不睦，为时所鄙。

子元规，武定中，尚书郎。

恭之，字季顺，有操尚。释褐侍御史、著作佐郎。建义初，除中书侍郎，领著作郎，寻除河北太守，转征虏将军、殷州刺史。前废帝初，拜廷尉卿，加镇西将军。所历并有声绩，后坐事免。孝静初，还复本任，出除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天平四年卒。赠散骑常侍、卫将军、吏部尚书、定州刺史，谥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诗赋凡千馀篇。

子晔，开府中兵参军。

弟石跋，泾州刺史。

石跋弟归，东宫舍人、驾部校尉。

归弟尼，内侍校尉，东阳镇都将。

尼弟丽，少以忠谨入侍左右，太武特亲昵之。举动审慎而

无愆失。赐爵章安子，稍迁南部尚书。

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为中常侍宗爱等所杀。百僚忧惶，莫知所立。丽以高宗世嫡之重，民望所系，乃首建大义，与殿中尚书长孙渴侯、尚书源贺、羽林郎刘尼奉迎高宗于苑中，立之。社稷获安，丽之谋矣。由是受心膺之任，在朝者无出其右。兴安初，封平原王，加抚军将军。丽辞曰：“陛下以正统之重，承基继业，至于奉迎守顺，臣职之常，岂敢昧冒以干大典。”频让再三，诏不听。丽乃启曰：“臣父历奉先朝，忠勤著称，今年至西夕，未登王爵。臣幼荷宠荣，于分已过，愚款之情未申，犬马之效未殿，愿裁过恩，听遂所请。”高宗曰：“朕为天下主，岂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乃以其父俟为东平王。丽寻迁侍中、抚军大将军、司徒公，复其子孙，赐妻妃号。丽以优宠既频，固辞不受，高宗益重之。领太子太傅。丽好学爱士，常以讲习为业。其所待者，皆笃行之流，士多称之。性又至孝，遭父忧，毁瘠过礼。

和平六年，高宗崩。先是丽疗疾于代郡温泉，闻讳欲赴，左右止之曰：“宫车晏驾，王德望素重，奸臣若疾民誉，虑有不测之祸。愿少迟回，朝廷宁静，然后奔赴，犹为未晚。”丽曰：“安有闻君父之丧，方臣祸难，不即奔波者！”遂便驰赴。乙浑寻擅朝政，忌而害之。初，浑悖傲，每为不法，丽数诤之，由是见忌。显祖甚追惜丽，谥曰简王，陪葬金陵。高祖追录先朝功臣，以丽配飨庙庭。丽二妻，长曰杜氏，次张氏。长子定国，杜氏所生；次劼，张氏所生。

定国在襁强抱，高宗幸其第，诏养宫内，至于游止常与显祖同处。年六岁，为中庶子。及显祖践阼，拜散骑常侍，特赐封东郡王，加镇南将军。定国以承父爵，频辞不许，又求以父爵让弟劼，乃听之。俄迁侍中、仪曹尚书，转殿中尚书。前后

大驾征巡，每擢为行台录都曹事。超迁司空。定国恃恩，不修法度，延兴五年，坐事免官爵为兵。太和初，复除侍中、镇南将军、秦益二州刺史，复王爵。八年，死于州。赠以本官，谥曰庄王，赐命服一袭。

子昕之，字庆始，风望端雅。袭爵，例降为公。尚显祖女常山公主，拜驸马都尉。历通直郎。景明中，以从叔暉罪免官。寻以主婿，除通直散骑常侍。未几，迁司徒司马，加辅国将军，出为衮州刺史。寻进号安东将军，治有名绩，仍除青州刺史。在州著宽平之称。转安北将军、相州刺史。永平四年夏卒。赠镇东将军，冀州刺史，谥曰惠。

初，定国娶河东柳氏，生子安保，后纳范阳卢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为旧族而嫡妾不分。定国亡后，两子争袭父爵。仆射李冲有宠于时，与度世子渊婚亲相好。冲遂左右申助，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职位赫奕。安保沉废贫贱，不免饥寒。

昕之容貌柔谨，高祖以其主婿，特垂昵眷。世宗时，年未四十，频抚三蕃，当世以此荣之。昕之卒后，母卢悼念过哀，未几而亡。公主奉姑有孝称，神龟初，与穆氏顿丘长公主并为女侍中。又性不妒忌，以昕之无子，为纳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无男，以昕之从兄希道第四子子彰为后。

子彰，字明远，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后，事公主尽礼。丞相高阳王雍尝言曰：“常山妹虽无男，以子彰为儿，乃过自生矣。”

正光中，袭爵东郡公，寻除散骑侍郎，拜山阳太守。庄帝即位，微拜给事黄门侍郎。子彰妻即咸阳王禧女。禧诛，养于彭城王第，庄帝亲之，略同诸姊。建义初，尔朱荣欲修旧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阳王，食邑七百户。寻而诏罢，仍复先爵。除安西将军、洛州刺史。还，拜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

夫，领广平王赞开府谏议参军事。天平中，拜卫将军、颍州刺史。以母忧去职。元象中，以本将军除齐州刺史，又加骠骑将军，行怀州事。转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将军并如故。一年历三州，当世荣之。还朝，除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又行瀛州事。寻拜侍中。复行沧州事。进号骠骑大将军，行冀州事。除侍读、兼七兵尚书。行青州事。子彰之为州，以聚敛为事，晚节修改，自行青、冀、沧、瀛，甚有时誉，加以虚己纳物，人敬爱之。武定八年二月，除中书监。三月卒。年五十四。赙帛一百匹，追赠都督青光齐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公如故，谥曰文宣。

子彰崇好道术，曾婴重疾，药中须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恕如此。教训六子，雅有法度。

子昂，武定中，中书舍人。

昂弟骏，太子洗马。

骏弟查，尚书仓部郎。

劼，字思弼。其母张氏，字黄龙，本恭宗宫人，以赐丽，生劼。丽之亡也，劼始十馀岁，袭爵抚军大将军、平原王。沉雅好学，折节下士。年未二十，时人便以宰辅许之。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时高祖未改其姓。劼婚自东徐还，经于鄴，见李彪，甚敬悦之，仍与俱趋京师，以为馆客，资给衣马僮使，待之甚厚。为北征都督，拜北部长，转尚书，加散骑常侍。

太和八年正月，劼与陇西公元琛并持节为东西二道大使，褒善罚恶，声称闻于京师。五月，诏赐劼夏服一具。后以劼为北征都督，击蠕蠕，大破之。迁侍中、都曹尚书。时蠕蠕又犯塞，诏劼率骑五千以讨之，蠕蠕遁走，追至石碛，擒其帅赤河突等数百人而还。加散骑常侍，迁尚书左仆射，领北部尚书。

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丽勋著前朝，封叡钜鹿郡开国公，食邑三百户。寻为使持节、镇北大将军，与阳平王颐为都督，督领军将军斛律桓等北征三道诸军事，步骑十万以讨蠕蠕。叡以下各赐衣物布帛。高祖亲幸城北，训誓群帅。除尚书令、卫将军。叡大破蠕蠕而还。寻以母忧解令。高祖将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之，改授征北将军。叡固辞，请终情礼。诏曰：“叡犹执私痛，致违往旨，金革方驰，何宜曲遂也？加领卫尉。可重敕有司，速令敦喻。”后除使持节、都督恆肆朔三州诸军事、本将军、恆州刺史，行尚书令。高祖大考百官，夺叡尚书令禄一周。

十九年，叡表曰：“臣闻先天有弗违之略，后天有顺时之规。今萧鸾盗有名目，窃据江左，恶盈罪稔，天人弃之。取乱攻昧，诚在兹日。愚以长江浩荡，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难以力屈。又南土昏雾，暑气郁蒸，师人经夏，必多疾病。而鼎迁草创，庶事甫尔，台省无论政之馆，府寺靡听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沉雨炎阳，自成疠疫。且兵徭并举，圣王所难。今介冑之士，外攻讎寇；羸弱之夫，内动土木；运给之费，日损千金。驱罢弊之兵，讨坚城之虏，将何以取胜乎？陛下往冬之举，政欲曜武江汉，示威衡湘，自春几夏，理宜释甲。愿褰旌卷旗，为持久之方；崇成帝居，深重本之固。圣怀无内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役，修礼华区，讽风洛浦。然简英略之将，任猛毅之雄，南取荆湘，据其要府，则梁秦以西睹机自服；抚附振威，回麾东指，则义阳以左驰声可制。然后布仁化以绥近，播恩施以怀远。凡在有情，孰不思奋！还遣慕德之人效其馀力，乘流而下，势胜万倍，蕞尔闽瓯，敢不稽顙！岂必兹年，竞斯寸尺。惟愿顾存近敕，纳降而旋，不纡銮舆，久临炎暑。”高祖从之。叡表请车驾还代，亲临太师冯熙之葬，坐削夺都督三

州诸军事。寻除都督恆朔二州诸军事，进号征北大将军。以有顺迁之表，加邑四百户。

时穆泰为定州刺史，辞以疾病，上温则甚，请恆州自效，高祖许之。乃以叡为散骑常侍、定州刺史，将军如故。叡未发，遂与泰等同谋构逆。赐死狱中，听免孥戮，徙其妻子为辽西郡民。诏仆射李冲、领军于烈曰：“陆叡、元丕，早蒙宠禄，位极人臣。自与卿等同受非常之诏，朕许以不死之旨，思得上下齐信，以保大义。朕于卿等常忘短弃瑕，务相含养。岂谓陆叡无心之甚，一至于斯！乃与穆泰结祸，数图反噬。以朕迁洛，内怀不可，拟举诸王，议引子恂。若斯之论，前后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阳平王，若不肯从，欲逼乐陵王。讪谤朝廷，书信炳然。事既垂就，叡以洛都休明，劝令小缓，于是之后，两人复竞。然犹隐而弗闻。赖阳平王忠贞奋发，获泰之言，便尔驰表，得使正人纠慝，恆岳无尘。是以叡之愆失，处入门诛。朕谛寻前旨，许不尽法。反逆之志，自负幽冥，违誓在彼，不关朕也。反心逆意，即异馀犯，虽欲矜恕，末如之何。然犹忆先言，兼以末颇异议，听自死别府，免厥孥戮，其门子孙，永世不齿。元丕二子一弟，首为贼端。其父无人明证，理在可睹，但以言无炳灼，隐而弗穷，以连坐应死，特恕为民。朕本期有终，而彼自弃。卿等之间，忽及今日，违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别示，想无致怪也。谋反之外，皎如白日耳。”

冲、烈表曰：“臣等邀逢幸会，生遇昌辰。才非利用，坐班位列；功无汗马，猥受山河。叨忝之宠，终古无比；莫大之施，万殒靡酬。而叡、丕识乖犬马，心同泉獍，潜引童稚，构兹妖逆，违悖天常，罪逾万殒。叡结衅在心，阴构不息，间说戚蕃，拟窥乾象。虽睹休平，未怀疑惑，何尝片辞披露宿志。原心语迹，实为贼首。丕之二子，从恶累年，交扇东西，规扰

并夏，测观此状，无容不知。虽圣慈含育，恕其生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效诚尽节，为下之恆分；刑兹无才舍，在上之常法。况曲蒙莫大之恩，奖以忠贞之义，而更违天背道，包藏奸逆，求情推理，罪乃常诛。而慈造宽渥，更流恩贷，续馘三断之骸，还丕已绝之魄，二三纵宥，实亏宪典。犹复上延天眷，言念畴日。不以臣等背负馀党，别垂明诏，再申齐信之恩，重喻皎日之旨，伏读悲惭，惟深愧惕。”

馘长子希道，字洪度，有风貌，美须髯。历览经史，颇有文致。初拜中散，迁通直郎，坐父事徙于辽西。于后得还，从征自效。以军功拜给事中，迁司徒记室、司空主簿。征南将军元英攻萧衍司州，以希道为副，及克义阳，以功赐爵淮阳男。拜谏议大夫。以学关今古，参议新令。转廷尉少卿。加龙骧将军、南青州刺史。以本将军转梁州刺史。希道频表辞免。又除东夏州刺史，不拜。转北中郎将，迁前将军、郢州刺史。希道善于驭边，甚有威略。转平西将军、泾州刺史。正光四年卒官。赠抚军将军、定州刺史。希道有六子。

士懋，字元伟。天平中，以其曾祖丽有翼戴之勋，诏特复钜鹿郡开国公，邑三百户，令士懋袭。武定中，平东将军、营州刺史。

士懋弟士宗，字仲彦。尚书左外兵郎中。

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玺郎中，士宗，士述，建义初，并于河阴遇害。

士述弟士沈，出继从叔昕之。

士沈弟士廉，字季修。建州平北府长史。永安末，为尔朱世隆攻陷州城，见害。

士廉弟士佩，字季伟。武定中，安东将军、司州治中。

希道弟希悦，尚书外兵郎中、骠骑谏议参军、通直散骑常

侍、平南将军、光禄大夫。遇害于河阴。赠散骑常侍、卫将军、相州刺史。

希悦弟希谧，太尉参军，早卒。

希谧弟希静，字季默。司徒默曹，稍迁邵郡太守。

希静弟希质，字幼成。起家员外郎，领侍御史，稍迁散骑侍郎、阳城太守。孝庄初，除龙骧将军、胶州刺史。萧衍遣将率众数万从郁洲浮海据岛，来侵州界，希质讨破之。转建州刺史，将军如故。尔朱荣之死也，世隆率众北还晋阳，希质固守拒之。城陷，兄子被害。希质妻元氏，荣妻之兄孙，由是获免。天平初，给事黄门侍郎，迁魏尹，转太常卿、卫大将军、都官尚书。武定七年夏卒，年五十八。赠骠骑大将军、中书监、青州刺史，谥曰文。希质名家子，位宦又通，不能平心于物，唯与山伟、宇文忠之等共为朋党，排毁朝俊，有识者薄之。

子珣、字子琰。开府参军。次瑾，字子瑜。性并粗险，乃为劫盗，珣、瑾俱死。

瑾弟瓘，字子璧。次悉达。武定中，并仪同开府参军。

丽弟頵，早卒。子 ，字清都。性机巧，因位长水校尉，赐爵广牧子。迁龙骧将军、游击将军、北中郎将。转南中郎将，带鲁阳太守，进号前将军。卒，赠本将军、夏州刺史，谥曰顺。

頵弟陵成，中校尉、河间太守、秘书中散、新城子。

陵成弟龙成，有父兄之风。少以功臣子为中散，稍迁散骑常侍，赐爵永安子。加平远将军，出为安南将军、青州刺史，假乐安公。爱民恤下，百姓称之。卒。

子昶，字细文，袭爵。正始中，为太尉属，加宁远将军，以本官行荥阳郡事。被劾，会赦免。久之，进号广武将军，迁司空司马，寻拜光禄大夫。昶无他才能，唯饮酒为事。出为平西将军、京兆内史，固辞不拜。转平北将军、肆州刺史。入为

卫将军、大鸿胪卿，仍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天平中，进号骠骑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左右、兼给事黄门侍郎，仍兼太仆卿。复以本将军为东徐州刺史。寻卒。赠本将军、卫尉卿、青州刺史。

龙成季弟骐驎，侍御中散，转侍御长。太和初，新平太守、银青光禄大夫，以彭城勋除夏州刺史。

子高贵，孝昌中，袞州镇东府法曹参军。

子操，武定末，度支尚书。操弟楚。

高贵弟顺宗，员外郎、秘书中散。

子概之，武定末，东莞太守。

俟族弟宜，云中镇将。

子隼，高宗世，历侍中、给事。显祖初，侍御长。以谋诛乙浑，拜侍中、乐部尚书。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赐爵安乐公，甚见委任。寻拜尚书令。后除安东将军、定州刺史，转征东大将军、相州刺史。政尚宽惠，民吏安定。卒，谥贞公。

子登，澄城太守。

子匡，司空仓曹参军。

登弟子景元，元象初，卫将军、仪同三司、南青州刺史。

史臣曰：陆俟威略智器有过人者。馥识干明厉，不替家风。丽忠国奉主，为时梁栋，蹈忠覆义，制于一竖。惜哉！馥、琇以沉雅显达，而衅逆陷祸。深山大泽，实有龙蛇。希道风度有声，子彰令终之美也。

列传第二十九

源贺

源贺，自署河西王秃发傿檀之子也。傿檀为乞伏炽磐所灭，贺自乐都来奔。贺伟容貌，善风仪。世祖素闻其名，及见，器其机辩，赐爵西平侯，加龙骧将军。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从击叛胡白龙，又讨吐京胡，皆先登陷陈。进号平西将军。

世祖征凉州，以贺为乡导。诏问攻战之计。贺对曰：“姑臧城外有四部鲜卑，各为之援。然皆是臣祖父旧民，臣愿军前宣国威信，示其福祸，必相率归降。外援既服，然后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世祖曰：“善。”于是遣贺率精骑历诸部招慰，下三万馀落，获杂畜十馀万头。及围姑臧，由是无外虑，故得专力攻之。凉州平，迁征西将军，进号西平公。又从征蠕蠕，击五城、吐京胡，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从驾临江，为前锋大将。贺为人雄果，每遇强寇，辄自奋击。世祖戒之曰：“兵凶战危，不宜轻犯；卿可运筹处分，勿恃身力也。”贺本名破羌，是役也，世祖曰：“人之立名，宜其得实，何可滥也？”赐名贺焉。拜殿中尚书。

南安王余为宗爱所杀也，贺部勒禁兵，静遏外内，与南部尚书陆丽决议定策，翼戴高宗。令丽与刘尼驰诣苑中，奉迎高宗，贺守禁中为之内应。俄而丽抱高宗单骑而至，贺乃开门。

高宗即位，社稷大安，贺有力焉。转征北将军，加给事中，以定策之勋，进爵西平王。高宗即位，班赐百僚，谓贺曰：“朕大赉善人，卿其任意取之，勿谦退也。”贺辞，固使取之，贺唯取戎马一匹而已。

是时，断狱多滥，贺上书曰：“案律：谋反之家，其子孙虽养他族，追还就戮，所以绝罪人之类，彰大逆之辜；其为劫贼应诛者，兄弟子姪在大远，道隔关津，皆不坐。窃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谋，非绝类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诏。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恶，计谋所不及，愚以为可原其命，没入县官。

“高宗纳之。出为征南将军、冀州刺史，改封陇西王。贺上书曰：“臣闻：人之所宝，莫宝于生全；德之厚者，莫厚于宥死。然犯死之罪，难以尽恕，权其轻重，有可矜恤。今劲寇游魂于北，狡贼负险于南，其在疆场，犹须防戍。臣愚以为自非大逆、赤手杀人之罪，其坐赃及盗与过误之愆应入死者，皆可原命，谪守边境。是则已断之体，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渐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几在兹。《虞书》曰‘流宥五刑’，此其义也。臣受恩深重，无以仰答，将违阙庭，豫增系恋，敢上瞽言，唯加裁察！”高宗纳之。已后入死者，皆恕死徙边。久之，高宗谓群臣曰：“源贺劝朕宥诸死刑，徙弃北番诸戍，自尔至今，一岁所活殊为不少，生济之理既多，边戍之兵有益。卿等事朕，致何善意也？苟人人如贺，朕治天下复何忧哉！顾忆诚言，利实广矣。”群臣咸曰：“非忠臣不能进此计，非圣明不能纳此言。”

贺之临州，鞠狱以情，徭役简省。武邑郡奸人石华告沙门道可与贺谋反，有司有闻。高宗谓群臣曰；“贺诚心事国，朕为卿等保之，无此明矣。”乃精加讯检，华果引诬。于是遣使者诰贺曰“卿以忠诚款至，著自先朝，以丹青之洁而受苍蝇之

汗。朕登时研检，已加极法，故遣宣意。其善绥所莅，勿以器谤之言致损虑也。”贺上书谢。书奏，高宗顾谓左右曰：“以贺之忠诚，尚致其诬，不若是者，可无慎乎！”时考殿最，贺治为第一，赐衣马器物，班宣天下。贺上表请代，朝议以贺得民情，不许。在州七年，乃徵拜太尉。

蠕蠕寇边，贺从驾追讨，破之。显祖将传位于京兆王子推，时贺都督诸军屯漠南，乃驰传徵贺。贺既至，乃命公卿议之。贺正色固执不可。即诏贺持节奉皇帝玺绶以授高祖。

是岁，河西敕勒叛，遣贺率众讨之，降二千馀落。倍道兼行，追贼党郁朱于等至枹罕，大破之，斩首五千馀级，虏男女万馀口、杂畜三万馀头。复追统万、高平、上邽三镇叛敕勒至于金城，斩首三千级。贺依古今法及先儒耆旧之说，略采至要，为十二陈图以上之。显祖览而嘉焉。

贺以年老辞位，诏不许。又诏都督三道诸军，屯于漠南。是时，每岁秋冬，遣军三道并出，以备北寇，至春中乃班师。贺以劳役京都，又非御边长计，乃上言：“请募诸州镇有武健者三万人，复其徭赋，厚加赈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武卫一乘，给牛二头。多造马枪及诸器械，使武略大将二人以镇抚之。冬则讲武，春则殖殖，并戍并耕，则兵未劳而有盈畜矣。又于白道南三处立仓，运近州镇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备不虞，于宜为便。不可岁常举众，连动京师，令朝廷恆有北顾之虑也。”事寝不报。

又上书称病笃，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许之。朝有大议皆就询访，又给衣药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疗疾于温汤，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屡问消息，太医视疾。患笃，还京师。贺乃遣令敕诸子曰：“吾顷以老患辞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于汝。

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问，言思审，行思恭，服思度；遏恶扬善，亲贤远佞；目观必真，耳属必正；诚勤以事君，清约以行己。吾终之后，所葬时服单袂，足申孝心，刍灵明器，一无用也。”三年秋薨，年七十三。赠侍中、太尉、陇西王印绶，谥曰宣，赙杂彩五百匹，赐辚辘车及命服、温明秘器，陪葬于金陵。

长子延，性谨厚好学。初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赐爵武城子，西冶都将。卒，赠凉州刺史、广武侯，谥曰简。子鳞袭。

延弟思礼，后赐名怀，谦恭宽雅，有大度。高宗末，为侍御中散。父贺辞老，诏怀受父爵，拜征南将军。寻为持节、督诸军，屯于漠南。还，除殿中尚书，出为长安镇将、雍州刺史。清俭有惠政，善于抚恤，劫盗息止，流民皆相率来还。岁馀，复拜殿中尚书，加侍中，参都曹事。又督诸军征蠕蠕，六道大将咸受节度。迁尚书令，参议律令。后例降为公。除司州刺史。从驾南征，加卫大将军，领中军事。以母忧去职，赐帛三百匹、谷千石。十九年，除征北大将军、夏州刺史，转都督雍岐东秦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

景明二年，徵为尚书左仆射，加特进。时有诏，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因眚乃出，并皆释然。自今已后，犯罪不问轻重，而藏窜者悉远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怀乃奏曰：“谨按知制：逃吏不在赦限。窃惟圣朝之恩，事异前宥，诸流徙在路，尚蒙旋反，况有未发而仍遣边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众，禄润既优，尚有兹失，及蒙恩宥，卒然得还。今独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臣管执，谓宜免之。”书奏，门下以成式既班，驳奏不许。怀重奏曰：“臣以为法贵经通，治尚简要，刑宪之设，所以网罗罪人。苟理之所备，不在繁典；行之可通，岂容峻制？此乃古今之达政，救世之恆规。伏寻条制，勛品已

下，罪发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虽欲抑绝奸途，匪为通式。谨按事条，侵官败法，专据流外，岂九品已上，人皆贞白也？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至有贪浊，事发逃窜，而遇恩免罪。勋品已下，独乖斯例。如此，则宽纵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罚不等。又谋逆滔天，轻恩尚免；吏犯微罪，独不蒙赦，使大宥之经不通，开生之路致壅，进违古典，退乖今律？辄率愚见，以为宜停。”书奏，世宗纳之。

其年，除车骑大将军、凉州大中正。怀奏曰：“南贼游魂江扬，职为乱逆，肆厥淫昏，月滋日甚。贵臣重将，靡才子遗，崇信奸回，昵比阍竖，内外离心，骨肉猜叛。萧宝融僭号于荆郢，其雍州刺史萧衍勒兵而东袭，上流之众已逼其郊。广陵、京口各持兵而怀两望，钟离、淮阴并鼎峙而观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门。君子小人，并罗灾祸，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实天启之期，吞并之会。乘厥萧墙之衅，藉其分崩之隙，东据历阳，兼指瓜步，缘江镇戍，达于荆郢。然后奋雷电之威，布山河之信，则江西之地，不刃自来，吴会之乡，指期可举。昔士治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贤主，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则劲敌也。若萧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后图之难，实亦扬境危逼。何则？寿春之去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陆，彼所谙利。脱江湘无波，君臣效职，藉水凭舟，倏忽而至，寿春容不自保，江南将若之何？今宝卷邑居有土崩之形，边城无继援之光，清荡江区，实在今日。臣受恩既重，不敢不言。”诏曰：“不君不臣，江南常弊，有粟不食，其在斯矣。上天将欲亡之，诸番又愿取之，人事天道，孰云匪会？但以养害，仁者不为。且十月五日，衍军已达大航，其大伤小亡之势，久应有决。假令天罚宝卷，衍兵获进，则衍之主佐，又是乱亡遣孽，皇灵其能久佑之乎？今之所矜者，正以南黔企德，边书继至，殄悴之氓，理

须救接。若尔者，扬州兵力，配积不少，但可速遣任城，委以处分，别加慰勉，令妙尽边算也。”以衍事克，遂停。

怀又表曰：“昔世祖升遐，南安在位，出拜东庙，为贼臣宗爱所弑。时高宗避难，龙潜苑中，宗爱异图，神位未定。臣亡父先臣贺与长孙渴侯、陆丽等表迎高宗，纂微宝命。丽以扶负圣躬，亲所见识，蒙授抚军大将军、司徒公、平原王。兴安二年，追论定策之勋，进先臣爵西平王。皇兴季年，显祖将传大位于京兆王。先臣时都督诸将，屯于武川，被徵诣京，特见顾问。先臣固执不可，显祖久乃许之，遂命先臣持节授皇帝玺绶于高祖。至太和十六年，丽息叡状私书，称其亡父与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录，封叡钜鹿郡开国公。臣时丁艰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临发奉辞，面奏先帝，申先臣旧勋。时敕旨但赴所临，寻当别判。至二十一年，车驾幸雍，臣复陈闻，时蒙敕旨，征还当授。自宫车晏驾，遂尔不白。窃惟先臣远则援立高宗，宝历不附；近则陈力显祖，神器有归。如斯之勋，超世之事。丽以父功而获河山之赏。臣有家勋，不沾茅社之赐。得否相悬，请垂裁处。”诏曰：“宿老元丕，云如所诉；访之史官，颇亦言此。可依比授冯翊郡开国公，邑百户。”

又诏为使持节，加侍中、行台，巡行北边六镇、恆燕朔三州，赈给贫乏，兼采风俗，考论殿最，事之得失，皆先决后闻。自京师迁洛，边朔遥远，加连年旱俭，百姓困弊。怀衔命巡抚，存恤有方，但宜运转，有无通济。时后父于劲势倾朝野，劲兄于祚与怀宿昔通婚，时为沃野镇将，颇有受纳。怀将入镇，祚郊迎道左，怀不与语，即劾祚免官。怀朔镇将元尼须与怀少旧，亦贪秽狼藉，置酒请怀，谓怀曰：“命之长短，由卿之口，岂可不相宽贷？”怀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怀与故人饮酒之坐，

非鞫狱之所也。明日公庭，始为使人捡镇将罪状之处。”尼须挥泪而已，无以对之。怀既而表劾尼须。其奉公不挠，皆此类也。

怀又表曰：“景明以来，北蕃连年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唯有水田，少可菑亩。然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讼者，镇将已下连署之官，各夺一时之禄，四人已上夺禄一周。北镇边蕃，事异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别。活野一镇，自将已下八百余人，黎庶怨嗟，金曰烦猥。边隅事鲜，实少畿服，请主帅吏佐五分减二。

“诏曰：“省表具恤民之怀，已敕有司一依所上，下为永准。如斯之比，不便于民，损化害政者，其备列以闻。”时细民为豪强陵压，积年枉滞，一朝见申者，日有百数。所上事宜便于北边者，凡四十余条，皆见嘉纳。

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万骑六道并进，欲直趋沃野、怀朔，南寇恆代。诏怀以本官，加使持节、侍中，出据北蕃，指授规略，随须徵发。诸所处分，皆以便宜从事。又诏怀子直寝徽随怀北行。诏赐马一匹、细铠一具、御槊一枚。怀拜受讫，乃于其庭跨鞍执槊，跃马大呼，顾谓宾客曰：“气力虽衰，尚得如此。蠕蠕虽畏壮轻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庙胜之规，总骁捍之众，足以擒其酋帅，献俘阙下耳。”时年六十一。怀至云中，蠕蠕亡遁。

怀旋至恆代，案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表五十八条。表曰：“蠕蠕不羁，自古而尔。游魂鸟集，水草为家，中国患者，皆斯类耳。历代驱逐，莫之能制。虽北拓榆中，远临瀚海，而智臣勇将，力算俱竭。胡人颇遁，中国以疲。

于时贤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习业。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蚕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饮血之类、鸟宿禽居之徒，亲校短长，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暂劳永逸。自皇魏统极，都于平城，威震天下，德笼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遥远。代表诸蕃北固，高车外叛，寻遭旱俭，戒马甲兵，十分阙八。去岁复镇阴山，庶事荡尽，遣尚书郎中韩贞、宋世量等检行要险，防遏形便。谓淮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劝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翦讨。如此则威形增广，兵势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时有小泉，不济大众。脱有非意，要待秋冬，因云而动。若至冬日，冰沙凝厉，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主无忧矣。”世宗从之。今北镇诸戍东西九城是也。迁骠骑大将军。

时武兴氏王杨绍先叔集起反叛，诏怀使持节、侍中、都督平氏诸军事以讨之，须有兴废，任从权计。其邢峦、李焕并稟节度。三年六月卒，年六十三。诏给东围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二十万、布七百匹、蜡三百斤，赠司徒、冀州刺史。兼吏部尚书卢昶奏：“太常寺议谥曰，怀体尚宽柔，器操平正，依谥法，柔直考终曰‘靖’，宜谥靖公。司徒府议，怀作牧陕西，民馀惠化，入总端贰，朝列归仁，依谥法，布德执议曰‘穆’，宜谥穆公。二谥不同。”诏曰：“府、寺所执，并不克允，爱民好与曰‘惠’，可谥惠公。”

怀性宽容简约，不好烦碎。恆语人曰；“为贵人，理世务当举纳维，何必须太子细也。譬如为屋，但外望高显，楹栋平正，基壁完牢，风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斫削不密，非屋之病也。”又性不饮酒而喜以饮人，好接宾友，雅善音律，虽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丝竹。怀有七子。

长子规，字灵度。中书学生、羽林监，袭爵。年三十三卒。

子肃，袭。卒。

子绍，袭。景明初，诏复王爵，寻除陇西郡开国公。卒于光禄大夫。赠度支尚书、冀州刺史，谥曰文。

子文远，袭。齐受禅，例降。

规弟荣，字灵并。年三十二，卒于司徒掾，赠光州刺史。

荣弟徽，字灵祚。年二十八。卒于直阁将军，特赠洛州刺史，谥曰质。

徽弟玄谅，出后怀弟奂。卒，赠代郡太守。

玄谅弟子雍，字灵和。少好文雅，笃志于学，推诚待士，士多归之。自秘书郎，除太子舍人、凉州中正。肃宗践阼，以官臣例转奉车都尉，迁司徒属。转太中大夫、司徒司马。除恆农太守，迁夏州刺史。

时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首为反乱，所在蜂起。统万逆胡，与相应接。子雍婴城自守，城中粮尽，煮马皮而食之。子雍善绥抚，得士心，人人戮力，无有离贰。以饥谨转切，欲自出求粮，留子延伯据守。僚属金云：“今天下分析，寇贼万重，四方音信，莫不断绝。俄顷之间，变在不意，何宜父子如此分张？未若弃城俱去，更展规略。”子雍泣而谓众曰：“吾世荷国恩，早受籓寄，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然守御以来，岁月不浅，所患乏粮，不得制胜。吾今向东州，得数月之食，还与诸人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东夏运粮。延伯与将士送出城外，哭而拜辞，三军莫不呜咽。子雍行数日，为朔方胡帅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见执。子雍乃密遣人赍书，间行与城中文武云：“大军在近，努力围守，必令诸人福流苗裔。”又敕延伯令共固守。子雍虽被囚执，雅为胡人所敬，常以民礼事之。子雍为陈安危祸福之理，劝阿各拔令降，阿各拔将从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总部众，竟随子雍降。时北海王颢为大行台，子雍

具陈贼可灭之状。颢给子雍兵马，令其先行。时东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结。子雍转斗而前，九旬之中凡数十战，仍平东夏，徵税租粟，运于统万。于是二夏渐宁。

及萧宝夤等为贼所败，贼帅宿勤明达遣息阿非率众邀路。华州、白水被围逼，关右骚扰，咫尺不通。时子雍新平黑城，遂率士马并夏州募义之民，携家席卷，鼓行南出。贼帅康维摩拥率羌胡守锯谷，断棠桥。子雍与交战，大破之，生禽维摩。又攻贼帅契官斤于杨氏堡，破之。子雍出自西夏，渐至于东，转战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其委问。除散骑常侍、使持节、假抚军将军、都督、兼行台尚书。复破贼帅纥单步胡提于曲沃堡。肃宗玺书劳勉之。子雍在白水郡复破阿非军，多所斩获。诏遣侍中、尚书令、城阳王徽于潼关宣旨慰劳。除中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给事黄门侍郎，封乐平县开国公，邑一千户。

还洛，以葛荣久逼信都，诏假子雍征北将军，为北讨都督。时相州刺史安乐王鉴据鄴反，敕子雍与都督李神轨先讨之。子雍行达汤阴，鉴遣弟斌之夜袭子雍军，不克，奔败而返。子雍乘机继进，径围鄴城，与裴衍、神轨等攻鉴，平之。改封阳平县开国公，增邑千五百户，进号镇东将军。遂与裴衍发鄴以讨葛荣，而信都城陷。除子雍冀州刺史，馀官如故。子雍以冀州不守，上书曰：“贼中甚饥，专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饱暖。高壁深垒，勿与争锋，彼求战则不得，野掠无所获，不盈数旬，可坐制凶丑。”时裴衍复表求行，诏子雍与衍速进。子雍重表固请，如谓不可，乞令裴衍独行。若不赐解，求停裴衍。苟逼同行，取败旦夕。诏不听，遂与衍俱进。至阳平郡东北漳曲，荣率贼十万来逼官军。子雍战败被害，年四十。朝野痛惜之。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公如故。永安中，重赠司空，谥曰庄穆。

长子延伯，出后从伯。次子士则，早亡。士则弟士正、士规，并坐事死。次楷，字士质，小字那延，袭。武定中，齐文襄王府参军，齐受禅，例降。

延伯，初为司空参军事。时南秦民吴富反叛，诏以河间王琛为都督，延伯叔父子恭为军司。延伯为统军，随子恭西讨，战必先锋。子恭见其年幼，常诃制之而不能禁。

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诏延伯率羽林一千人赴之，城斗野战，勇冠三军。子雍之向东夏，留延伯城守，会以后事。延伯与兵士共分汤菜，防固城隍。及子雍为胡所执，合城忧惧，延伯乃人人晓喻曰：“吾父吉凶不测，方寸焦烂，实难裁割。但奉命守城，所为处重，若以私害公，诚孝并阙。诸君幸得此心，无亏所寄。”于是众感其义，莫不励愤。朝廷闻而嘉之。除龙骧将军，行夏州事，封五城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卒能固守。及后刺史至，延伯率领义众还赴子雍，共平黑城。在棠桥战，先锋陷陈，身擒维摩。及至白水，首摧阿非。

随子雍至都，进爵浮阳伯，增封百户，为谏议大夫。假冠军将军、别将，随子雍北讨。与葛荣战歿，时年二十四。赠持节、平北将军、凉州刺史，开国如故。

子孝孙，袭。齐受禅，爵例降。

子雍弟子恭，字灵顺，聪惠好学。初辟司空参军事。司徒祭酒、尚书北主客郎中，摄南主客事。

萧衍亡人许周自称为衍给事黄门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恭奏曰：“徐州表投化人许团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状，周列云已萧衍黄门侍郎。又称心存山水，不好荣宦，屡曾辞让，贻彼赫怒，遂被出为齐康郡。因尔归国，愿毕志嵩岭。比加采访，略无证明；寻其表状，又复莫落。案牒推理，实有所疑。何者？昔夷齐独往，周王不屈其志；伯况辞禄，汉帝因成其美。

斯实古先哲王，必有不臣之人者也。萧衍虽复崎岖江左，窃号一隅，至于处物，未甚悖礼。岂有士辞荣禄而苟不听之哉？推察情理，此则孟浪。假萧衍昏狂，不存雅道，逼士出郡，未为死急，何宜轻去生养之土，长辞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荣官，志愿嵩岭者，初届之日，即应杖策寻山，负帙沿水。而乃广寻知己，遍造执事。希荣之心已见，逃宦之志安在？昔梁鸿去乡，终佣吴会；逢萌浮海，远客辽东。并全志养性，逍遥而已，考之事实，何其悬哉？又其履历清华，名位高达，计其家累，应在不轻。今者归化，何其孤迥？设使当时忽遽，不得携将，及其来后，家货产业应见簿敛，尊卑口累亦当从法。而周兄弟怡然，尝无忧戚。若无种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应是衍故遣，非周投化。推究二三，真伪难辨，请下徐扬二州密访，必令获实，不盈数旬，玉石可睹。”于是诏推访，周果以罪归阙，假称职位，如子恭所疑。

河州羌却铁忽反，杀害长吏，诏子恭持节为行台，率诸将讨之。子恭严勒州郡及诸军，不得犯民一物，轻与贼战，然后示以威恩，两旬间悉皆降款。朝廷嘉之。正光元年，为行台左丞，巡行北边。

转为起部郎。明堂、辟雍并未建就，子恭上书曰：“臣闻辟台望气，轨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范世之道斯远。是以书契之重，理冠于造化；推尊之美，事绝于生民。至如郊天飨帝，盖以对越上灵；宗祀配天，是用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严父以兹为大，乃皇王之休业，有国之盛典。窃惟皇魏居震统极，总宙驭宇，革制土中，垂式无外。自北徂南，同卜维于洛食；定鼎迁民，均气候于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于是恢构。按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乃访遗文，修废典，建明堂，立学校，兴一代之茂矩，标千载之英规。永平之中，始创雉构，基趾草

昧，迄无成功。故尚书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样，并连表诏答、两京模式，奏求营起。缘期发旨，即加葺缮。侍中、领军臣义，物动作官，宜赞授令。自兹厥后，方配兵人，或给一千，或与数百，时退节缩，曾无定准，欲望速了，理在难克。若使专役此功，长得营造，委成责办，容有就期。但所给之夫，本自寡少，诸处竞借，动即千计。虽有缮作之名，终无就功之实。爽垲荒芜，淹积年载，结架崇构，指就无兆。仍令肆胃之礼，掩仰而不进；养老之仪，寂寥而不返。构厦止于尺土，为山顿于一匮，良可惜欤！愚谓召民经始，必有子来之歌；兴造勿亟，将致不日之美。况本兵不多，兼之牵役，废此与彼，循环无极。便是辍创礼之重，资不急之费，废经国之功，供寺馆之役，求之远图，不亦阙矣？今诸寺大作，稍以粗举，并可彻减，专事经综，严勒工匠，务令克成。使祖宗有荐配之期，苍生睹礼乐之富。”书奏，从之。除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又领治书侍御史。

秦益氏反，诏子恭持节为都督、河间王琛军司以讨之。事平，仍行南秦州事。及六镇反，以子恭兼给事黄门郎，持节慰劳。还，拜河内太守，加后将军，平绛蜀反。丹谷、清廉二路险涩不通，以子恭为当口郡别将。俄而建兴蜀复反，相与连势，进子恭为持节、散骑常侍、假平北将军、征建兴都督，仍兼尚书行台，与正平都督长孙稚合势进讨，大破之。正平贼帅范明远与贼帅刘牙奴并面缚请降。事平，除平南将军、豫州刺史，寻加散骑常侍、抚军将军。

武泰初，郢州刺史元愿达以城降萧衍，诏徵都督尉庆宾还京师，回众隶子恭以讨之。衍将夏侯夔率众数万来寇，远近不安。夔乘势分兵，遂逼新蔡，自攻毛城。子恭随方应援，贼并破走。萧衍豫州刺史夏侯亶复遣四将，率众三万，入围南顿，

北攻陈项。子恭遣军御之，贼复奔退。加镇南将军，又兼尚书行台。子恭勒众渡淮，徙民于淮北，立郡县，置戍而还。萧衍直阁将军、军主胡智达等八将，与其监军阎次洪入寇，屯于州城东北四十馀里。子恭击破之，斩智达，生擒次洪。

元颢之入洛也，加子恭车骑将军，子恭不敢拒之，而频遣间使参庄帝动静。未几，颢败，车驾还洛，进征南将军、兼右仆射，假车骑将军，后加散骑常侍。板桥蛮文石活、石忌粗受萧衍印节，扇诱党类，据险寇窃。子恭躬率将士，径袭其栅，数日之中，殄殲略尽。诸蛮款服，咸求输税。徵拜右光禄大夫、给事黄门侍郎，仍本将军。录其前后征讨功，封临颖县开国侯，食邑六百户，加散骑常侍，俄迁侍中。

尔朱荣之死也，世隆、度律据断河桥，诏子恭为都督以讨之。出顿于大夏门北。寻而太府卿李苗夜烧河桥，世隆退走，仍以子恭兼尚书仆射，为大行台、大都督。寻迁卫将军、假车骑将军，率诸将于太行筑垒以防之。既而尔朱兆率众南出，子恭所部都督史仵龙、羊文义开栅降兆。子恭退走，为兆所破。众既退散，兆因入洛。子恭窜于缙氏，仍被执送，俄而见释。

前废帝初，除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侍中如故。寻授散骑侍郎、都督三州诸军事、本将军、假车骑大将军、行台仆射、荊州刺史。以与定策之勋，封临汝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时叛蛮雷乱清受萧衍袞州刺史章绶，入为寇掠，诸蛮从之，置立郡县。子恭讨平之。永熙中，入为吏部尚书，加骠骑大将军。以子恭前在豫州战功，追赏襄城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又论子恭馀效，封新城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子恭寻表请转授第五子文盛，许之。天平初，除中书监。三年，拜魏尹，又为齐献武王军司。元象元年疑

兴和二年，赠都督徐袞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

仆射、司空公、衮州刺史，谥曰文献。

子彪，字文宗。子恭存日，转授临颖县开国侯。武定末，太子洗马。

彪弟文瑶，武定中，袭襄城县开国男。齐受禅，爵并降。

子恭弟纂，字灵秀。员外散骑侍郎，累迁征虏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凉州大中正，转太府少卿。建义初，遇害河阴，年三十七。赠散骑常侍、征北将军、定州刺史。

怀弟奂，字思周，少而谨密。初为中书学生。随父讨敕勒，有斩获之功，迁中散。前后使检察州镇十馀所，皆有功绩。除长乐太守，以母老解官归养。卒，无子。

史臣曰：源贺堂堂，非徒武节而已，其翼戴高宗，庭抑禅让，殆社稷之臣也。怀干略兼举，出内有声，继迹贤考，不坠先业。子雍效立夏方，身亡冀野，惜乎！

列传第三十

薛辩
寇赞
郗范
韩秀
尧暄

薛辩，字允白。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因家焉。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父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强遂总摄三营。善绥抚，为民所归。历石武、苻坚，常凭河自固。仕姚兴为镇东将军，入为尚书。强卒，辩复袭统其营，为兴尚书郎、建威将军、河北太守。辩稍骄傲，颇失民心。刘裕平姚泓，辩举营降裕，司马德宗拜为宁朔将军、平阳太守。及裕失长安，辩来归国，仍立功于河际。太宗授平西将军、雍州刺史，赐爵汾阴侯。泰常七年卒于位，年四十四。

子谨，字法顺，容貌魁伟，颇览史传。刘裕擒泓，辟相府行参军，随裕渡江。寻转记室参军。辩将归国，密使报谨，遂自彭城来奔。朝廷嘉之，授河东太守。后袭爵平西将军、汾阴侯。谨所治与屈丐连接，结土抗敌，甚有威惠。始光中，世祖诏奚斤讨赫连昌，敕谨领偏师前锋乡导。既克蒲坂，世祖以新旧之民并为一郡。谨仍为太守，迁秦州刺史，将军如故。山胡白龙凭险作逆，世祖诏镇南将军奚眷与谨自太平北入，讨平之。除安西将军、涪陵公，刺史如故。太延初，征吐没骨，平之。

谨自郡迁州，威惠兼备，风化大行。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真君元年，徵还京师，除内都坐大官。五年，为都将，从驾北讨，以后期与中山王辰等斩于都南，时年四十四。寻赠镇西将军、秦雍二州刺史，谥曰元公。

长子初古拔，一曰车轭拔，本名洪祚，世祖赐名。沉毅有器识，年始弱冠，司徒崔浩见而奇之。真君中，盖吴扰动关右，薛永宗屯据河侧，世祖亲讨之。乃诏拔纠合宗乡，壁于河际，断二寇往来之路。事平，除中散，赐爵永康侯。世祖南讨，以拔为都将，从驾临江而还。又共陆真讨反氐仇辱檀、强免生，平之。皇兴三年，除散骑常侍，尚西河长公主，拜附马都尉。其年，拔族叔刘彧徐州刺史安都据城归顺，敕拔诣彭城劳迎。除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延兴二年，除镇西大将军、开府，进爵平阳公。三年，拔与南襄州刺史游明根、南阳平太守许含等以治民著称，徵诣京师。显祖亲自劳勉，复令还州。太和六年，改爵为河东公。八年三月，诏拔入朝，暴病卒，年五十八，赠左光禄大夫，谥曰康。

长子胤，字宁宗，少有父风。弱冠，拜中散，袭爵镇西大将军、河东公，除县瓠镇将。萧赜遣将寇边，诏胤为都将，与穆亮等拒于淮上。寻授持节义阳道都将。十四年，文明太后公除，高祖诏诸刺史、镇将曾经近侍者，皆听赴阙，胤随例入朝。属开革五等，降公为侯。十七年，高祖南讨，诏赵郡王干、司空穆亮为西道都督。时干年少，未涉军旅。高祖乃除胤假节、假平南将军，为干副军。行达哀父，以萧赜死，班师。又为都将，共讨秦州反贼支酉，生擒斩之。除立忠将军、河北太守。郡带山河，路多盗贼。有韩马两姓，各二千馀家，恃强凭险，

最为狡害，劫掠道路，侵暴乡间。胤至郡之日，即收其奸魁二十余人，一时戮之。于是群盗慑气，郡中清肃。二十三年秋，遇疾，卒于郡。时年四十四。谥曰敬。

子裔，字豫孙，袭爵。性豪爽，盛营园宅，宾客声伎，以恣嬉游。历尚书左外兵郎、左军将国，迁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出为洛州刺史。卒，赠平西将军、岐州刺史。

子孝绅，袭爵。稍迁前将军，太中大夫。孝绅立行险薄，坐事为河南尹元世俊所劾，死。后赠征西将国、华州刺史。

胤弟 ，字崇业。广平王怀郎中令、汝阴太守。

子修仁，司空行参军。

修仁弟玄景，陈留太守。

拔弟洪隆，字菩提。解褐阳平王国常侍，稍迁河东太守。

长子驎驹，好读书。举秀才，除中书博士。太和九年，萧赜使至，乃诏驎驹兼主客郎以接之。十年秋，遇疾卒。时年三十五。赠宁朔将军、河东太守，谥曰宣。

长子庆之，字庆警，颇以学业闻。解褐奉朝请。领侍御史，迁廷尉丞。廷尉寺邻接北城，曾夏日于寺傍执得一狐。庆之与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杀之，或以长育之致，宜待秋分。二卿裴延俊、袁悉互有同异。虽曰戏谑，词义可观，事传于世。转尚书郎、兼尚书左丞，为并肆行台，赐爵龙丘子，行并州事。迁征虏将军、沧州刺史。为葛荣攻围，城陷。寻患卒。后赠右将军、华州刺史。

庆之弟英集，性通率。随舅李崇在扬州积年，以军功历司徒铠曹参军，稍迁治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卒。

驎驹弟凤子。自徙都洛邑，凤子兄弟移属华州河西郡焉。太和二年，为太子詹事丞、本州中正。世宗登阼，转太尉府铠曹参军，稍迁治书侍御史。正始初，为持节、征义阳军司。还

京，其年秋卒。时年四十九。赠陵江将军、光城太守。

凤子弟骥奴，州主簿。

洪隆弟破胡，州治中别驾。稍迁河东太守、征仇池都督。有六子。长子聪。字延智。有世誉。累迁治书侍御史、直阁将军，为高祖所知。世宗践阼，除辅国将军、齐州刺史。卒于州。赠征虏将军、华州刺史。

长了景茂，司州记室从事、猗氏令。早卒。

景茂弟孝通，颇有文学。永安中，中尉高道穆引为御史。历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常山太守。遇恶疾而卒。

聪弟道智，尚书郎。卒。

子长瑜，天平中，为征东将军、洛州刺史。击贼潼关，没于陈。赠都督冀定太三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冀州刺史。

道智弟仙智，郡功曹。

仙智弟昙贤，卒于国子博士。

小子景渊，尚书左民郎。

昙贤弟和，字导穆。解褐大将军刘昶府行参军。转司空长流参军，除太尉府主簿，迁谏议大夫。永平四年正月，山贼刘龙驹扰乱夏州，诏和发汾、华、东秦、夏四州之众讨龙驹，平之。和因表立东夏州，世宗从之。又行正平、颍川二郡事，除通直散骑常侍。萧衍遣将张齐寇晋寿，诏和兼尚书左丞，为西道行台，节度都督傅竖眼诸军，大破齐军。正光初，除左将军、南青州刺史。卒于州，年五十五。赠安北将军、瀛州刺史。

长子元信，武定末，中军将军、仪同开府长史。

和弟季令，奉朝请。

破胡弟破氏，为本州别驾，早卒。四子。

长子敬贤，为钜鹿太守。

破氏弟积善，为中书博士、临淮王提友。

子隆宗，太原太守。

寇赞，字奉国，上谷人，困难徙冯翊万年。父修之，字延期，苻坚东莱太守。赞弟谦之有道术，世祖敬重之，故追赠修之安西将军、秦州刺史、冯翊公，赐命服，谥曰哀公，诏秦雍二州为立碑于墓。又赠修之母为冯翊夫人。及宗从追赠太守、县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临民者七郡、五县。

赞少以清素知名，身長八尺，姿容严凝，非礼不动。苻坚仆射韦华，州里高达，虽年时有异，恆以风味相待。华为冯翊太守，召为功曹，后除襄邑令。姚泓灭，秦雍人千有馀家推赞为主，归顺。拜安远将军、魏郡太守。其后，秦雍之民来奔河南、荥阳、河内者户至万数，拜赞安远将军、南雍州刺史、轵县侯，治于洛阳，立雍州之郡县以抚之。由是流民纒负自远而至，三倍于前。赐赞爵河南公，加安南将军，领护南蛮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侨郡以益之。虽位高爵重而接待不倦。

初，赞之未贵也，尝从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额上黑子入帻，位当至方伯封公。”及贵也，文以民礼拜谒，仍曰：“明公忆民畴昔之言乎？尔日但知公当贵，然不能自知得为州民也。”赞曰：“往时卿言杜琼不得官长，人咸谓不然。及琼被选为整啡令，卿犹言相中不见，而琼果以暴疾，未拜而终。昔魏舒见主人兒死，自知己必至公，吾常以卿言琼之验，亦复不息此望也。”乃赐文衣服、良马。赞在州十七年，甚获公私之誉，年老表求致仕。真君九年卒，年八十六。遣令薄葬，敛以时服。世祖悼惜之。谥曰宣穆。

长子元宝，袭爵，为豫州别驾。兴安元年卒，赠安南将军、豫州刺史。

子祖，袭爵。高祖时，为安南将军、东徐州刺史，卒。

子灵孙，袭。赭阳太守。

元宝弟虎皮，有才器。本县令。

虎皮弟臻，字仙胜。年十二，遭父忧，居丧以孝称。轻财好士。显祖末，为中川太守。

时冯熙为洛州刺史，政号贪虐。仙胜微能附之，甚得其意。转弘农太守。后以母老屡求解任，久乃从之。高祖初，母忧未阕，以恆农大盗张烦等贼害良善，徵为都将，与荆州刺史公孙初头等追搦之。拜振武将军、比阳镇将，有威惠之称。迁建威将军、郢州刺史。及高祖南迁，郢州地为王畿，除弘农太守。坐受纳，为御史所弹，遂废卒于家。

长子祖训，顺阳太守。

祖训弟治，字祖礼。自洛阳令稍迁镇远将军、东荆州刺史。代下之后，蛮民以刺史郗道元峻刻，请治为刺史。朝议以边民宜悦，乃以治代道元，进号征虏将军。坐遣戍兵送道元，免官。治兄弟并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亡虽久，而犹于平生所处堂宇，备设帟帐几杖，以时节开堂列拜，垂泪陈荐，若宗庙然。吉凶之事必先启告，远出行反亦如之。治世宗末迁前将军、河州刺史。在任数年，遇却铁忽反，又为城民诣都列其贪状十六条。会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书。畏避势家，承颜侯色，不能有所执据。寻迁金紫光禄大夫。是时，蛮反于三鸦，治为都督追讨，战没。赠持节、都督雍华岐三州诸军事、卫大将军、七兵尚书、雍州刺史、昌平男。

治弟弥，兼尚书郎。为城阳王徽所亲待。永安末，徽避尔朱兆脱身南走，归命于弥。弥不纳，遣人加害，时论深责之。后没关西。

治长子胄之，字长明。自直后、奉朝请，再迁镇远将军、谏议大夫，仍直后。建义中，出除冠军将军、东荆州刺史，兼尚书，为荆郢行台。代迁，除征虏将军。普泰中，袭爵，又为

东荆州刺史。永熙中，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八。

郗范，字世则，小名记祖，范阳涿鹿人。祖绍，慕容宝濮阳太守。太祖定中山，以郡迎降，授衮州监军。父嵩，天水太守。范，世祖时给事东宫。高宗践阼，追录先朝旧勋，赐爵永宁男，加宁远将军。以治礼郎奉迁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庙，进爵为子。

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南征，范为左司马。师次无盐，刘彧戍主申纂凭城拒守。识者金以攻具未周，不宜便进。范曰：“今轻军远袭，深入敌境，无宜淹留，久稽机候。且纂必以我军来速，不去攻守，谓方城可凭，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时也。今若外潜威形，内整戒旅，密厉将士，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克之。”白曜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今若舒迟，民心固矣。司马之策是也。”遂潜军伪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设备。于是即夜部分，旦便腾城，崇朝而克。白曜将尽以其人为军实。范曰：“齐四履之地，世号‘东秦’，不远为经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未沾泽，连城有怀贰之将，此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义，示之轨物，然后民心可怀，二州可定。”白曜曰：“此良策也。”乃免之。进次肥城，白曜将攻之。范曰：“肥城虽小，攻则淹日，得之无益军声，失之有损威势。且见无盐之卒，死者涂炭，成败之机，足为鉴矣。若飞书告喻，可不攻自伏；纵其不降，亦当逃散。”白曜乃以书晓之，肥城果溃。白曜目范于众曰：“此行也，得卿，三齐不足定矣。”

军达升城，刘彧太原太守房崇吉弃母妻东走。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宁朔将军张元孙奉笈归款，请军接援。白曜将遣偏师赴之。范曰：“桑梓之恋，有怀同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无坟栢之累。拥众数万，劲甲坚城，强则据战，势屈则走。师

未逼之，朝夕无患，竟何所畏，已求援军？且观其使，词烦而颜愧，视下而志怯，币厚言甘，诱我也。若不远图，惧亏军势。既进无所取，退逼强敌，羝羊触藩，羸角之谓。未若先守历城，平盘阳，下梁邹，克乐陵，然后方轨连镳，扬旌直进，何患不壶浆路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卿前后纳策，皆不失衷，今日之算，吾所不取。何者？道固孤城，裁能自守；盘阳诸戍，势不野战；文秀必克殄，意在先诚，天与不取，后悔何及？”范曰：“短见犹谓不虚。历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既据东阳为诸城根本，多遣军则历城之固不立，少遣众则无以惧敌心。脱文秀还叛，闭门拒守，偏师在前，为其所挫，梁邹诸城追击其后，文秀身率大军，必相乘迫。腹背受敌，进退无途，虽有韩白，恐无全理。愿更思审，勿入贼计中。”白曜乃止。遂表范为青州刺史以抚新民。后进爵为侯，加冠军将军，迁尚书右丞。

后除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假范阳公。范前解州还京也，夜梦阴毛拂踝。他日说之。时齐人有占梦者曰史武，进云：“豪盛于齐下矣。使君临抚东秦，道光海岱，必当重牧全齐，再禄营丘矣。”范笑而答曰：“吾将为卿必验此梦。”果如其言。是时，镇将元伊利表范与外贼交通。高祖诏范曰：“卿身非功旧，位无重班，所以超迁显爵，任居方夏者，正以勤能致远。虽外无殊效，亦未有负时之愆。而镇将伊利妄生奸挠，表卿造船市玉与外贼交通，规陷卿罪，窥觎州任。有司推验，虚实自显，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为算略，勿复怀疑。等卿别犯，处刑及鞭；今恕刑罢鞭，止罚五十。卿宜克循，绥辑边服，称朕意也。”还朝，年六十二，卒于京师，谥曰穆。范五子，道元在《酷吏传》。

道元第四弟道慎，字善季。涉历史传，有干略。处奉朝请，

迁尚书二千石郎中，加威远将军，为汉川行台，迎接降款。以功除员外常侍，领郎中。转辅国将军、骁骑将军。出为正平太守，治有能名。迁长乐相。正光五年卒，年三十八。赠后将军、平州刺史。

子中，字伯伟。武定初，司徒刑狱参军。

道慎弟约，字善礼。起家奉朝请，再行冠军将军、司徒谘议参军。朴质迟钝，颇爱琴书。性多造请，好以荣利干谒，乞丐不已，多为人所笑弄。坎 稟于世，不免饥寒。晚历东莱、鲁郡二郡太守，为政清静，吏民安之。年六十三，武定七年卒。

范弟神虎，尚书左民郎中。

神牙弟夔。子恇，字幼和，好学，有文才，尤长吏干。正光中，刺史裴延俊用为主簿，令其修起学校。又举秀才，射策高第，为奉朝请。后延俊为讨胡行台尚书，引为行台郎。以招抚有称，除尚书外兵郎，仍行台郎。及延俊解还，行台长孙稚又引为行台郎，加征虏将军。恇颇兼武用，常以功名自许，每进计于稚，多见纳用。以功赏魏昌县开国子，邑三百户。恇在军，启求减身官爵为父请赠。诏赠夔征虏将军、安州刺史。恇后与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阳。武泰中，尔朱荣称兵赴洛，恇与元珍不从其命，为荣行台郎、中樊子鹄所攻，城陷被害，时年三十六，世咸痛惜之。所作文章，颇行于世。撰慕容氏书，不成。

子怀则，武定末，司空长流参军。

夔弟神期，中书博士。

神期弟显度，司州秀才、尚书库部郎。

韩秀，字白虎，昌黎人也。祖宰，慕容俊谒者仆射。父晒，皇始初归国，拜宣威将军、骑都尉。秀历史任，稍迁尚书郎，赐爵遂昌子，拜广武将军。高宗称秀聪敏清辨，才任喉舌，遂

命出纳王言，并掌机密。行幸游猎，随侍左右。显祖践阼，转给事中，参征南慕容白曜军事。

延兴中，尚书奏以敦煌一镇，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群官会议，佥以为然。秀独谓非便，曰：“此蹙国之事，非辟土之宜。愚谓敦煌之立，其来已久。虽土邻强寇，而兵人素习，纵有奸窃，不能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进断北狄之觐途，退塞西夷之窥路。若徙就姑臧，虑人怀异意。或贪留重迁，情不愿徙。脱引寇内侵，深为国患。且敦煌去凉州及千馀里，扞舍远就近，遥防有阙。一旦废罢，是启戎心，则夷狄交构，互相来往。恐丑徒协契，侵窃凉土及近诸戍，则关右荒扰，烽警不息，边役烦兴，艰难方甚。”乃从秀议。太和初，迁内侍长。后为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假渔阳公。在州数年，卒。子务袭爵。

务，字道世，性端谨，有治干。初为中散，稍迁太子翊军校尉。时高祖南征，行梁州刺史杨灵珍谋叛。以务为统军，受都督李崇节度以讨灵珍。有战功，授后军长史，徵赴行在所。还，迁长水校尉。景明初，假节行肆州事，转左中郎将、宁朔将军、试守常山郡。又为征蛮都督李崇司马。崇揃荡群蛮，除近畿之患，务有力焉。后除镇北府司马。初试守常山，府解，复为平北长史。务颇有受纳，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会赦免。后除龙骧将军、郢州刺史。务献七宝床、象牙席。诏曰：“晋武帝焚雉颈裘，朕常嘉之，今务所献亦此之流也。奇丽之物，有乖风素，可付其家人。”边人李旻、马道进等诈杀萧衍黄坂戍主，率户来降。务信之，遣兵千馀人迎接。户既不至，而诈表破贼，坐以免官。久之，拜冠军将军、太中大夫，进号左将军。神龟初卒。

尧暄，字辟邪，上党长子人也。本名钟葵，后赐为暄。祖

僧赖，太祖平中山，与赵郡吕舍首来归国。

暄聪了，美容貌，为千人军将、东宫吏。高宗以其恭谨，擢为中散。奉使齐州，检平原镇将及长史贪暴事，推情诊理，皆得其实。除太尉中给事、兼北部曹事，后转南部。太和中，迁南部尚书。于时始立三长，暄为东道十三州使，更比户籍。赐独车一乘，厩马四匹。时萧贽遣其将陈显达寇边，以暄为使持节、假中护军、都督南征诸军事、平阳公。军次许昌，会陈显达遁走，暄乃班师。暄前后从征及出使检察三十馀许度，皆有克己奉公之称。赏赐衣服二十具、彩绢十匹、细织千馀段、奴婢十口，赐爵平阳伯。及改置百官，授太仆卿。车驾南征，加安南将军。转大司农卿。太和十九年，卒于平城。高祖为之举哀。赠安北将军、相州刺史，赙帛七百匹。

初，暄使徐州，见州城楼观，嫌其华盛，乃令往往毁撤，由是后更损落。及高祖幸彭城，闻之曰：“暄犹可追斩。”

暄长子洪，袭爵。镇北府录事参军。

子桀，字永寿。元象中，开府仪同三司、乐城县开国公。

洪弟遵，伏波将军、河州冠军府长史、临兆太守。卒，赠龙骧将军，谥曰思。

遵弟荣，员外散骑侍郎。

子雄，字休武。元象中，仪同三司、豫州刺史、城平县开国公。

雄弟奋，字彦举。兴和中，骠骑将军、颍州刺史。

奋弟难宗，武定中，征西将军、南岐州刺史、征羌县开国伯。

吕舍既归国，从至京师，给赐田宅。

子方生，机识明辩，卒于主书郎。赠建武将军、定州刺史、高邑子，谥曰敬。

子受恩，为侍御中散，典宜官曹，累迁外都曹令，转北部给事、秦州刺史。卒于官。

史臣曰：薛辩、寇赞归身有道，并以款效见嘉。议敦煌得馭远之算。务武夫鄙诈，贡床饰宝，弃而不御，斯乃人主之盛德。尧暄聪察奉公，以致名位，礼加存歿，有馀荣矣。

列传第三十一

严棱
毛修之
唐和
刘休宾
房法寿

严棱，冯翊临晋人。遇乱避地河南，刘裕以为广威将军、陈留太守，戍仓垣。泰常中，山阳公奚斤南讨，军至颍川，棱率文武五百人诣斤降，驿送棱朝太宗于冀州。嘉其诚款，拜平远将军，赐爵郟阳侯，假荆州刺史。随驾南讨，还为上客。及世祖践阼，以棱归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廉之称。年九十，卒于家。

子雅玉，袭爵。真君中，诏雅玉副长安镇将元兰率众一万，迎汉川附化之民，入自斜谷，至甘亭。刘义隆梁州刺史王玄载遣将拒嶮，路不得通，班师。太和二年，太仓令。五年，出为平南将军、东秦州刺史、假冯翊公。卒，子昱袭爵。

毛修之，字敬文，荥阳阳武人也。父瑾，司马德宗梁秦二州刺史。刘裕之擒挑泓，留子义真镇长安，以修之为司马。及赫连屈丐破义真于青泥，修之被俘，遂没统万。世祖平赫连昌，获修之。神 中，以修之领吴兵讨蠕蠕大檀，以功拜吴兵将军，领步兵校尉。后从世祖征平凉有功，迁散骑常侍、侍前将军、光禄大夫。修之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适意。世祖亲

待之，进太官尚书，赐爵南郡公，加冠军将军，常在太官，主进御膳。

从讨和龙，别破三堡，赐奴婢、牛羊。是时，诸军攻城，宿卫之士多在战陈，行宫人少。云中镇将朱修之，刘义隆故将也，时从在军，欲率吴兵谋为大逆，因入和龙，冀浮海南归。以告修之，修之不听，乃止。是日无修之，大变几作。朱修之遂亡奔冯文通。又以修之收三堡功多，迁特进、抚军大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位次崔浩之下。

浩以其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言次，遂及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修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摠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蹊区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他为偶，而以为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谓寿贬亮非为失实。且亮既据蜀，恃山嶮之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反；后入秦川，不复攻城，更求野战。魏人知其意，闭垒坚守，以不战屈之。知穷势尽，愤结攻中，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乎？’”修之谓浩言为然。

太延二年，为外都大官。卒，谥曰恭公。

修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国。高宗初，为金部尚书，

袭爵。后转殿中尚书，加散骑常侍。法仁言声壮大，至于军旅田狩，唱呼处分，振于山谷。和平六年卒。赠征东大将军、南郡王，谥曰威。

长子猛虎，太安中，为东宫主书，转中舍人，又迁中散大夫。初袭爵，为散骑常侍。皇兴中，蠕蠕犯塞，从显祖讨之，有勇决之称。太和初卒。赠豫州刺史，谥曰康公。

子泰宝，袭爵。征虏长史。例降为侯。卒，子乾佑袭。

朱修之者，刘义隆司徒从事中郎。守滑台，安颡围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母号恸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复有乳汁之时，今忽如此，儿必歿矣。”果以其日为颡所擒。世祖善其固守，授以内职，以宗室女妻之。而佞巧轻薄，为人士所贱。为云中镇将。及入冯文通，文通送之江南。

唐和，字稚起，晋昌冥安人也。父繇，以凉土丧乱，民无所归，推陇西李皓于敦煌，以宁一州。李氏为沮渠蒙逊所灭，和与兄契携外甥李宝避难伊吾，招集民众二千馀家，臣于蠕蠕。蠕蠕以契为伊吾王。

经二十年，和与契遣使来降，为蠕蠕所逼，遂拥部落至于高昌。蠕蠕遣部帅阿若率骑讨和。至白力城，和率骑五百先攻高昌，契与阿若战歿。和收馀众，奔前部王国。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斩安周兄子树，又克高宁、白力二城，斩其戍主。遣使表状，世祖嘉其诚款，屡赐和。和后与前部王车伊洛击破安周，斩首三百。

世祖遣成周公万度归讨焉耆，诏和与伊洛率所领赴度归。和奉诏。会度归喻下柳驴以东六城，因共击波居罗城，拔之。后同征龟慈，度归令和镇焉耆。时柳驴戍主乙真伽率诸胡将据城而叛，和领轻骑一百匹入其城，擒乙真伽，斩之。由是诸胡款附。西域克平，和有力也。

正平元年，和诣阙，世祖优宠之，待以上客。高宗以和归诚先朝，拜镇南将军、酒泉公。太安中，出为济州刺史，甚有称绩。徵为内都大官，评决狱讼，不加捶楚，察疑获实者甚多，世以是称之。皇兴中卒，年六十七。赠征西大将军、太常卿、酒泉王，谥曰宣。

子钦，字孟直。中书学生，袭爵。太和中，拜镇南将军、长安镇副将，转陕州刺史，将军如故。后降爵为侯。二十年卒。

子景宣，袭爵。历并州城阳王徽后军府长史，加中坚将军，迁东郡太守。普泰中卒。赠抚军将军、秦州刺史。

景宣弟季弼，武定中，沧州别驾。

契子玄达，性果毅，有父风。与叔父和归阙，俱为上客。拜安西将军、晋昌公。显祖时，出为华州刺史，将军如故。杏城民盖平定聚众为逆，显祖遣给事杨钟葵击平定，不克而还。诏玄达讨平之。杏城民成赤李又聚党，自号为王，逼掠郡县，残害百姓。玄达率骑二百，邀其狭路，击破之。叛民曹平原复聚为乱，玄达追击，悉平之。延兴三年，有罪免官。太和十六年降爵为侯，卒。子崇，字继祖，袭爵。盛乐太守。

崇弟兴业，定阳、阐熙二郡太守。

刘休宾，字处干，本平原人。祖昶，从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之都昌县。父奉伯，刘裕时，北海太守。休宾少好学，有文才，兄弟六人，乘民、延和等皆有时誉。

休宾为刘彧虎賁中郎将，稍迁幽州刺史，镇梁邹。及慕容白曜军至升城，遣人说之，令降，休宾不从。刘彧龙骧将军崔灵延、行勃海郡房灵建等数十家皆入梁邹，同举休宾为征虏、衮州。会刘彧遣使授休宾辅国将军、衮州刺史。休宾妻，崔邪利女也，生一男，字文晔。崔氏先归宁在鲁郡，邪利之降也，文晔母子遂与俱入国。至是，白曜表请崔与文晔。既至，白曜

以报休宾，又于北海执延和妻子，送至梁邹，巡视城下。休宾答白曜，许历城降，当即归顺，密遣兼主簿尹文达向历城，观国军形势。

文达诣白曜，诈言闻王临境，故来祗候。私谓白曜曰：“刘休宾父子兄弟，累郡连州，今若识运知机，束手归化，不审明王加何赏叙？”白曜曰：“休宾仕南，爵宠如此，今若不劳兵甲望风自降者，非直处卿富贵，兼还其妇儿。休宾纵令不畏攻围，岂不怜其妻子也！今在升城，卿自往见。”文达乃至升城，见休宾妻子。文晔攀援文达，哭泣号咷，以爪发为信。文达回还，复经白曜，誓约而去。白曜曰：“卿是休宾耳目腹心，亲见其妻子，又知我众旅少多。善共量议，自求多福。”文达还见休宾，出其妻儿爪发，兼宣白曜所言及国军形势，谓休宾曰：“升城已败，历城非朝则夕，公可早图之。”休宾抚爪发泣涕曰：“妻子幽隔，谁不愍乎？吾荷南朝厚恩，受寄边任，今顾妻子而降，于臣节足乎！”然而密与其兄子闻慰议为降计。闻慰曰：“此故当文达诳诈耳。年常抄掠，岂有多军也？但可抚强兵，勤肃卫。方城狭峻，何为便生忧怯，示人以弱也？”

休宾又谓文达曰：“卿勿惮危苦，更为吾作一返，善观形势。”于是遣文达偷道而出，令与白曜为期，克日许送降款。文达既至，白曜喜曰：“非直休宾父子荷荣，城内贤豪，亦随人补授。卿便即为梁邹城主。”以酒灌地，启告山河曰：“若负休宾，使我三国覆没！”初，白曜之表取休宾妻子也，显祖以道固即叛，诏授休宾持节，平南将军、冀州刺史平原公。至是付文达诏策。文达还，谓休宾曰：“白曜信誓如此，公可早为决计，恐攻逼之后，降悔无由。”休宾于是告兄子闻慰曰：“事势可知，汝早作降书。”闻慰沉疑，固执不作，遂差本契。

高白曜寻遣著作佐郎许赤虎夜至梁邹南门下，告城上人曰；

“汝语刘休宾，何由遣文达频造仆射，许送降文，归诚大化，何得无信，违期不来！”于是门人唱告，城内悉知，遂相维持，欲降不得，皆云：“刘休宾父子，欲以我城内人易荣位也。”寻被攻逼，经冬至春。历城降，白曜遣道固子景业与文晔至城下。休宾知道固降，乃出请命。白曜送休宾及宿有名望者十余人，俱入代都为客。及立平齐郡，乃以梁邹民为怀宁县，休宾为县令。延同二年卒。

文晔，有志尚，综览群书，轻财重义。太和中，坐从兄闻慰南叛，与二弟文颢、季友被徙北边，高祖特听还代。

高宗曾幸方山，文晔大言于路侧曰：“求见圣明，申宣久屈。”高祖遣尚书李冲宣诏问曰：“卿欲何言，听卿面自申尽。”于是引见。文晔对曰：“臣之陋族，出自平原，往因燕乱，流离河表，居齐以来，八、九十载。真君十一年，世祖太武皇帝巡江之日，时年二岁，随外祖鲁郡太守崔邪利于邹山归国。邪利蒙赐四品，除广宁太守。以臣年小，不及齿录。至天安之初，皇威远被，臣亡父休宾，刘氏持节、袞州刺史，戍梁邹。时慕容白曜以臣父居全齐之要，水陆道冲，青冀二城，往来要路，三城岳峙，并拒王师。白曜知臣母子先在代京，表请臣母子慰劳。臣即被先帝诏，遣乘传诣军，又赐亡父官爵。白曜遣右司马卢河内等送臣母子至邹。臣既见亡父，备申皇泽。云：‘吾蒙本朝宠遇，捍御藩屏，尊卑百口，并在二城。吾若先降，百口必被诛灭，既不固诚于本朝，又令尊卑涂炭，岂堪为人臣以奉大魏乎？汝且申吾意白仆射，降意已判，平历城，即率士众送款军前。’既克历城，白曜遣赤虎送臣并崔道固子景业等向梁邹。亡父既见赤虎之信，仰感圣朝远遣妻子，又知天命有归，拥众一万，以城降款。乘驿赴台，蒙为客例。臣私衅深重，亡父以延兴二年孤背明世，血诚微心，未获申展。如臣等比，

并蒙荣爵，为在事孤抑，以人废勋。”高祖曰：“卿诉父赏而卿父无勋。历城齐之西关，归命请顺。梁邹小戍，岂能获全？何足以为功也？”文晔对曰：“诚如圣旨，愚臣所见，犹有未申。何者？昔乐毅破齐七十馀城，唯有即墨独在，此岂非根亡而条立？且夫降顺之人，验之古今，未有不由危逼者。故黄权无路归款，列地封侯。且薛安都、毕众敬危急投命，并受茅土之爵。论古则如彼，语今则如此，明明之世，不及比流。窃惟梁邹严固，地据中齐，粟支十载，控弦数千万，方之升城，不可同日而语。升城犹能抗兵累旬，伤杀甚众，若臣亡父固守孤城，则非一朝可克。”高祖曰：“历城既陷，梁邹便是掌中，何烦兵力？”对曰：“若如圣旨，白曜便应穷兵极意，取胜俯仰，何为上假赤虎之信，下炫知变之民？”高祖曰：“卿父此勋，本自至少，以卿才地，岂假殷勤？”对曰：“臣赧愚六蔽，文武无施，响绝九拜，闻天无日，遭逢圣运，万死犹生。但臣窃见徐袞是贼藩要，徐袞既降，诸诚皆应国有。而东徐州刺史张说所戍团城，领二郡而已。徐袞降后，犹闭门拒命，授以方岳，始乃归降。父子二人，并蒙侯爵。论功比勤，不先臣父。

“高祖曰：“卿引张说，说事小异。”对曰：“臣未识异状。

“高祖曰：“张说始来送款，终不差信。卿父进非先觉，退又拒守，何得不异？”对曰：“张说父子，始有归顺之名，后有闭门之罪，以功补过，免罪为幸。臣又见崔僧祐母弟，随其叔父道固在历城。僧祐遥闻王威远及，恐母弟沦亡，督率乡闾来欲救援。既至郁洲，历城已没，束手归诚，救母弟之命。圣朝嘉其附化，赏以三品。亡父之诚，岂后僧祐？”高祖曰：“僧祐身居东海，去留任意，来则有位，去则他人，是故赏之。卿父被围孤城，已是己物，所以不赏。”对曰：“亡父据城归国，至公也；僧祐意计而来，为私也。为私蒙赏，至公不酬，臣未

见其可。”高祖笑而不言。

比部尚书陆叡叱文晔曰：“假令先朝谬赏僧祐，岂可谬相赏也！”文晔曰：“先帝中代圣主，与日月等曜，比隆尧舜，宰相则十乱五臣，今言谬赏，岂不仰诬先朝乎？”尚书高闾曰：“卿谓母弟与妻子何者为重？”文晔曰：“母弟为重。”闾曰：“卿知母弟为重，朝廷赏僧祐是也。卿父为妻子而来，事何相反？”对曰：“僧祐若无母弟，来归以不？”闾曰：“不来。”文晔曰：“若僧祐赴母弟之难，此是其私。而亡父本为大丈夫，立身处世，岂可顾妻子而亏高节也！昔乐羊食子，有顾以不？亡父本心，实不垂顾，所以归化者，自知商周不敌，天命有所归。”高祖谓文晔曰：“卿之所诉，颇亦有途。赏从重，罚从轻，寻敕酬叙。”文晔泣曰：“臣愚顿理极，再见无期，陛下既垂慈泽，愿敕有司，特赐矜理。”高祖曰：“王者无戏，何待勤。”既而赐文晔爵都昌子，深见待遇。拜协律中郎，改授羽林监。世宗世，除高阳太守。延昌中卒。赠平远将军、光州刺史，谥曰贞。

子元，袭。拜员外郎、襄威将军、青州别驾。卒。

文颢，性仁孝笃厚。徐州安丰王府骑兵参军。

季友，南青州左军府录事参军。

闻慰，博识有才思。至延兴中，南叛。

休宾叔父旋之，其妻许氏，二子法凤、法武。而旋之早亡。东阳平，许氏携二子入国，孤贫不自立，并疏薄不伦，为时人所弃。母子皆出家为尼，既而反俗。太和中，高祖选尽物望，河南人士，才学之徒，咸见申擢。法凤兄弟无可收用，不蒙选授。后俱奔南。法武后改名孝标云。

房法寿，小名乌头，清河绎幕人也。幼孤，少好射猎，轻率勇果，结群小而为劫盗。从叔元庆、范镇等坐法寿被州郡切

责，时月相继，宗族甚患之。弱冠，州迎主簿。后以母老，不复应州郡之命。常盗杀猪牛，以共其母。招集壮士，常有百数。

母亡岁余，遇沈文秀、崔道固起兵应刘子勋。明僧暲、刘乘民起兵应刘彧，攻讨文秀。法寿亦与清河太守王玄邈起兵西屯，合讨道固。玄邈以法寿为司马，累破道固军，甚为历城所惮。加法寿绥边将军、魏郡太守。子勋死，道固、文秀悉复归彧，乃罢兵。道固虑其扇乱百姓，遂切遣之。而法寿外托装办而内不欲行。

会从弟崇吉在升城，为慕容白曜所破，母妻没于白曜军。崇吉奔还旧宅。法寿与崇吉年志粗相谐协，而亲则从祖兄弟也。崇吉以母妻见获，托法寿为计。法寿既不欲南行，恨道固逼切，又矜崇吉情理。时道固以兼治中房灵宾督清河、广川郡事，戍盘阳。法寿遂与崇吉潜谋袭灵宾，克之。仍归款于白曜以赎母妻。白曜遣将军长孙观等自大山南入马耳观军入城，诏以法寿为平远将军，与韩骥对为冀州刺史，督上租粮。以法寿从父弟灵民为清河太守，思顺为济南太守，灵悦为平原太守，伯怜为广川太守，叔玉为高阳太守，叔玉兄伯玉为河间太守，伯玉从父弟思安为乐陵太守，思安弟幼安为高密太守，以安初附。

及历城、梁邹降，法寿、崇吉等与崔道固、刘休宾俱至京师。以法寿为上客，崇吉为次客，崔刘为下客。法寿供给，亚于安都等。以功赐爵壮武侯，加平远将军，给以田宅、奴婢。性好酒，爱施，亲旧宾客率同饥饱，坎壤常不丰足。毕众敬等皆尚其通爱。太和中卒。赠平东将军、青州刺史，谥敬侯。

子伯祖，袭，例降为伯。历齐郡内史。伯祖暗弱，委事于功曹张僧皓，僧皓大有受纳，伯祖衣食不充。后广陵王羽为青州，伯祖为从事中郎、平原相。转幽州辅国长史，坐公事免官。卒。

子翼，袭。宣威将军、大城戍主。永安中，青州太傅开府从事中郎。

伯祖弟叔祖，别以功赐爵魏昌子。历广陵王国郎中令、长广东莱二郡太守、龙骧将军、中散大夫。永安中，安东将军、郢州刺史。

叔祖弟幼愍，安丰、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夺官，居家，忽闻有客声，出无所见，还至庭中，为家群犬所噬，遂卒。

初，长孙观之将至盘阳也，城中稍以震惧。时刘彧给事中崔平仲欲归江南，自历下至围城军中，与十余骑遥共法寿语，灵宾密遣人捕执之。始法寿克盘阳之后，常禁灵宾于别斋。既得平仲，引与同室，致酒食，叙国军明将入意。夜中，北城上缒出平仲、灵宾等十余人。厥明，官军至城，灵宾遂归梁邹。

灵宾，文藻不如兄灵建，而辩悟过之。灵建在南，官至州治中、勃海太守，以才名见称。兄弟俱入国，为平齐民。虽流漂屯已，操尚卓然。并卒于平齐。

灵建子宣明，亦文学著称，雅有父风。高祖擢为中书博士。迁洛，转议郎、试守东清河郡。正始中，京兆王愉出除征东、冀州，以宣明为记室参军。愉反，逼宣明为太守。

灵宾从父弟坚，字千秋，少有才名。亦内徙为平齐民。太和初，高祖擢为秘书郎，迁司空谘议、齐州大中正。高祖临朝，令诸州中正各举所知，千秋与幽州中正阳尼各举其子。高祖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当闻来牒。”出为濮阳太守。世宗时，复为司空谘议，加立忠将军。卒，赠南青州刺史，谥曰懿。

长子祖渊，羽林监。从章武王融讨葛荣，没于陈。赠安东将军、济州刺史。

祖渊弟祖皓，长水校尉。后讨萧衍将于九山，战歿。赠抚

军将军、兖州刺史。

崔平仲自东阳南奔，妻子于历城入国。太和中，高祖听其还南。

思安，有勇力；伯玉，果敢有将略。思安赐爵西安子、建威将军、北平太守，迁大司马司马、齐州武昌王府司马。高祖南伐，征为步兵校尉、直阁将军、中统军。善抚士众，高祖嘉之。汉阳既平，复为武昌王司马，带东魏郡太守，加宁朔将军，改爵清河子，卒官。子敬宝袭爵。

敬宝，亦壮健。奉朝请、征北中兵参军、北征统军、宁远将军，每有战功。早卒。子去病袭。

伯玉，坐弟叔玉南奔，徙于北边。后亦南叛，为萧鸾南阳太守。高祖南伐，克宛外城，命舍人公孙延景宣诏于伯玉曰：“天无二日，土无两王，是以躬总六师，荡一四海。宛城小戍，岂足以御抗王威？深可三思，封侯胙土，事在俯仰。”伯玉对曰：“外臣荷国厚恩，奉任疆境，为臣之道，未敢听命。伏惟游銮远涉，愿不损神。”高祖又遣谓曰：“朕亲率麾旆，远清江沔，此之小戍，岂足徘徊王师？但戎辂所经，纤介须殄，宜量力三思，自求多福。且卿早蒙萧贲殊常之眷，曾不怀恩，报以尘露。萧鸾妄言入继道成，贲子无子遗。卿不能建忠于前君，方立节于逆竖，卿之罪一。又顷年伤我偏师，卿之罪二。今鉴旆亲戎，清一南服，不先面缚，待罪麾下，卿之罪三。卿之此戍，多则一年，中则百日，少则三旬，克殄岂远？宜善思之，后悔无及。”伯玉对曰：“昔蒙武帝恺悌之恩，忝侍左右，此之厚遇，无忘夙夜。但继主失德，民望有归。主上龙飞践极，光绍大宗，非直副亿兆之深望，实兼武皇之遗敕。是以勤勤恳恳，不敢失坠。往者，北师深入，寇扰边民，辄厉将士，以救苍生。此乃边戍常事，陛下不得垂责。”

及克宛，伯玉面缚而降。高祖引见伯玉并其参佐二百人，诏伯玉曰：“朕承天驭宇，方欲清一寰域，卿蕞尔小戎，敢拒六师，卿之愆罪，理在不赦。”伯玉对曰：“臣既小人，备荷驱使，缘百口在南，致拒皇略，罪合万死。”高祖曰：“凡立忠抱节，皆应有所至。若奉逆君，守迷节，古人所不为。卿何得事逆贼萧鸾，自贻伊谴！”伯玉对曰：“臣愚痴晚悟，罪合万斩，今遭陛下，愿乞生命。”高祖曰：“凡人惟有两途：知机获福，背机受祸。劳我王师，弥历岁月，如此为降，何人有罪！且朕前遣舍人公孙延景城西共卿语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卿答云：‘在此不在彼。’天道攸远，变化无方，卿宁知今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乞命而已，更无所言。高祖以思安频为伯玉泣请，故特宥之。

伯玉在南之日，放妾杨氏为尼。入国，遂令还俗，复爱幸焉。为有司所奏，高祖听之。世宗即位，拜长史，兼游击将军，出为冯翊相，卒官。

崇吉，少骁勇，为沈文秀中兵参军。及太原戍守傅灵越率众弃郡南赴子勋，文秀以崇吉督郡事。既而背文秀，同于刘彧，母叔在历城，为崔道固所拘系，又将致刑于市以恐之，而崇吉卒无所顾。会道固归彧，乃出其母。彧以崇吉为龙骧将军、并州刺史，领太原太守，戍升城。崇吉以其从兄灵献为长史，姨兄贾延年为司马。

未几而白曜军至。白曜遣人招之，崇吉不降，遂闭门固守。升城至小，人力不多，胜仗者不过七百人，而白曜侮之，乃遣众陵城。崇吉设土蕈方梁，下相舂击，不时克殄。白曜遂筑长城，围三重，更造攻具，日夜攻击。自二月至四月，粮矢俱尽，崇吉突围出走，遁藏民舍，母妻见获。道固遣治中房灵宾慰引之，崇吉不肯见道固，遂东归旧村，阴募壮士，欲以偷母，还

奔河南。白曜虑其如此，守备严固。后与法寿取盘阳，俱降。

及立平齐郡，以历城民为归安县，崇吉为县令。颇怀昔憾，与道固接事，意甚不平。后委县出台，讼道固罪状数条。会赦不问。崇吉乞解县，许之。停京师半岁，乃南奔。崇吉夫妇异路，剃发为沙门，改名僧达，投其族叔法延。住岁余，清河张略之亦豪侠士也，崇吉遗其金帛，得以自遣。妻从幽州南出，亦得相会。崇吉至江东，寻病死。

崇吉从父弟三益，字敬安，于南阳内附。高祖与语，善之，曰：“三益了了，殊不恶。”拜员外散骑侍郎。寻出为太山太守，转兖州左军府司马，所在以清和著称。还，除左将军。正光中卒，年六十三。九子。

长子士隆，兴和中，东清河太守，带盘阳镇将。

士隆弟士达，少有才气。其族兄景先，有鉴识，每曰：“此儿俶傥，终当大其门户。”起家济州左将军府仓曹参军。时京兆王继为大将军，出镇关右，闻其名，征补骑兵参军，领帐内统军。

孝昌中，其乡人刘苍生、刘钧、房须等作乱，攻陷郡县，频败州军。时士达父忧在家，刺史元欣欲逼其为将，士达以礼固辞。欣乃命其友人冯元兴谓之曰：“今合境从逆，贼徒转炽，若万一陷州，君家岂得独全？既急病如此，安得顾名教也？”士达不得已而起，率州郭之人二千余人，东西讨击，悉破平之。武泰初，就家拜平原太守，抑挫豪强，境内肃然。时邢杲寇乱，惮其威名，越郡城西度，不敢攻逼。

永安末，转济南太守。士达不入京师，而频为本州郡，时人荣之。

永安末，尔朱兆入洛，刺史萧赞为城民赵洛周所逐，城内无主。洛周等以士达乡情所归，乃就郡请之，命摄州事。永熙

二年卒，年三十八，时人伤惜之。赠平东将军、齐州刺史，谥曰武。

士达弟士素，武定末，太尉谘议参军。

士素弟士章，尚书郎。

法寿族子景伯，字长晖。高祖谶，避地渡河，居于齐州之东清河绎幕焉。祖元庆，仕刘骏，历七郡太守，后为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马。刘彧之杀之业自立也，子业弟子勋起兵攻之，文秀遣其将刘珍之率兵助彧。后背彧归于子勋，元庆不同，为文秀所害。父爱亲，率勒乡部攻文秀。刘彧嘉之，起家授龙骧将军。寻会文秀降彧，乃止。显祖时，三齐平，随例内徙，为平齐民。以父非命，疏服终身。

景伯生于桑乾，少丧父，以孝闻。家贫，备书自给，养母甚谨。尚书卢渊称之于李冲，冲时典选，拔为奉朝请、司空祭酒、给事中、尚书仪曹郎。除齐州辅国长史，值刺史死，敕行州事。政存宽简，百姓安之。后值清河太守杜昶外叛，郡居山险，盗贼群起，除清河太守。郡民刘简虎曾失礼于景伯，闻其临郡，阖家逃亡。景伯督切属县捕擒之，即署其子为西曹掾，命喻山贼。贼以景伯不念旧恶，一时俱下，论者称之。旧守令六年为限，限满将氏，郡民韩灵和等三百余人表诉乞留，复加二载。后迁太尉中郎、司徒谘议参军、辅国将军、司空长史。以母疾去官。

景伯性淳和，涉猎经史，诸弟宗之，如事严亲。及弟妓亡，蔬食终丧，期不内御，忧毁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远期年哭临，亦不内寝。乡里为之语曰：“有义有礼，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标榜人物，无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业。及母亡，景伯居丧，不食盐菜，因此遂为水病，积年不愈。孝昌三年卒于家，时年五十。赠左将军、齐州

刺史。

子文烈，武定中，尚书三公郎中。

景先，字光胄。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年十二，请其母曰：“岂可使兄佣赁以供景先也？请自求衣，然后就学。”母哀其小，不许。苦请，从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赡。太和中，例得还乡，郡辟功曹。州举秀才，值州将卒，不得对策。解褐太学博士。时太常刘芳、侍中崔光富世儒宗，叹其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郎，修国史。寻除司徒祭酒、员外郎。侍中穆绍又启景先撰《世宗起居注》。累迁步兵校尉，领尚书郎，齐州中正，所历皆有当官之称。

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谨，出告反面，晨昏参省，侧立移时，兄亦危坐，相敬如对宾客。兄曾寝疾，景先侍汤药，衣冠不解，形容毁瘁。亲友见者莫不哀之。

神龟元年，萧衍龙骧将军田申能据东义阳城内属，敕景先为行台，发二荆兵以援之，在军遇疾而还。其年卒于家，时年四十三。赠持节、冠军将军、洛州刺史，谥曰文景。先作《五经疑问》百余篇，其言该典，今行于时，文多，略举其切于世教者：

问王者受命，木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灵者兴。金德方隆，祲发华渚；水运告昌，瑶光启祚。人道承天，天理应实，受谢既彰，玄命若契。相生之义，有允不违。至如汤武革命，杀伐是用，水火为次，遵而不改。既事乖代终，而数同纳麓。逆顺且殊，祲运宜异，而兆征不差，有疑符应。

问禹以鲧配天，舜不尊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冒。道高者负宸四方，神积者郊原斯主。是以则天，不能私其子；绍尧，不敢尊其父。鲧既罪彰于山川，受殛于羽裔，化质与鳞甲为群。

铭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于国阳，当升烟之大礼。苟存及躬，以乱祀典。降上帝为罪鬼之宾，奏夹钟为介虫之乐，奉天之道，不乃有沦乎？

问汤尊稷废柱曰：“神积道存，异世同尊；列山见享，绵纪前代。成汤革命承天，当愆阳之运，不思理数之有时，黜元功于百世。且毕、箕感应，风雨异征，尊播殖之灵，而邀滂澍之润，升废之道，无乃谬与？若柱不合荐，虞夏应失之于前；如以岁久宜迁，百神可计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旨。

问汤克桀，欲迁夏社为不可；武王灭纣，以亳社为亡国之诫曰：神无定方，唯人为主，道协无为，天地是依，弃德弗崇，百灵更祀。周武承天，礼存咸秩，升后稷当四圭之尊，贬土只隔牲币之享。就如言之，稷稟灵威，诚允聿追之宜，社非商祖，孝孚乃考之咎，殷鉴致诚，何独在斯？

问《易》著革命之爻，而无揖让之象曰：玄黄剖别，人道为尊，含灵伫化，故义始元首。是以飞龙启征，大人载就。及理运相推，帝图异序。虞宾以为善终顺守，有惭未尽，不显揖让之象，而著已日之美。岂可兆巨衅为貽厥之谋，训万世而开安忍之口？求之反衷，未识理恕。

问《周礼·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诛，为明焉曰：王道贵产，法理尚恩。旧德见食，八象载其美；五宥三刺，《礼经》宝其仁。是以禄父巨衅，殷礼不辍；三监乱德，蔡胤犹存。罪莫极于无上，逆莫甚于违天。行大辟祸不及族，理正刑愆止于身。何恶当参夷之祸？何戾受沦殄之辜？

问《仪礼》，继母出嫁，从为之服，《传》云“贵终其恩”曰：继母配父，本非天属，与尊合德，名义以兴。兼鞠育有加，礼服是重。既体违义尽，弃节毁慈，作嫔异门，为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终恩之有？方齐服是追，哭于野次，苟存降重，

无乃过犹不及乎？

问《礼记》，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税丧，己则否曰：服以恩制，礼由义立。慈母三年，孙无缙葛者，以戚非天属，报养止身。祖虽异域，恩不及己，但正体于下，可无服乎？且缙冠玄武，子姓之服。縗夕练之后，纁经已除，犹怀惨素，未忍从吉，况斩焉？初之创巨方始，复吊之宾，尚改缙裘，奉哀苦次，而无追变，孝子孝孙，岂天理是与？

问《左氏传》，齐人杀哀姜，君子以为不可曰：受醮从天，人伦所重。保育异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极昏淫，祸倾合之尊；怙乱无终，殄灭诞鞠之爱。齐桓匡翼四方，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生贬违，以杀为甚。而神道幽默，祸降未期，虽穷勃履朝，臣不宜纠，既事反人灵，咎将有所，施之取衷，孰为优允？

问《公羊传》，王者之后郊天曰：神不谬享，帝无妄尊。介丘偏祀，犹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岂可纳废飧之虔？唐虞已往，事无斯典；三后已降，始见其文。揖让之胄，礼不上通，昏瘝后焮，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无二统。纯风既讹，玄牡肆尊，礼不虚革，庶昭异闻。

问《谷梁传》，鲁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从，乃免牲”，《传》曰“乃者，亡乎人之辞也”曰：乐以观风，礼为教本，其细已甚，民不堪命。齐不加兵，屈于周典。僖公鲁之盛君，告诫虔祀，穆卜迎吉，而休征不至。若推咎于天，则神不弃鉴；归愆于人，则颂声宜替。既命龟失辰，灵威弗眷，郊享不从，配天斯缺。即《传》所言，殆非虚美，何承而制？

问《尚书胤征》，羲和诘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于房曰：衡纪不移，日月有度。炎凉启辰，次舍无代。履端屡臻，归余成闰。是以爰命羲和，升准徂节，使晷数应时，火流协运。

致望舒后律，耀灵爽次。即官阙永，容可为愆。玄象一差，未成巨戾。且杪秋岂回星之辰，授衣非合璧之月。叙食弗当，积失加诛；律度暂差，便遭殄绝。仁者之兵，义不妄兴；王赫斯举，将有异说。

问《毛诗》，“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曰：日月次周，行舍有常，分至之候，不为愆咎。今同之辰而为深戾者，专以金木相残，指日成衅。推步不一，容可如之。若谪见正阳，日维戊午，生育相因，犹子归母，但以阴阳得无深忌乎？若为忌也，朔亦应为灾；如不忌也，辛卯岂独成丑？且举凡之始，以属月时，系之在日，有爽明例。义不妄构，理用何依？

问《论语》，河不出图，泣麟自伤曰：圣人禀灵天地，资识未形，齐生死于一同，等荣辱于彼我。孔子自生不辰，从心告齿，乐正既修，素王斯著。方兴吾已之叹，结反袂之悲，进涉无上之心，退深负杖之惧。圣达之理，无乃缺如？

符玺郎王神贵答之，名为《辩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观。前废帝时奏上之。帝亲自执卷，与神贵往复，嘉其用心，特除神贵子鸿彦为奉朝请。

景先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

景远，字叔遐。重然诺，好施与。频岁凶俭，分贍宗亲，又于通衢以食饿者，存济甚众。平原刘郁行经齐兗之境，忽遇劫贼，已杀十余人。次至郁，郁呼曰：“与君乡近，何忍见杀！”贼曰：“若言乡里，亲亲是谁？”郁曰：“齐州主簿房阳是我姨兄。”阳是景远小字。贼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杀其亲！”遂还衣服，蒙活者二十余人。景远好史传，不为章句。天性小急，不类家风，然事二兄至谨，抚养兄孤恩训甚笃。益州刺史傅竖眼慕其名义，启为昭武府功曹参军，以母老不应，

竖眼颇恨之。卒于家。

子敬道，永熙中，开府参军事。

史臣曰：严棱夙款可嘉。修之晚有诚效。唐和万里慕义，归身著绩。休宾穷而委质。法寿、伯玉未能投命。景伯兄弟，儒风雅业，良可称焉。

列传第三十二

罗结
伊馘
乙瑰
和其奴
苟頹
薛野者
宇文福
费于
孟威

罗结，代人也，其先世领部落，为国附臣。刘显之谋逆也，太祖去之。结翼卫銮舆，从幸贺兰部。后以功赐爵屈蛇侯。太宗时，除持节、散骑常侍、宁南将军、河内镇将。世祖初，迁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岁，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悫，甚见信待，监典后宫，出入卧内，因除长信卿。年一百一十，诏听归老，赐大宁东川以为居业，并为筑城，即号曰罗侯城，至今犹存。朝廷每有大事，驿马询访焉。年一百二十岁，卒。赠宁东将军、幽州刺史，谥曰贞。

子斤，太宗时为侍御中散。后从世祖讨赫连昌，世祖追奔入城，昌邀击，左右多死，斤力战有功。世祖嘉之。后录勋，除散骑常侍、侍中、四部尚书，又加平西将军。后平凉州，攻城野战，多有克捷，以功赐爵带方公，除长安镇都大将。会蠕

蠕侵境，驰驿征还，除柔玄镇都大将。后以斤机辩，敕与王俊使蠕蠕，迎女备后宫。又以本将军开府，为长安镇都大将。卒，赠本将军、雍州刺史，谥曰静，陪葬金陵。

子敦，袭爵。有姿貌，善举止。自太子洗马稍迁散骑常侍、库部尚书。卒，赠安东将军、幽州刺史，谥曰恭。

子伊利，高宗时袭爵。除内行长，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领御食、羽猎诸曹事。伊利曾病，显祖幸其宅，自视医药，其见待如此。稍迁散骑常侍、仪曹尚书，出为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善抚导，在州数年，边民归之五千余户。高祖时，蠕蠕来寇，诏伊利追击之，不及而反。后依例降为侯。除司农卿、光禄大夫。卒。世宗初，赠征北将军、燕州刺史，谥曰静。

子阿奴，亦忠实寡言，有智度。以勋臣之子，除侍御中散，袭爵。稍迁中散大夫。卒。

子杀鬼，袭爵。武泰中，骠骑将军、南青州刺史。

敦弟拔，历殿中尚书，赐爵济南公。高祖时，进爵为王。除征西将军、吏部尚书，改封赵郡王。后例降为公。卒，赠宁东将军、定州刺史，谥曰康，陪葬金陵。

子道生，肆州安北府外兵参军。卒。

子延，天兴中，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

结从子渥，渥子提，并历通显。提从世祖讨赫连昌有功，赐昌女为妻。

子云，早有名位。显祖时给事中，西征敕勒，为贼所袭杀。

子盖，世宗时右将军、直閤将军。转龙骧将军、济州刺史。卒，赠本将军、兖州刺史。

长子鉴，累迁冠军将军、岐州刺史。入除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主衣都统。卒，赠侍中、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尚书右仆射、司空公、卫将军、冀州刺史，以孝静外戚故也。

鉴弟衡，累迁天水、乐陵二郡太守，辅国将军，光州刺史。

结宗人弥，善射有膂力。世祖时为军将，数从征伐有功，官至范阳太守。卒，赠幽州刺史。

弥孙念，字子怀。武定中，骠骑将军、胶州刺史。

伊馘，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多力，曳牛却行。神初，擢为侍郎，转三郎，赐爵汾阳子，加振威将军。

世祖之将讨凉州也，议者咸谏，唯司徒崔浩劝世祖决行。群臣出后，馘言于世祖曰：“若凉州无水草，何得为国？议者不可用也，宜从浩言。”世祖善之。既克凉州，世祖大会于姑臧，谓群臣曰：“崔公智计有余，吾亦不复奇之。吾正奇馘弓马之士，而所见能与崔同，此深自可奇。”顾谓浩曰：“馘智力如此，终至公相。”浩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卫青、霍去病亦不读书，而能大建勋名，致位公辅。”世祖笑曰：“诚如公言。”

馘性忠谨，世祖爱之，亲待日殊，赏赐优厚。真君初，世祖欲拜馘为尚书，封郡公。馘辞曰：“尚书务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荷任，请收过恩。”世祖问其欲，馘曰：“中、秘二省多诸文士，若恩矜不已，请参其次。”世祖贤之，遂拜为中护将军、秘书监。以功赐爵魏安侯，加冠军将军。后出为东雍州刺史，恩化大行，百姓思之。转殿中尚书，常典宿卫。世祖亲任之。从幸瓜步，频有战功，进号镇军将军。兴安二年，迁征北大将军、都曹尚书，加侍中，进爵河南公。兴光元年，拜司空。及为三公，清约自守，为政举大纲而已，不为苛碎。太安二年，领太子太保。三年，与司徒陆丽等并平尚书事。五年薨。

子兰，袭。散骑常侍、库部尚书。卒。

子盆生，骁勇有胆气。初为统军，累有战功，遂为名将。

以勋赐爵平城子。神龟二年，自骁骑将军、直阁将军为持节、右将军、洛州刺史。与荆州刺史、淮南王世遵，鲁阳太守崔模俱讨襄阳，不克而还，坐免官。从除安西将军、光禄大夫。又为抚军将军、太仆卿、假镇西将军、西道别将，每战频捷。自崔延伯之后，盆生为次焉。进号征西将军，行岐州刺史。复为西道都督，战歿。赠车骑将军、雍州刺史。永熙中，重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武平，司徒祭酒。

武平弟武荣，直合将军。

馘族孙豹子，武卫将军。

豹子从子琳，亦武卫将军。

乙瑰，代人也。其先世统部落。世祖时，瑰父匹知慕国威化，遣瑰入贡，世祖因留之。瑰便弓马，善射，手格猛兽，膂力过人。数从征伐，甚见信待。尚上谷公主，世祖之女也。除镇南将军、驸马都尉，赐爵西平公。从驾南征，除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每战，身先士卒，勇冠三军。后除侍中、征东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进爵为王。又为西道都督。和平中薨，时年二十九。赠太尉公，谥曰恭。

子乾归，袭爵。年十二，为侍御中散。及长，身長八尺，有气干，颇习书疏，尤好兵法。复尚恭宗女安乐公主，除驸马都尉、侍中。显祖初，除征西将军、秦州刺史，有惠政。高祖初即位，为征西道都督，又为中道都督。延兴五年卒，时年三十一。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谥曰康。

子海，字怀仁。少历侍御史散、散骑侍郎，卒时年四十一。赠散骑常侍、卫将军、济州刺史，谥曰孝。

子瑗，字雅珍。尚淮阳公主，高祖之女也，除驸马都尉，汝南王友，固辞不拜。历济南太守。时为逆贼刘桃攻郡，瑗逾

城获免。后都督李叔仁讨桃平之，瑗乃还郡。后除司农少卿，银青、金紫、左、右光禄大夫，中军将军，西兖州刺史。天平元年，举兵应樊子鹄，与行台左丞宋显战，败死，时年四十六。

瑗弟谐，字遵和。武定中，司马。

谐弟琛，字仲珍。解褐司空参军事。稍迁东平、济阴二郡太守，散骑常侍。卒时年四十九。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为三郎，转羽林中郎，以恭勤致称。赐爵东阳子，除奋武将军。高宗初，迁尚书，加散骑常侍，进爵平昌公，拜安南将军，迁尚书左仆射。太安元年，诏群臣议立皇太子名。其奴与司徒丽等以为宜以德命名，帝从之。又与河东王閼毗、太宰常英等并平尚书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请。时以西征吐谷浑诸将淹停不进，久囚未决。其奴与尚书毛法仁等穷问其状连日，具伏。和平六年，迁司空，加侍中。高宗崩，乙浑与林金閼擅杀尚书杨保年等。殿中尚书元郁率殿中宿卫士欲加兵于浑。浑惧，归咎于金閼，执金閼以付郁。时其奴以金閼罪恶未分，乃出之为定州刺史。皇兴元年，长安镇将东平王道符反，诏其奴领征西大将军，率殿中精甲万骑以讨之，未至而道符败，军还。三年薨，内外咸叹惜之。赠平昌王，谥曰宣。

子天受，袭爵。初为内行令。太和六年，迁弩库曹下大夫，卒。

苟頹，代人也。曾祖乌提，登国初，有勋于太祖，赐吴宁子。父洛跋，内行长。頹性厚重少言，严毅清直，武力过人。擢为中散，小心谨敬。世祖南讨，以頹为前锋都将，每临敌对战，常先登陷陈。世祖至江，赐爵建德男，加宁远将军。还，迁奏事中散，典凉州作曹。迁内行令，转给事中，迁司卫监。以本将军拜洛州刺史。为政刚严，抑强扶弱，山蛮畏威，不敢

为寇。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官举才堪干事、人足委仗者，于是公卿咸以颍应选。征拜散骑常侍、殿中尚书，进爵成德侯，加后将军。太和元年，加散骑常侍，寻迁侍中、安东将军、都曹尚书，进爵河南公。

颍方正好直言，虽文明太后生杀不允，颍亦言至恳切，未曾阿谀。李诉、李敷之诛也，颍并致谏，太后不从。三年，迁征北大将军、司空公，进爵河东王。以旧老，听乘步挽，杖于朝。

大驾行幸三川，颍留守京师，沙门法秀谋反，颍率禁卫收掩毕获，内外晏然。驾还饮至，文明太后曰：“当尔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处分失所，则事成不测矣。今京畿不扰，宗社获安者，安卿之功也。”七年，诏曰：“颍为台鼎，论道是寄，历奉四朝，庸绩弥远。宜加崇异，以彰厥功。自兹已后，可永受复除。”十三年冬薨。高祖痛悼者久之。赠谥有加，谥僖王。

长子恺，累迁冠军将军，柔玄、怀荒、武川镇大将，袭爵河东王，例降为公。正光二年卒。赠平北将军、恆州刺史。

子宝，武定中，北梁太守。

恺弟养，步兵校尉，早卒。

养弟资，武骑侍郎、河间太守、太仆少卿、汲郡太守。迁龙骧将军、肆州刺史。还，除武卫将军，加后将军。延昌末卒。赠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并给帛二百匹，布一百匹，谥曰愍。

子景蛮，庄帝时，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颍弟若周，散骑常侍、尚书。太和中，安南将军、豫州刺史、颍川侯。卒，赠光禄大夫。

若周弟寿乐，太和中，北部尚书、安南将军、怀州刺史，假山阳公，未拜。寻除散骑常侍、殿中尚书、晋安侯。卒，赠

安东将军、冀州刺史。

颍从叔孤，少以忠直称。太宗即位，以定策功拜车骑将军。后除镇军大将军、并州刺史、博陵公。不治产业，死之日家无余财，百姓追思之。

薛野 者，代人也。父达头，自姚萇时率部落归国。太祖嘉其忠款，赐爵聊城侯，散员大夫，待以上客之礼，赐妻郑氏。达头闲雅恭慎，太祖深器之。卒，赠平南将军、冀州刺史，谥曰悼。野 者少失父母，养于宗人利家。及长，好学善射。高宗初，召补羽林。迁给事中，典民籍事，校计户口，号为称职。赐爵顺阳子。野 者少孤，父侯不袭，至是锡爵。和平中，除平南将军、并州刺史，进爵河东公。转太州刺史，在治有声。卒，年六十一。赠散骑常侍、大将军、并州刺史，谥曰简。

子虎子，姿貌壮伟，明断有父风。年十三，入侍高宗。太安中，迁内行长，典奏诸曹事。当官正直，内外惮之。及文明太后临朝，出虎子为枋头镇将。

虎子素刚简，为近臣所疾，因小过黜为镇门士。及显祖南巡，次于山阳。虎子拜诉于路，曰：“臣昔事先帝，过沾重恩。陛下在谅暗之日，臣横罹非罪，自摈黜此蕃，已经多载，不悟今日得奉圣颜。”遂流涕呜咽。显祖曰：“卿先帝旧臣，久屈非所，良用怆然。”诏虎子侍行，访以政事，数十里中，占对不绝。时山东饥馑，盗贼竞起。相州民孙诲等五百余人，称虎子在镇之日，土境清晏，诉乞虎子。乃复除枋头镇将，即日之任。至镇，数州之地，奸徒屏迹。显祖玺书慰喻。后除平南将军、相州刺史。显祖崩，不行。太和二年，袭爵。三年，诏虎子督三将出寿春，与刘昶南讨。四年，徐州民桓和等叛逆，屯于五固。诏虎子为南征都副将，与尉元等讨平之。以本将军为彭城镇将。至镇，雅得民和。除开府、徐州刺史。

时州镇戍兵，资绢自随，不入公库，任其私用，常苦饥寒。虎子上表曰：“臣闻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非粮不战。故自用兵以来，莫不先积聚，然后图兼并者也。今江左未宾，鲸鲵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强丰沛，将何以拓定江关，扫一衡霍？窃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即自随身，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论之于公，无毫厘之润；语其利私，则横费不足。非所谓纳民轨度，公私相益也。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万余顷。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其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耘植，余兵尚众，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唯须内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匪直戍士有丰饱之资，于国有吞敌之势。昔杜预田宛叶以平吴，充国耕西零以强汉。臣虽识谢古人，任当边守，庶竭尘露，有增山海。”高祖纳之。

又上疏曰：“臣闻先王建不易之轨，万代承之；圣主垂不刊之制，千载共仰。伏惟陛下道洽群生，恩齐造化，仁德所覃，迹超前哲。远崇古典，留意治方，革前王之弊法，申当今之宜用。定贡赋之轻重，均品秩之厚薄，庶令百辟足以代耕，编户享其余畜。巍乎焕焉，不可量也。臣窃寻居边之民，蒙化日浅，戎马之所，资计素微。小户者一丁而已，计其征调之费，终岁乃有七缣。去年征责不备，或有货易田宅，质妻卖子，呻吟道路，不可忍闻。今淮南之人，思慕圣化，延颈企足，十室而九。恐闻赋重，更怀进退。非惟损皇风之盛，虑伤慕义之心。且臣所居，与南连接，民情去就，实所谕知。特宜宽省，以招未至。其小郡太守，数户而已。一请止六尺绢，岁不满匹。既委边捍，取其必死，邀之士重，何吝君轻？今班制已行，布之天下，不

宜忤冒，以乱朝章。但猥藉恩私，备位蕃岳，忧责之地，敢不尽言。”书奏，文明太皇太后令曰：“俸制已行，不可以小有不平，便亏通式。”

在州戍兵，每岁交代，虎子必亲自劳送。丧者给其敛帛。州内遭水，二麦不收，上表请贷民粟，民有车牛者，求诣东袞给之。并如所奏，民得安堵。高祖曾从容问秘书丞李彪曰：“卿频使江南，徐州刺史政绩何如？”彪曰：“绥边布化，甚得其和。”高祖曰：“朕亦知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张攀咸以赃污，虎子案之于法。安等遣子弟上书，诬虎子南通贼虜。高祖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必不然也。”推案果虚。乃下诏曰：“夫君臣体合，则功业可兴；上下猜惧，则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张攀咸以贪恠获罪，各遣子弟诣阙，告刺史虎子纵民通贼，妄称无端。安宜赐死，攀及子僧保鞭一百，配敦煌。安息他生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决。塞彼轻狡之源，开此陈力之效。”在州十一载，太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赠散骑常侍、镇南将军、相州刺史，谥曰文。有六子。

长子世遵，袭爵，例降为侯。景明中，为秦州刺史，稍迁左将军。卒，年四十二。

长子忱，字安民。正光中，袭爵。稍迁镇南将军、钜鹿太守、定州仪同开府谘议参军、齐献武王大行台左丞、中外府司马。出为殷州骠骑府长史。武定五年，除镇北将军、北广平太守。为治暴虐，在因公事，一家之内并杀数人。为民所讼，将致之罪，遇患，卒于郡。赠征西将军、西兖州刺史。

忱弟安颢，武定末，东豫州征西府长史。

世遵弟昙庆，少有度量。永平中，员外散骑常侍，迁尚书郎。年五十一，卒。

子衍，字元孙，轻财慕义。熙平中，为侍御史、奉朝请。永安中，尚书驾部郎中，行河阳县事。卒于正平太守。赠征东将军、徐州刺史。

昙庆弟昙宝，初补散骑。高祖诏昙宝采遗书于天下。历侍御中散、直阁将军、太子步兵校尉。世宗时，遣使巡行四方，以昙宝持节、兼散骑常侍、龙骧将军、南道大使。昙宝达豫州，卒，年二十九。

昙宝弟昙尚，有容貌，性宽和。初辟御史，加奉朝请。熙平二年，除徐州谷阳戍主，行南阳平郡事。母忧去职。正光中，诏以阳平邻接萧衍，绥捍须人，仰尚书举才而遣。左仆射萧宝夤举昙尚应选，驰驿之郡。孝昌初，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萧衍，昙尚斩其使人，送首于都督、安乐王鉴。鉴不能援，遂为萧衍将王希聘所陷，拘昙尚送萧衍。衍以礼遇之，昙尚乞归，衍乃听还。肃宗复其本秩。武泰初，尔朱荣擅强并肆，朝廷欲揣其情，除昙尚员外常侍，使于荣，托以慰喻，密以观之。建义初，除司徒左长史、兼吏部尚书，授太原王尔朱荣官。还，赐爵永安侯。寻除后将军、定州刺史。尔朱荣之死，授持节、兼尚书北道行台，代魏兰根。后为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太昌初，加征东将军，行兖州事。天平中，降骠骑大将军、齐州刺史。昙尚凡历三州，俱称贪虐。还，除将作大匠，卒于官，年六十一。赠都督瀛沧二州诸军事、本将军、仪同三司、瀛州刺史。

子仲芬，武定中，齐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参军。

昙尚弟琚，字昙珍。武定末，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

宇文福，河南洛阳人。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为拥部大人。祖浩拨，仕慕容垂，为唐郡内史、辽东公。太祖之平慕容宝，活拨入国，为第一客。

福少骁果，有膂力。太和初，拜羽林郎将，迁建节将军，

赐爵新昌侯、南征都将。击萧贖有功，授显武将军。寻除恢武将军、北征都将，特赐戎服。破蠕蠕别部，获万余。还，除都牧给事。十七年，车驾南讨，假冠军将军、后军将军。时仍迁洛，敕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高祖嘉之。寻补司卫监。从驾豫州，加冠军将军、西道都将、假节、征虏将军。领精骑一千，专殿驾后。未几，转骁骑将军，仍领太仆、典牧令。从驾征南阳，兼武卫将军。

二十二年，车驾南讨，遣福与右卫将军杨播为前军。至邓城，福选兵简将，为攻围之势。高祖望福军法齐整，将士闲习，大被褒叹。萧鸾遣其尚书崔慧景、黄门郎萧衍率众十万来救。高祖指麾将士，敕福领高车羽林五百骑出贼南面，夺其桥道，绝绝归路。贼众大恐，六道来战。福据鞍誓众，身先士卒，贼不得前，遂大奔溃。赐爵昌黎伯，正武卫，加征虏将军。寻以高车叛，命加征北将军、北征都将，追讨之。军败被黜。

景明初，乃起拜平远将军、南征统军。进计于都督彭城王勰曰：“建安是淮南重镇，彼此要冲。得之则义阳易图，不获则寿春难保。”勰然之。及勰为州，遂令福攻建安。建安降，以勋封襄乐县开国男，邑二百户。除太仆少卿。寻以衍将寇边，假节、征虏将军，领兵出三关讨之。又诏福行豫州事，与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共相影援，绥遏蛮楚。还，为光禄大夫，转太仆卿。延昌中，以本官领左卫将军，除散骑常侍、都官尚书，加安东将军、营州大中正。

熙平初，除镇北将军、瀛州刺史。福性忠清，在公严毅，以信御民，甚得声誉。解任，复除太仆卿。又为金紫光禄大夫。出除散骑常侍，都督怀朔、沃野、武川三镇诸军事，征北将军，

怀朔镇将。至镇，遇病卒。诏遣主书乐安嘉赴吊。赠车骑大将军、定州刺史，开国如故，谥曰贞惠。

长子善，字庆孙，袭爵。自司空掾，稍迁平南将军、光禄大夫。孝昌末，北征战歿。赠车骑将军、冀州刺史。

善弟延，字庆寿，体貌魁岸，眉目疏朗。永平中，释褐奉朝请，直后、员外散骑常侍。以父老，诏听随侍在瀛州。属大乘妖党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战，死者数人，身被重创，贼乃小退，而纵火烧斋阁。福时在内，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体灼烂，发尽为烬。于是勒众与贼苦战，贼乃散走。以此见称。孝昌中，授假节、建威将军、西道别将，赴援关陇，有战功。除员外散骑常侍，转直寝。与万俟丑奴战没。赠冠军将军、豫州刺史。

子仲鸾，武定末，齐王丞相府长流参军。

庆寿弟庆安，历给事中、尚书殿中郎中。后加平北将军、武卫将军。河阴遇害，赠征东将军、兖州刺史。长子仲融。融弟仲衍。

费于，代人也。祖峻，仕赫连昌，为宁东将军。泰常末，率众来降，拜龙骧将军，赐爵犍为公。后迁征南将军、广阿镇大将，徙爵下邳公。父郁，以随父归诚勋，赐五等男，除燕郡太守。卒，赠幽州刺史。

于少有节操，起家内三郎。世祖南伐，从驾至江。以宿卫之勤，除宁远将军，赐爵松杨男。迁商贾部二曹令，除平南将军、怀州刺史。卒。

子万，袭。太和初，除平南将军、梁国镇将。后高祖南伐，万从驾渡淮，战歿。赠镇东将军、冀州刺史。

子穆，字朗兴。性刚烈，有壮气，颇涉书史，好尚功名。世宗初，袭男爵。后除夏州别驾，寻加宁远将军，转泾州平西

府长史。时刺史皇甫集，灵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亲，多为非法。穆正色匡谏，集亦惮之。转安定太守，仍为长史。还朝，拜左军将军，转河阴令，有严明之称。

时蠕蠕主婆罗门自凉州归降，其部众因饥侵掠边邑，诏穆衔命宣慰，便皆款附。明年复叛，入寇凉州。除穆辅国将军、假征虏将军、兼尚书左丞、西北道行台，仍为别将，往讨之。穆至凉州，蠕蠕遁走。穆谓其所部曰：“夷狄兽心，唯利是视，见敌便走，乘虚复出。今王师来讨，虽畏威逃迹，然军还之后，必来侵暴。今欲羸师诱致，冀获一战，若不令其破胆，终恐疲于奔命。”众咸然之。穆乃简练精骑，伏于山谷，使羸步之众为外营以诱之。贼骑覘见，谓为信弱，俄而竞至。穆伏兵奔击，大破之，斩其帅郁厥乌尔、俟斤十代等，获生口杂畜甚众。

及六镇反叛，诏穆为别将，隶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将班师，会诸将议曰：“朔州是白道之冲，贼之咽喉，若此处不全，则并肆危矣。今欲选诸将一人，留以镇捍。不知谁堪此任？”僉曰：“无过穆者。”崇乃请为朔州刺史，仍本将军，寻改除云州刺史。穆招离聚散，颇得人心。时北境州镇，悉皆沦没，唯穆独据一城，四面抗拒。久之，援军不至，兼行路阻塞，粮仗俱尽。穆知势穷，乃弃城南走，投尔朱荣于秀容。既而诣阙请罪，诏原之。

孝昌中，二绛蜀反，以穆为都督，讨平之。拜前将军、散骑常侍，迁平南将军、光禄大夫。妖贼李洪于阳城起逆，连结蛮左，诏穆兼武卫将军，率众讨击，破于关中之南。迁金紫光禄大夫，正武卫将军。

尔朱荣向洛，灵太后征穆，令屯小平。及荣推奉庄帝，河梁不守，穆遂弃众先降。穆素为荣所知，见之甚悦。穆潜说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前无横陈者，正以推奉

主上，顺民心故耳。既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伏。今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实，必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公还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内难作矣。”荣心然之。于是遂有河阴之事。天下闻之，莫不切齿。荣入洛，穆迁中军将军、吏部尚书，鲁县开国侯，食邑八百户，又领夏州大中正。

萧衍遣将军曹义宗逼荆州，诏穆为使持节、南征将军、都督南征诸军事、大都督以援之。穆潜军径进，出其不意，至既大破之，生擒义宗送阙。以功迁卫将军，进封赵平郡开国公，增邑一千户。迁使持节，加侍中、车骑将军、假仪同三司、前锋大都督。与大将军元天穆东讨邢杲，破平之。时元颢内逼，庄帝北幸，颢入京师。穆与天穆既平齐地，回师将击颢。穆先驱围虎牢，尽锐攻之。将拔，属天穆北渡，既无后继，人表离沮，穆遂降颢。以河阴酷滥事起于穆，引入诘让，出而杀之，时年五十三。庄帝还宫，追赠侍中、司徒公，谥曰武宣。

长子庆远，永安中，龙骧将军、青州开府司马。

第二子孝远，袭。天平中，叛入关西。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阳人。颇有气尚，尤晓北土风俗。历东宫斋帅、羽林监。时四镇高车叛投蠕蠕，高祖诏威晓喻祸福，追还逃散，分配为民。后以明解北人之语，敕在著作，以备推访。永平中，自镇远将军、前军将军、左右直长，加龙骧将军，出使高昌。还，迁城门校尉、直阁将军、沃野镇将。正光初，蠕蠕主阿那瑰归国，诏遣前郢州刺史陆希道兼侍中为使主，以威兼散骑常侍为副，远畿迎接。阿那瑰之还国也，复以威为平北将军、光禄大夫，假员外常侍，为使主护送之。前后频使远蕃，粗皆称旨。复加抚军将军。普泰中，除大鸿胪卿，寻加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天平三年卒。赠使持节、侍中、

本将军、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司空公、冀州刺史。子恂嗣。

威弟季，稍迁镇远将军、左中郎将、廷尉监。以本将军除广州刺史。预尔朱荣义举，封钜鹿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除抚军将军、廷尉卿，转司农卿。出为平西将军、华州刺史。卒，赠车骑大将军、雍州刺史。

史臣曰：罗结枝附叶从，当旧之眷，子孙显禄，俱至公王。伊馘以勇力见擢，而能赞伐姑臧之策，请参中秘之官，世祖嘉之于前，良有以也。乙瑰之骁猛，和奴之贞正，苟頹之刚直，虎子之威强，宇文之气干，咸亦有用之士。费穆出身致力，遂有功名，而末路一言，祸被簪带。校之文和，异世同咎。其死也幸哉！孟威致力荒裔，其勤可录矣。

列传第三十三

韦阆

杜铨

裴骏

辛绍先

柳崇

韦阆，字友观，京兆杜陵人。世为三辅冠族。祖楷，晋建威将军、长乐清河二郡太守。父逵，慕容垂吏部郎、大长秋卿。阆少有器望，值慕容氏政乱，避地于蓊城。世祖征拜咸阳太守，转武都太守。属杏城镇将郝温及盖吴反，关中据乱，阆尽心抚纳，所部独全。在郡十六年，卒。

子范，历镇西大将军府司马，试守华山郡。高宗时，赐爵兴平男。卒。

子俊，字颖超，早有学识。少孤，事祖母以孝闻。性温和廉让，为州里所称。太和中，袭爵。除荆州治中，转梁州宁朔府长史。还，为太尉外兵参军、本州中正，迁都水使者。所在有声。世宗崩，领军于忠矫擅威刑，与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同时遇害，语在《植传》。时年五十七。俊与祚婚家，为忠所恶，故及于难。临终，俊诉枉于尚书元钦，钦知而不敢申理。俊叹曰：“吾一生为善，未蒙善报；常不为恶，今为恶终。悠悠苍天，抱直无诉！”时人咸怨伤焉。熙平元年，追赠中垒将军、洛州刺史，谥曰贞。有子十三人。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袭爵，除员外散骑侍郎、

齐王萧宝夤仪同开府属，因战败歿。

荣绪弟荣茂，字子晔。以干局知名。历侍御史、尚书考功郎中。出为征虏将军、东秦州刺史。永熙末，兄弟并歿关西。

荣茂弟子粲，为宝炬南汾州刺史。

子粲少弟道谐，为南汾州镇城都督。齐献武王命将出讨，陷城克之。武定末，子粲官至南兖州刺史。

闾兄子真喜，起家中书博士，迁中书侍郎、冯翊太守。

子祉，卒于太府少卿。

祉子义远，出帝时，为岐州刺史，没关西。

祉弟祯，有识干。起家奉朝请，尚书郎中、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廷尉少卿、给事黄门侍郎、光禄大夫。卒，赠安西将军、秦州刺史。

子文殊，员外散骑侍郎，早卒。

闾从叔道福。父黑，为苻坚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为坚东海太守。坚灭，奔江左，仕刘裕为辅国将军、秦州刺史。道福有志略，历刘骏盱眙、南沛二郡太守，领镇北府录事参军。时徐州刺史薛安都谋欲拥州内附，道福参赞其事。以功除安远将军，赐爵高密侯，因此仍家于彭城。卒，赠征虏将军、兖州刺史，谥曰简。

子欣宗，以归国勋，别赐爵杜县侯。高祖初，拜彭城内史，迁大将军、宋王国刘昶谘议参军。广陵侯元衍为徐州刺史，又请为长史，带彭城内史。抚绥内外，甚得民和。世宗初，除通直散骑常侍，出为河北太守，不行。寻转太中大夫、行幽州事。卒，赠龙骧将军、南兖州刺史，谥曰简。

子元叟，武定中，颍州骠骑府长史。

欣宗从父弟合宗，卒于东海太守。

子元恢，有气干。孝昌初，值刺史元法僧据州外叛，元恢

招聚同志，潜规克复，事泄，为法僧所害。时人伤惜之。闾从子崇，字洪基。父肃，字道寿。刘义真镇关中，辟为主簿，仍随义真度江，历魏郡弋阳二郡太守、豫州刺史。崇年十岁，父卒，母郑氏以入国，因寓居河洛。少为舅兖州刺史郑羲所器赏。解褐中书博士，转司徒从事中郎。高祖纳其女为充华嫔。除南颍川太守，不好发摘细事，常云：“何用小察，以伤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闻而嘉赏，赐帛二百匹。迁洛，以崇为司州中正，寻除右将军，咸阳王禧开府从事中郎，复为河南邑中正。崇频居衡品，以平直见称。出为乡郡太守，更满应代，吏民诣阙乞留，复延三年。在郡九年，转司徒谘议。久之，除华山太守，卒。

子猷之，释褐奉朝请，转给事中、步兵校尉，稍迁前将军、大中大夫。卒。

猷之弟休之，起家安州左将军府城局参军，转给事中、河南邑中正，稍迁安西将军、光禄大夫。休之贞和自守，未尝以言行忤物。卒。

子道建，武定末，定州仪同开府长史，带中山太守。

道建弟道儒，齐文襄王大将军府东阁祭酒。

闾族弟珍，字灵智，高祖赐名焉。父尚，字文叔，乐安王良安西府从事中郎。卒，赠安远将军、雍州刺史。珍少有志操。解褐京兆王子推常侍，转尚书南部郎。

高祖初，蛮首桓诞归款，朝廷思安边之略，以诞为东荆州刺史。令珍为使，与诞招慰蛮左。珍自悬瓠西入三百余里，至桐栢山，穷淮源，宣扬恩泽，莫不降附。淮源旧有祠堂，蛮俗恆用人祭之。珍乃晓告曰：“天地明灵，即是民之父母，岂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已后，悉宜以酒脯代用。”群蛮从约，至今行之。凡所招降七万余户，置郡县而还。以奉使称旨，除左

将军、乐陵镇将，赐爵霸城子。

萧道成司州民谢天盖自署司州刺史，规欲以州内附。事泄，为道成将崔慧景攻围。诏珍率在镇士马渡淮援接。时道成闻珍将至，遣将苟元宾据淮逆拒。珍乃分遣铁马，于上流潜渡，亲率步士与贼对接。旗鼓始交，甲骑奄至，腹背奋击，破之。天盖寻为左右所杀，降于慧景。珍乘胜驰进，又破慧景，拥降民七千余户内徙，表置城阳、刚陵、义阳三郡以处之。高祖诏珍移镇比阳，萧贲遣其雍州刺史陈显达率众来寇。城中将士咸欲出战，珍曰：“彼初至气锐，未可便挫，且共坚守，待其攻我疲弊，击之未晚。”于是凭城拒战，杀伤甚众。相持旬有二日，夜开城门掩击之，贼遂奔溃。以功进爵为侯。

车驾南讨，珍上便宜，并自陈在边岁久，悉其要害，愿为前驱。诏珍为陇西公源怀卫大将军府长史，转太保、齐郡王长史。迁显武将军、郢州刺史，在州有声绩，朝廷嘉之。迁龙骧将军，赐骅骝二匹、帛五十匹、谷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内孤贫者，谓曰：“天子以我能绥抚卿等，故赐以谷帛，吾何敢独当？”遂以所赐悉分与之。寻加平南将军、荆州刺史，与尚书卢渊征赭阳，为萧鸾将垣历生、蔡道贵所败，免归乡里。临别谓渊曰：“主上圣明，志吞吴会，用兵机要，在于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复不得停耳。”后车驾征樊郢，复起珍为中军大将军、彭城王勰长史。沔北既平，以珍为建威将军，试守鲁阳郡。

高祖复南伐，路经珍郡，加中垒将军，正太守。珍从至济水，高祖曰：“朕顷戎车再驾，卿常翼务中军，今日之举，亦欲与卿同行。但三鹳险恶，非卿无以守也。”因敕珍辞还。及高祖崩于行宫，秘匿而还，至珍郡始发大讳。还，除中散大夫，寻加镇远将军、大尉谘议参军。永平元年卒，时年七十四。赠本将军、南青州刺史，谥曰懿。

长子缵，字遵彦。年十三，补中书学生，聪敏明辩，为博士李彪所称。除秘书中散，迁侍御中散。高祖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缵掌缀录，无所遗漏，颇见知赏。转散骑侍郎，徙太子中舍人，仍兼黄门，又兼司徒右长史，寻转长兼尚书左丞。寿春内附，尚书令王肃出镇扬州，请缵为长史，加平远将军，带梁郡太守。肃薨，敕缵行州事。任城王澄代肃为州，复启缵为长史。澄出征之后，萧衍将姜庆真乘虚攻袭，遂据外郭，虽寻克复，缵坐免官。永平三年卒，年四十五。

缵弟彧，字遵庆，亦有学识。解褐奉朝请，迁太尉骑兵参军。出为雍州治中，转别驾。入为司徒掾，寻转散骑侍郎。稍迁平远将军、东豫州刺史。彧绥怀蛮左，颇得其心。蛮首田益宗子鲁生、鲁贤先叛父南入，数为寇掠。自彧至州，鲁生等咸笺启修敬，不复为害。彧以蛮俗荒梗，不识礼仪，乃表立太学，选诸郡生徒于州总教。又于城北置宗武馆以习武焉。境内清肃。还，遇大将军、京兆王继西征，请为长史，拜通直散骑常侍。寻以本官兼尚书，为幽夏行台。以功封阴盘县开国男，邑二百户。孝昌元年秋，卒于长安。赠抚军将军、雍州刺史，谥曰文。

子彪，袭。历本州治中、转别驾。孝庄末，蓝田太守。没于关西。

彪弟融，解褐员外散骑侍郎。以军功赐爵长安伯。稍迁大司马开府司马。融娶司农卿赵郡李瑾女，天平中，疑其妻与章武王景哲奸通，乃刺杀之。惧不免，仍亦自害。

彧弟肱，字遵显，少有志业。年十八，辟州主簿。时属岁俭，肱以家粟造粥，以饲饥人，所活甚众。解褐太学博士，迁秘书郎中，稍迁左军将军，为荆郢和余大使。南郢州刺史田夷启称肱父珍往任荆州，恩洽夷夏，乞肱充南道别将，领荆州骁勇，共为腹背。诏从之。未几，行南荆州事。肃宗末，除征虜

将军、东徐州刺史，寻迁安东将军，加散骑常侍。萧衍遣其郢州刺史田粗愔率众来寇，拙于石羊岗破斩之，以功封杜县开国子，邑二百户。永安三年，卒于州。赠侍中、车骑将军、雍州刺史，谥曰宣。

长子鸿，字道衍，颇有干用。解褐奉朝请，迁尚书令吏部郎中、中书舍人。天平三年，坐漏泄，赐死于家，时年三十二。

鸿弟道植，武定末，仪同开府中兵参军。

太祖时，有安定梁颖，先仕慕容宝，历黄门郎。入国，拜建德太守，赐爵朝那男。

孙景俊，起家赵郡王干行参军。稍迁治书侍御史、司徒中兵参军。卒。

子师礼，早卒。

师礼族弟嵩遵，少有气侠。起家奉朝请，历司空外兵参军。后萧宝夤为雍州刺史，引为中兵参军，深见信任。宝夤反，令嵩遵率众出征。嵩遵伪受其署，既行之后，遂与侯终德等还来袭城。以功封乌氏县开国伯，邑五百户。后除光州平东府长史，转荆州骠骑府司马。卒官，年四十四。

嵩遵弟嵩景，武定中，燕郡太守。

又有武功苏湛，字景俊，魏侍中则之后也。晋乱，避地河右。世祖平凉州，还乡里。父拥，字天祐，秦州抚军府司马。湛少有器行，颇涉群书。年二十余，举秀才。除奉朝请，领侍御史，转员外散骑侍郎。

萧宝夤之讨关西，以湛为行台郎中，深见委任。孝昌中，宝夤大败东还，朝廷以为雍州刺史。后自猜惧，害中尉郗道元，乃称兵反。时湛卧疾于家，宝夤令姜俭报湛云：“元略受萧衍意旨，乃欲见除。郗道元之来，事不可测。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为身计，不复作魏臣也。与卿契阔，故以相报，死生荣辱，

与君共之。”湛闻之，举声大哭。俭遽止之曰：“何得便尔？”湛曰：“百口居家，即时屠灭，云何不哭！”哭数十声，徐谓俭曰：“为我白齐王，王本以穷鸟投人，赖朝廷假王羽翼，荣宠至此。属国步多虞，不能竭忠报德，乃欲乘人间隙，有不臧之心。信惑行路无识之语，欲以羸败之兵，守关问鼎。今魏德虽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义，未洽于民，但见其败，未见有成。苏湛不能以百口居家，为王族灭。”宝夤复报曰：“此自救命之计，不得不尔。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计故尔。”湛复曰：“凡为大事，当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长安博徒小兒辈计校，办有成理不？湛恐荆棘必生庭合。愿乞骸骨还乡里，脱得因此病死，可以下见先人。”宝夤素重之，以湛病，且知不为己用，听还武功。

宝夤败，庄帝即位，征补尚书郎。既至，庄帝曰：“前闻卿答萧宝夤，甚有美辞，为我说也。”湛顿首谢曰：“臣虽言辞不如伍被，始终不易，自谓过之。然臣与宝夤周游契阔，言得尽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庄帝悦，拜散骑都尉，仍领郎。寻迁中书侍郎。出帝初，病还乡里，终于家。赠散骑常侍、镇西将军、雍州刺史。

湛从母弟天水姜俭，字文简。父昭，自平宪司直，出为兖州安东长史，带高平太守，卒于营构都督。俭少有干用，勤济过人。起家徐州车骑府田曹参军，转太尉外兵参军。萧宝夤出讨关西，引为开府属，军机谋略，多所参预。俭亦自谓遭逢知己，遂竭诚委托。宝夤为雍州，仍请为开府从事中郎，带长安令。及宝夤反，以为左丞，尤见信任，为群下所讎疾。宝夤败，城人杀之，时年三十九。苏湛每谓人曰：“以姜俭才志，堪致富贵。惜其不遇，命也如何！”

俭弟素，武定末，中散大夫。

杜铨，字士衡，京兆人。晋征南将军预五世孙也。祖胄，苻坚太尉长史。父嶷，慕容垂秘书监，仍侨居赵郡。铨学涉有长者风，与卢玄、高允等同被征为中书博士。初，密太后父豹丧在濮阳，世祖欲命迎葬于鄴，谓司徒崔浩曰：“天下诸杜，何处望高？”浩对京兆为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长老一人，以为宗正，命营护凶事。”浩曰：“中书博士杜铨，其家今在赵郡，是杜预之后，于今为诸杜之最，即可取之。”诏召见。铨器貌瑰雅，世祖感悦，谓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为宗正，令与杜超子道生迎豹丧柩，致葬鄴南。铨遂与超如亲。超谓铨曰：“既是宗近，何缘复侨居赵郡？”乃迎引同属魏郡焉。迁散骑侍郎，转中书侍郎，赐爵新丰侯。卒，赠平南将军、相州刺史，魏县侯，谥曰宣。

子振，字季元。太和初，举秀才，卒于中书博士。

子遇，字庆期。起家奉朝请。转员外散骑侍郎、尚书起部郎中。窃官材瓦起立私宅，清论鄙之。迁龙骧将军、中散大夫。出为河东太守。卒，赠中军将军、都官尚书、豫州刺史，谥曰惠。

子鸿，永熙中，司徒仓曹参军。

铨族子洪太，字道廊。延兴中为中书博士。后使高丽，除安远将军、下邳太守，转梁郡太守。太和中，除鹰扬将军、绛城镇将，带新昌、阳平二郡太守。卒，年五十二。

子祖悦，字士谿，颇有识尚。大将军刘昶参军事，稍迁天水、仇池二郡太守，行南秦州事。正光中，入为太尉、汝南王悦谘议参军。出除高阳太守，卒于郡。

子长文，字子儒。肃宗挽郎、员外散骑侍郎，稍迁尚书郎。以随叔颢守岐州勋，赐爵始平伯，加平东将军。天平末，卒于安西将军、光禄大夫。赠中军将军、度支尚书、雍州刺史。

长文第四弟子达，武定中，齐文襄王大都督府户曹参军。

祖悦弟颢，字思颜，颇有干用。解褐北中府录事参军。正光中，稍迁厉威将军、盱眙太守，带大徐戎主。元法僧之叛也，颢逃窜获免。后为谏议大夫。孝昌二年，为西征军司，行岐州事。萧宝夤起逆，颢据州不从。还，除征虏将军、东荆州刺史。以守岐州勋，封平阳县开国伯，邑五百户。武泰中，转授岐州刺史。永安中，除泾州刺史。时万俟丑奴充斥关右，不行。乃为都督，防守岐州。丑奴攻之，不克。事宁，除镇西将军、光禄大夫。以勋又赏安平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以平阳伯转授第二子景仲。后为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没于关西。

裴骏，字神驹，小名皮，河东闻喜人。父双硕，本县令，假建威将军、恆农太守，安邑子。卒，赠平南将军、东雍州刺史、闻喜侯。骏幼而聪慧，亲表异之，称为“神驹”，因以为字。弱冠，通涉经史，好属文，性方检，有礼度，乡里宗敬焉。

盖吴作乱于关中，汾阴人薛永宗聚众应之，屡残破诸县，来袭闻喜。县中先无后仗，人情骇动，县令忧惶，计无所出。骏在家闻之，便率厉乡豪曰：“在礼，君父有危，臣子致命。府县今为贼所逼，是吾等徇节之秋。诸君可不勉乎！”诸豪皆奋激请行，骏乃简骑骁勇数百人奔赴。贼闻救至，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状表闻。会世祖亲讨盖吴，引见骏，骏陈叙事宜，甚会机理。世祖大悦，顾谓崔浩曰：“裴骏有当世才具，且忠义可嘉。”补中书博士。浩亦深器骏，目为三河领袖。转中书侍郎。刘骏遣使明僧暲朝贡，以骏有才学，乃假给事中、散骑常侍，于境上劳接。皇兴二年卒。赠平南将军、秦州刺史、闻喜侯，谥曰康。

子修，字元寄，清辩好学。年十三，补中书学生，迁秘书中散，转主客令。以妇父李欣事，出为张掖子都大将。张掖境

接胡夷，前后数致寇掠，修明设烽侯，以方略御之。在边六年，关塞清静。高祖嘉之，征为中部令。转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职主礼乐，每有疑议，修斟酌故实，咸有条贯。太和十六年卒，时年五十一。高祖悼惜之，赠帛一百匹，谥曰恭伯。世宗时，追赠辅国将军、东秦州刺史。修早孤，居丧以孝闻。二弟三妹并在幼弱，抚养训诲，甚有义方。次弟务早丧，修哀伤之，感于行路。爱育孤侄，同于己子。及将异居，奴婢田宅悉推与之，时人以此称焉。

子询，字敬叔。美仪貌，多艺能，音律博弈，咸所开解。起家奉朝请，太尉集曹参军，转长流尚书起部郎中、平昌太守。时太原长公主寡居，与询私奸，肃宗仍诏询尚焉。寻以主婿，特除散骑常侍。时本邑中正阙，司徒召询为之。询族叔晒自陈情愿此官，询遂让焉，时论善之。寻监起居事，迁秘书监。

出为平南将军、郢州刺史。询以凡司戎主蛮酋田朴特地居要险，众逾数万，足为边捍，遂表朴特为西郢州刺史。朝议许之。萧衍遣将李国兴寇边，时四方多事，朝廷未遑外略，缘境城戍，多为国兴所陷。贼既乘胜，遂向州城。询率厉固守，垂将百日，援军既至，贼乃退走。加散骑常侍、安南将军。朴转自国兴来寇，便与询犄角，为表里声援，郢州获全，朴特颇有力焉。

征为七兵尚书，至都未几，除豫州刺史。寻进号抚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未之州，还为七兵尚书，常侍如故。武泰初，诏询以本官兼侍中，为关右大使，赏擢慕义之徒。未及发，会尔朱荣入洛，于河阴遇害，年五十一。赠侍中、车骑大将军、司空公、雍州刺史，谥曰贞烈。无子。

修弟务，字阳仁，少而聪慧。举秀才，州辟主簿。早卒。

子美，字师伯，少有美名。举秀才，州主簿。太尉咸阳王

雅相赏爱，欲以女妻之，美拒而不纳。除奉朝请，亦早卒。无子。

务弟宣，字叔令，通辩博物，早有声誉。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称。举秀才，至都，见司空李欣，与言自旦及夕，欣嗟善不已。司空李冲有人伦鉴识，见而重之。

高祖初，征为尚书主客郎，与萧曠使颜幼明、刘思效、萧琛、范云等对接。转都官郎，迁员外散骑侍郎。旧令与吏部郎同班。高祖曾集沙门讲佛经，因命宣论难，甚有理诣，高祖称善。迁都洛阳，以宣为采材副将。奉使称旨，遥除司空谘议参军。府解，转司州治中，兼司徒右长史，又转别驾，仍长史。宣明敏有器干，总摄州府，事无凝滞，远近称之。

世宗初，除太中大夫，领本郡中正，仍别驾。又为司州都督，迁太尉长史。宣上言曰：“自迁都已来，凡战陈之处，及军罢兵还之道，所有骸骼无人覆藏者，请悉令州郡戍逻检行埋掩。并符出兵之乡：其家有死于戎役者，使皆招魂复魄，祔祭先灵，复其年租调；身被伤痍者，免其兵役。”朝廷从之。

出为征虏将军、益州刺史。宣善于绥抚，甚得羌戎之心。复晋寿，更置益州，改宣所莅为南秦州。先是，有阴平氏酋杨孟孙，拥户数万，自立为王，通引萧衍，数为边患。宣乃遣使招喻，晓以逆顺，孟孙感恩，即遣子诣阙。武兴氏姜谟等千余人上书乞延更限。世宗嘉焉。

宣家世以儒学为业，常慕廉退。每叹曰：“以贾谊之才，仕汉文之世，不历公卿，将非运也！”乃谓亲宾曰：“吾本闾阎之士，素无当世之志，直随牒推移，遂至于此。禄后养亲，道不光国，瞻言往哲，可以言归矣。”因表求解。世宗不许，乃作《怀田赋》以叙心焉。永平四年，患笃，世宗遣太医令驰驿就视，并赐御药。宣素明阴阳之书，自始患，便知不起，因

自克亡日，果如其言。时年五十八。世宗悼惜之。赠左将军、豫州刺史，谥曰定。寻改为穆。

子敬宪、庄伯，并在《文苑传》。

第四子献伯，武定末，廷尉卿。

骏从弟安祖，少而聪慧。年八九岁，就师讲《诗》，至《鹿鸣篇》，语诸兄云：“鹿虽禽兽，得食相呼，而况人也？”自此之后，未曾独食。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争财，诣州相讼。安祖召其兄弟，以礼义责让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谢罪。内外钦服之。复有人劝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几。且京师辽远，实惮于栖屑耳。”于是闲居养志，不出城邑。安祖曾行值天热，舍于树下。鸷鸟逐雉，雉急投之，遂触树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阴地，徐徐护视，良久得苏。安祖喜而放之。后夜忽梦一丈夫，衣冠甚伟，著绣衣曲领，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问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见放，故来谢德。”闻者异焉。后高祖幸长安，至河东，存访故老。安祖朝于蒲坂，高祖与语甚悦，仍拜安邑令。安祖以老病固辞，诏给一时俸，以供汤药焉。年八十三，卒于家。

子思济，亦有志操，早卒。子宗贤。

思济弟幼俊，卒于猗氏令。

辛绍先，陇西狄道人。五世祖怡。晋幽州刺史。父渊，私署凉王李暠骁骑将军。暠子歆亦厚遇之。歆与沮渠蒙逊战于蓼泉，军败失马，渊以所乘马援歆，而身死于难，以义烈见称西土。世祖之平凉州，绍先内徙，家于晋阳。明敏有识量，与广平游明根、范阳卢度世、同郡李承等甚相友善。有至性，丁父忧，三年口不甘味，头不栉沐，发遂落尽，故常著垂裙阜帽。自中书博士，转神部令。皇兴中，薛安都以彭城归国，时朝廷欲绥安初附，以绍先为下邳太守，加宁朔将军。为政不苟激察，

举其大纲而已，唯教民治产御贼之备。及刘彧将陈显达、萧道成、萧顺之来寇，道成谓顺之曰：“辛绍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于是不历郡境，遂径屯吕梁。太和十三年卒。赠冠军将军、并州刺史、晋阳公，谥曰惠。

子凤达，耽道乐古，有长者之名。卒于京兆王子推国常侍。

凤达子祥，字万福。举司州秀才。司空行参军，迁主簿。太傅元丕为并州刺史，祥为丕府属，敕行建兴郡。咸阳王禧妃即祥妻妹，及禧构逆，亲知多罹尘谤，祥独萧然不预。转并州平北府司马。会刺史丧，朝廷以其公清，遂越长史，敕行州事。祥初在司马，有白璧还兵药道显被诬为贼，官属推处，咸以为然。祥曰：“道显面有悲色，察狱以色，其此之谓乎？”苦执申之。月余，别获真贼。

后除郢州龙骧府长史，带义阳太守。白早生之反也，萧衍遣众来援，因此缘淮镇戍，相继降没，唯祥坚城独守。萧衍遣将胡武城、陶平虏于州南金山之上连营侵逼，众情大惧。祥从容晓喻，人心遂安。时出挑战，伪退以骄贼。贼果日来攻逼，不复自备，乃夜出袭其营。将晓，矢刃交下，贼大崩散溃，擒平虏，斩武城，以送京师，州境获全。论功方有赏授，而刺史娄悦耻勋出其下，闻之执政，事竟不行。

胡贼刘龙驹作逆华州，敕除祥华州安定王夔征虏府长史，仍为别将，与讨胡使薛和讨灭之。神龟元年卒，时年五十五。永安二年，赠冠军将军、南青州刺史。

长子琨，字怀玉，少聪敏。解褐相州仓曹参军。稍迁陈郡太守、轻车将军、济州征虏府长史。卒，年四十六。

琨弟怀仁，武定末，长乐太守。

怀仁弟贲，字叔文。少有文学，识度沉雅。起家北中府中兵参军、员外散骑侍郎。建义初，修起居注。除济州抚军府长

史。出帝时，转胶州车骑府长史，迁平东将军，太师、咸阳王坦开府长史。武定中，中尉崔暹表荐贲，除口太守。吏民怀其恩惠。还，卒于鄴。时年五十八。

贲弟烈，字季武。历太傅东阁祭酒，卒于梁州镇南府长史。

烈弟匡，字季政，颇有文学。永安初，释褐封丘令，加威烈将军。时经河阴之役，朝士多求出外，故匡为之。后除平远将军、符玺郎中。卒于龙骧将军、通直散骑侍郎，时年三十五。赠散骑常侍、前将军、雍州刺史。

祥弟少雍，字季仲。少聪颖，有孝行，尤为祖父绍先所爱。绍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绍先卒，少雍终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礼义，门内之法，为时所重。释褐奉朝请，太学博士、员外散骑侍郎。司空、高阳王雍引为田曹参军。少雍性清正，不惮强御，积年久讼，造次决之，请托路绝，时称贤明。正始中，诏百官各举所知，高阳王雍及吏部郎中李宪俱以少雍为举首。迁给事中。侍中游肇后亦荐之，会卒，年四十二。少雍妻王氏，有德义，与其从子怀仁兄弟同居，怀仁等事之甚谨，闺门礼让，人无比焉。士大夫以此称美。

子元植，武定中，仪同府司马。

元植弟士逊，太师开府功曹参军。

凤达弟穆，字叔宗。举茂才，东雍州别驾。初随父在下邳，与彭城陈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为沙门，从师远学，经久不反。敬文病临卒，以杂绌二十匹，托穆与敬武。穆久访不得。经二十余年，始于洛阳见敬武，以物还之，封题如故，世称其廉信。历东荆州司马，转长史，带义阳太守，领戍。雅有恤民之称。转汝阳太守，值水涝民饥，上表请轻租赋。帝从之，遂敕汝阳一郡，听以小绢为调。迁中散大夫，加龙骧将军。正光四年，以老启求致仕。诏引见，谓穆志力尚可，除平原相。穆

善抚导，民吏怀之。孝昌二年，征为征虏将军、太中大夫，未发，卒于郡，年七十七。赠后将军、幽州刺史，谥曰贞。

长子子馥，字元颖，早有学行。孝昌初，释褐南司州龙骧府录事参军。丁父艰，居丧有礼。后除给事中、南冀州防城都督。素为庄帝所知识，及即位，除宣威将军、尚书右主客郎中，持节为南济、冀、济、青四州慰劳使。寻除宁朔将军、员外散骑常侍，仍领郎中。太宰元天穆征邢杲，引为行台郎中。寻除平原相。子馥父子并为此郡，吏民怀安之。元颢入洛，子馥不受其赦。刺史元仲景附颢，拘子馥，并禁家口。庄帝反政，诏封三门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天平中，为东南道行台左丞、除州开府长史。入除太尉府司马。长白山连接三齐，瑕丘数州之界，多有盗贼。子馥受使检覆，因辨出谷要害，宜立镇戍之所。又诸州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又得密造兵仗，亦请破罢诸冶。朝廷善而从之。还，除尚书右丞，出为清河太守。武定八年卒于郡。子馥以三《传》经同说异，遂总为一部，《传》注并出，校比短长，会亡未就。

子德维，武定末，司徒行参军。

子馥弟子华，字仲夷。天平中，右光禄大夫。

柳崇，字僧生，河东解人也。七世祖轨，晋廷尉卿。崇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美须明目，兼有学行。举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尚书右外兵郎中。于时河东、河北二郡争境，其间有盐池之饶，虞坂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竞，纷嚣台府。高祖乃遣崇检断，民官息讼。属荆郢新附，南寇窥扰，又诏崇持节与州郡经略，兼加慰喻。还，迁太子洗马、本郡邑中正。转中垒将军、散骑侍郎。迁司空司马、兼卫尉少卿，又领邑中正。出为河北太守。崇初郟郡，郡民张明失马，疑十余人。崇见之，不问贼事，人人别借以温颜，更问其亲老

存不，农桑多少，而微察其辞色。即获真贼吕穆等二人，余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内帖然。卒于官，年五十六。赠辅国将军、岐州刺史，谥曰穆。崇所制文章，寇乱遗失。

长子庆和，性沉静，不竞于时。起家奉朝请，稍迁轻车将军、给事中、本郡邑中正。卒。

子德逸，武定末，齐王丞相府主簿。

庆和弟楷，字孝则。身長八尺，善草书，颇涉文史。解褐员外散骑侍郎。萧口西征，引为车骑主簿，仍为行台郎中。征还，以员外郎领殿中侍御史。转太尉记室参军，迁宁远将军、通直散骑侍郎、本郡邑中正。普泰初，简定集书省官，出除征虏将军、司徒从事、中书郎，转仪同开府长史。天平中，为肆州骠骑府长史，颇有声誉。又加中军将军。兴和中，抚军司马，遇病卒。

崇从父弟元章，姿貌魁伟。历太尉中兵参军、司空录事、司徒从事中郎，迁相州平东府长史。属刺史元熙起兵，欲除元叉。元章与魏郡太守李孝怡等执熙。赐爵猗氏伯，除正平太守。后灵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卒于家。

崇族弟敬起，字华之。起家中书博士，转城阳王文学。除宁远将军、尚书仪曹郎中、龙骧将军、平阳太守。卒。有五子。

长子永，字神护，性粗率。解褐奉朝请，转员外散骑侍郎。除太尉记室参军，迁谏议大夫，又转征虏将军、太中大夫、本郡邑中正。以母老解官归养，卒于家。赠征西将军、秦州刺史。

永弟暢，字叔智。自奉朝请，三迁伏波将军、岐州征虏府长史。迁征虏将军、鲁阳太守。还，除左将军、太中大夫，转安东将军、光禄大夫，卒。赠卫大将军、雍州刺史，谥曰穆。

暢弟范，字洪礼。卒于前将军、给事中、本州大中正。

范弟粹，字季义，出后叔仲起。武定末，平东、后军，迁

辽西太守。

敬起弟仲起，字绍隆。举秀才，咸阳王禧为牧，辟西曹书佐。无子，兄子粹继之。

崇族子俊起，少有志尚。解褐奉朝请，转太尉默曹参军、伏波将军、司徒仓曹参军。卒。

长子达摩，武定末，阳城太守。

俊起后父弟援，字乾护，身長八尺，仪望甚伟。解褐太尉铠曹参军，转护军司马。稍迁冠军将军、司空长史，转廷尉少卿。出除安西将军、南秦州刺史。寻为散骑常侍、镇军将军，转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迁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卒，赠本将军、秦州刺史。

子长粲，武定末，青州骠骑府中兵参军。

援从父弟仲景，汝南王悦常侍。

史臣曰：韦杜旧族门风，名亦不殒。裴、辛、柳氏，素业有资，器行仍世。所以布于列位，不替其美。

列传第三十四

窦瑾·许彦·李欣

窦瑾，字道瑜，顿丘卫国人也。自云汉司空融之后。高祖成为顿丘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学知名。自中书博士，为中书侍郎，赐爵繁阳子，加宁远将军。参与军国之谋，屡有军功。迁秘书监，进爵卫国侯，加冠军将军，转西部尚书。初定三秦，人犹去就，拜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宁西将军、长安镇将、毗陵公。在镇八年，甚著威惠。征为殿中、都官尚书，仍散骑常侍。世祖亲待之，赏赐甚厚。从征盖吴，先驱慰谕，因平巴西氏、羌酋领，降下数千家，不下者诛之。又降蛮酋仇天尔等三千家于五将山。盖吴平，瑾留镇长安。还京，复为殿中、都官，典左右执法。世祖叹曰：“古者右贤左戚，国之良翰，毗陵公之谓矣。”恭宗薨于东宫，瑾兼司徒，奉诏册谥。出为镇南将军、冀州刺史。清约冲素，忧勤王事，著称当时。还为内都大官。兴光初，瑾女婿郁林公司马弥陀以选尚临泾公主，瑾教弥陀辞托，有诽谤咒诅之言，与弥陀同诛。瑾有四子，秉、持、依并为中书学生，与父同时伏法。唯少子遵，逃匿得免。

遵善楷篆，北京诸碑及台殿楼观、宫六题署，多遵书也。官至尚书郎、濮阳太守，多所受纳。其子僧演，奸通民妇，为民贾邈所告，免官。后以善书，拜库部令，卒官。

许彦，字道谟，小字嘉屯，高阳新城人也。祖茂，慕容氏高阳太守。彦少孤贫，好读书，后从沙门法叟受《易》。世祖初，被征，以卜筮频验，遂在左右，参与谋议。拜散骑常侍，赐爵博陵侯。彦质厚慎密，与人言不及内事。世祖以此益亲待之。进爵武昌公，拜安东将军、相州刺史。在州受纳，多违法度，诏书切让之。然以彦腹心近臣，弗之罪也。真君二年，卒。谥曰宣公。

子宗之，初入为中散，领内秘书。世祖临江，赐爵高乡侯。高宗践阼，迁殿中尚书，出为镇东将军、定州刺史，颍川公。受敕讨丁零，丁零既平，宗之因循郡县，求取不节。深泽人马超毁谤宗之，宗之怒，遂殴杀超。惧超家人告状，上超谤讪朝政。高宗闻之，曰：“此必妄也。朕为天下主，何恶于超，而超有此言。必是宗之慎罪诬超。”按验果然。事下有司，司空伊弼等以宗之腹心近臣，出居方伯，不能宣扬本朝，尽心绥导，而侵损齐民，枉杀良善，妄列无辜，上尘朝廷，诬诈不道，理全极刑。太安二年冬，遂斩于都南。

宗之孙亮，字元规。正光中，荡寇将军，稍迁冀州骠骑长史、司徒谘议参军。年五十二，卒。

宗之长兄熙，字德融，袭爵武昌公。中书郎，早卒。

子安仁，袭。除中书郎。卒，赠安东将军、冀州刺史，谥曰简。

子元康，袭爵，后降为侯。拜冠军将军、长安镇副将。迁监河州诸军事、河州刺史，将军如故。入为廷尉少卿。除魏郡太守，固辞不拜。寻卒，赠征虏将军、营州刺史，谥曰肃。

子廓，字崇远，袭爵。除奉朝请，累迁顿丘、东太原二郡太守。卒，年二十八。子子躬袭。

子躬，武定末，中外府水曹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子躬弟子宪，太尉中兵参军。

元康弟护，州主簿。

子瑞，字征之，亦州主簿。卒。

瑞弟绚，字伯礼，颇有业尚。闺门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书李神俊常称其家风。自侍御史累迁尚书左民郎、司徒谘议参军，修起居注。后拜太中大夫。兴和初卒，年四十七。赠使持节、都督冀瀛二州诸军事、征东将军、吏部尚书、冀州刺史。

绚弟逊，武定末，东阳平太守。

逊弟晔，字叔明，性开率。州治中、别驾、西高阳太守、太中大夫。兴和三年卒，年四十一。赠镇东将军、瀛州刺史。

晔弟悫，字季良。武定末，兼大司农卿。

熙弟龙，官至赵郡太守。

孙琰，字长琳，有干用。初除太学博士，累迁尚书南主客郎、瀛州中正。孝昌中卒，年四十七。赠平东将军、沧州刺史。永熙中，重赠散骑常侍、卫将军、尚书右仆射、瀛州刺史。

琰弟玠，字仲衡，有识尚。广平王常侍、员外散骑侍郎、谏议大夫。迁通直散骑常侍、瀛州大中正、散骑常侍、荥阳太守、行南青州事。卒，年五十五。琰兄弟并通率，多与一胜流交游。

又有搏陵许赤虎，涉猎经史，善嘲谑。延兴中，著作佐郎，与慕容白曜南讨。后使江南，应对敏捷，虽言不典故，而南人颇称机辩滑稽焉。使还，为东郡太守，卒官。

子陀，定州长史。

李欣，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阳人也。曾祖产，产子绩，二世知名于慕容氏。父崇，冯跋吏部尚书、石城太守。延和初，车驾至和龙，崇率十余郡归降。世祖甚礼之，呼曰“李公”，

以崇为平西将军、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年八十一，谥曰襄侯。

欣母贱，为诸兄所轻。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贵，吾每观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为中书学生。世祖幸中书学，见而异之，指谓从者曰：“此小兒终效用于朕之子孙矣。”因识眇之。世祖舅阳平王杜超有女，将许贵戚。世祖闻之，谓超曰：“李欣后必宦达，益人门户，可以女妻之，勿许他贵也。”遂劝成婚。南人李哲尝言欣必当贵达。杜超之死也，世祖亲哭三日。欣以超婿，得在丧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谓左右曰：“观此人举动，岂不有异于众？必为朕家干事之臣。”欣聪敏机辩，强记明察。初，李灵为高宗博士、谏议，诏崔浩选中书学生器业优者为助教。浩举其弟子箱子与卢度世、李敷三人应之。给事高诩子祐、尚书段霸兒侄等以为浩阿其亲戚，言于恭宗。恭宗以浩为不平，闻之于世祖。世祖意在于欣，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浩对曰：“前亦言欣合选，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世祖曰：“可待欣还，箱子等罢之。”欣为世祖所识如此。遂除中书助教博士，稍见任用，入授高宗经。

高宗即位，欣以旧恩亲宠，迁仪曹尚书，领中秘书，赐爵扶风公，加安东将军，赠其母孙氏为容城君。高宗顾谓群臣曰：“朕始学之岁，情未能专，既总万机，温飞靡暇，是故儒道实有阙焉。岂惟予咎，抑亦师传之不勤。所以爵赏仍隆者，盖不遗旧也。”欣免冠拜谢。出为使持节、安南将军、相州刺史。为政清简，明于折狱，奸盗止息，百姓称之。

欣上疏求立学校曰：“臣闻至治之隆，非文德无以经纶王道；太平之美，非良才无以光赞皇化。是以昔之明主，建庠序于京畿，立学官于郡邑，教国子弟，飞其道艺。然后选其俊异，以为造士。今圣治钦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

所在州土，学校未立。臣虽不敏，诚愿备之，使后生闻雅颂之音，童幼睹经教之本。臣昔蒙恩宠，长管中秘，时课修学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进用。臣今重荷荣遇，显任方岳，思阐帝猷，光宣于外。自到以来，访诸文学，旧德已老，后生未进。岁首所贡，虽依制遣，对问之日，惧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业，庶必有成。其经艺通明者贡之王府。则郁郁之文，于是不坠。”书奏，显祖从之。

以欣治为诸州之最，加赐衣服。自是遂有骄矜自得之志。乃受纳民财及商胡珍宝。兵民告言，尚书李敷与欣少长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劝以奏闻，敷不许。显祖闻欣罪状，槛车征欣，拷劾抵罪。时敷兄弟将见疏斥，有司讽欣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欣告列敷等隐罪，可得自全。欣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谓其女婿裴攸曰：“吾宗与李敷族世虽远，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劝，竟如何也？昨来每欲为此取死，引簪自刺，以带自绞，而不能致绝。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为为他死也？敷兄弟事衅可知。有冯阐者，先为敷所败，其家切恨之，但呼阐弟问之，足知委曲。”欣从其言。又赵郡范才剽具条列敷兄弟事状，有司以闻。敷坐得罪。诏列欣贪冒，罪应死。以纠李敷兄弟，故得降免，百鞭髡刑，配为厮役。

欣之废也，平寿侯张说见欣，与语奇之，谓人曰：“此佳士也，终不久屈。”未几而复为太仓尚书，摄南部事。用范才剽、陈端等计，令千里之外，户别转运，诣仓输之。所在委滞，停延岁月，百姓竞以货赂各求在前，于是远近大为困弊。道路群议曰：“畜聚敛之臣，未若盗臣。”欣弟左将军璞谓欣曰：“范才剽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辞，未闻德义之言，但有势利之说。听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贼，所谓谄谀、谗慝、贪冒、奸

佞，不早绝之，后悔无及。”欣不从，弥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

欣既宠于显祖，参决军国大议，兼典选举，权倾内外，百僚莫不曲节以事之。扽剽以无功，起家拜卢奴令。延兴末，诏曰：“尚书李欣著勋先朝，弼谐皇极，说言嘉谋，旬日屡进，实国家之桢干，当今之老成也。是以擢授南部，综理烦务。自在厥位，夙夜惟夤，乃心匪懈，克己复礼，退食自公，利上之事，知无不为，赏罚所加，不避疏戚。虽孝子之思慈母，鹰鹯之逐鸟雀，何以方之？若郑之子产，鲁之季文亦未加也。然恶直丑正，盗憎主人。自往年以来，群奸不息，劫欣宗人李英等四家，焚烧舍宅，伤害良善。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有司可明加购募，必令擒殄。”

六月，显祖崩。欣迁司空，进爵范阳公。七月，以欣为侍中、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扽剽知文明太后忿欣也，又知内外疾之。太和元年二月，希旨告欣外叛。文明太后征欣至京师，言其叛状，欣曰无之。引扽剽证欣，欣言：“尔妄云知我，吾又何言！虽然，尔不顾余之厚德而忍为此，不仁甚矣。”扽剽曰：“公德于扽剽，何若李敷之德于公？公昔忍于敷，扽剽今敢不忍于公乎？”欣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贻伊戚，万悔于心，何嗟及矣！”遂见诛。欣有三子。

长子邃，起家拜侍御中散、东宫门大夫。迁散骑常侍，加平东将军。先欣卒。

子晴，字海明。逃窜，遇赦免。

晴子衡，字伯琳。武定中，中坚将军、齐献武王丞相府水曹参军。

邃弟令和、令度，与欣同时死。

欣长兄恭，字元顺。成周太守。卒，赠幽州刺史、容成侯，

谥曰简侯。

恭弟瓘，字元衡。营丘太守，袭父爵固安侯，平西将军。卒，赠兖州刺史，谥曰康侯。

子长生，袭。长生卒，子元宗袭。广平郡丞，陈郡太守。

璞字季真，性醇厚，多识人物。历中书博士、侍郎、渔阳王尉眷傅、左将军、长安副将，赐爵宜阳侯，太常卿。承明元年，年五十一，先欣卒。赠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谥曰穆。

子晖，中书议郎。

晖弟固，太学博士、高密太守。

固弟钦，州主簿。

钦子爽，字元炽。武定末，镇西将军、南营州别驾。

爽弟盛，字仲炎。安东将军、开府谏议参军。

盛弟叔樊，平西将军、太中大夫。

钦弟蕴，字宗令，有器干。中书学生、秘书中散、侍御中散。出为燕郡、范阳二郡太守。入为员外散骑常侍、尚书右丞、中坚将军，迁左丞。延昌三年卒，赠平远将军、南青州刺史，谥曰敬。

初，崇之归魏也，与州里北平田彪俱降，而彪子孙遂微劣焉。

史臣曰：魏氏之有天下，百余年中，任刑为治，蹉跎之间，便至夷灭。窦瑾、李欣器识既美，时曰良干。瑾以片言疑似，欣以夙故猜嫌，而婴合门之戮，悲夫！宗之不全，自贻伊戚矣。

列传第三十五

卢玄

卢玄，字子真，范阳涿人也。曾祖谌，晋司空刘琨从事中郎。祖偃，父邈，并仕慕容氏为郡太守，皆以儒雅称。神四年，辟召儒俊，以玄为首，授中书博士。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每与玄言，辄叹曰：“对子真，使我怀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诘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后转宁朔将军、兼散骑常侍，使刘义隆。义隆见之，与语良久，叹曰：“中郎，卿曾祖也。”既还，病卒。

子度世，字子迁。幼而聪达，有计数。为中书学生，应选东宫。弱冠，与从兄遐俱以学行为时流所重。

度世后以崔浩事，弃官逃于高阳郑罟家，罟匿之。使者囚罟长子，将加捶楚。罟戒之曰：“君子杀身以成仁，汝虽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考掠，至乃火爇其体，因以物故，卒无所言。度世后令弟娶罟妹，以报其恩。世祖临江，刘义隆使其殿中将军黄延年朝贡。世祖问延年曰：“范阳卢度世坐与崔浩亲通，逃命江表，应已至彼？”延对曰：“都下无闻，当必不至。”世祖诏东宫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没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书侍郎，袭爵。

兴安中，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辽西献王庙，加镇远将军，

进爵为侯。后除散骑侍郎，使刘骏。遣其侍中柳元景与度世对接，度世应对失衷。还，被禁劾，经年乃释。除假节、镇远将军、齐州刺史。州接边境，将士数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统，还其俘虏，二境以宁。后坐事囚系，久之，还乡里。寻征赴京，除平东将军、青州刺史，未拜，遇患。延兴元年卒，年五十三。谥曰惠侯。四子，渊、敏、昶、尚。

初，玄有五子，嫡唯度世，余皆别生。崔浩事难，其庶兄弟常欲危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诫约令绝妾孽，不得使长，以防后患。至渊兄弟，婢贱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为识者所非。

渊，字伯源，小名阳乌。性温雅寡欲，有祖父之风，敦尚学业，闺门和睦。袭侯爵，拜主客令，典属国。迁秘书令、始平王师。以例降爵为伯。给事黄门侍郎，迁兼散骑常侍、秘书监、本州大中正。是时，高祖将立冯后，方集朝臣议之。高祖先谓渊曰：“卿意以为何如？”对曰：“此自古所慎，如臣愚意，宜更简卜。”高祖曰：“以先后之侄，朕意已定。”渊曰：“虽奉敕如此，然于臣心实有未尽。”及朝臣集议，执意如前。冯诞有盛宠，深以为恨，渊不以介怀。

及高祖议伐萧贇，渊表曰：

臣诚识不周览，颇寻篇籍。自魏晋以前，承平之世，未有皇舆亲御六军，决胜行陈之间者。胜不足为武，弗胜有亏威德，明千钧之弩不为鼯鼠发机故也。昔魏武以弊卒一万而袁绍土崩，谢玄以步兵三千而苻坚瓦解。胜负不由众寡，成败在于须臾，若用田丰之谋，则坐制孟德矣。魏既并蜀，迄于晋世，吴介有江水，居其上流，大小势殊，德政理绝。然犹君臣协谋，垂数十载。逮孙皓暴戾，上下携爽，不陆俱进，一举始克。今萧氏以篡杀之烬，政虐役繁，又支属相屠，人神同弃。吴会之

民，延踵皇泽，正是齐轨之期，一同之会。若大驾南巡，必左衽革面，闽越倒戈，其犹运山压卵，有征无战。然愚谓万乘亲戎，转漕难继，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若命将简锐，荡涤江右，然后鸣鸾巡省，告成东岳，则天下幸甚，率土戴赖。

臣又闻流言，关右之民，自比年以来，竞设斋会，假称豪贵，以相扇惑。显然于众坐之中，以谤朝廷。无上之心，莫此之甚。愚谓宜速惩绝，戮其魁帅。不尔惧成黄巾、赤眉之祸。育其微萌，不芟之毫末，斧斤一加，恐蹈害者众。臣世奉皇家，义均休戚，诚知干忤之愆实深，然不忠之罪莫大。

诏曰：

至德虽一，树功多途。三圣殊文，五帝异律，或张或弛，岂必相因？远惟承平之主，所以不亲施五戎者，盖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轨无征；守庸之君，或缘志劣寝伐。今若喻之英皇，时非昔类；比之庸后，意有愆焉。脱元极之尊，本不宜驾，二公之徒，革辂之戎，宁非谬欤？寻夫昔人，若必须己而济世，岂不克广先业也。定火之雄，未闻不武，世祖之行，匪皆疑惧。且曹操胜袁，盖由德义内举；苻坚瓦解，当缘立政未至。定非弊卒之力强，十万之众寡也。今则驱驰先天之术，驾用仁义之师，审观成败，庶免斯咎。长江之阻，未足可惮；逾纪之略，何必可师？洞庭、彭蠡，竟非殷固，奋臂一呼，或成汉业。经略之义，当付之临机；足食之筹，望寄之萧相。将希混一，岂好轻动；利见之事，何得委人也！

又水旱之运，未必由兵；尧汤之难，讵因兴旅？颇丰之后，虽静有之，关左小纷，已敕禁勒。流言之细，曷足以紓天功？深录诚心，勿恨不相遂耳。

及车驾南伐，赵郡王干督关右诸军事，诏加渊使持节、安

南将军为副，勒众七万将出子午。寻以萧贲死，停师。是时泾州羌叛，残破城邑，渊以步骑六千众号三万，徐行而进。未经三旬，贼众逃散，降者数万口，唯臬首恶，余悉不问。诏兼侍中。初，渊年十四，尝诣长安。将还，诸相饯送者五十余人，别于渭北。有相者扶风人王伯达曰：“诸君皆不如此卢郎，虽位不副实，然德声甚盛，望逾公辅。后二十余年，当制命关右。愿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过八十，诣军门请见，言叙平生。未几，拜仪曹尚书。高祖考课在位，降渊以王师守常侍、尚书，夺常侍禄一周。寻除豫州刺史，以母老固辞。

会萧昭业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请降，乃以渊为使持节、安南将军，督前锋诸军径赴樊邓。渊面辞曰：“臣本儒生，颇闻俎豆，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惟陛下裁之。”军期已逼，高祖不许。渊曰：“但恐曹虎为周鲂耳，陛下宜审之。”虎果伪降。渊至叶，具曹虎诱诈之问，兼陈其利害。诏渊取南阳。渊以兵少粮乏，表求先攻赭阳，以近叶仓故也。高祖许焉，乃进攻赭阳。萧鸾遣将垣历生来救，渊素无将略，为贼所败，坐免官爵为民。

寻遭母忧，高祖遣谒者诣宅宣慰。服阕，兼太尉长史。高祖南讨，又兼彭城王中军府长史。寻为徐州京兆王愉兼长史，赐绢百匹。愉既年少，事无巨细，多决于渊。渊以诚信御物，甚得东南民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谋外叛，渊觉其萌渐，潜敕诸戍，微为之备。屡有表闻，朝廷不纳。陵果杀将佐，勒宿豫之众逃叛。滨淮诸戍，由备得全。陵在边历年，阴结既广，二州人情，咸相扇惑。陵之余党，颇见执送，渊皆抚而赦之，惟归罪于陵，由是众心乃安。

景明初，除秘书监。二年卒官，年四十八。赠安北将军、幽州刺史，复本爵固安伯，谥曰懿。

初，谡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白马公崔玄伯亦善书，世传卫瓘体。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渊与仆射李冲特相友善。冲重渊门风，而渊祇冲才官，故结为婚姻，往来亲密。至于渊荷高祖意遇，颇亦由冲。渊有八子。

长子道将，字祖业，应袭父爵，而让其第八弟道舒。有司奏闻，诏曰：“长嫡承重，礼之大经，何得辄授也？”而道将引清河王国常侍韩子熙让弟仲穆鲁阳男之例，尚书李平重申奏，诏乃听许。道将涉猎经史，风气謇谤，颇有文才，为一家后来之冠，诸父并敬惮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虚襟相待。勰为中军大将军，辟行参军。迁司徒东阁祭酒、尚书左外兵郎中，转秘书丞。出为燕郡太守。道将下车，表乐毅、霍原之墓，而为之立祠。优礼儒生。励劝学业，敦课农桑，垦田岁倍。入为司徒司马。卒，赠龙骧将军、太常少卿，谥曰献。所为文笔数十篇。

子怀祖，太学博士、员外散骑侍郎。卒。

怀祖弟怀仁，武定中，太尉铠曹参军。

道将弟亮，字仁业。不仕而终。子思道。

亮弟道裕，字宁祖，少以学尚知名，风仪兼美。尚显祖女乐浪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太子舍人，寻转洗马。迁散骑侍郎，转安远将军、中书侍郎、兼秘书丞。寻以母忧去官。服终，复拜中书侍郎。迁龙骧将军、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转长兼散骑侍郎，加左将军。神龟二年，除左将军、泾州刺史。其年七月卒官，年四十四。赠抚军将军、青州刺史，赐帛三百匹，谥曰文侯。

子景绪，武定中，仪同开府录事参军。

道裕弟道虔，字庆祖，粗闲经史，兼通算术。尚高祖女济

南长公主。公主骄淫，声秽遐迩，先无疹患，仓卒暴薨。时云道虔所害。世宗秘其丑恶，不苦穷治。尚书尝奏道虔为国子博士。灵太后追主薨事，乃黜道虔为民，终身不仕。孝昌末，临淮王彧因将出征，启除道虔奉车都尉。道虔外生李彧尚庄帝姊丰亭公主，因相藉托。永安中，除辅国将军、通直常侍，寻加征虏将军。以议历勋，赐爵临淄伯，迁散骑常侍。天平初，征南将军，转都官尚书、本州大中正。出除骠骑将军、幽州刺史，寻加卫大将军，卒于官。赠都督幽瀛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谥曰恭文公。主二子，昌宇、昌仁。昌宇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马氏，有子昌裕。及司马见出之后，更娉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兄弟竞父爵，至今未袭。

道虔弟道侃，字希祖。州主簿，沉雅有学尚。孝昌末卒。二子早夭，以弟道约子正达为后。武定中，征虏将军、大尉记室参军。

道侃弟道和，字叔维。兄弟之中，人望最下。冀州中军府中兵参军。卒。

子景豫。景豫弟景熙，武定中，仪同开府谘议。

道和弟道约，字季恭。起家员外郎，累迁司空录事参军、司徒属、幽州大中正、辅国将军、光禄大夫。转司徒右长史。太傅李延寔出除青州。延寔先被病，道约，延寔之妻弟，诏以道约为延寔长史，加散骑常侍，寄以匡维也。永熙中，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领广平王赞仪同开府长史。天平中，开府仪同高岳请为长史。岳转除青冀二州，道约仍为长史，随岳两藩，有毗佐之称。兴和末，除卫大将军、兖州刺史，在州颇得民和。武定元年卒，年五十八。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正通，开府谘议。少有令誉，征赴晋阳，遇患卒。妻郑氏，与正通弟正思淫乱，武定中，为御史所劾，人士疾之。

道约弟道舒，字幼安，袭父爵。自尚书左主客郎中为冠军将军、中书侍郎。卒。

渊弟敏，字仲通，小字红崖，少有大量。太和初，拜议郎，早卒。赠威远将军、范阳太守，谥曰靖。高祖纳其女为嫔。敏五子。

义僖，字远庆，早有学尚，识度沉雅。年九岁，丧父，便有至性。少为仆射李冲所叹美。起家秘书郎，历太子舍人、司徒中郎。神龟初，任城王澄奏举义僖，除散骑侍郎，转冠军将军、中散大夫。以母忧去职。幽州刺史王诵与义僖交款，每与旧故李神俊等书曰：“卢冠军在此，时复惠好，辄留连数日，得谘询政道。”其见重若此。齐王萧宝夤启为开府谘议参军，辞疾不赴。寻兼司空长史，拜征虏将军、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俊劝其干谒当途。义僖曰：“学先王之道，贵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贵也？”

孝昌中，除散骑常侍。时灵太后临朝，黄门侍郎李神轨势倾朝野，求结婚姻。义僖虑其必败，拒而不许。王诵谓义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岂易之也？”义僖曰：“所以不从，正为此耳。从之恐祸大而速。”诵乃坚握义僖之手曰：“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适他族。临婚之夕，灵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敕停。内外惶怖，义僖夷然自若。建义初，兼都官尚书，寻除安东将军、卫尉卿。普泰中，除都官尚书，加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

义僖少时，幽州频遭水旱，先有谷数万石贷民，义僖以年谷不熟，乃燔其契。州闾悦其恩德。性宽和畏慎，不妄交款，与魏子建情好尤笃，言无所隐。义僖性清俭，不营财利，虽居

显位，每至困乏，麦饭蔬食，忻然甘之。永熙中，风疾顿发。兴和中卒，年六十四。赠本将军、仪同三司、瀛州刺史，谥孝简。

子逊之，武定中，太尉记室参军。

逊之弟世猷，齐王开府集曹参军。

义僖弟义忭，字叔预。司空行参军、本州治中、散骑侍郎、司徒谘议参军。

子孝章，仪同开府行参军，早亡。

义忭弟义敦，字季和。征北府默曹参军。

子景开，字子达。武定中，仪同开府属。

义敦弟义安，字幼仁，不仕。义僖诸弟并远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达，小字师颜，学涉经史，早有时誉。太和初，为太子中舍人、兼员外散骑常侍，使于萧昭业。高祖诏昶曰：“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迩江扬，不早当晚，会是朕物。卿等欲言，便无相疑难。”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语致虑。若彼先有所知所识，欲见便见，须论即论。卢昶正是宽柔君子，无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诗，可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复罢也。凡使人之体，以和为贵，勿递相矜夸，见于色貌，失将命之体。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规诲。”及昶至彼，值萧鸾僭立，于是高祖南讨之，昶兄渊为别道将。而萧鸾以朝廷加兵，遂酷遇昶等。昶本非骨鯁，闻南人云兄既作将，弟为使者。乃大恐怖，泪汗交横。鸾以腐米臭鱼豆供之。而谒者张思宁辞气謇谔，曾不屈挠，遂以壮烈死于馆中。昶还，高祖责之曰：“衔命之礼，有死无辱，虽流放海隅，犹宜抱节致殒。卿不能长纓羈首，已是可恨，何乃俯眉饮啄，自同犬马？有生必死，修短几何。卿若杀身成名，贻之竹素，何如甘彼刍菽，以辱君父乎？纵不远惭苏武，宁不近愧思宁！”昶对曰：

“臣器乏陆、随，忝使闽越。属萧鸾昏狂，诛戮无道。恐不得仰奉明时，归养老母，苟存尺蠖，屈以求伸。负辱朝命，罪宜万死，乞归司寇，伏听斧钺。”遂见罢黜。久之，复除彭城王友，转秘书丞。景明初，除中书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昶请外禄，世宗不许。迁散骑常侍，兼尚书。

时洛阳县获白鼠。昶奏曰：

谨案《瑞典》，外镇刺史、二千石、令长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则白鼠至。臣闻祲不虚见，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咎彰则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祇变而立功，斯乃万古之殷鉴，千龄之炯诫。比者，灾气作沴，恆阳亏度，陛下流如伤之慈，降纳隍之旨，哀百姓之无辜，引在予之深责。举贤黜佞之诏，道映于尧先；进思纳谏之言，事光于舜右。伏读明旨，俯观征谴，敢布庸瞽，以陈万一。

窃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妇之织，衣止蔽形。年租岁调，则惟常理，此外征求，于何取足？然自比年以来，兵革屡动。荆扬二州，屯戍不息；钟离、义阳，师旅相继。兼荆蛮凶狡，王师薄伐，暴露原野，经秋淹夏。汝颖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又战不必胜，加之退负，死丧离旷，十室而九。细役烦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遥眇，田芜罕耘；连村接闭，蚕饥莫食。而监司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遂令鬻裋褐以益千金之资，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长多失其人，郡阙黄霸之君，县无鲁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润屋。故士女呼嗟，相望于道路；守宰暴贪，风闻于魏阙。往岁法官案验，多挂刑网，谓必显戮，以明劝诫。然后遣使覆讯，公违宪典。或承风挟请，轻树私恩；或容情受贿，辄施己惠。御史所劾，皆言诬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长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见之而自怠；

犯暴之夫，闻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征矣。

伏愿陛下垂睿哲之鉴，察妖灾之起。延对公卿，广询庶政；引见枢纳，博求民隐。存问孤寡，去其苛碎；轻徭省赋，与民休息。贞良忠说，置之于朝；奸回贪佞，弃之于市。则九官勿戒而恆敬，百县不严而自肃，士女欣欣，人有望矣。

诏曰：“朕纂承鸿绪，伏膺宝历，思靖八方，惠康四海。当必世之期，麟凤不降；属胜残之会，白鼠告咎。万邦有罪，实唯朕躬。尚书敷纳机猷，献替是寄，说言有闻，朕实嘉美。“转侍中，又兼吏部尚书，寻即正，仍侍中。昶守职而已，无所激扬也。与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为世宗所宠，时论鄙之。

出除镇东将军、徐州刺史。永平四年夏，昶表曰：“萧衍琅邪郡民王万寿等款诚内结，潜来诣臣，云朐山戍今将交换，有可图之机。臣即许以旌赏，遣其还入。至三月二十四夜，万寿等奖率同盟，攻掩朐城，斩衍辅国将军，琅邪、东莞二郡太守，带朐山戍主刘晰并将士四十余人，传首至州。臣即遣兼郟城戍副张天惠率骁勇二百，径往赴之。琅邪诸戍络绎继援，而衍郁洲已遣二军以拒天惠。天惠与万寿等内外齐击，俘斩数百，便即据城。”诏昶曰：“彭宋地接边疆，势连淮海，威御之术，功在不易。朐山险塞，寇之要防，水陆交凑，扬、郁路冲，畜聚凶徒，虔刘边鄙，青、光、齐、衮每罹其患。卿妙算既敷，克城殄众，展疆辟土，何善如之！庸勋之懋，朕用嘉止。故遣左右直长阎遵业具宣往怀。此戍郁洲之本，存亡所系。今既失守，有不存之心；彼见扼喉，将图救援之计。今水雨盛行，宜须防守。卿可深思拟捍之规，攘敌之略，使还具闻。”

昶又表：“萧衍将张稷、马仙琕、阴虔和等各领精兵，分屯诸堰；昌义之、张惠绍、王神念、王茂光承彼传信，续发建鄴。自存之计，并归于此。量力准寇，事恐不轻。何者？此兵

九千，贼众四万，名将健士，远近毕集，邀凭雨热，决死来战，藉众乘凶，希固巢穴。所以倾国而举，非为胸山，将恐王师固六里，据湖冲，南截淮浦，势崩难测，海利盐物，交阕常贡。所虑在大，有必争之心。若皇家经略，方有所讨，必须简将增兵，加益粮仗，与之亢拟。相持至秋，天麾一动，开拓为易。图南之计，事本在今，请增兵六千、米十万石；如其不也，伏听朝议。”昶又表：“贼徒大集，众旅强盛，置栅胸山，屯守门井，并围固城，昼夜连战。恐狡势既强，后难除撤。辄欲令征虏将军赵遐率勒见兵，与之决胜。遐虑众少不敌，若一举失利，则众心挫怯，求待大众俱至，奋锐击之。窃谓此谋，非为孟浪。且臣本奉朝规，令相拒守，以待凉月。今岁已云秋，高风渐举，经算大图，时事既至。且鲍口以东，陆运无阂，胸、固之间，本无停潦，宜时掩击边陲。而贼自夏以来，贯甲不歇，从六里以北，城栅相连，役使兵人，便已疲殆。若大众临之，必可禽捷。一城退溃，众垒土崩，乘胜图之，易于振朽。脱兵不速至，长彼炽心，军士忧惶，自生异议。请速简配，以及事机。”诏曰：“一克获胸山，计本于昶，乘胜之规，终宜有寄。是以起兵之始，即季处分，前机经略，一以任之。今既请兵，理宜速遂。可遣冀、定、瀛、相四州中品羽林、虎贲四千人赴之。”

又诏昶曰：“胸山之克，实由于卿，开疆拓土，实为长策。然经讨未服，非卿而谁？而蚁徒送死，规侵王略，天亡小贼，数在无远。故前者命卿亲临指授，寻以卿疾未瘳，且待消息。今既痊愈，宜遵前旨，秉戈挥锐，殄寇为怀。已发虎旅五万，应机电赴，指辰而至，遂卿本请。截彼东南，亮委高算。”又诏昶曰：“取胸置戍，并是卿计，始终成败，悉归于卿。卿以兵少请益，今已遂卿本意。如闻东唐陆道甚狭，一辄之外，皆

是大水。彼必据之，以断军路。若已如此，更设何策？其军奇兵变，遽以表闻。又闻衍军将帅，每有流言，云魏博淮阳、宿豫，乃是两宜。若实有此，卿可量胸山薪水得支几时。脱事容往返，驰驿速闻。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计。若理不可尔，亦将军裁决。”

昶既儒生，本少将略，又羊祉子燮为昶司马，专任戎事，掩昶耳目，将士怨之。胸山戍主傅文骥粮樵俱罄，以城降衍。昶见城降，于是先走退。诸军相寻奔遁，遇大寒雪，军人冻死及落手足者三分而二。自国家经略江左，唯有中山王英败于钟离，昶于胸山失利，最为甚焉。世宗遣黄门甄琛驰驿锁昶，穷其败状。诏曰：“胸山之败，伤损实深，推始究末，罪钟元帅。虽经大宥，轻重宜别，昶一人可以免官论坐，自余将统以下悉听依赦复任。”

未几，拜太常卿，仍除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又进号镇西将军，加散骑常侍。熙平元年卒于官。赠征北将军、冀州刺史，谥曰穆。

昶宽和矜恕，善于绥抚，其在徐州，戍兵疾，亲自检恤。至番兵年满不归，容充后役，终昶一政，然后始还。人庶称之。

子元聿，字仲训，无他才能。尚高祖女义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位太尉司马、光禄大夫。卒，赠中书监。

子士晟，仪同开府掾。

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历群书，兼有文义，风采闲润，进退可观。永安初，长兼尚书令，临淮王彧钦爱之。及彧开府，引为兼属，仍领部曲。出帝登阼，以郎任行礼，封城阳县子，迁中书寺郎。永熙末，居洛东缑山，乃作《幽居赋》焉，于时元明友人王由居颍川，忽梦由携酒就之言别，赋诗为赠。及明，忆其诗十字云：“自兹一去后，市朝不复游。”元明叹

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间，乃今有梦，又复如此，必有他故。”经三日，果闻由为乱兵所害。寻其亡日，乃是得梦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谐使萧衍，南人称之。还，拜尚书右丞，转散骑常侍，监起居。积年在史馆，了不厝意。又兼黄门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标置，不妄交游，饮酒赋诗，遇兴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新论数十篇，文笔别有集录。少时常从乡还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识之士，见而叹曰：“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诵《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遂留之数日，赠帛及马而别。元明凡三娶，次妻郑氏与元明兄子士启淫污，元明不能离绝。又好以世地自矜，时论以此贬之。

元明弟元缉，字幼绪。凶率好酒，曾于妇氏饮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起家秘书郎，转司徒祭酒。稍迁辅国将军、司徒司马，卒于官。赠散骑常侍、都督幽瀛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吏部尚书、幽州刺史，谥曰宣。

子士深，开府行参军。

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以儒素见重。太和中，拜议郎，转赵郡王征东谘议参军。母忧去官。后为太尉主簿、司徒属、范阳太守、章武内史、兼司徒右长史，加冠军将军，转左长史。出为前将军、济州刺史。入除光禄大夫。正光五年卒，年六十二。赠散骑常侍、安东将军、青州刺史。

长子文甫，字元祐。少有器尚，涉历文史，有誉于时。位司空参军，年四十九卒。

子敬舒，有文学，早亡。

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轻躁，晚颇改节。为员外郎，因师乡里。永安中，为都督，守范阳三城，拒贼帅韩娄有功，赐爵范阳子。永熙中，除右将军、太中大夫。栖迟桑井而卒，

年六十。

子士伟，兴和中，中散大夫。

文翼弟文符，字叔僖，性通率。位员外郎、羽林监、尚书主客郎中，迁通直散骑侍郎。永安中卒，年四十。

子子潜，武定中，齐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参军。

度世，李氏之甥。其为济州也，国家初平升城。无盐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继外祖母兄之子妇也。兖州刺史申纂妻贾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军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计中表，致其恭恤。每覲见傅氏，跪问起居，随时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赈贾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诸崔坠落，多所收赎。及渊、昶等并循父风，远亲疏属，叙为尊行，长者莫不毕拜致敬。闺门之礼，为世所推。谦退简约，不与世竞。父母亡，然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在洛时有饥年，无以自贍，然尊卑怡穆，丰俭同之。亲从昆弟，常旦省谒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游。其相助以礼如此。又一门三主，当世以为荣。渊兄弟亡，及道将卒后，家风衰损，子孙多非法，帷薄混秽，为论者所鄙。

度世从祖弟神宝，中书博士。太和中，高祖为高阳王雍纳其女为妃。

初，玄从祖兄溥，慕容宝之末，总摄乡部，屯于海滨，遂杀其乡姻诸祖十余人，称征北大将军、幽州刺史，攻掠郡县。天兴中讨禽之，事在《帝纪》。

溥玄孙洪，字曾孙。太和中，历中书博士，稍迁高阳王雍镇北府谏议参军、幽州中正、乐陵阳平二郡太守。洪三子。

长子崇，字元礼。少立美名，有识者许之以远大。景明中，骠骑府法曹参军。早卒。

子子刚，司空行参军、荆州骠骑府主簿。没于关中。

崇弟仲义，小名黑，知名于世。高阳王雍司空行参军、员外散骑侍郎、幽州别驾。

弟三子叔矩，字子规。武定中，尚书郎。

子规弟子正，司徒法曹参军。崇兄弟官虽不达，至于婚姻，常与玄家齐等。

仲义弟干，字幼祯。州主簿。

子让，仪同开府参军。

洪弟光宗，子观，观弟仲宣，事在《文苑传》。

仲宣弟叔虎，武定初，司徒谘议参军。

洪从弟附伯，附伯弟侍伯，并有学识。附伯位至沧州平东府长史。侍伯，永熙中卫大将军、南岐州刺史。

侍伯从弟文伟，兴和中，骠骑大将军、青州刺史、大夏县开国男。

史臣曰：卢玄绪业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烈，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渊之兄弟亦有二方之风流。雅道家声，诸子不逮，余烈所被，弗及盈乎？

列传第三十六

高允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传》。父韬，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为慕容垂太尉从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韬为丞相参军。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见而异之，叹曰：“高子黄中内润，文明外照，必为一代伟器，但恐吾不见耳。”年十余，奉祖父丧还本郡，推财与二弟而为沙门，名法净。未久而罢。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

神三年，世祖舅阳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将军，镇鄴，以允为从事中郎，年四十余矣。超以方春而诸州囚多不决，乃表允与中郎吕熙等分诣诸州，共评狱事。熙等皆以贪秽得罪，唯允以清平获赏。府解，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四年，与卢玄等俱被征，拜中书博士。迁侍郎，与太原张伟并以本官领卫大将军、乐安王范从事中郎。范，世祖之宠弟，西镇长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称之。寻被征还，允曾作《塞上翁诗》，有混欣戚，遗得丧之致。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西讨上邽，复以本官参丕军事。语在《丕传》。凉州平，以参谋之勋，赐爵汶阳子，加建武将军。

后诏允与司徒崔浩述成《国记》，以本官领著作郎。时浩集诸术士，考校汉元以来，日月薄蚀、五星行度，并识前史之

失，别为魏历，以示允。允曰：“天文历数不可空论。夫善言远者必先验于近。且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此乃历术之浅。今讥汉史，而不觉此谬，恐后人讥今犹今之讥古。”浩曰：“所谬云何？”允曰：“案《星传》，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东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浩曰：“欲为变者何所不可，君独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来？”允曰：“此不可以空言争，宜更审之。”时坐者咸怪，唯东宫少傅游雅曰：“高君长于历数，当不虚也。”后岁余，浩谓允曰：“先所论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语，以前三月聚于东井，非十月也。”又谓雅曰：“高允之术，阳元之射也。”众乃叹服。允虽明于历数，初不推步，有所论说。唯游雅数以灾异问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难，既知复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问此？”雅乃止。

寻以本官为秦王翰傅。后敕以经授恭宗，甚见礼待。又诏允与侍郎公孙质、李虚、胡方回共定律令。世祖引允与论刑政，言甚称旨。因问允曰：“万机之务，何者为先？”是时多禁封良田，又京师游食者众。允因言曰：“臣少也贱，所知唯田，请言农事。古人云：方一里则为田三顷七十亩，百里则田三万七千顷。若勤之，则亩益三斗，不勤则亩损三斗。方百里损益之率，为粟二百二十二万斛，况以天下之广乎？若公私有储，虽遇饥年，复何忧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

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

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寻发觉。黑子请计于允曰：“主上问我，为首为讳乎？”允曰：“公帷幄宠臣，答诏宜实。又自告忠诚，罪必无虑。”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等咸言首实罪不可测，宜讳之。黑子以览等为亲己，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诱我死，何其不直！”遂与允绝。黑子以不实对，竟为世祖所疏，终获罪戮。

是时，著作令史闵湛、郗勣性巧佞，为浩信待。见浩所注《诗》、《论语》、《尚书》、《易》，遂上疏，言马、郑、王、贾虽注述《六经》，并多疏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表荐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笔之迹。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闵湛所营，贫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无类矣。”未几而难作。

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书省。恭宗使东宫侍郎吴延召允，仍留宿宫内。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宫门，谓曰：“入当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请曰：“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见帝。恭宗曰：“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同处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虽与浩同事，然允微贱，制由于浩。请赦其命。”世祖召允，谓曰：“《国书》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至于注疏，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严重，允是小臣，迷乱失次耳。臣向备问，皆云浩作。”世祖问：“如东宫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谬参著作，犯逆天威，罪应灭族，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乞命耳。实不问

臣，臣无此言。臣以实对，不敢迷乱。”世祖谓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难，而能临死不移，不亦难乎！且对君以实，贞臣也。如此言，宁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于是召浩前，使人诘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时世祖怒甚，敕允为诏，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频诏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诏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执允。恭宗拜请。世祖曰：“无此人忿朕，当有数千口死矣。”浩竟族灭，余皆身死。宗钦临刑，叹曰：“高允其殆圣乎！”

恭宗后让允曰：“人当知机，不知机，学复何益？当尔之时，吾导卿端绪，何故不从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东野凡生，本无宦意。属休延之会，应旌弓之举，释谒凤池，仍参麟阁，尸素官荣，妨贤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荣曜当时，孤负圣恩，自贻灰灭。即浩之迹，时有可论。浩以蓬蒿之才，荷栋梁之重，在朝无谗谀之节，退私无委蛇之称，私欲没其公廉，爱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然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大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动容称叹。允后与人言，我不奉东宫导旨者，恐负翟黑子。

恭宗季年，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取其利。允谏曰：“天地无私，故能覆载；王者无私，故能包养。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于山，藏珠于渊，示天下以无私，训天下以至俭。故美声盈溢，千载不衰。今殿下国之储贰，四海属心，

言行举动，万方所则，而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廛，与民争利，议声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获，何欲而弗从？而与贩夫贩妇竞此尺寸。昔虢之将亡，神乃下降，赐之土田，卒丧其国。汉之灵帝，不修人君之重，好与宫人列肆贩卖，私立府藏，以营小利，卒有颠覆倾乱之祸。前鉴若此，甚可畏惧。夫为人君者，必审于择人。故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商书》云：‘无迓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则不迓，远之则怨矣。武王爱周、邵、齐、毕，所以王天下。殷纣爱飞廉、恶来，所以丧其国。历观古今存亡之际，莫不由之。今东宫诚曰乏人，俊乂不少。顷来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选。故愿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亲近忠良，所在田园，分给贫下，畜产贩卖，以时收散。如此则休声日至，谤议可除。”恭宗不纳。

恭宗之崩也，允久不进见。后世祖召，允升阶歔歔，悲不能止。世祖流泪，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谓曰：“高允无何悲泣，令至尊哀伤，何也？”世祖闻之，召而谓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见允无言而泣，陛下为之悲伤，是以窃言耳。”世祖曰：“崔浩诛时，允亦应死，东宫苦谏，是以得免。今无东宫，允见朕因悲耳。”

允表曰：“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灾异，使事类相从，约而可观。臣闻箕子陈谏而《洪范》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测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恶而验以灾异，随其失得而效以祸福，天人诚远，而报速如响，甚可惧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数，以自修饬。厥后史官并载其事，以为鉴诫。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见汉祚将危，权归外戚，屡陈妖眚而不见纳。遂因《洪范》、《春秋》灾异报应者而为其传，冀以感悟人主，而终不听察，卒以危亡。岂不哀哉！伏

惟陛下神武则天，睿鉴自远，钦若稽古，率由旧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鉴，前皇所不逮也。臣学不洽闻，识见寡薄，惧无以裨广圣听，仰酬明旨。今谨依《洪范传》、《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辞，凡为八篇。”世祖览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灾异，亦岂减崔浩乎？”及高宗即位，允颇有谋焉。司徒陆丽等皆受重赏，允既不蒙褒异，又终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类也。

给事中郭善明，性多机巧，欲逞其能，劝高宗大起宫室。允谏曰：“臣闻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营立，非因农隙，不有所兴。今建国已久，宫室已备，永安前殿足以朝会万国，西堂温室足以安御圣躬，紫楼临望可以观望远近。若广修壮丽为异观者，宜渐致之，不可仓卒。计斫材运土及诸杂役须二万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饷，合四万人，半年可讫。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数万之众，其所损废，亦以多矣。推之于古，验之于今，必然之效也。诚圣主所宜思量。”高宗纳之。

允以高宗纂承平之业，而风俗仍旧，婚娶丧葬，不依古式，允乃谏曰：

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革变。将由居上者未能悛改，为下者习以成俗，教化陵迟，一至于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于寡妻，及于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为政者先自近始。《诗》云：“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举动，不可不慎。

《礼》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以为嬉戏，而独禁细民，不得作乐，此一异也。

古之婚者，皆拣择德义之门，妙选贞闲之女，先之以媒娉，

继之以礼物，集僚友以重其别，亲御轮以崇其敬，婚姻之际，如此之难。今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然所配者，或长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嫔藩懿。失礼之甚，无复此过。往年及今，频有检劾。诚是诸王过酒致责，迹其元起，亦由色衰相弃，致此纷纭。今皇子娶妻，多出宫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礼限，此二异也。

万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为礼制，所以养生送死，折诸人情。若毁生以奉死，则圣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见，故深藏之。昔尧葬谷林，农不易亩；舜葬苍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为地市，下固三泉，金玉宝货不可计数，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尧舜之俭，始皇之奢，是非可见。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苟靡费有益于亡者，古之臣奚独不然？今上为之不辍，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异也。

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凭，致食飧之礼。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类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损败风化，渎乱情礼，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绝，此四异也。

夫飧者，所以定礼仪，训万国，故圣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饮，肴乾而不食，乐非雅声则不奏，物非正色则不列。今之大会，内外相混，酒醉喧譁，罔有仪式。又俳優鄙艺，污辱视听。朝庭积习以为美，而责风俗之清纯，此五异也。

今陛下当百王之末，踵晋乱之弊，而不矫然厘改，以厉颓俗，臣恐天下苍生，永不闻见礼教矣。

允言如此非一，高宗从容听之。或有触连，帝所不忍闻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辄求见，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礼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积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论。

或有上事陈得失者，高宗省而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

有是非，子何为不作书于人中谏之，使人知恶，而于家内隐处也？岂不以父亲，恐恶彰于外也？今国家善恶，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此岂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论，至朕所不乐闻者，皆侃侃言说，无所避就。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其谏，岂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闻一正言，但伺朕喜时求官乞职。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劳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笔匡我国家，不过作郎。汝等不自愧乎？”于是拜允中书令，著作如故。司徒陆丽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方言其贫。”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高宗叹息曰：“古人之清贫岂有此乎！”即赐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长子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允频表固让，高宗不许。初与允同征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数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

初，尚书窦瑾坐事诛，瑾子遵亡在山泽，遵母焦没入县官。后焦以老得免，瑾之亲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护在家。积六年，遵始蒙赦。其笃行如此。转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赋》，因以规讽，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载。时中书博士索敞与侍郎傅默、梁祚论名字贵贱，著议纷纭。允遂著《名字论》以释其惑，甚有典证。复以本官领秘书监，解太常卿，进爵梁城侯，加左将军。

初，允与游雅及太原张伟同业相友，雅尝论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无也。而前史载卓公宽中，文饶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矣，未尝见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为‘文子’。崔公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

者矫矫风节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谴，起于纤微，及于诏责，崔公声嘶股战不能言，崇钦已下伏地流汗，都无人色。高子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明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称善。仁及僚友，保兹元吉，向之所谓矫矫者，更在斯乎？崇爱之任势也，威振四海。尝召百司于都坐，王公以下，望庭毕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向之所谓风节者，得不谓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内，崔亦漏之于形外。钟期止听于伯牙，夷吾见明于鲍叔，良有以也。”其为人物所推如此。

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恆呼为“令公”。“令公”之号，播于四远矣。高宗崩，显祖居谅暗，乙浑专擅朝命，谋危社稷。文明太后诛之，引允禁中，参决大政。又诏允曰：“自顷以来，庠序不建，为日久矣。道肆陵迟，学业遂废，子衿之叹，复见于今。朕既纂统大业，八表晏宁，稽之旧典，欲置学官于郡国，使进修之业，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旧德，宜与中、秘二省参议以闻。”允表曰：“臣闻经纶大业，必以教养为先；咸秩九畴，亦由文德成务。故辟雍光于周诗，泮宫显于《鲁颂》。自永嘉以来，旧章殄灭。乡闾芜没《雅颂》之声，京邑杜绝释奠之礼。道业陵夷，百五十载。仰惟先朝每欲宪章昔典，经阐素风，方事尚殷，弗遑克复。陛下钦明文思，纂成洪烈，万国咸宁，百揆时叙。申祖宗之遗志，兴周礼之绝业，爰发德音，惟新文教。搢绅黎献，莫不幸甚。臣承旨敕，并集二省，披览史籍，备究典纪，靡不敦儒以劝其业，贵学以笃其道。伏思明诏，玄同古义。宜如圣旨，崇建学校以厉风俗。使先王之道，光演于明时；郁郁之音，流闻于四海。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

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关经典、世履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第。”显祖从之。郡国立学，自此始也。

后允以老疾，频上表乞骸骨，诏不许。于是乃著《告老诗》。又以昔岁同征，零落将尽，感逝怀人，作《征士颂》，盖止于应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则阙焉。群贤之行，举其梗概矣。今著之于下：

中书侍郎、固安伯范阳卢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绰茂祖
 河内太守、下乐侯广宁燕崇玄略
 上党太守、高邑侯广宁常陟公山
 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李钦道赐
 河西太守、饶阳子博陵许堪祖根
 中书郎、新丰侯京兆杜铨士衡
 征西大将军从事中郎京兆韦闾友规
 京兆太守赵郡李诜令孙
 太常博士、钜鹿公赵郡李灵虎符
 中书郎中、即丘子赵郡李遐仲熙
 营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张传仲业
 辅国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迈
 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侃士伦
 东郡太守、蒲县子中山刘策
 濮阳太守、真定子常山许琛
 行司隶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书郎燕郡刘遐彦鉴
 中书郎、武恆子河间邢颖宗敬
 沧水太守、浮阳侯勃海高济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门李熙士元
 秘书监、梁郡公广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兴祖
 广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州主簿长乐潘天符
 郡功曹长乐杜熙
 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张纲
 中书郎上谷张诞叔术
 秘书郎雁门王道雅
 秘书郎雁门闵弼
 卫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马从事中郎上谷侯辩
 陈留郡太守、高邑子赵郡吕季才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资伏群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宁，汉武以得贤为盛。此载籍之所记，由来之常义。魏自神 已后，宇内平定，诛赫连积世之僭，扫穷发不羁之寇，南摧江楚，西荡凉域，殊方之外，慕义而至。于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学，登延俊造，酬谘政事。梦想贤哲，思遇其人，访诸有司，以求名士。咸称范阳卢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问州邦，有羽仪之用。亲发明诏，以征玄等。乃旷官以待之，悬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余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称记。尔乃髦士盈朝，而济济之美兴焉。昔与之俱蒙斯举，或从容廊庙，或游集私门，上谈公务，下尽忻娱，以为千载一时，始于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谢，同征之人，凋歼殆尽。在者数子，

然复分张。往昔之忻，变为悲戚。张仲业东临营州，迟其还返，一叙于怀，齐衿于垂歿之年，写情于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复至殒歿。在朝者皆后进之士，居里者非畴昔之人，进涉无寄心之所，出入无解颜之地。顾省形骸，所以永叹而不已。夫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长言寄意。不为文二十年矣，然事切于心，岂可默乎？遂为之颂，词曰：

紫气干霄，群雄乱夏，王袭徂征，戎车屡驾。扫荡游氛，克剪妖霸，四海从风，八垠渐化。政教无外，既宁且一，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贤举逸，岩隐投竿，异人并出。

臯癯卢生，量远思纯，钻道据德，游艺依仁。旌弓既招，释褐投巾，摄齐升堂，嘉谋日陈。自东徂南，跃马驰轮，僭冯影附，刘以和亲。

茂祖茝单，夙离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经》，游思文藻，终辞宠命，以之自保。

燕、常笃信，百行靡遗，位不苟进，任理栖迟。居冲守约，好让善推，思贤乐古，如渴如饥。

子翼致远，道赐悟深，相期以义，相和若琴。并参幕府，俱发德音，优游卒岁，聊以寄心。

祖根运会，克光厥猷，仰缘朝恩，俯因德友。功虽后建，禄实先受，班同旧臣，位并群后。

士衡孤立，内省靡疚，言不崇华，交不遗旧。以产则贫，论道则富，所谓伊人，实邦之秀。

卓矣友规，稟兹淑亮，存彼大方，摈此细让。神与理冥，形随流浪，虽屈王侯，莫废其尚。

赵实名区，世多奇士，山岳所钟，挺生三季。矫矫清风，抑抑容止，初九而潜，望云而起。洗尹西都，灵惟作传，垂训皇宫，载理云雾。熙虽中天，迹阶郎署，余尘可挹，终亦显著。

仲业渊长，雅性清到，宪章古式，绸缪典诰。时值险难，常一其操。纳众以仁，训下以孝，化被龙川，民归其教。

迈则英贤，侃亦称选，闻达邦家，名行素显。志在兼济，岂伊独善，绳匠弗顾，功不获展。

刘、许履忠，竭力致躬，出能聘说，入献其功。辔轩一举，挠燕下崇，名彰魏世，享业亦隆。

道茂夙成，弱冠播名，与朋以信，行物以诚。怡怡昆弟，穆穆家庭，发响九皋，翰飞紫冥。频在省闼，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

猗欤彦鉴，思参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耻于下，乃谢朱门，归迹林野。

宗敬延誉，号为四俊，华藻云飞，金声夙振。中遇沈象，赋诗以讯，忠显于辞，理出于韵。

高沧朗达，默识渊通，领新悟异，发自心胸。质侔和璧，文炳雕龙，耀姿天邑，衣锦旧邦。

士元先觉，介焉不惑，振袂来庭，始宾王国。蹈方履正，好是绳墨，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孔称游夏，汉美渊云，越哉伯度，出类逾群。司言秘阁，作牧河汾，移风易俗，理乱解纷。融彼滞义，涣此潜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

崔、宋二贤，诞性英伟，擢颖闾阎，闻名象魏。謦謦仪形，邈邈风气，达而不矜，素而能贲。

潘符扞票尚，杜熙好和，清不洁流，浑不同波。绝希龙津，止分常科，幽而逾显，损而逾多。

张纲柔谦，叔术正直，道雅洽闻，弼为兼识。拔萃衡门，俱渐鸿翼，发愤忘餐，岂要斗食。率礼从仁，罔愆于式，失不系心，得不形色。

郎苗始举，用均已试，智足周身，言足为治。性协于时，情敏于事，与今而同，与古曷异。

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洁己，唯义是敦。日纵醇醪，逾敬逾温，其在私室，如涉公门。

季才之性，柔而执竞，邈彼南秦，申威致命。诱之以权，矫之以正，帝道用光，边土纳庆。

群贤遭世，显名有代，志竭其忠，才尽其概。体袭朱裳，腰纽双佩，荣曜当时，风高千载。君臣相遇，理实难谐，昔因朝命，举之克谐。披衿散想，解带舒怀，此忻如昨，存亡奄乖。静言思之，中心九摧，挥毫颂德，淮尔增哀。

皇兴中，诏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庙，谓允曰：“此简德而行，勿有辞也。”后允从显祖北伐，大捷而还，至武川镇，上《北伐颂》，其词曰：“皇矣上天，降鉴惟德，眷命有魏，照临万国。礼化丕融，王猷允塞，静乱以威，穆民以则。北虏旧隶，稟政在番，往因时口，逃命北辕。世袭凶轨，背忠食言，招亡聚盗，丑类实繁。敢率犬羊，图纵猖蹶，乃诏训师，兴戈北伐。跃马里粮，星驰电发，扑讨虔刘，肆陈斧钺。斧钺暂陈，馘剪厥旅，积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凶狐奔，假息穷墅，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苇，翼翼圣明，有兼斯美。泽被京观，垂此仁旨，封尸野获，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贯幽冥，泽渐殊域。物归其诚，神献其福，遐迩斯怀，无思不服。古称善兵，历时始捷，今也用师，辰不及浹。六军克合，万邦以协，义著春秋，功铭玉牒，载兴颂声，播之来叶。”显祖览而善之。

又显祖时有不豫，以高祖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诸大臣以次召问。允进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劳神听，愿陛下上思宗庙托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显祖于是

传位于高祖，赐帛千匹，以标忠亮。又迁中书监，加散骑常侍。虽久典史事，然而不能专勤属述，时与校书郎刘模有所缉缀，大较续崔浩故事，准《春秋》之体，而时有刊正。自高宗迄于显祖，军国书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荐高闾以自代。以定义之勋，进爵咸阳公，加镇东将军。

寻授使持节、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允秋月巡境，问民疾苦。至邵县，见邵公庙废毁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阙而不礼，为善者何望？”乃表闻修葺之。允于时年将九十矣，劝民学业，风化颇行。然儒者优游，不以断决为事。后正光中，中散大夫、中书舍人河内常景追思允，帅郡中故老，为允立祠于野王之南，树碑纪德焉。

太和二年，又以老乞还乡里，十余章，上卒不听许，遂以疾告归。其年，诏以安车征允，敕州郡发遣。至都，拜镇军大将军，领中书监。固辞不许。又扶引就内，改定《皇诰》。允上《酒训》曰：

臣被敕论集往世酒之败德，以为《酒训》。臣以朽迈，人伦所弃，而殊恩过隆，录臣于将歿之年，勗臣于已坠之地。奉命惊惶，喜惧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睿哲之姿，抚临万国，太皇太后以圣德之广，济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称赖。然日昃忧勤，虚求不已，思监往事，以为警戒。此之至诚，悟通百灵，而况于百官士民？不胜踊跃，谨竭其所见，作《酒训》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废，辞义鄙拙，不足观采。伏愿圣慈，体臣慙慙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词曰：

自古圣王，其为飨也，玄酒在堂而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于滋味。虽泛爵旅行，不及于乱。故能礼章而敬不亏，事毕而仪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将何以范时轨物，垂之于世？历观往代成败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数也。商辛耽酒，

殷道以之亡；公旦陈诰，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毙，穆生不饮而身光。或长世而为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为状，变惑情性，虽曰哲人，孰能自竞？在官者殆于政也，为下者慢于令也，聪达之士荒于听也，柔顺之伦兴于诤也，久而不悛，致于病也。岂止于病，乃损其命。谚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损如刀。言所益者止于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损者天年乱志，天乱之损，不亦夥乎？无以酒荒而陷其身，无以酒狂而丧其伦。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师不遵，反将何因。《诗》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义也。作官以箴之，申谏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则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则哀矜而贷之。此实先王纳规之意。往者有晋，士多失度，肆散诞以为不羁，纵长酣以为高达，调酒之颂，以相眩曜。称尧舜有千钟百觚之饮，著非法之言，引大圣为譬，以则天之明，岂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饮，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钟百觚皆为妄也。

今大魏应图，重明御世，化之所暨，无思不服，仁风敦洽于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诲而不倦，忧勤备于皇情，诰训行于无外。故能道协两仪，功同覆载。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赖。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从善，履正存贞。节酒以为度，顺德以为经。悟昏饮之美疾，审敬慎之弥荣。遵孝道以致养，显父母而扬名。蹈闵曾之前轨，遗仁风于后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欤！可不勉欤！

高祖悦之，常置左右。

诏允乘车入殿，朝贺不拜。明年，诏允议定律令。虽年渐期颐，而志识无损，犹心存旧职，披考史书。又诏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贫养薄。可令乐部丝竹十人，五日一诣允，以娱其志。”特赐允蜀牛一头，四望蜀车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

一口。又赐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寻诏朝晡给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绵绢，每月送给。允皆分之亲故。是时贵臣之门，皆罗列显官，而允子弟皆无官爵。其廉退若此。迁尚书、散骑常侍，时延入，备几杖，问以政治。十年，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朝之大议，皆咨访焉。

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允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初无谴咎。初，真君中以狱讼留滞，始令中书以经义断诸疑事。允据律评刑，三十余载，内外称平。允以狱者民之命也，常叹曰：“皋陶至德也，其后英蓼先亡；刘项之际，英布黥而王。经世虽久，犹有刑之余衅。况凡人能无咎乎？”

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诏以御马车迎允就郊所板殿观瞩。马忽惊奔，车覆，伤眉三处。高祖、文明太后遣医药护治，存问相望。司驾将处重坐，允启陈无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黄门苏兴寿扶持允，曾雪中遇犬惊倒，扶者大惧。允慰勉之，不令闻彻。兴寿称其允接事三年，未尝见其忿色。恂恂善诱，诲人不倦。昼夜手常执书，吟咏寻览。笃亲念故，虚己存纳。虽处贵重，志同贫素。性好音乐，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击节称善。又雅信佛道，时设斋讲，好生恶杀。性又简至，不妄交游。显祖平青齐，徙其族望于代。时诸士人流移远至，率皆饥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门。允散财竭产，以相赡赈，慰问周至。无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时议者皆以新附致异，允谓取材任能，无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颂，志气犹不多损，谈说旧事，了无所遗。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

初，允每谓人曰：“吾在中书时有阴德，济救民命。若阳报不差，吾寿应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适。犹不寝卧，呼医请药，出入行止，吟咏如常。高祖、文明太后闻而遣医李

脩往脉视之，告以无恙。脩入，密陈允荣卫有异，惧其不久。于是遣使备赐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盐醢百有余品，皆尽时味，及床帐、衣服、茵被、几杖，罗列于庭。王官往还，慰问相属。允喜形于色，语人曰：“天恩以我笃老，大有所贲，得以瞻客矣。”表谢而已，不有他虑。如是数日，夜中卒，家人莫觉。诏给绢一千匹、布二千匹、绵五百斤、锦五十匹、杂彩百匹、谷千斛以周丧用。魏初以来，存亡蒙贲者莫及焉，朝廷荣之。将葬，赠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公如故，谥曰文，赐命服一袭。允所制诗赋诔颂箴论表赞，《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论杂解》，《议何郑膏肓事》，凡百余篇，别有集行于世。允明算法，为算术三卷。子忱袭。

忱，字士和。以父任除绥远将军、长乐太守。为政宽惠，民庶安之。后例降爵为侯。寻卒。

孙贵宾，袭。除州治中，卒官。

忱弟怀，字士仁。任城王云郎中令、大将军从事中郎，授中散。恬淡退静，不竞世利，在散辈十八年不易官。太和中，除太尉东阳王諮议参军而卒。

子绰，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带十围，沉雅有度量，博涉经史。太和十五年拜奉朝请、太尉法曹行参军，寻兼尚书祠部郎。以母忧去职。久之，除治书侍御史，转洛阳令。绰为政强直，不避豪贵，邑人惮之。又诏参议律令。迁长兼国子博士，行颍川郡事。诏假节，行泾州刺史。延昌初，迁尚书右丞，参议《壬子历》。肃宗初，司徒清河王怿司马、冠军，又随怿迁太尉司马。其年秋，大乘贼起于冀州，都督元遥率众讨之，诏绰兼散骑常侍，持节，以白虎幡军前招慰。绰信著州里，降者相寻。军还，除汲郡太守，固辞不拜。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聪及绰等朋附高肇，诏并原罪。俄行荥阳郡事，以

本将军出除豫州刺史。为政清平，抑强扶弱，百姓爱之，流民归附者二千余户。迁后将军、并州刺史。正光三年冬，暴疾卒，年四十八。四年九月，诏赠安东将军、冀州刺史，谥曰简。

子炳，字仲彰。太尉行参军，稍迁征虏将军、开府掾。早卒。

允弟推，字仲让，小名檀越，早有名誉。太延中，以前后南使不称，妙简行人。游雅荐推应选。诏兼散骑常侍，使刘义隆，南人称其才辩。遇疾卒于建业。朝廷悼惜之。丧还，赠辅国将军、临邑子，谥曰恭，赐命服衣冠。允为之作诔。

推弟燮，字季和，小字淳于，亦有文才。世祖每诏征，辞疾不应。恆讥笑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常从容于家。州辟主簿。卒。

孙市宾，奉朝请、冀州京兆王愉城局参军。愉构逆，市宾逃归京。后除青州安南府司马。永熙中，冠军将军、开府从事中郎。

始神 中，允与从叔济、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征。

济，字叔民。初补中书博士，又为楚王傅。真君中，假员外常侍，赐爵浮阳子，使于刘义隆。世祖临江，于行所除盱眙太守，后超授游击将军。寻出除沧水太守。卒，年六十七。赠镇远将军、冀州刺史，谥曰宣。

子矫，袭。卒，子师袭。

师，字孝则，有学识。历詹事丞、太子舍人、尚书主客郎。转通直散骑侍郎、从事正员郎。累迁光禄少卿，行泾州事。卒，赠龙骧将军、河州刺史。

子和仁，字德舒，袭。释褐员外散骑侍郎，领殿中御史。少清简，有文才，曾为五言诗赠太尉属卢仲宣，仲宣甚叹重之。常有高尚之志。后为洛州录事参军，不赴。服讷于汲郡白鹿山。

未几卒，时人悼惜之。

和仁弟德伟，武定末，东宫斋帅。

矫弟遵，自有《传》。

毗，字子翼，乡邑称为长者。官至从事中郎。

孙当，尚书郎。卒，赠乐陵太守，谥曰恭。

初，允所引刘模者，长乐信都人也。少时窃游河表，遂至河南，寻复潜归。颇涉经籍，微有注疏之用。允领秘书、典著作，选为校书郎。允修撰《国记》，与俱缉著。常令模持管龠，每日同入史阁，接膝对筵，属述时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执笔而指授裁断之。如此者五六岁。允所成篇卷，著论上下，模预有功焉。太和初，模迁中书博士，与李彪为僚友，并相爱好。至于训导国胄，甄明风范，远不及彪也。出除颍州刺史。王肃之归阙，路经悬瓠，羁旅究悴，时人莫识。模独给所须，吊待以礼。肃深感其意。及肃临豫州，模犹在郡，微报复之，由是为新蔡太守。在二郡积十年，宽猛相济，颇有治称。正始元年，复出为陈留太守。时年七十余矣，而饰老隐年，昧禁自效。遂家于南颍川，不复归其旧乡矣。

子怀恕，聪率多口。甚收颍川情和。至襄威将军、本州冠军府功曹参军。

怀恕弟怀逊，颇解医术。历位给事中。卒于左军将军、镇远将军。

史臣曰：依仁游艺，执义守哲，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祸之机，抗雷电之气，处死夷然，忘身济物，卒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体邻知命，鉴照穷达，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宠四世，终享百龄！有魏以来，斯人而已。僧裕学治有闻，聿修之义也。

列传第三十七

李灵·崔鉴

李灵，字虎符，赵郡人，高平公顺从父兄也。父勰，字小同，恬静好学，有声赵魏。太祖平中原，闻勰已亡，哀惜之，赠宣威将军、兰陵太守。神 中，世祖征天下才俊，灵至，拜中书博士，转侍郎。从驾临江，除淮阳太守。灵以学优温谨，选授高宗经。后加建威将军、中散、内博士，赐爵高邑子。高宗践祚，除平南将军、洛州刺史而卒，时年六十三。帝追悼之，赠散骑常侍、平东将军、定州刺史、钜鹿公，谥曰简。

子恢，袭子爵。高宗以恢师傅之子，拜员外散骑常侍、安西将军、长安镇副将，进爵为侯，假钜鹿公。皇兴元年，镇军大将军、东平王道符谋反，杀恢及雍州刺史鱼玄明、雍州别驾李允等。恢时年四十八。显祖愍之，追赠恢散骑常侍、镇西将军、定州刺史、钜鹿公，谥曰贞。

恢长子悦祖，袭爵高邑侯，例降为伯。卒。

子瑾，字伯琼。太和中，拜奉朝请，后袭爵。转司徒、广阳王嘉集曹参军，太尉、高阳王雍长流参军，太尉、清河王怿记室参军。后除中坚将军、步兵校尉。葛荣反于河北，所在残害，诏瑾持节兼吏部郎中、东北道吊慰大使。至冀州，值葛荣围逼，敕授瑾防城都督。时瑾以二子自随，次子战死，瑾恐动人情，忍哀辍哭。城陷没贼，既而走免。永安初，拜左将军、

太中大夫、殷州大中正，累迁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太尉谘议参军。天平初，除车骑将军、大司农卿，中正如故。瑾淳谨好学，老而不倦。元象元年秋卒，年六十五。赠使持节、都督定瀛殷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景威，袭。武定末，西汝阴太守。齐受禅，爵例降。

悦祖弟显甫，本州别驾，迁步兵校尉。从驾南讨，以功赐爵平棘子，行并州事。寻除河北太守。卒，赠显武将军、安州刺史，谥曰威。

子元忠，武定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晋阳县开国伯。

子搔，武定末，河内太守。

显甫次弟华，字宁夏。初为羽林中郎、武骑侍郎、步兵校尉，转直阁将军、武卫将军。华膂力过人，颇有将略，每从征伐，频著军功。赐爵栾城子，定州骠骑长史、辅国将军、中山太守。卒，赠前将军、幽州刺史。有八子。

长子构，袭爵，至通直散骑常侍。卒，赠殷州刺史。

次敬义，司徒长流参军、兼光禄少卿、平北将军、光禄大夫。卒，赠本将军、殷州刺史。

次叔向，为徐州铠曹参军，带郭浦戍主。值刺史元法僧叛，逼入萧衍。

次幼绪，早亡。

次季脩，博陵、常山二郡太守。

次世干，次稚明，兄弟并不修名行，险暴无礼，为时所贱。

华弟凭，字青龙。秘书主文中散，累迁冀州征东长史、太子中舍人。阿附赵脩，超迁司空长史、给事黄门侍郎、武卫将军、定州大中正。坐脩党免官。后除赵郡太守。卒。

子道嘉，字同吉。豫州外兵参军、汝阳太守。

同吉弟文衡，开府行参军。

恢弟综，行河间郡，早卒。

综子遵，字良轨，有业尚。初拜奉朝请、尚书度支郎。迁洛，为营构将。高祖南伐，为行台郎。车驾还，拜太子步兵校尉。世宗初，转步兵校尉，兼散骑侍郎副卢昶东北道使。拜司空谘议，加中垒将军。京兆王愉以征东将军为冀州刺史，遵为愉府司马。愉反，召集州府以告之，遵不从，为愉所害。时年四十四。事平，诏赐帛二百匹，赠征虏将军、幽州刺史，谥曰简，拜子浑给事中。

浑，字季初。武定末，大司农卿。

浑弟绘，字敬文。齐王丞相府司马。

绘弟系，字乾经。少聪惠，有才学，与舅子河间邢昕少相伦辈，晚不逮之。初为征东法曹参军，后除奉车都尉，加宁远将军。寻拜大司马广陵王录事参军。府解，还乡里。征拜冠军将军、中散大夫。齐献武王从子永乐为济州刺史，闻而请与相见，待以宾交之礼。及永乐薨，系送葬还都。萧衍遣使朝贡，侍中李神俊举系为尚书南主客郎。系前后接对凡十八人，颇为称职。齐文襄王摄选，以系为司徒谘议参军，因谓之曰：“自郎署至此，所谓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举耳。”寻加征虏将军。武定五年，兼散骑常侍，使萧衍，与其二兄前后将命，时人称之。太尉高岳出讨，以系为大都督司马。师还，拜太子家令。七年八月卒，时年四十六，时人伤惜之。齐初，赠平东将军、北徐州刺史，谥曰文。

灵弟均，赵郡太守。

均子璨，字世显。身長八尺五寸，衣貌魁伟。受学于梁祚。兴安中，为秘书中散、本州别驾，转赵郡、常山二郡太守。迁中书郎，雅为高允所知。天安初，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彭城降，诏镇南大将军、博陵公尉元，镇东将军、城阳公孔伯恭等

率众迎之。显祖复以璨参二府军事。军达九里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礼接。安都还城，使遂不至。时刘彧将张永、沈攸之等率众先屯下碭，元令璨与中书郎高闾入彭城说安都，安都即与俱载赴军。元等入城，收管龠。其夜，永攻南门不克，退还。时永輜重在武原，璨劝元乘永之失据，攻永米船，大破之，斩首数千级。时大雪寒，永军冻死者万计，于是遂定淮北。加璨宁朔将军，与张说对为兖州刺史，绥安初附。以参定徐州之功，赐爵始丰侯，加建武将军。延兴元年，年四十，卒，谥曰懿。

子元茂，太和八年袭爵。加建武将军。以宽雅著称。□又例降。拜司徒司马，寻除振威将军、南征别将、彭城镇副将，民吏安之。赏帛百匹、谷二百斛。太和二十年，年四十四，卒，赠显武将军、徐州刺史，谥曰顺。

子秀之，字凤起。初除京兆王参军，转员外散骑侍郎。袭爵，拜尚书都官郎。

秀之弟子云，字凤升。司空参军，转外兵参军、本州治中。

子云弟子羽，字凤降。征南法曹参军。

子羽弟子岳，字凤峙。员外郎、大司马祭酒。秀之等早孤，事母孝谨，兄弟并容貌魁伟，风度审正，而皆早卒。

凤升子道宗，武定末，直閤将军。

道宗弟道林，司徒中兵参军。

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书博士。稍迁司空谘议，转司马，监营构事。出除宁朔将军，试守正平郡，不拜。兼定州大中正。坐受乡人财货，为御史所劾，除名为民。从驾征新野，又从讨樊邓。持节、兼散骑常侍、东南二道使。景明中，除平阳太守，以罪左迁步兵校尉。正始初，除太中大夫，迁光禄大夫。宣茂议明堂之制，以五室为长，与游肇往复，肇善之。迁

平东将军、幽州刺史。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九。遗言薄葬。赠本将军、齐州刺史，谥曰惠。

子藉之，字脩远。性谨正，粗涉书史。历员外郎、给事中、司徒谘议参军、前将军、太中大夫。著《忠诰》一篇，文多不载。永熙初卒，年五十四。赠中军将军、定州刺史。

子彻，字伯伦。武定末，司空主簿。

藉之弟志，字敬远，有气尚。州主簿。

子长瑜，郡功曹。

敬远弟幼远，性粗暴，每为劫盗，刺史录杀之。

宣茂弟叔胤，举秀才，著作佐郎。历广陵王谘议、南赵郡太守。在位九载，有政绩。景明三年卒，年三十六。谥曰惠。

子弼，字延轨。位至相州录事参军。

弼弟翼，字景业。初为荡寇将军、斋帅。又除员外郎，迁尚书郎，仍斋帅。建义初，遇害河阴。赠平北将军、定州刺史。

叔胤弟仲胤，自中书学生，历公府主簿、从事中郎、谏议大夫、尚书左丞。卒，赐帛一百匹、布五十匹、绵五十斤，赠镇远将军、光州刺史，谥曰恭。

少子子仁，尚书主客郎。

崔鉴，字神具，博陵安平人。父绰，少孤，学行修明，有名于世。与卢玄、高允、李灵等俱被征，语在《允传》。寻以母老固辞，后为郡功曹而卒。鉴颇有文学，自中书博士转侍郎。延兴中受诏使齐州，观省风俗，行兖州事。以功赐爵庐县子。出为奋威将军、东徐州刺史。鉴欲安悦新附，民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诏从之。又于州内冶铜以为农具，兵民获利。卒，赠冠军将军、青州刺史、安平侯，谥曰康。

子合，字贵和，少有时誉。袭爵桐庐子，为中书学生、主文中散、太尉谘议参军、本州大中正。出为常山太守，卒于郡，

时年二十七。

长子脩义，有风望，袭爵。自司徒默曹参军再迁宁远将军、新野太守。还，除太尉掾，出为冀州征东府长史。卒，年四十五。

长子放宽，袭爵。齐受禅，例降。

合弟秉，少有志气。太和中，为中书学生，拜奉朝请，转徐州安东府录事参军。阳平王颐之为定州，秉复为卫军府录事参军，带母极令。时甄琛为长史，因公事言竞之间，秉以拳击琛，坠于床下。琛以本县长，笑而不论。其豪率若此。

彭城王勰征寿春，秉从行，招致壮侠，以为部卒。勰目之，谓左右曰：“吾当寄胆气于此人。”后为司空主簿，转掾、城门校尉、长兼司司空司马。迁长史，加辅国将军。出除左将军、广平内史，大纳财货，为清论所鄙。入为司徒左长史。未几，除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寻加安西将军，出除燕州刺史。时天下多事，遂为杜洛周攻围。秉坚守历年，朝廷遣都督元谭与秉第二子仲哲赴救。谭败，仲哲死之。秉遂率城民奔定州，坐免官。寻除抚军将军，行相州事，转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孝昌末，冀州流民聚于河外，因立东冀州，除秉为刺史，加征东将军。不之任。永安二年，迁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秉年老被疾，上表辞事，诏不许。元颢入洛，秉避居阳武。二年，除散骑常侍、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太昌中，除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侍，左光禄如故。频以老病乞解。永熙三年去职。天平四年薨，年七十八。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定瀛沧三州诸军事、本将军、尚书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谥曰靖穆。

长子忻，字伯悦，有世干。为荆州平南府外兵参军。北道行台常景引为行台郎，又启除员外郎，复为安远将军、尚书左中兵郎中。以郑俨之甥，兼尚书左丞。庄帝初，遇害于河阴，

年四十二。赠镇军将军、殿中尚书、冀州刺史。

忻弟仲哲。生为祖母宋氏所养，早有知识，六岁宋亡，啼慕不止，见者悲之。性恢达，常以将略自许。辟司徒行参军。假宁朔将军、统军，从广阳王渊北讨，击柔玄贼，破之，赐爵安平县男。及父秉于燕州被围，泣诉朝庭，遂除别将，与都督元谭赴援。到下口，遇贼，仲哲战歿，时年三十五。

长子长瑜，武定中，仪同开府中兵参军。

长瑜弟叔瓚，司徒田曹参军。

仲哲弟叔彦，抚军将军。

叔彦弟季通，武定中，兼司农少卿。

季通小弟季良，风望闲雅。自太学博士从都督李神轨征讨有功，赐爵蒲阴县男。寻除著作佐郎、通直散骑侍郎，转征虏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太尉长史。及秉还乡，季良亦去职归养。后除中军将军、光禄大夫。先秉卒于家，时年三十六。赠车骑将军、尚书右仆射、定州刺史，谥曰简。

秉弟习，字贵礼，有世誉。历司徒主簿、彭城王勰开府属。迁幽州长史、博陵太守，吏民爱敬之。在郡九年，转河东太守，卒于郡，年五十一。赠中山太守。孝昌三年，重赠后将军、并州刺史。

长子世儒，字希业。卒于大司马从事中郎。

世儒第三弟叔业，武定中，南兖州别驾。

秉从父弟广，字仲庆，有议干。初为中书学生。高祖时，殿中郎中，历通直散骑侍郎、太子步兵校尉。诏守尚书左丞。父忧去职。后任城王澄为扬州，引广为镇南府长史，以母老辞。景明末，卒于家。赠安远将军、光州刺史。

子元献，字世俊，颇有学识。举秀才，不行。后卒于乡里。

广弟文业，为中书博士，转司徒主簿。城阳王鸾为定州刺

史，引为治中。年四十九卒。子伯谦，武定末，司空谘议参军。

史臣曰：李以儒俊之风，当旌帛之举；崔以文雅之烈，应利用之科。世家有业，余庆不已，人位继轨，亦为盛哉。

列传第三十八

尉元·慕容白曜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为豪宗。父目斤，勇略闻于当时。泰常中，为前将军，从平虎牢，颇有军功，拜中山太守。元年十九，以善射称。神 中，为虎贲中郎将，转羽林中郎。小心恭肃，以匪懈见知。世祖嘉其宽雅有风貌，稍迁驾部给事中。从幸海隅，赐爵富城男，加宁远将军。和平中，迁北部尚书，加散骑常侍，进爵太昌侯，拜冠军将军。

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内附，请师救援。显祖以元为使持节、都督东道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博陵公，与城阳公孔伯恭赴之。刘彧东平太守、无盐戍主申纂诈降。元知非诚款，外示容纳，而密备焉。刘彧兖州刺史毕众敬遣东平太守章仇才剽诣军归款，元并纳之。遂长驱而进，贼将周凯望声遁走。彧遣将张永、沈攸之等率众讨安都，屯于下碭。永乃分遣羽林监王穆之领卒五千，守辎重于武原，龙骧将军谢善居领卒二千据吕梁，散骑侍郎张引领卒二千守茱萸，督上租粮，供其军实。安都出城见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书侍郎高闾、李璨等与安都俱还入城，别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抚安内外，然后元入彭城。元以张永仍据险要，攻守势倍，惧伤士卒。乃命安都与璨等固守，身率精锐，扬兵于外，分击吕梁，绝其粮运。善居遁奔茱萸，仍与张引东走武原。驰骑追击，斩首八百余级。

武原穷寇八千余人，拒战不下。元亲擐甲胄，四面攻之，破穆之外营，杀伤太半，获其辎重五百余乘，以给彭城诸军。然后收师缓战，开其走路。穆之率余焮奔于永军。永势挫力屈，元乘胜围之，攻其南门，永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势追击，时大雨雪，泗水冰合，永弃船而走。元豫测永必将奔亡，身率众军，邀其走路，南北奋击，大破于吕梁之东。斩首数万级，追北六十余里，死者相枕，手足冻断者十八九。生擒刘彧使持节、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宁朔将军、益阳县开国侯垣恭祖；龙骧将军、羽林监沈承伯等。永、攸之轻骑走免。收其船车军资器械不可胜数。刘彧东徐州刺史张谡据围城，徐州刺史王玄载守下邳，辅国将军、兖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龙骧将军、兰陵太守桓忻驱掠近民，保险自固。元遣慰喻，张谡及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诚，王整、桓忻相与归命。

元表曰：“彭城仓廩虚罄，人有饥色，求运冀、相、济、兖四州粟，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沿清运致，可以济救民。”显祖从之。又表分兵置戍，进定青冀。复表曰：“彭城贼之要蓄，不有积粟强守，不可以固。若储粮广戍，虽刘彧师徒悉动，不敢窥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势也。”诏曰：“待后军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军援，须待克定，更运军粮。”元又表曰：“臣受命出疆，再离寒暑，进无邓艾一举之功，退无羊祜保境之略，虽淮岱获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属当偏任，苟事宜宣彻，敢不以闻。臣前表以下邳水陆所奏，先规殄灭，遣兵屡讨，犹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断，而此城之人，元居贼界，心尚恋土。辄相诳惑，希幸非望，南来息耗，壅塞不达，虽至穷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从淮南至镇，称刘彧将任农夫、陈显达领兵三千，来循宿豫。臣即以其日，密遣覘使，验其虚实，如朗所言。臣欲自出击之，以运粮未接，又

恐新民生变，遣子都将于沓千、刘龙驹等步骑五千，将往赴击。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动，莫有固志，器仗败毁，无一可用。臣闻伐国事重，古人所难，功虽可立，必须经略而举。若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趋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经东安。即为贼用师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而克。若四处不服，青冀虽拔，百姓狼顾，犹怀侥幸之心。臣愚以为宜释青冀之师，先定东南之地，断刘彧北顾之意，绝愚民南望之心。夏水虽盛，无津途可因；冬路虽通，无高城可固。如此，则淮北自举，暂劳永逸。今虽向热，犹可行师，兵尚神速，久则生变。若天雨既降，或因水通，运粮益众，规为进取。恐近淮民庶，翻然改图，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辄与僚佐共议，咸谓可然。若隐而不陈，惧有损败之责；陈而无验，恐成诬罔之罪。惟天鉴悬量，照臣愚款。”

彧复遣沈攸之、吴悛公领卒数万，从沂清而进，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骑一万以拒之。并以攸之前败军人伤残手足、瘃瓦膝行者，尽送令还，以沮其众。又表求济师。诏遣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会泗水暴竭，贼军不得前进，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贼军，攸之、悛公等轻骑遁走。元书与刘彧徐州刺史王玄载，示其祸福。玄载狼狈夜走，宿豫、淮阳皆弃城而遁。于是遣南中郎将、中书侍郎高闾领骑一千，与张谡对为东徐州刺史；中书侍郎李璨与毕众敬对为东兖州刺史。以安初附。拜元都督徐南北兖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开府、徐州刺史、淮阳公，持节、散骑常侍、尚书如故。诏元曰：“贼将沈攸之、吴悛公等驱率蚁众，进寇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奋发，水陆邀绝，应时摧殄，自淮以北，荡然清定。皆是元帅经略，将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所获诸城要害之处，

分兵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荡吴会，悬旌秣陵，至于用兵所宜，开势进止，善加量度，动静以闻。”

是时徐州妖人假姓司马，字休符，自称晋王，扇惑百姓。元遣将追斩之。四年，诏征元还京赴西郊，寻还所镇。延兴元年五月，假元淮阳王。三年，刘昱将萧顺之、王敕勤等领众三万，入寇淮北诸城，元分遣诸将，逆击走之。元表：“淮阳郡上党令韩念祖始临之初，旧民南叛，全无一人。令抚绥招集，爱民如子，南亚民费系先等前后归附，户至二百有余。南济阴郡睢陵县人赵怜等辞称念祖善于绥抚，清身洁己，请乞念祖为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离叛，成立一县。”显祖诏曰：“树君为民，民情如此，可听如请。”元好申下人之善，皆此类也。太和初，征为内都大官。既而出为使持节、镇西大将军、开府、统万镇都将，甚得夷民之心。三年进爵淮阳王，以旧老见礼，听乘步挽，杖于朝。

萧道成既自立，多遣间谍，扇动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征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征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大都将，余官如故，总率诸军以讨之。元讨五固贼桓和等，皆平之。东南清晏，远近帖然。入为侍中、都曹尚书，迁尚书令。十三年，进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阳郡开国公，食邑六百户。元表曰：“臣以天安之初，奉律总戎，廓宁淮右，海内既平，仍忝徐岳。素餐尸禄，积有年岁，彼土安危，窃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陆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诸夏。夫国之大计，豫备为先。且臣初克徐方，青齐未定，从河以南，犹怀彼此。时刘彧遣张永、沈攸之、陈显达、萧顺之等前后数度，规取彭城，势连青衮。唯以彭城既固，而永等摧屈。今计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筮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鸠引胡类，一时扇动。赖

威灵遐被，罪人斯戮。又围城子都将胡人王敕勤负衅南叛，每惧奸图，狡诱同党。愚诚所见，宜以彭城胡军换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转戍彭城；又以中州鲜卑增实兵数，于事为宜。”诏曰：“公之所陈，甚合事机。”

其年，频表以老乞身。八月，诏曰：“元年尊识远，屡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体怀平隐，仁雅渊广，谋猷是仗，方委之民政，用康亿兆，故频文累札，仍违冲志。而谦光逾固，三请弥切，若不屈从高谟，复何以成其美德也。已许其致仕，主者可出表付外，如礼申遂。”元诣阙谢老，引见于庭，命升殿劳宴，赐玄冠素服。又诏曰：“夫大道凝虚，至德冲挹，故后王法玄猷以御世，圣人崇谦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于万国，垂教本于天下。自非道高识博，孰能处之？是故五帝宪德，三王乞言，若求备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师上圣则难为其举，傅中庸则易为其选。朕既虚寡，德谢曩哲，更、老之选，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阳郡开国公尉元，前大鸿胪卿、新泰伯游明根并元亨利贞，明允诚素，少著英风，老敷雅迹，位显台宿，归终私第。可谓知始知卒，希世之贤也。公以八十之年，宜处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龄，可充五更之选。”于是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国老庶老于阶下。高祖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于五更行肃拜之礼，赐要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则，人之所崇，莫重于孝顺。然五孝六顺，天下之所先，愿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衰老，不究远趣，心耳所及，敢不尽诚。”高祖曰：“孝顺之道，天地之经，今承三老明言，铭之于怀。”明根言曰：“夫至孝通灵，至顺感幽，故《诗》云：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如此则孝顺之道，无所不格。愿陛下念之，以济黎庶。臣年志朽弊，识见昧然，在于

心虑，不敢不尽。”高祖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范，敷展德音，当克己复礼，以行来授。”礼毕，乃赐步挽一乘。诏曰：“夫尊老尚更，列圣同致；钦年敬德，绵哲齐轨。朕虽道谢玄风，识昧睿则，仰稟先诲，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显矣。前司徒公元、前鸿胪卿明根并以冲德悬车，懿量归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虽更、老非官，耄耄罔禄，然况事既高，宜加殊养。三老可给上公之禄，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

十七年七月，元疾笃，高祖亲幸省疾。八月，元薨，时年八十一。诏曰：“元至行宽纯，仁风美福，内秉越群之武，外挺温懿之容。自少暨长，勋勤备至，历奉五朝，美隆四叶。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效，鲁宋怀仁，中铉载德。所谓立身备于本末，行道著于终始，勋书玉牒，惠结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悬车归老。谦损既彰，远近流咏，陟兹父事，仪我万方。谓极眉寿，弥赞王业。天不遗老，奄尔薨逝。念功惟善，抽怛于怀。但戎事致夺，恨不尽礼耳。可赐布帛彩物二千匹、温明秘器、朝衣一袭，并为营造坟域。”谥曰景桓公。葬以殊礼，给羽葆鼓吹、假黄钺、班剑四十人，赐帛一千匹。

子羽，名犯肃宗庙讳，颇有器望。起家秘书中散，驾部令，转主客给事，加通直散骑常侍，守殿中尚书，兼侍中。以父忧去职。又起复本官，诏袭爵，加平南将军。高祖亲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为长兼，仍守尚书，夺禄一周。迁洛，以山阳在畿内，改为博陵郡开国公。后为征虏将军、恆州刺史。卒，仍以为赠，谥曰顺。

子景兴，袭。正始元年卒，赠兖州刺史。无子。

景兴弟景俊，袭爵。员外散骑常侍。延昌中，坐杖国吏死，降封深泽县开国公。

子伯永，袭。无子，爵除。

羽弟静，宽雅有才识。世宗时，为尚书左民郎中。卒，赠博陵太守，重赠镇军将军、洛州刺史，谥曰敬。

子祐之，通直散骑常侍、护军长史。卒。

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孙。父据，历官以廉清著称，赐爵高都侯。卒于冠军将军、尚书左丞，赠安南将军、并州刺史、高都公，谥曰简。白曜少为中书吏，以敦直给事东宫。高宗即位，拜北部下大夫。袭爵，迁北部尚书。在职，执法无所阿纵，高宗厚待之。高宗崩，与乙浑共秉朝政，迁尚书右仆射，进爵南乡公，加安南将军。

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并以城内附，诏镇南大将军尉元、镇东将军孔伯恭率师赴之。而彧东平太守申纂屯无盐，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绝王使。皇兴初，加白曜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征南大将军、上党公，屯于碣磬，以为诸军后继。白曜攻纂于无盐城，拔其东郭。其夜纂遁，遣兵追执之，获其男女数千口。先是，刘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遣使内附，既而彧遣招慰，复归于彧。白曜既拔无盐，回攻升城。肥城戍主闻军至，弃城遁走，获粟三十万斛。既至升城，垣苗、麋沟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余骑袭麋沟，麋沟溃，自投济水死者千余人。击垣苗，又破之，得粟十余万斛，由是军粮充足。先是，淮阳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克，白曜以旬之内，频拔四城，威震齐土。显祖嘉焉，诏曰：“卿总率戎旅，讨除不宾，霜戈所向，无不摧靡，旬日之内，克拔四城，韩白之功，何以加此？虽升城戍将房崇吉守远不顺，危亡已形，溃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务存长辔，不必穷兵极武，以为劳顿。且伐罪吊民，国之令典，当招怀以德，使来苏之泽，加于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纵兵陵城，杀数百人，崇

吉夜遁。白曜抚慰其民，无所杀戮，百姓怀之。获崇吉母妻，待之以礼。刘彧遣其将吴愔公率众数万，欲寇彭城。镇南大将军尉元表请济师。显祖诏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时泗水暴竭，船不得进。愔公退，白曜因停瑕丘。会崇吉与从弟法寿盗彧盘阳城以赎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将军长孙观等率骑入自马耳关赴之。观至盘阳，诸县悉降。

平东将军长孙陵、宁东将军尉眷东讨青州，白曜自瑕丘进攻历城。白曜乃为书以喻之曰：“天弃刘彧，祸难滋兴，骨肉兄弟，自相诛戮，君臣上下，靡复纪纲。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兖州刺史毕众敬等深睹存亡，翻然归义。故朝廷纳其诚款，委以南蕃。皆目前之见事，东西所备闻也。彼无盐戍主申纂敢纵奸慝，劫夺行人，官军始临，一时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寻即溃散。自襄阳以东，至于淮海，莫不风靡，服从正化。谓东阳、历城有识之士，上思安都之荣显，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图后悟。然执守愚迷，不能自革。猥总戎旅，扫定北方。济黄河知十二之虚说，临齐境想一变之清风，踟蹰周览，依然何极？故先驰书，以喻成败。夫见机而动，《周易》所称；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为高，不悛为美，则微子负嫌于时，纪李受讥于世。我皇魏重光累叶，德怀无外，军威所拂，无不披靡。固非三吴弱卒所能拟抗。况于今者，势已土崩。刘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阊外，岂复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为援，何异于蹄涔之鱼，冀拯江海？夫螻蛇螫手则断手，螫足则断足，诚忍肌体以救性命。若推义而行之，无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宁宗，长守安乐。此智士所宜深思重虑，自求多福。”

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筑长围以攻之。长孙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请降。军人入其西郭，颇有采掠，文秀悔之，遂婴

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邹守将刘休宾并面缚而降。白曜皆释而礼之。送道固、休宾及其僚属于京师。后乃徙二城民望于下馆，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白曜虽在军旅，而接待人物，宽和有礼。获崇吉母妻、申纂妇女，皆别营安置，不令士卒喧杂。

乃进讨东阳。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克东阳，擒沈文秀。凡获仓粟八十五万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张，箭十八万八千，刀二万二千四百，甲冑各三千三百，铜五千斤，钱十五万；城内户八千六百，口四万一千，吴蛮户三百余。始末三年，筑围攻击，日日交兵，虽士卒死伤，无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绢，以为军资，不至侵苦。三齐欣然，安堵乐业。克城之日，以沈文秀诱抗倨不为之拜，忿而捶撻，唯以此见讥。以功拜使持节、都督青齐东徐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济南王，将军如故。

四年冬见诛。初乙浑专权，白曜颇所侠附，缘此迫以为责。及将诛也，云谋反叛，时论冤之。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闻父被执，将自杀。家人止之，曰：“轻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终不至此。我何忍见父之死！”遂自缢焉。

白曜弟如意，亦从白曜平历下，与白曜同诛。

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

臣闻经疆启宇，实良将之功；褒德酬庸，乃圣王之务。昔姜公杖钺，开隆周之基；韩生秉旄，兴鸿汉之业。故能赏超当时，名垂前史。若阃外功成，而流言内作，人主猜疑，良将怀惧，乐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邓艾怀忠，矫命宁国，赤心皎然，幽显同见，而横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吴，奋不顾命，万里浮江，应机直指，使孙皓君臣，輿櫓入洛。大

功亦举，谗书骤至，内外唱和，贝锦将成，微晋武之鉴，亦几于颠沛矣。每览其事，常为痛心，圣主明王，固宜深察。

臣伏见故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济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资，世酋东裔，值皇运廓被，季节臣妾。白曜生长王国，饮服道教，爵列上阶，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阴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连城岳峙。海岱苍生，翘首拯援。圣朝乃眷南顾，思救荒黎，大议庙堂，显举元将，百僚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诚，授以专征之任，握兵十万，杖钺一方。威陵河济则淮徐震惧，师出无盐而申纂授首。济北、太原，同时消溃；麋沟、垣苗，相寻奔走。及回麾东扫，道固衔璧，盘阳、梁邹，肉袒请命。于时东阳未平，人怀去就。沈文静、高崇仁拥众不朝，扇扰边服。崔僧祐、盖次阳、陈显达连兵淮海，水陆锋起，扬旌而至，规援青齐。士民汹汹，莫不南顾。时兵役既久，咸有归心，而白曜外宣皇风，内尽方略，身擐甲冑，与士卒同，安抚初附，示以恩厚。三军怀挟纊之温，新民欣来苏之泽。遂使僧祐拥徒弭旆，效顺军门；文静、崇仁弃城窜海；次阳、显达望尘南奔。声震江吴，风偃荆汉。及青州克平，文秀面缚，海波清静，三齐克定，逖彼东南，永为国宥。使天府纳六州之贡，济泗息烽警之虞，开岱宗封禅之略，辟山川望秩之序。斯诚宗庙之灵，神算所授，然抑亦白曜与有力矣。

及氛翳既静，爵命亦隆，荣烛当时，声誉日远。而民恶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听。巧伪乱真，朱紫难辨，伤夷未瘳，合门屠戮。鸿勋盛德，蔑尔无闻。有识之徒，能不凄怆？

臣谓白曜策名王庭，累荷荣授，历司出内，世载忠美。秉钺启蕃，折冲敌国，开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于戎旅之际，

契阔于矢石之间，登锋履危，志存静乱。及方难既夷，身膺高赏，受胙河山，与国升降，六十之年，宠灵已极。观其立功，足明机运，岂容侥幸，更邀非望者乎？且于时，国家士马，屯积京南，跨州连镇，势侔云岳。主将骁雄，按钾在所，莫不殉忠死难，效节奉时。此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况潜逆阻兵，营岱厌乱，加以王师仍举，州郡屠裂，齐民劳止，神胆俱丧，亡烬之众不可与图存，离败之民不可与语勇哉！白曜果毅习戎，体闲兵势，宁不知士民之不可藉，将士之不同己，据强兵之势，因涂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为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

伏惟陛下圣鉴自天，仁孝宰世，风冠宇宙，道超百王。开国以来，诸有罪犯极刑，不得骸骨者，悉听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旧功高，婴祸沦覆，名灭国除，爵命无绍。天下众庶，咸共哀怜，方之余流，应有差异。愿陛下扬日月之光，明勋臣之绩，垂天地之施，慰僵尸之魂。使合棺定谥，殁有余称。选其宗近，才堪驱策，锡以微爵，继其绝世。进可以奖劝将来，退可以显国恩泽。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岂不美哉！仰惟圣明，霁然昭览，狂瞽之言，伏待刑宪。

高祖览表，嘉愍之。

白曜弟子契，轻薄无检。太和初，以名家子擢为中散，迁宰官。南安王桢有贪暴之响，遣中散阎文祖诣长安察之。文祖受桢金宝之赂，为桢隐而不言。事发，坐之。文明太后引见群臣，谓之曰：“前论贪清，皆云克修，文祖时亦在中，后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离俗之士，卿等自审不胜贪心者，听辞位归第。”契进曰：“臣卑微小人，闻识不远，过蒙曲照，虚忝令职。小人之心无定，帝王之法有常。以无恆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

乞垂退免。”高祖曰：“昔郑相嗜鱼，人有献鱼者，相曰‘若取此鱼，恐削名禄’，遂不肯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贪之恶矣，何为求退？”迁宰官令，微好碎事，颇晓工作，主司厨宰，稍以见知。及营洛阳基构，征新野、南阳起诸攻具，契皆参典。太和末，以功迁太中大夫、光禄少卿、营州大中正，赐爵定陶男。正始初，除征虏将军、营州刺史。徙都督活野、薄骨律二镇诸军事、沃野镇将，转都督御夷、怀荒二镇诸军事、平城镇将，将军并如故。转都督朔州、沃野怀朔武川三镇三道诸军事、后将军、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赠镇北将军、并州刺史，谥曰克。

初，慕容破后，种族仍繁。天赐末，颇忌而诛之。时有遗免，不敢复姓，皆以“舆”为氏。延昌末，诏复旧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犹号慕容，特多于他族。

契长子升，字僧度。建兴太守，迁镇远将军、沃野镇将，进号征虏将军。甚得边民情。

和第二子僧济，自奉朝请稍转至五校。耽淫酒色，不事名行。

契北暉，历泾州长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忠赏粟二百石。卒，赠幽州刺史。

孙善，仪同开府主簿。

史臣曰：魏之诸将，罕立方面之功。尉元以宽雅之风，受将帅之任，取瑕丘如覆掌，克彭城犹拾遗，擒将馘丑，威名远被。位极公老，圣主乞言。无乃近世之一人欤？白曜有敦正之风，出当薄伐，席卷三齐，如风靡草，接物有礼，海垂欣慰。其劳固不细矣。功名难处，追猜婴戮，宥贤议勤，未闻于斯日也。

列传第三十九

韩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吕罗汉
孔伯恭

韩茂，字元兴，安定安武人也。父耆，字黄老；永兴中自赫连屈丐来降，拜绥远将军，迁龙骧将军、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门。卒，赠泾州刺史，谥曰成侯。

茂年十七，膂力过人，尤善骑射。太宗曾亲征丁零翟猛，茂为中军执幢。时有风，诸军旌旗皆偃仆，茂于马上持幢，初不倾倒。太宗异而问之，征茂，所属具以状对。太宗谓左右曰：“记之。”寻征诣行在所，试以骑射，太宗深奇之，以茂为虎賁中郎将。

后从世祖讨赫连昌，大破之。世祖谓诸将曰：“今若穷兵极武，非吊民之道，明年当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还。以军功赐茂爵蒲阴子，加强弩将军，迁侍辇郎。又从征统万，大破之。从平平凉，当茂所冲，莫不应弦而殪。由是世祖壮之，拜内侍长，进爵九门侯，加冠军将军。后从征蠕蠕，频战大捷。与乐平王丕等伐和龙，徙其居民。从平凉州，茂为前锋都督，战功居多。迁司卫监。录前后功，拜散骑常侍、殿中尚书，进爵安定公，加平南将军。从破薛永宗，伐盖吴。转都官尚书。

从征悬瓠，频破贼军。车驾南征，分为六道，茂与高凉王那出青州。诸军渡淮，降者相继，拜茂徐州刺史以抚之。车驾还，以茂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加征南将军。世祖崩，刘义隆遣将檀和之寇济州，南安王余令茂讨之。至济州，和之遁走。高宗践阼，拜尚书令，加侍中、征南大将军。

茂沉毅笃实，虽无文学，每论议合理。为将善于抚众，勇冠当世，为朝廷所称。太安二年夏，领太子少师。冬卒，赠泾州刺史、安定王，谥曰桓王。

长子备，字延德。初为中散，赐爵江阳男，加扬烈将军。又进爵行唐侯，拜冠军将军、太子庶子。迁宁西将军，典游猎曹，加散骑常侍。袭爵安定公、征南大将军。卒，赠雍州刺史，谥曰简公。

备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将略。初为中散，赐爵范阳子，加宁朔将军。迁金部尚书，加散骑常侍。兄备卒，无子，均袭爵安定公、征南大将军。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本将军、定州刺史，转青冀二州刺史，余如故。恤民廉谨，甚有治称。广阿泽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广民稀，多有寇盗，乃置镇以静之。以均在冀州，劫盗止息，除本将军、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均清身率下，明为耳目，广设方略，禁断奸邪，于是赵郡屠各、西山丁零聚党山泽以劫害为业者，均皆诱慰追捕，远近震跼。先是，河外未宾，民多去就，故权立东青州为招怀之本，新附之民，咸受优复。然旧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陈非便，朝议罢之。后均所统，劫盗颇起，显祖诏书诘让之。又以五州民户殷多，编籍不实，以均忠直不阿，诏均检括，出十余万户。复授定州刺史，轻徭宽赋，百姓安之。延兴五年卒，谥曰康公。子宝石袭爵。

均弟天生，为内厩令，后典龙牧曹。出为持节、平北将军、

沃野镇将。

皮豹子，渔阳人。少有武略。泰常中，为中散，稍迁内侍左右。世祖时，为散骑常侍，赐爵新安侯，加冠军将军。又拜选部尚书，余如故。出除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淮阳公，镇长安。寻加征西将军。后坐盗官财，徙于统万。

真君三年，刘义隆遣将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杨难当，遂陷仇池。世祖征豹子，复其爵位。寻拜使持节、仇池镇将，督关中诸军，与建兴公古弼等分命诸将，十道并进。四年正月，豹子进击乐乡，大破之，擒义隆将王奂之、王长卿等六人，斩首二千余级，俘获一千人。豹子进军下辨，义隆将强玄明、辛伯奋弃城遁走，追斩之，悉获其众。义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镇仇池，至汉中，闻官军已西，惧不敢进，方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与司马楚之至于浊水，击擒崇之，尽虏其众。进至高平，义隆将姜道祖降，仇池平。

未几，诸氏复反，推杨文德为主以围仇池。古弼率诸军讨平之。时豹子次于下辨，闻围解，欲还。弼遣使谓豹子曰：“贼耻其负败，必求报复。后举为难，不如陈兵以待之。”豹子以为然。寻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诸军事，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仇池镇将、持节、公如故。十一月，义隆复遣杨文德、姜道盛率众二万人寇浊水，别遣将青阳显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浊水城兵射杀道盛，豹子至斧山，斩显伯，悉俘其众。豹子又与河间公元齐俱会于浊水，贼众震恐，弃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杨难当归命，诏送杨氏子弟诣京师，文德以行赂得留，亡奔汉中。义隆以文德为武都王，给兵二千人守葭芦城，招诱氏羌，于是武都、阴平五部氏民叛应文德。诏豹子率诸军讨之，文德阻兵固险拒豹子。文德将杨高来降，引诸军向

其城，文德弃城南走，收其妻子、僚属、军资，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师。义隆白水太守郭启玄率众救文德，豹子分军逆击，大破之，启玄、文德走还汉中。

兴安二年正月，义隆遣其将萧道成、王虬、马光等入汉中，别令杨文德、杨头等率诸氐羌围武都。城中拒之，杀贼二百余人。豹子分兵将救之，至女磊，闻贼停军，豹子遣人于祁山取马，欲往赴援。文德谓豹子欲断其粮运，回军还入覆津，据险自固。义隆恐其辄回，又增兵益将，令晋寿、白水送粮覆津，汉川、武兴运粟甘泉，皆置仓储。豹子表曰：“义隆增兵运粮，克必送死。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唯仰民兵，专恃防固。其统万、安定二镇之众，从戎以来，经三四岁，长安之兵，役过期月，未有代期，衣粮俱尽，形颜枯悴，窘切恋家，逃亡不已，既临寇难，不任攻战。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为唇齿。计文德去年八月与义隆梁州刺史刘秀之同征长安，闻台遣大军，势援云集。长安地平，用马为便，畏国骑军，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人，称台军不多，戍兵鲜少，诸州杂人，各有还思，军势若及，必自奔逃，进军取城，有易返掌。承信其语，回趣长安之兵，遣文德、萧道成、王虬等将领，来攻武都、仇池，望连秦陇。进围武都，已经积日，畏臣截后，断其粮路，关镇少兵，未有大损。今外寇兵强，臣力寡弱，拒贼备敌，非兵不拟。乞选壮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无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驰闻，损失城镇，恐招深责。愿遣高平突骑二千，赍粮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对贼虏。须长阙

、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粮者，民之命也；虽有金城汤池，无粮不守。仇池本无储积，今岁不收，苦高平骑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请遣秦州之民，送军祁山，臣随迎致。”诏高平镇将苟莫于率突骑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征豹子为

尚书，出为内都大官。

刘骏遣其将殷孝祖修两当城于清东，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击之，不克。诏豹子与给事中周丘等助击之。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围费日，遂略地至高平。刘骏瑕丘镇遣步卒五千助戍两当，去城八里，与豹子前锋候骑相遇，即便交战，豹子军继至，大破之。纵骑追击杀之，至于城下，其免者十余人而已。城内恐惧，不敢出救。既而班师。

先是，河西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泾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诸军南趣石楼，与卫大将军、乐安王良以讨群胡。豹子等与贼相对，不觉胡走，无捷而还，又坐免官。寻以前后战功，复擢为内都大官。和平五年六月，卒。高宗追惜之，赠淮阳王，谥曰襄，赐命服一袭。子道明，袭爵。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为侍御中散，迁侍御长。高祖初，吐谷浑拾寅部落饥窘，侵凉澆一为洮

河，大为民患。诏假喜平西将军、广川公，领凉州、枹罕、高平诸军，与上党王长孙观讨拾寅。又拜为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诸军事、本将军、开府、仇池镇将，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镇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夷民大悦，酋帅强奴子等各率户归附，于是置广业、固道二郡以居之。征为南部尚书，赐爵南康侯，加左将军。

太和元年，刘淮葭芦戍主杨文度遣弟鼠窃据仇池，喜率众四万讨鼠。军到建安，鼠弃城南走。进次浊水，遣平西将军杨灵珍击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杨真，真众溃，仅而得免。喜遂军于覆津。文度将强大黑固守津道，悬崖险绝，偏阁单行。喜部分将士，攀崖涉水，冲击大黑，大黑溃走，追奔西入。攻葭芦城，拔之，斩文度，传首京师，杀一千余人。诏曰：“夫忠臣生于德义之门，智勇出于将相之族。往年氏羌放命，侵窃边戍，都

将皮喜、梁丑奴等，或资父旧勋，或身建殊效，威名著于庸汉，公义列于天府，故授以节钺，委阃外之任。并罄力尽锐，克荷所司，霜戈始动，蚁贼奔散，仇池旋复，民夷晏安。及讨葭芦，又梟凶丑。元恶俱歼，窥窬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陈计略，商校利害，料其应否，宁边益国，专之可也。今军威既振，群愚慑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势，宽猛之宜，任其量处，应立郡县者，亦听铨置。其杨文度、杨鼠亲属家累，部送赴台。仇池，南秦之根本，守御资储，特须丰积；险阻之要，尤宜守防；令奸覘之徒，绝其侥幸。勉勤戎务，绥静新俗，怀民安土，称朕意焉。”

又诏喜等曰：“卿受命专征，薄伐边寇，军威所及，即皆平荡。复仇池之旧镇，破葭芦之新；梟擒首逆，克剪凶党，勋庸之美，朕无间然。仇池国之要蕃，防守事宜，尤须完实。从前以来，骆谷置镇，是以奸贼息窥窬之心，边城无危败之祸，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敕卿等，部率兵将，骆谷筑城，虽有一时之勤，终致永延之固。而卿等不祇诏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顿，无事闲停，方复曲辞，表求罢下，岂是良将忘身、忧国尽忠之谓也？诸州之兵，已复一岁，宜暂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来年筑城，岂不更劳兵将？孰若因今之势，即令就之，一劳永逸，事不再举也。今更给军粮一月，速于骆谷筑城，使四月尽，必令成就讫。若不时营筑，乃筑而不成，成而不固，以军法从事。”

南天水郡民柳旃据险不顺，喜率众讨灭之。转散骑常侍、安南将军、豫州刺史。诏让其在州宽怠，以饮酒废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决以杖罚。七年卒，赠以本官，谥曰恭公。子承宗袭爵。

喜弟双仁，冠军将军、仇池镇将。

封敕文，代人也。祖豆，皇始初领众三万东征幽州，平定三郡，拜幽州刺史。后为使持节、都督冀青二州诸军事、前将军、开府、冀青二州刺史、关内侯。父涅，太宗时为侍御长。卒，赠龙骧将军、定州刺史、章武侯，谥曰隐。

敕文，始光初为中散，稍迁西部尚书。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镇西将军、开府、领护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赐爵天水公，镇上邽。诏敕文率步骑七千征吐谷浑慕利延兄子拾归于枹罕，众少不能制，诏遣安远将军、广川公乙乌头等二军与敕文会陇右。军次武始，拾归夜遁。敕文引军入枹罕，虏拾归妻子及其民户，分徙千家于上邽，留乌头守枹罕。

金城边冏、天水梁会谋反，扇动秦益二州杂人万余户，据上邽东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设备，杀贼百余人，被伤者众，贼乃引退。冏、会复率众四千攻城。氐羌一万屯于南岭，休官、屠各及诸杂户二万余人屯于北岭，为冏等形援。敕文遣二将领骑二百设备门内，别令骑出击之。既而伪退，冏率众腾逐，敕文轻骑横冲，大破之，斩冏。而北岭之贼，从高射敕文军人，飞矢如雨，梁会得奔北岭，骑乃引还。复推会为主。敕文分兵二百人突入南城，烧其门楼，贼见火起，众皆惊乱。又遣步卒攻门，克之。便率骑士驰入，贼余众开门出走，奔入东城，乘背追击，杀千余人。

安丰公间根率军助敕文。敕文表曰：“安定逆贼帅路那罗遣使赍书与逆帅梁会，会以那罗书射于城中，那罗称募集众旅，克期助会。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称应王，天授玉玺，擅作符书，诳惑百姓。梁会遣使招引杨文德，而文德遣权寿胡将兵二十人来到会间，扇动州土，云李洪自称应王，两雄不并，若欲须我，先杀李洪，我当自往。梁会欲引致文德，诱说李洪来入东城，即斩洪首，送与文德。仇池镇将、淮阳公臣豹子遣使潜行，以

今月二十四日来达臣镇，称杨文德受刘义隆职爵，领兵聚众，在仇池境中，沮动民人，规窃城镇。且梁会反逆以来，南勾文德，援势相连，武都氏羌尽相脣齿，为文德起军，所在屯结，兵众已集，克来不远。臣备边镇，与贼相持，贼在东城，隔墙而已。但以腹背有敌，攻城有疑，讨度文德，克来助会。若文德既至，百姓响应，贼党遂甚，用功益难。今文德未到，麦复未熟，事宜速击，于时为便。伏愿天鉴，时遣大军，助臣诛翦。

“

表未及报，梁会谋欲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堑于东城之外，断贼走路。夜中，会乃车陈飞梯，腾堑而走。敕文先严兵于堑外拒斗，从夜至旦。敕文谋于众曰：“困兽犹斗，而况于人。贼众知无生路，人自致死，必伤士众，未易可平。若开其生路，贼必上下离心，克之易矣。”众咸以为然。初敕文以白虎幡宣告贼众曰：“若能归降，原其生命。”应时降者六百余人。会知人心沮坏，于是分遁。敕文纵骑躐之，死者大半，俘获四千五百余口。

略阳王元达因梁会之乱，聚众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众，推天水休官王宦兴为秦地王。敕文与临淮公莫真讨之。军次略阳，敕文遣使慰喻。而元达等三千余人屯于松多川。乃部分诸军，三道并攻。贼出营拒战，大破之，俘三千人。高宗时，与新平公周益击刘骏将殷孝祖于清东，不克。天安元年五月卒。

长子万护，让爵于弟翰。于时让者，惟万护及元氏侯赵辟恶子元伯让其弟次兴，朝廷议而许之。

翰族孙静，世宗时，历位征虏将军、武卫将军、太子左卫率，以干用称。延昌中，迁平北将军、恆州刺史、临朐都护坐事免。卒。

子熙，奉朝请。迁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与薛昙尚迎蠕

蠕主婆罗门于凉州。又除镇远将军、河阴令。卒，赠辅国将军、朔州刺史。

子缵，武定末，颍川太守。

吕罗汉，本东平寿张人。其先，石勒时徙居幽州。祖显，字子明。少好学，性廉直，乡人有分争者皆就而质焉。慕容垂以为河间太守。皇始初，以郡来降，太祖嘉之，赐爵魏昌男，拜钜鹿太守。清身奉公，务存赡恤，妻子不免饥寒。民颂之曰：“时惟府君，克己清明。缉我荒土，民胥乐生。愿寿无疆，以享长龄。”卒官。父温，字晞阳。善书，好施，有文武才略。世祖伐赫连昌，以温为幢将。先登陷陈，每战必捷，以功拜宣威将军、奉车都尉。出为秦州司马，迁上党太守，善劝课，有治名。卒，赠平远将军、豫州刺史、野王侯，谥曰敬。

罗汉仁笃慎密，弱冠以武干知名。父温之佐秦州，罗汉随侍。陇右氏杨难当率众数万寇上邽，秦民多应之。镇将元意头知罗汉善射，共登西城楼，令罗汉射难当队将及兵二十三人，应弦而殪。贼众转盛，罗汉进计曰：“今若不出战，示敌以弱，众情携贰，大事去矣。”意头善之，即简千余骑，令罗汉出战。罗汉与诸骑策马大呼，直冲难当军，众皆披靡。杀难当左右队骑八人，难当大惊。会世祖赐难当玺书，责其跋扈，难当乃引还仇池。意头具以状闻，世祖嘉之，征为羽林中郎。

上邽休官吕丰、屠各王飞廉等八千余家，据险为逆，诏罗汉率骑一千讨擒之。从征悬瓠，罗汉与琅邪王司马楚之驾前招慰，降者九千余户。比至盱眙，频破贼军，擒其将顾俨、李观之等。以功迁羽林中郎、幢将，赐爵乌程子，加建威将军。及南安王余立，罗汉犹典宿卫。高宗之立，罗汉有力焉。迁少卿，仍幢将，进爵野王侯，加龙骧将军。拜司卫监，迁散骑常侍、殿中尚书，进爵山阳公，加镇西将军。及蠕蠕犯塞，显祖讨之，

罗汉与右仆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军事。

出为镇西将军、秦益二州刺史。时仇池氏羌反，攻逼骆谷，镇将吴保元走登百顷，请援于罗汉。罗汉帅步骑随长孙观掩击氏羌，大破之，斩其渠帅，贼众退散。诏罗汉曰：“卿以勤劳获叙，才能致用，内总禁旅，外临方岳，褒宠之隆，可谓备矣。自非尽节竭诚，将何以垂名竹帛？仇池接近边境，兵革屡兴，既劳士卒，亦动民庶，皆由镇将不明，绥禁不理之所致也。卿应机赴击，殄此凶丑。陇右土险，民亦刚悍，若不导之以德，齐之以刑，寇贼莫由可息，百姓无以得静。朕垂心治道，欲使远近清穆。卿可召集豪右，择其事宜，以利民为先，益国为本，随其风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乐业、奉公勤私者，善加劝督，无夺时利。明相宣告，称朕意焉。”

涇州民张羌郎扇惑陇东，聚众千余人，州军讨之不能制。罗汉率步骑一千击羌郎，擒之。仇池氏羌叛逆遂甚，所在锋起，道路断绝。其贼帅蛰廉、符祈等皆受刘昱官爵、铁券。略阳公伏阿奴为都将，与罗汉赴讨，所在破之，生擒廉、祈等。秦益阻远，南连仇池，西接赤水，诸羌恃险，数为叛逆。自罗汉莅州，抚以威惠，西戎怀德，土境帖然。高祖诏罗汉曰：“朕总摄万几，统临四海，思隆古道，光显风教。故内委群司，外任方牧，正是志士建节之秋，忠臣立功之会。然赤水诸羌居边土，非卿善诱，何以招辑？卿所得口马，表求贡奉，朕嘉乃诚，便敕领纳。其马印付都牧，口以赐卿。”征拜内都大官，听讼察狱，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于官。高祖深悼惜之，赐命服一袭，赠以本官，谥曰庄公。

长子兴祖，袭爵山阳公，后例降为侯。景明元年卒。

兴祖弟伯庆，为中散，咸阳王禧郎中令。

伯庆弟世兴，校书郎。

罗汉弟大檀，为中散、恆农太守。

大檀弟豹子，东莱镇将。后改镇为州，行光州事。

豹子弟七宝，侍御中散。迁少卿，出为假节、龙骧将军、东雍州刺史。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始光初，以密皇后亲，赐爵汝阴侯，加安东将军，徙爵魏县侯，迁安南将军。昭性柔旷，有才用。出为赵郡太守，治有能名。征拜光禄大夫，转中都大官。善察狱讼，明于政刑。迁侍中、镇东将军、幽州刺史，进爵鲁郡公。和平二年卒，谥曰康公。长子罗汉，东宫洗马。次伯恭，以父任拜给事中。后赐爵济阳男，加鹰扬将军。出为安南将军、济州刺史，进爵成阳公。入为散骑常侍。

显祖初，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内附，彧遣将张永、沈攸之等击安都，安都上表请援。显祖进伯恭号镇东将军，副尚书尉元救之。军次于柘，贼将周凯闻伯恭等军至，弃众遁走。张永仍屯下碭。永辐重在武原，伯恭等攻而克之。永计无所出，引师而退。时皇兴元年正月，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与攸之弃船而走，伯恭等进击，首虏及冻死甚众。八月，伯恭以书喻下邳、宿豫城内曰：“刘彧肆逆滔天，弗鉴灵命，犹谓绝而复兴，长江可恃，敢遣张永、周凯等率此蚁众，送死彭城。大军未临，逆首奔溃。今乘机电举，当屠此城，遂平吴会，吊民伐罪。幸时归款，自求多福。”时攸之、吴禧公等率众数万来援下邳，屯军焦墟曲，去下邳五十余里。伯恭遣子都将侯汾等率骑五百在水南，奚升等五百余骑在水北，南北邀之。伯恭密造火车攻具，欲水陆俱进。攸之等既闻，将战，引军退保樊阶城。伯恭又令子都将孙天庆等步骑六千向零中峡，斫木断清水路。刘彧宁朔将军陈显达领众二千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众渡水，大破显达军，俘斩十九。攸之闻显达军

败，顺流退下。伯恭部分诸将，挟清南北，寻攸之军后。伯恭从睢陵城东向零中峡，分军为二道，遣司马范师子等在清南，伯恭从清西，与攸之合战，遂大破之。斩其将姜产之、高遵世及丘幼弼、丘隆先、沈荣宗、陆道景等首，攸之、愔公等轻骑遁走。乘胜追奔八十余里，军资器械，虏获万计。进攻宿豫，刘彧戍将鲁僧遵弃城夜遁。又遣将孔太恆等领募骑一千，南讨淮阳，彧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据淮阳。二年，以伯恭为散骑常侍、都督徐南兖州诸军事、镇东将军、彭城镇将、东海公。三年十月卒，赠镇东大将军、东海王，谥曰桓。

伯恭弟伯逊，为中书口士，袭父爵鲁郡公。拜镇东将军、东莱镇将，转本将军、东徐州刺史。先事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韩茂、皮豹子、封敕文、吕罗汉、孔伯恭之为将也，皆以沉勇笃实，仁厚抚众。功成事立，不徒然矣。与夫苟要一战之利，侥幸暂胜之名，岂同年而语也！

列传第四十

赵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张湛

宗钦

段承根

阚骃

刘昞

赵柔 索敞

阴仲达

赵逸，字思群，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汉光禄大夫。父昌，石勒黄门郎。逸好学夙成，仕姚兴，历中书侍郎。为兴将齐难军司，征赫连屈丐。难败，为屈丐所虏，拜著作郎。世祖平统万，见逸所著，曰：“此竖无道，安得为此言乎！作者谁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进曰：“彼之谬述，亦犹子云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书侍郎。神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僚赋诗，逸制诗序，时称为善。久之，拜宁朔将军、赤城镇将。绥和荒服，十有余年，百姓安之。频表乞免，久乃见许。性好坟典，白首弥勤，年逾七十，手不释卷。凡所著述，诗、赋、铭、颂五十余篇。

逸兄温，字思恭。博学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刘裕灭泓，遂没于氏。氏王杨盛，盛子难当，既有汉中，以温为辅国将军、秦梁二州刺史。及难当称蕃，世祖以温为难当府司马。卒于仇池。

长子广夏，中书博士。第三子琰，语在《孝感传》。

初，姚萇以逸伯父迁为尚书左仆射，卒于长安。刘裕灭姚泓，徙迁子孙于建业。迁玄孙翼、翼从子超宗、令胜、遐、叔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寻归降。

翼，粗涉书传，通率有器艺。初为平昌太守，甚有治称。入历军校，加镇远将军长史，深为领军元义所知待。迁光禄大夫。卒，赠左将军、齐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颇有将略。太和末，为豫州平南府长史，带汝南太守，加建威将军，赐爵寻阳伯。入为骁骑将军。超宗在汝南，多所接纳，货赂太傅北海王详。详言之于世宗，除持节、征虏将军、岐州刺史。徙河东太守，卒官。超宗在河东，更自修厉，清靖爱民，百姓追思之。赠本将军、华州刺史，谥曰成伯。子懿，袭爵。历员外常侍、尚书郎。

超宗弟令胜，亦长八尺，疏狂有膂力。历河北、恆农二郡太守，并坐贪暴，为御史所弹，遇赦免。神龟末，自后将军、太中大夫出为恆农太守，卒官。令胜宠惑妾潘，离弃其妻羊氏。夫妻相讼，迭发阴私，丑秽之事，彰于朝野。

遐，初为军主，从高祖征南阳。景明初，为梁城戍主，被萧衍将攻围。以固守及战功，封牟平县开国子，食邑二百户。后以左军将军、假征虏将军、督巴东诸军事，镇南郑。时萧衍冠军将军、军主姜脩众二万屯羊口，辅国将军姜白龙据南城，龙骧将军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坏，姜脩又分军据兴势，龙骧将军谭思文据夹石，司州刺史王僧炳顿南安，并扇动夷獠，规翻南

郑。遐率甲士九千，所在冲击，数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后斩首五千余级。

还，以辅国将军出为荥阳太守。时萧衍将马仙琕率众攻围胸城，戍主傅文骥婴城固守。以遐持节、假平东将军为别将，与刘思祖等救之。次于鲍口，去胸城五十里，夏雨频降，厉涉长驱，将至胸城。仙琕见遐营垒未就，径来逆战。思祖率彭沛之众，望陈奔退。遐孤军奋击，独破仙琕，斩其直阁将军、军主李鲁生、直后军主葛景羽等。仙琕先分军于胸城之西，阻水列栅，以围固城。遐身自潜行，观水深浅，结草为筏，衔枚夜进，破其六栅，遂解固城之围。进救胸城，都督卢昶率大军继之。未几而文骥力竭，以城降贼，众军大崩。昶弃其节传，轻骑而走，惟遐独握节而还。时仲冬寒盛，兵士冻死者，胸山至于郟城二百里间僵尸相属。昶仪卫失尽，于郟城借假节以为军威。遐坐失利，免官。延昌中，起为光禄大夫、使持节、假前将军为别将，防捍西荆；又为别将隶萧宝夤，东征淮堰。熙平初，出为平西将军、汾州刺史，在州贪浊，闻于远近。卒，赠安南将军、豫州刺史，谥曰襄。子子献，袭爵。子献第四弟子素，司空长流参军。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悬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镇南邢峦平豫州，获而宥之。后以货自通，得为秦州阙

西府长史，加镇远将军。秦州殷富，去京悬远，叔隆与敕使元脩义同心聚敛，纳货巨万。拜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寻迁左军将军、太中大夫。赂司空刘腾，出为中山内史，在郡无德政，专以货贿为事。叔隆奸诈无行，忘背恩义。悬瓠之免，是其族人前军将军赵文相之力，后无报德之意，更与文相断绝。文相长者，不以为恨。及文相为汝南内史，犹经纪其家。后文相卒，叔隆了不恤其子弟，时论贱薄之。

穆，善书记，有刀笔之用。为汾州平西府司马。翼临亡，以穆托领军元义，以穆为汝南刺史。

胡方回，安定临泾人。父义周，姚泓黄门侍郎。方回，赫连屈丐中书侍郎。涉猎史籍，辞彩可观，为屈丐《统万城铭》、《蛇祠碑》诸文，颇行于世。世祖破赫连昌，方回入国。雅有才尚，未为时所知也。后为北镇司马，为镇修表，有所称庆。世祖览之嗟美，问谁所作。既知方回，召为中书博士，赐爵临泾子。迁侍郎，与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当时朝贤，并爱重之。清贫守道，以寿终。

子始昌，亦长者，有父风。历位南部主书。子丑孙，中书学生、秘书郎、中散。世不治产业，家甚贫约。兄弟并早亡。

胡叟，字伦许，安定临泾人也。世有冠冕，为西夏著姓。叟少聪敏，年十三，辨疑释理，知名乡国。其意之所悟，与成人交论，鲜有屈焉。学不师受，友人劝之，叟曰：“先圣之言，精义入神者，其唯《易》乎？犹谓可思而过半。末世腐儒，粗别刚柔之位，宁有探赜未兆者哉？就道之义，非在今矣。”及披读群籍，再阅于目，皆诵于口。好属文，既善为典雅之词，又工为鄙俗之句。以姚政将衰，遂入长安观风化，隐匿名行，惧人见知。时京兆韦祖思，少阅典坟，多蔑时辈，知叟至，召而见之。祖思寻常，待叟不足，叟聊与叙温凉，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当与君论天人之际，何遽而反乎？”叟对曰：“论天人者，其亡久矣。与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赋韦杜二族，一宿而成，时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载无违旧美，叙中世有协时事，而未及鄙黜。人皆奇其才，畏其笔。世犹传诵之，以为笑狎。

叟孤飘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汉中。刘义隆梁秦二州刺史冯翊吉翰，以叟才士，颇相礼接。授叟末佐，不称其怀。未几，

翰迁益州，叟随入蜀，多为豪俊所尚。时蜀沙门法成，鸠率僧旅，几于千人，铸丈六金像。刘义隆恶其聚众，将加大辟。叟闻之，即赴丹阳，启申其美，遂得免焉。复还于蜀。法成感之，遗其珍物，价直千余匹。叟谓法成曰：“纬萧何人，能弃明珠？吾为德请，财何为也？”一无所受。

在益土五六载，北至杨难当，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无附之之诚，乃为诗示所知广平程伯达。其略曰：“群犬吠新客，佞暗排疏宾。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卫惋祝鮀，眇楚悼灵均。何用宣忧怀，托翰寄辅仁。”伯达见诗，谓叟曰：“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今则宪章无亏，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闻鞀鼓之声，则思战争之士。贵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义而未允，地陋僻而僭徽号。居小事大，宁若兹乎？徐偃之辙，故不旋踵矣。吾之择木，夙在大魏，与子暂违，非久阔也。”岁余，牧犍破降。

叟既先归国，朝廷以其识机，拜虎威将军，赐爵始复男。家于密云，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适。谓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胜焦先，志意所栖，谢其高矣。”后叟被征至，谢恩，并献诗一篇。高宗时召叟及舒，并使作檄刘骏、蠕蠕文。舒文劣于叟，舒寻归家。

叟不治产业，常苦饥贫，然不以为耻。养子字螟蛉，以自给养。每至贵胜之门，恆乘一犂牛，敝韦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饮啖醉饱，便盛余肉饼以付螟蛉。见车马荣华者，视之蔑如也。尚书李敷，尝遗之以财，都无所取。初，叟一见高允，曰：“吴郑之交，以乡宁缟为美谈；吾之于子，以弦韦为幽赞。以此言之，彼可无愧也。”于允馆见中书侍郎赵郡李璨，璨被服华靡，叟贫老衣褐，璨颇忽之。叟谓之曰：“老子

今若相许，脱体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计也？”讥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

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则泪下，若孺子之号。春秋当祭之前，则先求旨酒美膳，将其所知广宁常顺阳、冯翊田文宗、上谷侯法俊，携壶执榼，至郭外空静处，设坐奠拜，尽孝思之敬。时敦煌汜潜，家善酿酒，每节，送一壶与叟。著作佐郎博陵许赤虎、河东裴定宗等谓潜曰：“再三之惠，以为过厚。子惠于叟，何其恆也？”潜曰：“我恆给祭者，以其恆于孝思也。”论者以潜为君子矣。顺阳等数子，禀叟奖示，颇涉文流。

高闾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从田归舍，为闾设浊酒蔬食，皆手自办集。其馆宇卑陋，园畴褊局，而饭菜精洁，醯酱调美。见其二妾，并年衰跛眇，衣布穿敝。闾见其贫约，以物直十余匹赠之，亦无辞愧。闾作《宣命赋》，叟为之序。密云左右，皆祇仰其德，岁时奉以麻布谷麦，叟随分散之，家无余财。年八十而卒。

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亡，无子。后庶养者，亦皆早夭，竟以绝后。叟死，无有家人营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殡之于家，葬于墓次。即令一弟继之，袭其爵始复男、虎威将军。叟与始昌虽为宗室，而性气殊诡，不相好附。于其存也，往来乃简，及亡而收恤至厚，议者以为非必敦哀疏宗，或缘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体业，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张轨子孙。父僚，张玄靚龙骧将军、武兴太守。繇生而僚为张邕所诛。五岁丧母，事伯母张氏以孝闻。八岁而张氏卒，居丧过礼。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谓妹夫张彦曰：“门户倾覆，负荷在繇，不衔胆自厉，何以继承先业！”遂随彦至酒泉，追师就学，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

吕光时，举秀才，除郎中。后奔段业，业拜繇中散、常侍。

繇以业无经济远略，西奔李暹，历位通显。家无余财，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尤明断决，时事亦无滞也。

沮渠蒙逊平酒泉，于繇室得书数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蒙逊叹曰：“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蒙逊之将死也，以子牧犍委托之。牧犍以繇为左丞，送其妹兴平公主于京师。世祖拜繇为河西王右丞相，赐爵清水公，加安远将军。世祖并凉州，从牧犍至京师。卒，谥曰恭。

长子岩，袭爵，改为西平侯。

岩子廕，中书议郎、乐安王范从事中郎。卒，赠辅国将军、咸阳太守。

子超，尚书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预。师事安邑李绍伯，受诸经传。性清严，治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属。又以例降，除西中府户曹参军，转并州城阳王鸾城局参军。景明二年，拜白水县令。在县十一年，颇得民和。迁青州渤海太守。正光三年卒。

子游道，武定末，太尉长史。

张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魏执金吾恭九世孙也。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逊黄门侍郎、兵部尚书。凉州平，入国，年五十余矣，赐爵南浦男，加宁远将军。司徒崔浩识而礼之。浩注《易》，叙曰：“国家西平河右，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于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为注。故因退朝之余暇，而为之解焉。”其见称如此。湛至京师，家贫不粒，操尚无亏，浩常给其衣食。每岁赠浩诗颂，浩常报答。及浩被诛，湛惧，悉烧之。

兄怀义，闲粹有才干。遭母忧，哀毁过人，服制虽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参军。

长子广平，高平令。

宗钦，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吕光太常卿。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钦上《东宫侍臣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经叙彝伦。匡父维子，弼君伊臣。颠而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圣，妙鉴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临深是惧。如彼覆车，望途改步。是以令问宣流，英风远布。及于三季，道丧纯迂。桀起琼台，纣菁糟山。周灭妖姒，羿丧以田。险谗蔽其耳目，郑卫陈于其前。怙才肆虐，异端是缠。岂伊害身，厥胤歼焉。茫茫禹迹，画为九区。昆虫鸟兽，各有巢居。云歌唐后，垂横美虞。疏网改祝，殷道攸敷。龙盘应德，隋蛇衔珠。勿谓无心，识命不殊。勿谓理绝，千载同符。爰在子桓，灵数攸臻。仪形徐阮，左右刘陈。披文采友，叩典问津。用能重离袞曜，魏鼎维新。于昭储后，运应玄策。夕惕乾乾，虚衿远属。外抚幽荒，内怀葑独。犹惧思不逮远，明不遐烛。君有诤臣，庭立谤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禄。微臣作箴，敢告在仆。”

世祖平凉州，入国，赐爵卧树男，加鹰扬将军，拜著作郎。钦与高允书曰：“昔皇纲未振，华裔殊风，九服分隔，金兰莫遂，希怀寄契，延想积久。天遂其愿，爰邁京师。才非季札，而眷深孙乔；德乖程子，而义均倾盖。旷龄罕遇，会之一朝。比公私理异，训谘路塞，端拱蓬宇，叹慨如何？不量鄙拙，贡诗数韵。若夫泉江相忘之谈，遗言存意之美，虽庄生之所尚，非浅识所宜循。爰敬既深，情期往返，思迟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纡凤彩以耀榛荃，回连城以映瓦砾者，是所望也。”诗曰：

“崑峨恆岭，滉瀆沧溟。山挺其和，水耀其精。启兹令族，应期诞生。华冠众彦，伟迈群英。其一

于穆吾子，含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冲，玩易体复。戢翼九皋，声溢宇宙。其二

我皇龙兴，重离叠映。刚德外彰，柔明内镜。乾象奄气，坤厚山竞。风无殊音，俗无异径。其三

经纬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错综幽旨。帝用训谏，明发虚拟。广辟四门，披延髦士。其四

尔应其求，翰飞东观。口吐琼音，手挥霄翰。弹毫珠零，落纸锦粲。坟无疑割，典无滞泮。其五

山降则谦，含柔为信。林崇日渐，明升斯进。有邈夫子，兼兹四慎。弱而难胜，通而不峻。其六

南、董邈矣，史功不申。固倾佞窦，雄稊美新。迂以陵腐，邕由卓泯。时无逸勒，路盈摧轮。其七

尹佚谟周，孔、明述鲁。抑扬群致，宪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谓古今，建规易矩。其八

自昔索居，沉沦西籓。风马既殊，标榜莫缘。开通有运，暗遇当年。披衿暂面，定交一言。其九谘疑秘省，访滞京都。水镜叔度，洗吝田苏。望仪神婉，即象心虚。悟言礼乐，采研诗书。其十

履霜悼迁，抚节感变。嗟我年迈，迅逾激电。进乏由赐，退非回宪。素发掩玄，枯颜落茜。其十一

文以会友，友由知己。诗以明言，言以通理。盼坎迷流，覲艮暗止。伊尔虬光，四鳞曲水。其十二

”

允答书曰：“顷因行李，承足下高问，延伫之劳，为日久矣。王途一启，得叙其怀，欣于相遇，情无有已。足下兼爱为

心，每能存顾，养之以风味，惠之以德音。执玩反覆，铭于心抱。吾少乏寻常之操，长无老成之致，凭赖贤胜，以自克勉，而来喻褒饰，有过其分。既承雅赠，即应有答，但唱高则难和，理深则难酬，所以留连日月，以至于今。今往诗一篇，诚不足标明来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滞，领其至意。”诗曰：“汤汤流汉，蔼蔼南都。载称多士，载耀灵珠。邈矣高族，世记丹图。启基郢城，振彩凉区。其一

吾生朗到，诞发英风。绍熙前绪，奕世克隆。方圆备体，淑德斯融。望倾群俊，响骇华戎。其二

响骇伊何？金声允著。匡赞西藩，拯厥时务。肃志琴书，恬心初素。潜思渊渟，秀藻云布。其三

上天降命，祚钟有代。协耀紫宸，与乾作配。仁迈春阳，功隆覆载。招延隐叟，永贻大赉。其四

伊余栋散，才至庸微。遭缘幸会，忝与枢机。窃名华省，厕足丹墀。愧无萤烛，少益天晖。其五

明升非谕，信渐难兼。体卑处下，岂曰能谦。进不弘道，退失渊潜。既惭朱阙，亦愧闾阎。其六

史、班称达，杨、蔡致深。负荷典策，载蹈于心。四辙同轨，覆车相寻。敬承嘉诲，永佩明箴。其七

远思古贤，内寻诸己。仰谢丘明，长揖南史。遐武虽存，高踪难拟。夙兴夕惕，岂获恬止。其八

世之圯矣，灵运未通。风马殊隔，区域异封。有怀西望，路险莫从。王泽远洒，九服来同。其九

在昔平吴，二陆称宝。今也克凉，吾生独矫。道映儒林，义为群表。我思与之，均于乡宁缟。其十

仁乏田苏，量非叔度。韩生属降，林宗仍顾。千载旷游，邁兹一遇。藻咏风流，鄙心已悟。其十一

年时迅迈，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拥之则滞。结驷贻尘，屡空亦敝。两间可守，安有回、赐。其十二诗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颈，义已中残。虽曰不敏，请事金兰。尔其励之，无忘岁寒。”崔浩之诛也，钦亦赐死。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

弟舒，字景太。蒙逊库部郎中。与兄同归国，赐爵句町男，加威远将军。名亚于兄。子孙皆衰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白云汉太尉颍九世孙也。父暉，字长祚，身長八尺余，师事欧阳汤，汤甚器爱之。有一童子，与暉同志。后二年，童子辞归，从暉请马。暉戏作木马与之。童子甚悦，谢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游学，今将欲归。烦子厚赠，无以报德。子后位至常伯，封侯。非报也，且以为好。”言终，乘木马腾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将贵也。乞伏炽磐以暉为辅国大将军、凉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磐子暮末袭位，国政衰乱，暉父子奔吐谷浑暮瓚，暮瓚内附，暉与承根归国。世祖素闻其名，颇重之，以为上客。后暉从世祖至长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问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于马鞞中，不欲逃走，何由尔也？”世祖密遣视之，果如告者之言，斩之于市，曝尸数日。时有儒生京兆林白奴，钦暉德音，夜窃其尸，置之枯井。女为敦煌张氏妇，久而闻之，乃向长安收葬。

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无终。司徒崔浩见而奇之，以为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请为著作郎，引为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为敦煌公李宝所敬待，承根赠宝诗曰：“世道衰陵，淳风殆缅。衢交问鼎，路盈访玺。徇竞争驰，天机莫践。不有真宰，榛棘谁揃。其一

于皇我后，重明袞焕。文以息烦，武以静乱。剖蚌求珍，

搜岩采干。野无投纶，朝盈逸翰。其二

自昔凉季，林焚渊涸。矫矫公子，鳞羽靡托。灵慧虽奋，
袄氛未廓。凤戢崑丘，龙潜玄漠。其三

数不常扰，艰极则夷。奋翼幽裔，翰飞京师。珥蝉紫闼，
杖节方畿。弼我王度，庶绩缉熙。其四

自余幽沦，眷参旧契。庶庇余光，优游卒岁。忻路未淹，
离轡已际。顾难分歧，载张载继。其五

闻诸交旧，累圣叠曜。淳源虽漓，民怀余劭。思乐哲人，
静以镇躁。蔼彼繁音，和此清调。其六

询下曰文，辨讦曰明。化由礼治，政以宽成。勉崇仁教，
播德简刑。倾首景风，迟闻休声。其七

”

浩诛，承根与宗钦等俱死。承根外孙长水校尉南阳张令言，
美须髯，言谈举止，有异武人。李琰之、李神俊，一时名士，
并称美之。

阚骃，字玄阴，敦煌人也。祖惊，有名于西土。父玖，为
一时秀士，官至会稽令。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
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
撰《十三州志》，行于世。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
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
三千余卷。加奉车都尉。牧犍待之弥重，拜大行，迁尚书。姑
臧平，乐平王丕镇凉州，引为从事中郎。王薨之后，还京师。
家甚贫敝，不免饥寒。性能多食，一饭至三升乃饱。卒，无后。

刘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宝，字子玉，以儒学称。昞
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时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
余人。瑀有女始笄，妙选良偶，有心于昞。遂别设一席于坐
前，谓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长，欲觅一快女婿。谁坐此

席者，吾当婚焉。” 晒遂奋衣来坐，神志肃然，曰：“向闻先生欲求快女婿，晒其人也。” 瑀遂以女妻之。

晒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李暠私署，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晒时侍侧，前请代暠。暠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 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暠曰：“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 晒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晒何人斯，敢不如此。” 晒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

蒙逊平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筑陆沉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时同郡索敞、阴兴为助教，并以文学见举，每巾衣而入。

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夙闻其名，拜乐平王从事中郎。世祖诏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晒时老矣，在姑臧。岁余，思乡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非本或作悲，亦作匪

谷窟，遇疾而卒。晒六子：长子僧衍，早亡。次仲礼，留乡里。次字仲，次贰归，少归仁，并迁代京。后分属诸州，为城民。归仁有二子，长买奴，次显宗。

太和十四年，尚书李冲奏：“晒河右硕儒，今子孙沉屈，未有禄润，贤者子孙宜蒙显异。” 于是除其一子为郢州云阳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臣闻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爱树，自古称美。故乐平王从事中郎敦煌刘晒，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美，颇足可观。如

或愆衅，当蒙数世之宥；况乃维祖逮孙，相去未远，而令久沦阜隶，不获收异，儒学之士，所为窃叹。臣忝职史，敢冒以闻奏，乞敕尚书，推检所属，甄免碎役，用广圣朝旌善继绝。敦化厉俗，于是乎在。”四年六月诏曰：“晒德冠前世，蔚为儒宗，太保启陈，深合劝善。其孙等三家，特可听免。”河西人以为荣。

赵柔，字元顺，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时，为金部郎。世祖平凉州，内徙京师。高宗践阼，拜为著作郎。后以历效有绩，出为河内太守，甚著仁惠。柔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直数百乡兼，柔呼主还之。后有人与柔铎数百枚者，柔与子善明鬻之于市。有从柔买，索绢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贱，与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也。”遂与之。搢绅之流，闻而敬服焉。其推诚秉信，皆此类也。陇西王源贺采佛经幽旨，作《祇洹精舍图偈》六卷，柔为之注解，咸得理衷，为当时俊僧所钦味焉。又凭立铭赞，颇行于世。

子默，字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为刘晒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晒之业。凉州平，入国，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笃寝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敞遂讲授十余年。敞以《丧服》散在众篇，遂撰比为《丧服要记》。其《名字论》文多不载。后出补扶风太守，在位清贫，未几卒官。时旧同学生等为请，诏赠平南将军、凉州刺史，谥曰献。

敞子僧养，中书议郎、京兆太守。僧养子演贵，征东府参军。演贵子怀真，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

初，敞在州之日，与乡人阴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师，

被罪徙和龙；届上谷，困不前达，土人徐能抑掠为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见世隆，语其由状，对泣而别。敞为诉理，得免。世隆子孟贵，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来亦如之。乡人钦其笃于事亲。

阴仲达，武威姑臧人。祖训，字处道，仕李暹为武威太守。父华，字季文，姑臧令。仲达少以文学知名。世祖平凉州，内徙代都。司徒崔浩启仲达与段承根云，二人俱凉土才华，同修国史。除秘书著作郎。卒。

华次子周达，徐州平南司马、太山太守。

周达子遵和，小名虎头。好音律，尚武事。初为高祖挽郎，拜奉朝请，后广平王怀取为国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深为怀所亲爱。转司空法曹、太尉中兵参军。又为汝南王悦郎中令，复被爱信。稍迁龙骧将军、骁骑将军、豫州都督，镇悬瓠。孝庄末，除左将军、行豫州刺史。时前行州事元崇礼被征将还，既闻尔朱兆入洛，遂矫杀遵和，擅摄州任。后追赠平南将军、凉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颇涉书传，深为李神俊所知赏。神俊为前将军、荆州刺史，请道方为其府长流参军。神俊曾使道方诣萧衍雍州刺史萧纲论边事，道方风神沉正，为纲所称。正光末，萧纲遣其军主曹义宗等扰动边蛮，神俊令道方驰传向新野，处分军事。于路为土因村蛮所掠，送于义宗，义宗又传致襄阳，仍送于萧衍，囚之尚方。孝昌中，始得还国。既至，拜奉朝请，转员外散骑侍郎。孝庄初，迁尚书左民郎中，修《起居注》。永安二年，诏道方与仪曹郎中王元旭使于萧衍。至南兖州，有诏追还。转安东将军、光禄大夫，领右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十二。人士咸嗟惜之。赠抚军将军、荆州刺史。

史臣曰：赵逸等皆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价重四州，有闻

东国，故于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无能，信也。
胡叟显晦之间，优游无闷，亦一世之异人乎？

列传第四十一

李孝伯·李冲

李孝伯，赵郡人也，高平公顺从父弟。父曾，少治《郑氏礼》、《左氏春秋》，以教授为业。郡三辟功曹不就，门人劝之，曾曰：“功曹之职，虽曰乡选高第，犹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余，乃叹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职，徒劳人耳。道之不行，身之忧也。”遂还家讲授。太祖时，征拜博士，出为赵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盗奔窜。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数为山东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惮不入境。贼于常山界得一死鹿，谓赵郡地也，贼长责之，还令送鹿故处。邻郡为之谣曰：“诈作赵郡鹿，犹胜常山粟。”其见惮如此。卒，赠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柏仁子，谥曰懿。

孝伯少传父业，博综群言。美风仪，动有法度。从兄顺言之于世祖，征为中散。世祖见而异之，谓顺曰：“真卿家千里驹也。”迁秘书奏事中散，转侍郎、光禄大夫，赐爵南昌子，加建威将军，委以军国机密，甚见亲宠。谋谟切秘，时人莫能知也。迁北部尚书。以频从征伐规略之功，进爵寿光侯，加建义将军。

真君末，车驾南伐，将出彭城。刘义隆子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武陵王骏，遣将马文恭率步骑万余至萧城。前军击破之，文恭走免，执其队主蒯应。义隆闻大驾南巡，又遣其弟太尉、

江夏王义恭率众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亚父冢以望城内，遣送蒯应至小市门宣世祖诏，劳问义恭，并遣自陈萧城之败。义恭等问应：“魏帝自来以不？”应曰：“自来。”又问：“今在何处？”应曰：“在城西南。”又问：“土马多少？”应曰：“中军四十余万。”骏遣人献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请骆驼。

世祖明旦复登亚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骏亦遣其长史张畅对孝伯。孝伯遥问畅姓，畅曰：“姓张。”孝伯曰：“是张长史也。”畅曰：“君何得见识？”孝伯曰：“既涉此境，何容不悉。”畅问孝伯曰：“君复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问。然足与君相敌。”孝伯曰：“主上有诏：‘太尉、安北可暂出门，欲与相见，朕亦不攻彭城，何为劳苦将士，城上严备？’今遣赐骆驼及貂裘杂物。”畅曰：“有诏之言，政可施于彼国，何得称之于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畅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万国，率土之滨，莫敢不臣。纵为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孝伯又问畅曰：“何至忽遽杜门绝桥？”畅曰：“二王以魏帝壁垒未立，将士疲劳，此精甲十万，人思致命，恐轻相凌践，故且闭城耳。待休息士马，然后共治战场，克日交戏。”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将常事，宜当以法裁物，何用废桥杜门？穷城之中，复何以十万夸大？我亦有良马百万，复可以此相矜。”畅曰：“王侯设险，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夸君，当言百万，所以言十万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养者耳。此城内有数州士庶，工徒营伍犹所未论。我本斗人，不斗马足。且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君复何以逸足见夸也？”孝伯曰：“王侯设险，诚如来言，开闭有常，何为杜塞？绝桥之意，义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习，野战我之所长；我之恃马，犹如君之恃城耳。”城内有具思者，尝至京师，义恭遣视之，

思识是孝伯。思前问孝伯曰：“李尚书行途有劳。”孝伯曰：“此事应相与共知。”思答曰：“缘共知，所以仰劳。”孝伯曰：“感君至意。”

既开门，暢屏人却仗，出受赐物。孝伯曰：“诏以貂裘赐太尉，骆驼、骡、马赐安北，葡萄酒及诸食味当相与同进。”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见，常愿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籓任，人臣无境外之交，故无容私觐。”义恭献皮裤褶一具，骏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孝伯曰：“又有诏：‘太尉、安北，久绝南信，殊当忧悒。若欲遣信者，当为护送，脱须骑者，亦当以马送之。’”暢曰：“此方间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复，不复以此劳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为白贼所断。”暢曰：“君著白衣，称白贼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贼，似异黄巾、赤眉。”暢曰：“黄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虽不在江南，亦不离徐方也。”孝伯曰：“向与安北相闻，何以久而不报？”暢曰：“二王贵远，启闻为难。”孝伯曰：“周公握发吐哺，二王何独贵远？”暢曰：“握发吐餐，不谓邻国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尔，邻国弥应尽恭。且宾至有礼，主人宜以礼接。”暢曰：“昨见众宾至门，未为有礼。”孝伯曰：“非是宾至无礼，直是主人怱怱，无待宾调度耳。”孝伯又言：“有诏：‘程天祚一介常人，诚知非江南之选，近于汝阳，身被九枪，落在澱水，我使牵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张，并思集聚，闻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暂出？寻自令反，岂复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辞不往。”孝伯曰：“岂有子弟闻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见，此便禽兽之不若。贵土风俗，何至如此？”

世祖又遣赐义恭、骏等氈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鼓。孝伯曰：“有后诏：‘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食盐，主上自

食；黑盐治腹胀气满，末之六铢，以酒而服；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非食盐。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朕间？彼此之情，虽不可尽，要复见朕小大，知朕老少，观朕为人。” 暢曰：“魏帝久为往来所具，李尚书亲自衔命，不患彼此不尽，故不复遣信。” 义恭献蜡烛十挺，骏献锦一匹。

孝伯曰：“君南土土人，何为著屨？君而著此，将土云何？” 暢曰：“土人之言，诚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统军戎陈之间，不容缓服。” 孝伯曰：“永昌王自顷恆镇长安，今领精骑八万直造淮南，寿春亦闭门自固，不敢相御。向送刘康祖首，彼之所见王玄谟，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败。自入境七百余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邹山之险，彼之所凭，前锋始得接手，崔邪利便尔入穴，将土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从在此。复何以轻脱，遣马文恭至萧县，使望风退挠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平之时，赋我租帛，至有急难，不能相拯。” 暢曰：“知永昌已过淮南。康祖为其所破，比有信使，无此消息。王玄谟南土偏将，不谓为才，但以其北人，故为前驱引导耳。大军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谟量宜反旆，未为失算，但因夜回归，致戎马惊乱耳。我家悬瓠小城，陈宪小将，魏帝倾国攻围，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帅，众无三旅，始济颍水，魏国君臣奔散，仅得免脱。滑台之师，无所多愧。邹山小戍，虽有微险，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奸盗未息，示使崔邪利抚之而已。今虽陷没，何损于国。魏帝自以十万之师而制一崔邪利，乃复足言也？近闻萧县百姓并依山险，聊遣马文恭以十队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队出，还走彼大营。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军奔败。轻敌致此，亦非所恤。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国交兵，当互加抚养。而魏师入

境，事生意外，官不负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里，无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武陵圣略。军国之要，虽不预闻，然用兵有机间，亦不容相语。”孝伯曰：“君藉此虚谈，支离相对，可谓遁辞知其所穷。且主上当不围此城，自率众军直造瓜步。南事若办，城故不待攻围；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当南，欲饮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适彼怀。若魏帝遂得饮马长江，便为无复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实惟人化。饮马长江，岂独天道？”暢将还城，谓孝伯曰：“冀荡定有期，相见无远。君若得还宋朝，今为相识之始。”孝伯曰：“今当先至建业以待君耳。恐尔日君与二王面缚请罪，不暇为容。”

孝伯风容闲雅，应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叹。世祖大喜，进爵宣城公。

兴安二年，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平西将军、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卒，高宗甚悼惜之。赠镇南大将军、定州刺史，谥曰文昭公。

孝伯体度恢雅，明达政事，朝野贵贱，咸推重之。恭宗曾启世祖广征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为？假复求访，此人辈亦何可得。”其见赏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书表，切言陈谏；或不从者，至于再三。削灭草稿，家人不见。公庭论议，常引纲纪，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陈，假有是非，终不抑折。及见世祖，言其所长，初不隐人姓名以为己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诛后，军国之谋，咸出孝伯。世祖宠眷有亚于浩，亦以宰辅遇之。献替补阙，其迹不见，时人莫得而知也。卒之日，远近哀伤焉。孝伯美名，闻于遐迩。李彪使于江南，萧贲谓之曰：“孝伯于卿远近？”其为远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贲女，高明妇

人，生一子元显。崔氏卒后，纳翟氏，不以为妻也。憎忌元显，后遇劫，元显见害，世云翟氏所为也。元显志气甚高，为时人所伤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并有风度。

安民，袭爵寿光侯，司徒司马。卒，赠郢州刺史。无子，爵除。

安上，钜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书曰：

窃惟庸勋赏劳，有国恆典；兴灭继绝，哲后所先。是以积德累忠，《春秋》许宥十世；立功著节，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馥自天，笼罩日域；东清辽海，西定玉门，凌灭漠北，饮马江水。臣亡父故尚书、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会，邀幸昌辰，绸缪帟幄，缙纆侍从，庙算嘉谋，每蒙顾采。于时储后监国，奏请征贤，诏报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为？”其见委遇，乃至于此。是用宠以元、凯，爵以公侯，诏册曰：“江阳之巡，奇谋屡进；六师大捷，亦有勋焉。”出内勤王，宠遇隆厚，方开大赏，而世祖登遐。梓宫始迁，外任名岳。高宗冲年纂运，未及追叙。

臣行舛百灵，先臣弃世，微绩未甄，诚志长夺，搢绅金伤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袭，无子封除。永惟宗构，五情崩圯。先臣荣宠前朝，勋书王府，同之常伦，爵封堙坠。准古量今，实深荼苦。窃惟朝例：广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并以勋重先朝，世绝继祀，或以傍亲，或听弟袭，皆传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赏。况先臣在蒙委任，运筹帟帘，勋著于中，声传于外。事等功均，今古无易。是以汉赏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张徐，不弃荀郭。今数族追赏于先朝之世，先臣绝封于圣明之时，瞻流顾侣，存亡永恨。窃见正始中，爰发存亡之诏，褒贤报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请十事，复新前泽，成一时之

盛事，垂旷代之茂典。凡在纓绂，谁不感庆？盖以奖劝来今，垂范万古。且刘氏伪书，翻流上国，寻其讪谤，百无一实；前后使人，不书姓字，亦无名爵。至于《张暢传》中，略叙先臣对问，虽改脱略尽，自欲矜高；然逸韵难亏，犹见称载，非直存益于时，没亦有彰国美。乞览此书，昭然可见。则微微衰构，重起一朝，先臣潜魂，结草于千载矣。

卒不得袭。

孝伯兄祥，字元善。学传家业，乡党宗之。世祖诏州郡举贤良，祥应贡，对策合旨，除中书博士。时南土未宾，世祖亲驾，遣尚书韩元兴率众出青州，以祥为军司。略地至于陈汝，淮北之民诣军降者七千余户，迁之于兗豫之南，置淮阳郡以抚之，拜祥为太守，加绥远将军。流民归之者万余家，劝课农桑，百姓安业。世祖嘉之，赐以衣马。迁河间太守，有威恩之称。太安中，征拜中书侍郎，民有千余上书，乞留数年，高宗不许。卒官，追赠定州刺史、平棘子，谥曰宪。

子安世，幼而聪悟。兴安二年，高宗引见侍郎、博士之子，简其秀俊者欲为中书学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见其尚小，引问之。安世陈说祖父，甚有次第，即以为学生。高宗每幸国学，恆独被引问。诏曰：“汝但守此，至大不虑不富贵。”居父忧以孝闻。天安初，拜中散，以温敏敬慎，高宗亲爱之。累迁主客令。

萧赧使刘缵朝贡。安世美容貌，善举止，缵等自相谓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缵等呼安世为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礼，五帝各异乐。安足以亡秦之官，称于上国？”缵曰：“世异之号，凡有几也？”安世曰：“周谓掌客，秦改典客，汉名鸿臚，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响文武，而殷勤亡秦。”缵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远近？”安世曰：“亦由石头之

于番禺耳。”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问价，缵曰：“北方金玉大贱，当是山川所出？”安世曰：“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缵初将大市，得安世言，惭而罢。迁主客给事中。

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曰：“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并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袭，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

出为安平将军、相州刺史、假节、赵郡公。敦劝农桑，禁断淫祀。西门豹、史起，有功于民者，为之修饰庙堂。表荐广平宋翻、阳平路恃庆，皆为朝廷善士。初，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标剽亲往讨之，波率其宗族拒战，大破标剽军。遂为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为之语曰：“李

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设方略诱波及诸子侄三十余人，斩于鄴市，境内肃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妒悍见出，又尚沧水公主，生二子：谧、郁。

瑒，字琚罗。涉历史传，颇有文才，气尚豪爽，公强当世。延昌末，司徒行参军，迁司徒长兼主簿。太师、高阳王雍表荐瑒为其友，正主簿。

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瑒上言：“礼以教世，法导将来，迹用既殊，区流亦别。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莫过于绝祀。然则绝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轻纵背礼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应然，假令听然，犹须裁之以礼。一身亲老，弃家绝养，既非人理，尤乖礼情，埋灭大伦，且阙王贯。交缺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为备矣。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而是。”沙门都统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为谤毁佛法，泣诉灵太后，太后责之。瑒自理曰：“窃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弃真学，妄为訾毁。且鬼神之名，皆通灵达，称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号为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状’；周公自美，亦曰‘能事鬼神’；《礼》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是以明者为堂堂，幽者为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于人，应世导俗，其道幽隐，名之为鬼，愚谓非谤。且心无不善，以佛道为教者，正可未达众妙之门耳。”灵太后虽知瑒言为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犹罚瑒金一两。

转尚书郎，加伏波将军。随萧宝夤西征，以瑒为统军，假

宁远将军。瑒德洽乡间，招募雄勇，其乐从者数百骑，瑒倾家赈恤，率之西讨。宝夤见瑒至，乃拊瑒肩曰：“子远来，吾事办矣。”故其下每有战功，军中号曰“李公骑”。宝夤又启瑒为左丞，仍为别将，军机戎政，皆与参决。宝夤又启为中书侍郎。还朝，除镇远将军、岐州刺史，坐辞不赴任，免官。建义初，于河阴遇害，时年四十王。初赠镇东将军、尚书右仆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瑒倜傥有大志，好饮酒，笃于亲知，每谓弟郁曰：“士大夫学问，稽博古今而罢，何用专经为老博士也？”与弟谧特相爱，谧在乡物故，瑒恸哭绝气，久而方苏，不食数日，期年之中，形骸毁悴。人伦哀叹之。瑒三子。

长子义盛，武定中，司徒仓曹参军。

瑒弟谧，字永和。在《逸士传》。

谧弟郁，字永穆。好学沉静，博通经史。自著作佐郎为广平王怀友，怀深相礼遇。时学士徐遵明教授山东，生徒甚盛，怀征遵明在馆，令郁问其五经义例十余条，遵明所答数条而已。稍迁国子博士。自国学之建，诸博士率不讲说，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谦虚雅宽，甚有儒者之风。迁廷尉少卿，加冠军将军，转通直散骑常侍。建义中，以兄瑒卒，遂抚育孤侄，归于乡里。永熙初，除散骑常侍、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兼都官尚书，寻领给事黄门侍郎。三年春，于显阳殿讲《礼》，诏郁执经，解说不穷，群难锋起，无废谈笑。出帝及诸王公凡预听者，莫不嗟善。寻病卒，赠散骑常侍、都督定冀相沧殷五州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谦，仪同开府参军事。

李冲，字思顺，陇西人，敦煌公宝少子也。少孤，为长兄

荥阳太守承所携训。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恆，方为门户所寄。

“冲沉雅有大量，随兄至官。是时牧守子弟多侵乱民庶，轻有乞夺，冲与承长子韶独清简皎然，无所求取，时人美焉。

显祖末，为中书学生。冲善交游，不妄戏杂，流辈重之。高祖初，以例迁秘书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渐见宠待。迁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

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实难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试行之。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不谬。”太尉元丕曰：“臣谓此法若行，于公私有益。”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新旧未分，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冲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进曰：“民俗既异，险易不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恆分；苞廛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群议虽有乖异，然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义。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迁中书令，加散骑常侍，给事中如故。寻转南部尚书，赐爵顺阳侯。冲为文明太后所幸，恩宠日盛，赏赐月至数十万，进爵陇西公，密致珍宝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清贫，于是始为富室。而谦以自牧，积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乡间，莫不分及。虚己接物，垂念羸寒，衰旧沦屈，由之跻叙者，亦以多矣。时以此称之。

初，冲兄佐与河南太守来崇同自凉州入国，素有微嫌。佐因缘成崇罪，饿死狱中。后崇子护又纠佐赃罪，佐及冲等悉坐幽系，会赦乃免，佐甚衔之。至冲宠贵，综摄内外，护为南部郎，深虑为冲所陷，常求退避，而冲每慰抚之。护后坐赃罪，惧必不济。冲乃具奏与护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冲从甥阴始孙孤贫，往来冲家，至如子侄。有人求官，因其纳马于冲，始孙辄受而不为言。后假方便，借冲此马，马主见冲乘马而不得官，后乃自陈始末。冲闻之，大惊，执始孙以状款奏，始孙坐死。其处要自厉，不念爱恶，皆此类也。

是时循旧，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谓冲为中书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后，高祖居丧引见，待接有加。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冲竭忠奉上，知无不尽，出入忧勤，形于颜色；虽旧臣戚辅，莫能逮之，无不佩服其明断慎密而归心焉。于是天下翕然，及殊方听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君臣之间，情义莫二。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式，封荥阳郡开国侯，食邑八百户，拜廷尉卿。寻迁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东宫既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礼》，置夫、嫔之列，以冲女为夫人。

诏曰：“昔轩皇诞御，垂栋宇之构；爰历三代，兴宫观之式。然茅茨土阶，昭德于上代；层台广厦，崇威于中业。良由文质异宜，华朴殊礼故也。是以周成继业，营明堂于东都；汉祖聿兴，建未央于咸镐。盖所以尊严皇威，崇重帝德，岂好奢恶俭，苟敝民力者哉？我皇运统天，协纂乾历，锐意四方，未遑建制，宫室之度，颇为未允。太祖初基，虽粗有经式，自兹厥后，复多营改。至于三元庆飨，万国充庭，观光之使，具瞻有阙。朕以寡德，猥承洪绪，运属休期，事钟昌运，宜遵远度，

式兹宫宇。指训规模，事昭于平日；明堂、太庙，已成于昔年。又因往岁之丰资，藉民情之安逸，将以今春营改正殿。违犯时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当春，兴役徂暑，则广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贤莫可；改制规模，非任能莫济。尚书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复太极之制，朕当别加指授。”

车驾南伐，加冲辅国大将军，统众翼从。自发都至于洛阳，霖雨不霁，仍诏六军发轸。高祖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启颡于马首之前。高祖曰：“长驱之谋，庙算已定，今大将军进，公等更欲何云？”冲进曰：“臣等不能折冲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窃号之渠，实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轨未一，亲劳圣驾，臣等诚思亡躯尽命，效死戎行。然自离都淫雨，土马困弊，前路尚遥，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内，小水犹尚致难，况长江浩汗，越在南境。若营舟楫，必须停滞，师老粮乏，进退为难，矜丧反旆，于义为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论。卿等正以水雨为难，然天时颇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当开爽。比后月十间，若雨犹不已，此乃天也，脱于此而晴，行则无害。古不伐丧，谓诸侯同轨之国，非王者统一之文。已至于此，何容停驾？”冲又进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汉文言：吾独乘千里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高祖大怒曰：“方欲经营宇宙，一同区域，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于是大司马、安定王休，兼左仆射、任城王澄等并殷勤泣谏。高祖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垂之千载。朕仰惟远祖，世居幽漠，违众南迁，以享无穷之美，岂其无心，轻遗陵壤？今之君子，

宁独有怀？当由天工人代、王业须成故也。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光宅土中，机亦时矣，王公等以为何如？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桢进曰：“夫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行至德者不议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业，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启之于前，陛下行之于后，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贵，宁如遗体？请上安圣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辍彼南伐。此臣等愿言，苍生幸甚。”群臣咸唱“万岁”。

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协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冲言于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营建六寝，不可游驾待就；兴筑城郭，难以马上营讫。愿暂还北都，令臣下经造，功成事讫，然后备文物之章，和玉銮之响，巡时南徙，轨仪土中。”高祖曰：“朕将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还未宜。”遂不归北。寻以冲为镇南将军，侍中、少傅如故，委以营构之任。改封阳平郡开国侯，邑户如先。

车驾南伐，以冲兼左仆射，留守洛阳。车驾渡淮，别诏安南大将军元英、平南将军刘藻讨汉中，召雍泾岐三州兵六千人拟戍南郑，克城则遣。冲表谏曰：“秦州险厄，地接羌夷，自西师出后，饷援连续，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运粮擐甲，迄兹未已。今复豫差戍卒，悬拟山外，虽加优复，恐犹惊骇，脱终攻不克，徒动民情，连胡结夷，事或难测。辄依旨密下刺史，待军克郑城，然后差遣，如臣愚见，犹谓未足。何者？西道险厄，单径千里。今欲深戍绝界之外，孤据群贼之口，敌攻不可卒援，食尽不可运粮。古人有言：‘虽鞭之长，不及马

腹’，南郑于国，实为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师，或抚民而遗地。且王者之举，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义，德有浅深。惠声已远，何遽于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过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与江外耳。羁之在近，岂急急于今日也？宜待大开疆宇，广拔城聚，多积资粮，食足支敌，然后置邦树将，为吞并之举。今钟离、寿阳，密迩未拔；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克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抚之而旋戮。东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宁可以远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终以资敌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须大收死士，平荡江会。轻遣单寡，弃令陷没，恐后举之日，众以留守致惧，求其死效，未易可获。推此而论，不成为上。”高祖从之。

车驾还都，引见冲等，谓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虑有令仆暗弱，百事稽壅。若明独聪专，则权势大并。今朕虽不得为聪明，又不为劣暗，卿等不为大贤，亦不为大恶。且可一两年许，少置官司。”

高祖自鄴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开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冲对曰：“若尔，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迁尚书仆射，仍领少傅。改封清渊县开国侯，邑户如前。及太子恂废，冲罢少傅。

高祖引见公卿于清徽堂，高祖曰：“圣人之大宝，惟位与功，是以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今徙极中天，创居嵩洛，虽大构未成，要自条纪略举。但南有未宾之竖，兼凶蛮密迩，朕夙夜怅惋，良在于兹。取南之计决矣，朕行之谋必矣。若依近代

也，则天子下帷深宫之内；准上古也，则有亲行，祚延七百。魏晋不征，旋踵而殒，祚之修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几其神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顷来阴阳卜术之士，咸劝朕今征必克。此既家国大事，宜共君臣各尽所见，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违，退有同异。”冲对曰：“夫征战之法，先之人事，然后卜筮。今卜筮虽吉，犹恐人事未备。今年秋稔，有损常实，又京师始迁，众业未定，加之征战，以为未可。宜至来秋。”高祖曰：“仆射之言，非为不合。朕意之所虑，乃有社稷之忧。然咫尺寇戎，无宜自安，理须如此。仆射言人事未从，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拥二十万众，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时。往年乘机，天时乃可，而阙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备，复非天时，若之何？如仆射之言，便终无征理。朕若秋行无克捷，三君子并付司寇。不可不人尽其心。”罢议而出。

后世宗为太子，高祖宴于清徽堂。高祖曰：“皇储所以纂历三才，光昭七祖，斯乃亿兆咸悦，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宴，以畅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虚，岂有常泰。天道犹尔，况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叹。”冲对曰：“东暉承储，苍生咸幸。但臣前忝师傅，弗能弼谐，仰惭天日，慈造宽含，得预此宴，庆愧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师傅何劳愧谢也。”

后尚书疑元拔、穆泰罪事，冲奏曰：“前彭城镇将元拔与穆泰同逆，养子降寿宜从拔罪。而太尉、咸阳王禧等，以为律文养子而为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谨审律意，以养子于父非天性，于兄弟非同气，敦薄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养子虽为罪，而父兄不预。然父兄为罪，养子不知谋，易地均情，岂独从戮乎？理固不然。臣以为：依据律文，不追戮于所生，

则从坐于所养，明矣。又律惟言父不从子，不称子不从父，当是优尊厉卑之义。臣禧等以为：‘律虽不正见，互文起制，于乞也举父之罪，于养也见子坐，是为互起。互起两明，无罪必矣。若以嫡继，养与生同，则父子宜均，只明不坐。且继养之注云：若有别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诸有封爵，若无亲子，及其身卒，虽有养继，国除不袭。是为有福不及己，有罪便预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冲以为：指例条寻，罪在无疑，准令语情，颇亦同式。”诏曰：“仆射之议，据律明矣；太尉等论，于典矫也。养所以从戮者，缘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复甄于所养。此独何福，长处吞舟？于国所以不袭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绝，推而除之耳，岂复报对刑赏？于斯则应死，可特原之。”

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圆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勤志强力，孜孜无怠，旦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案盈积，劊劊在手，终不劳厌也。然显贵门族，务益六姻，兄弟子侄，皆有爵官，一家岁禄，万匹有余；是其亲者，虽复痴聋，无不超越官次。时论亦以此少之。

年才四十，而鬓须班白，姿貌丰美，未有衰状。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学，礼而纳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为中尉兼尚书，为高祖知待，便谓非复藉冲，而更相轻背，惟公坐敛袂而已，无复宗敬之意也。冲颇衔之。后高祖南征，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并以彪倨傲无礼，遂禁止之。奏其罪状，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辞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览其表，叹怅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谓溢也，仆射亦为满矣。”冲时震怒，数数责彪前后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尽收御史，皆泥首面缚，詈辱肆口。冲素性温柔，而一旦暴恚，遂发病荒悸，

言语乱错，犹扼腕叫詈，称李彪小人。医药所不能疗，或谓肝藏伤裂。旬有余日而卒，时年四十九。高祖为举哀于悬瓠，发声悲泣，不能自胜。诏曰：“冲贞和资性，德义树身，训业自家，道素形国。太和之始，朕在弱龄，早委机密，实康时务。鸿渐瀍洛，朝选开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纳。忠肃柔明，足敷睿范，仁恭信惠，有结民心。可谓国之贤也，朝之望也。方升宠秩，以旌功旧，奄致丧逝，悲痛于怀。既留勤应陟，兼良宿宜褒，可赠司空公，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赠钱三十万、布五百匹、蜡三百斤。”有司奏谥曰文穆。葬于覆舟山，近杜预冢，高祖之意也。后车驾自鄴还洛，路经冲墓，左右以闻，高祖卧疾望坟，掩泣久之。诏曰：“司空文穆公，德为时宗，勋简朕心，不幸徂逝，托坟邙岭，旋銮覆舟，躬睇莹域，悲仁恻旧，有恻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怀。”及与留京百官相见，皆叙冲亡没之故，言及流涕。高祖得留台启，知冲患状，谓右卫宋弁曰：“仆射执我枢衡，总釐朝务，清俭居躬，知宠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无后顾之忧，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怀怆慨。”其相痛惜如此。

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颇相忿鬪。及冲之贵，封禄恩赐皆以共之，内外辑睦。父亡后同居二十余年，至洛乃别第宅，更相友爱，久无间然。皆冲之德也。始冲之见私宠也，兄子韶恆有忧色，虑致倾败。后荣名日显，稍乃自安。而冲明目当官，图为己任，自始迄终，无所避屈。其体时推运，皆此类也。子延寔等，语在《外戚传》。

史臣曰：燕赵信多奇士。李孝伯风范鉴略，盖亦过人远甚。世祖雄猜严断，崔浩已见诛夷。而入参心膂，出干政事，献可替否，无际可寻，故能从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优乎？安世识具通雅，时干之良。瑒以豪俊达，郁则儒博显。李

冲早延宠眷，入干腹心，风流识业，固乃一时之秀。终协契圣主，佐命太和，位当端揆，身任梁栋，德洽家门，功著王室。盖有魏之乱臣也。

列传第四十二

游雅·高闾

游雅，字伯度，小名黄头，广平任人也。少好学，有高才。世祖时，与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征拜中书博士、东宫内侍长，迁著作郎。使刘义隆，授散骑侍郎，赐爵广平子，加建威将军。稍迁太子少傅，领禁兵，进爵为侯，加建义将军。受诏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为散骑常侍、平南将军、东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征为秘书监，委以国史之任。不勤著述，竟无所成。诏雅为《太华殿赋》，文多不载。雅性刚戆，好自矜诞，陵猎人物。高允重雅文学，而雅轻薄允才，允性柔宽，不以为恨。允将婚于邢氏，雅劝允娶于其族，允不从。雅曰：“人贵河间邢，不胜广平游。人自弃伯度，我自敬黄头。”贵己贱人，皆此类也。允著《征士颂》，殊为重雅，事在《允传》。雅因论议长短，忿儒者陈奇，遂陷奇至族，议者深责之。和平二年卒。赠相州刺史，谥曰宣侯。

子僧奴，袭爵。卒，子双凤袭。

雅弟恆，子昙护。太和中，为中散，迁典寺令。后慰劳仇池，为贼所害。赠肆州刺史。

高闾，字阎士，渔阳雍奴人。五世祖原，晋安北军司、上谷太守、关中侯，有碑在蓟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别驾。父洪，字季愿，陈留王从事中郎。闾贵，乃赠宁朔将军、幽州刺

史、固安贞子。

闾早孤，少好学，博综经史，文才俊伟，下笔成章。本名驴，司徒崔浩见而奇之，乃改为闾而字焉。真君九年，征拜中书博士。和平末，迁中书侍郎。高宗崩，乙浑擅权，内外危惧。文明太后临朝，诛浑，引闾与中书令高允入于禁内，参决大政，赐爵安乐子。加南中郎将，与镇南大将军尉元南赴徐州。闾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闾以本官领东徐州刺史，与张说对镇团城。后还京城，以功进爵为侯，加昭武将军。

显祖传位，徙御崇光宫。闾上表颂曰：

臣闻刑制改物者，应天之圣君；龌龊顺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异规而化兴，三王殊礼而致治，用能宪章万祀，垂范百王，历叶所以挹其遗风，后君所以酌其轨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仪，明齐日月，至德潜通，武功四畅。霜威南被，则淮徐来同；齐斧北断，则獫狁覆毙。西摧三危之酋，东引肃慎之贡，荒遐款塞，九有宅心。于是从容闲览，希心玄奥；尚鼎湖之奇风，崇巢由之高洁；畴咨熙载，亮采群后，爰挹大位，传祚圣人。开古之高范，爰萃于一朝；旷叶之希事，载见于今日。昔唐尧禅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让季，孔子称其至德。苟位以圣传，臣子一也。谨上《至德颂》一篇，其词曰：

茫茫太极，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祜。仰察璿玑，俯鉴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与。夏殷世传，周汉纂烈。道风虽邈，仍诞明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礼乐四缺。上灵降鉴，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圣。移风革俗，天保载定。于穆太皇，克广圣度。玄化外畅，惠鉴内悟。遗此崇高，挹彼冲素。道映当今，庆流后祚。明明我皇，承乾绍焕。比诵熙周，方文隆汉。重光丽天，晨晖叠旦。六府孔修，三辰贞观。功均乾造，云覆雨润。养之以仁，敦之

以信。绥之斯和，动之斯震。自东徂西，无思不顺。禎候并应，福祿来格。嘉谷秀町，素文表石。玄鸟呈皓，醴泉流液。黄龙蜿蜿，游鳞奕奕。冲训既布，率土咸宁。穆穆四门，灼灼典刑。胜残岂远，期月有成。翘翘东岳，庶见翠旌。先民有言，千载一泰。昔难其运，今易其会。沐浴淳泽，被服冠带。饮和陶润，载欣载赖。文以写意，功由颂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缉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弦。

高允以间文章富逸，举以自代，遂为显祖所知，数见引接，参论政治。命造《鹿苑颂》、《北伐碑》，显祖善之。永明初，为中书令，加给事中，委以机密。文明太后甚重间，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

太和三年，出师讨淮北，间表曰：“伏见庙算有事淮海，虽成事不说，犹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于军旅，尤所不学。直以无讳之朝，敢肆狂瞽，区区短见，窃有所疑。臣闻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开泰，四方无虞，岂宜盛世，干戈妄动？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处，难易相兼，皆须攻击。然攻守难图，力悬百倍，反覆思量，未见其利。疑二也。纵使如心，于国无用，发兵远入，费损转多。若不置城，是谓空争。疑三也。脱不如意，当延日月，屯众聚费，于何不有。疑四也。伏愿思此四疑，时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军电发，有若摧朽，何虑四难也。”

迁尚书、中书监。淮南王他奏求依旧断祿，文明太后令召群臣议之。间表曰：

天生蒸民，树之以君，明君不能独理，必须臣以作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故车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则位尊，任广者则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义。庶民均其赋，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业之用。君

班其俸，垂惠则厚；臣受其禄，感恩则深。于是贪残之心止，竭效之诚笃；兆庶无侵削之烦，百辟备礼容之美。斯则经世之明典，为治之至术。自尧舜以来，逮于三季，虽优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内未一，民户耗减，国用不充，俸禄遂废。此则事出临时之宜，良非久长之道。

大魏应期绍祚，照临万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谧。二圣钦明文思，道冠百代，动遵礼式，稽考旧章，准百王不易之胜法，述前圣利世之高轨；置立邻党，班宣俸禄，事设令行，于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无怨，奸巧革虑，窥觎绝心，利润之厚，同于天地。以斯观之，如何可改？

又洪波奔激，则堤防宜厚；奸悖充斥，则禁网须严。且饥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给人足，礼让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丰财之士，未必悉贤。今给其俸，则清者足以息其滥窃，贪者足以感而劝善；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难易之验，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议，不亦谬乎？

诏从闾议。

高祖又引见王公已下于皇信堂，高祖曰：“政虽多途，治归一体，朕每蒙慈训，犹自昧然。诚知忠佞有损益，而未识其异同，恆惧忠贞见毁，佞人便进。寤寐思此，如有隐忧。国彦朝贤，休戚所共，宜辨斯真伪，以释朕怀。”尚书游明根对曰：“忠佞之士，实亦难知。依古爵人，先试之以官，官定然后禄之，三载考绩，然后忠佞可明。”闾曰：“窃谓袁盎彻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杀晁错，是其佞。若以异人言之，望之为忠，石显是佞。”高祖曰：“自非圣人，忠佞之行，时或互有。但忠功显即谓之忠，佞迹成斯谓之佞。史官据成事而书，于今观之，有别明矣。朕所问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对，已然之后。”

“ 闾曰 ：“ 佞者，饰智以行事；忠者，发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体而异名，忠佞异名而同理。求之于同，则得其所以异；寻之于异，则失其所以同。出处同异之间，交换忠佞之境，岂是皦然易明哉？或有托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饰佞。如楚子綦后事显忠，初非佞也。”闾曰：“子綦谏楚，初虽随述，终致忠言，此适欲几谏，非为佞也。子綦若不设初权，后忠无由得显。”高祖善闾对。

闾后上表曰：

臣闻为国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荒狡放命，则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战，则制法度以齐之；暴敌轻侵，则设防固以御之；临事制胜，则明刑赏以劝之。用能辟国宁方，征伐四克。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产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历代为边患者，良以倏忽无常故也。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称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长城之谓欤？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因地却敌，多置弓弩。狄来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

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人为武士，于

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选忠勇有志干者以充其选。下置官属，分为三军，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戈盾，二万人专习骑槊。修立战场，十日一习，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识旌旗之节，器械精坚，必堪御寇。使将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昼夜如一。七月发六部兵六万人，各备戎作之具，敕台北诸屯仓库，随近作米，俱送北镇。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领，与六镇之兵，直至碛南，扬威漠北。狄若来拒，与之决战，若其不来，然后散分其地，以筑长城。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三百里，则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计十万人一月必就，运粮一月不足为多。人怀永逸，劳而无怨。

计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其利五也。

又任将之道，特须委信，遣之以礼，恕之以情，阃外之事，有利辄决，赦其小过，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资其给用，君臣相体，若身之使臂，然后忠勇可立，制胜可果。是以忠臣尽其心，征将竭其力，虽三败而逾荣，虽三背而弥宠。

诏曰：“览表，具卿安边之策。比当与卿面论一二。”

高祖又引见群臣，议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后再扰朔边。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帅兴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众，追至西漠。今为应乘弊致讨，为应休兵息民？”左仆射穆亮对曰：“自古以来，有国有家莫不以戎事为首。蠕蠕子孙，袭其凶业，频为寇扰，为恶不悛，自相违叛。如臣愚见，宜兴军讨之，虽不顿除巢穴，且以挫其丑势。”闾曰：“昔汉时天下一统，故得穷追北狄。今南有吴寇，不宜悬军深入。”高祖曰：“先朝屡

兴征伐者，以有未宾之虏。朕承太平之基，何为摇动兵革？夫兵者凶器，圣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还，应有书问以不？”群臣以为宜有，乃诏闾为书。于时蠕蠕国有丧，而书不叙凶事。高祖曰：“卿为中书监，职典文词，所造旨书，不论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应谢所任。”闾对曰：“昔蠕蠕主敦崇和亲，其子不遵父志，屡犯边境。如臣愚见，谓不宜吊。”高祖曰：“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君则臣悦。卿云不合吊慰，是何言欤！”闾遂引愆，免冠谢罪。高祖谓闾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礼，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还北，必被谤诬。昔刘准使殷灵诞每禁下人不为非礼之事，及其还国，果被潜醢，以致极刑。今为旨书，可明牟提忠于其国，使蠕蠕主知之。”

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飨群官。高祖亲舞于太后前，群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寿。闾进曰：“臣闻：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诸侯行孝，声著一国；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圣性自天，敦行孝道，称觞上寿，灵应无差。臣等不胜庆踊，谨上千万岁寿。”高祖大悦，赐群臣帛，人三十匹。

又议政于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万机事猥，未周之阙，卿等宜有所陈。”闾对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条之令，及仰寻圣朝所行，事周于百揆，理兼于庶务。孔子至圣，三年有成；子产治郑，历载乃就。今圣化方宣，风政骤改，行之积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阙。又为政之道，终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既宣，若有不合于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愿终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毕于此，不知其他。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

胜残去杀，可不远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为法？何者为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后？”闾对曰：“臣闻刑制立会，轨物齐众，谓之法；犯违制约，致之于宪，谓之刑。然则法必先施，刑必后著。自鞭杖已上至于死罪，皆谓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论语》称：冉子退朝，孔子问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何者是政？何者为事？”闾对曰：“臣闻：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于法度，经国治民之属，皆谓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谓之事。然则天下大同，风轨齐一，则政出于天子；王道衰，则政出于诸侯；君道缺，则政出于大夫。故《诗叙》曰：‘王道衰，政教失，则国异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为政，子夏为莒父宰，问政，此应奉命而已，何得称政？”尚书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称政。”帝善之。

十四年秋，闾上表曰：

奉癸未诏书，以春夏少雨，忧饥馑之方臻，愍黎元之伤瘁，同禹汤罪己之诚，齐尧舜引咎之德。虞灾致惧，询及卿士，令各上书，极陈损益。深恩被于苍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启圣姿，利见纂极，钦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叡哲赞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无外。七政昭宣于上，九功咸序于下。君人之量逾高，谦光之旨弥笃。修复祭仪，宗庙所以致敬；饰正器服，礼乐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简勇士以昭武功。虑狱讼之未息，定刑书以理之；惧蒸民以奸宄，置邻党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剧，班俸禄以优之；知劳逸之难均，分民土以齐之。甄忠明孝，矜贫恤独，开纳讷言，抑绝谗佞，明训以体，率土移风。虽未胜残去杀，成无为之化，足以仰答

三灵者矣。

臣闻皇天无私，降鉴在下，休咎之征，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则九畴叙，君德衰而彝伦斁。休瑞并应，享以五福，则康于其邦；咎征屡臻，罚以六极，则害于其国。斯乃《洪范》之实征，神祇之明验。及其厄运所缠，世钟阳九，数乖于天理，事违于人谋，时则有之矣。故尧汤逢历年之灾，周汉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终能弭息。今考治则有如此之风，计运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过，事迈前王。徙星澍雨之征，指辰可必；消灾灭祸之符，灼然自见。虽王畿之内，颇为少雨，关外诸方，禾稼仍茂。苟动之以礼，绥之以和，一岁不收，未为大损。但豫备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国常典。窃以北镇新徙，家业未就，思亲恋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难以御敌。可宽其往来，颇使欣慰，开云中马城之食以赈恤之，足以感德，致力边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饥甚者，出灵丘下馆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贫，乐业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随运以溢其处；开关弛禁，薄赋贱余，以消其费；清道路，恣其东西，随丰逐食，贫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为患苦。

又闻常士困则滥窃生，匹妇馁则慈心薄。凶俭之年，民轻违犯，可缓其使役，急其禁令。宜于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为亏，京师之狱，或恐未尽。可集见囚于都曹，使明折庶狱者，重加究察。轻者即可决遣，重者定状以闻。罢非急之作，放无用之兽。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见忧于百姓。《论语》曰：“不患贫而患不安。”苟安而乐生，虽遭凶年，何伤于民庶也。愚臣所见，如此而已。

诏曰：“省表闻之，当敕有司依此施行。”

后诏间与太常采雅乐以营金石，又领广陵王师。出除镇南将军、相州刺史。以参定律令之勤，赐布帛千匹、粟一千斛、

牛马各三。闾上疏陈伐吴之策，高祖纳之。迁都洛阳，闾表谏，言迁有十损，必不获已，请迁于鄴。高祖颇嫌之。

萧鸾雍州刺史曹虎据襄阳请降，诏刘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车驾亲幸悬瓠。闾谏表曰：“洛阳草创，虎既不遣质任，必非诚心，无宜轻举。”高祖不纳。虎果虚诈，诸将皆无功而还。高祖攻钟离未克，将于淮南修故城而置镇戍，以抚新附之民，赐闾玺书，具论其状。闾表曰：“南土乱亡，僭主屡易。陛下命将亲征，威陵江左，望风慕化，克拔数城，施恩布德，携民襁负，可谓泽流边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举，军兴后时；本为迎降，戎卒实少。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攻之。所率既寡，东西悬阔，难以并称。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抚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骑数十万南临瓜步，诸郡尽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克。班师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辟一廛。夫岂无人，以大镇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虽翦枝竭流，终不可绝矣。寿阳、盱眙、淮阴，淮南之源本也。三镇不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敌之大镇，隔深淮之险，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众粮运难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彳斥淮而上，须经角城。淮阴大镇，舟船素畜，敌因先积之资，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长，救援实难。忠勇虽奋，事不可济。淮阴东接山阳，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资，西有盱眙、寿阳之镇。且安土乐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军还之后，恐为敌擒。何者？镇戍新立，悬在异境，以劳御逸，以新击旧，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克其城，戍镇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犹过数方。角城蕞尔，处在淮北，去淮阳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围历时，卒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数倍。今以向热，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难以恩恤。

降附之民及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进兵临淮，速度士卒，班师还京。踵太武之成规，营皇居于伊洛。畜力以待敌衅，布德以怀远人，使中国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镇，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远。”

车驾还幸石济，间朝于行宫。高祖谓间曰：“朕往年之意，不欲决征，但兵士已集，恐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发洛之日，正欲至于悬瓠，以观形势。然机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诸将，并列州镇，至无所获，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间对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犹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战之法，倍则攻之，十则围之。圣驾亲戎，诚应大捷，所以无大获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尔，庶事草创，臣闻《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臣愿陛下从容伊瀍，优游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国缉宁，然后向化之徒，自然乐附。”高祖曰：“愿从容伊瀍，实亦不少，但未获耳。”间曰：“司马相如临终恨不见封禅。今虽江介不宾，小贼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尽平，岂可于圣明之辰，而阙盛礼。齐桓公霸诸侯，犹欲封禅，而况万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于管仲。荆扬未一，岂得如卿言也。”间曰：“汉之名臣，皆不以江南为中国。且三代之境，亦不能远。”高祖曰：“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此非近中国乎？”

及车驾至鄴，高祖频幸其州馆。诏曰：“间昔在中禁，有定礼正乐之勋；作籥于州，有廉清公干之美。自大军停轸，庶事咸丰，可谓国之老成，善始令终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赐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马一匹、衣一袭，以褒厥勤。”

间每请本州以自效，诏曰：“间以悬车之年，方求衣锦。知进忘退，有尘谦德，可降号平北将军。朝之老成，宜遂情愿，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劝两修，恩法并举。”间以诸州罢从事，

依府置参车，于治体不便，表宜复旧。高祖不悦。岁余，表求致仕，优答不许。征为太常卿。频表陈逊，不听。又车驾南讨汉阳，闾上表谏求回师，高祖不纳。汉阳平，赐闾玺书，闾上表陈谢。

世宗践祚，闾累表逊位。诏曰：“闾贞干早闻，儒雅素著，出内清华，朝之俊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辞任，宜听解宗伯，遂安车之礼，特加优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禄大夫，金印、紫绶。”使散骑常侍、兼吏部尚书邢峦就家拜授。及辞，引见于东堂，赐以肴羞，访之大政。以其先朝儒旧，告老永归，世宗为之流涕。诏曰：“闾历官六朝，著勋五纪，年礼致辞，义光进退，归轩首路，感怅兼怀。安驷羸金，汉世荣赐，可赐安车、几杖、舆马、缿彩、衣服、布帛，事从丰厚。百僚饯之，犹昔群公之祖二疏也。”闾进陟北邙，上望阙表，以示恋慕之诚。景明三年十月，卒于家。世宗遣使吊慰，赠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赠镇北将军、幽州刺史，谥曰文侯。

闾好为文章，军国书檄诏令碑颂铭赞百有余篇，集为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后称二高，为当时所服。闾强果，敢直谏。其在私室，言裁闻耳，及于朝廷广众之中，则谈论锋起，人莫能敌。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优礼之。然贪褊矜慢。初在中书，好詈辱诸博士，博士、学生百有余人，有所干求者，无不受其财货。及老为二州，乃更廉俭自谨，有良牧之誉。有三子。

长子元昌，袭爵。位至辽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钦，字希叔，颇有文学。莫折念生之反也，钦随元志西讨。志败，为贼所擒，念生以为黄门郎。死于秦州。

子穆宗，袭祖爵。兴和中，定州开府祭酒。

钦弟石头、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垒将军、渔阳太守。卒，赠征虏将军、安州刺史。子洪景，少有名誉。早卒。次子宣景，武定中，开府司马。

定殷弟幼成，员外郎。颇有文才，性清狂，为奴所害。

闾弟悦，笃志好学，有美于闾。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业，亦高允之亚欤？至于陷族陈奇，斯所以绝世而莫祀也。高闾发言有章句，下笔富文采，亦一代之伟人。故能受遇累朝，见重高祖。挂冠谢事，礼备悬舆，美矣。

列传第四十三

游明根·刘芳

游明根，字志远，广平任人也。祖鱣，慕容熙乐浪太守。父幼，冯跋假广平太守。和龙平，明根乃得归乡里。游雅称荐之，世祖擢为中书学生。性贞慎寡欲，综习经典。及恭宗监国，与公孙叡俱为主书。

高宗践祚，迁都曹主书，赐爵安乐男、宁远将军。高宗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安乐侯，使于刘骏，直使明僧暲相对。前后三返，骏称其长者，迎送之礼，有加常使。显祖初，以本将军出为东青州刺史，加员外常侍。迁散骑常侍、平东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瑕丘镇将，寻就拜东兖州刺史，改爵新泰侯。为政清平，新民乐附。

高祖初，入为给事中，迁仪曹长，加散骑常侍。清约恭谨，号为称职。后王师南讨，诏假安南将军、仪曹尚书、广平公，与梁郡王嘉参谋军计。后兖州民，诏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连口三道诸军，稟明根节度。还都，正尚书，仍加散骑常侍。

诏以与萧贇绝使多年，今宜通否，群臣会议。尚书陆叡曰：“先以三吴不靖，荆梁有难，故权停之，将观衅而动。今彼方既靖，宜还通使。”明根曰：“中绝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筑醴阳，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萧贇。我今遣使，于理为

长。”高祖从之。文明太后崩，群臣固请公除，高祖与明根往复。事在《礼志》。迁大鸿胪卿、河南王干师，尚书如故。随例降侯为伯。又参定律令，屡进说言。

明根以年逾七十，表求致仕，诏不许。频表固请，乃诏曰：“明根风度清干，志尚贞敏，温恭静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请殷勤，不容违夺，便已许其告辨。可出前后表付外，依礼施行。”引明根入见，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历职内外，并著显绩，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礼任，迟能迂德，匡赞于朕。然高尚悠邈，便尔言归，君臣之礼，于斯而毕，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礼所称；位隆固辞，贤者达节。但季俗陵迟，斯道弗继。卿独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来，首振颓俗，进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荣慰私门。”明根对曰：“臣桑榆之年，钟鸣漏尽，蒙陛下之泽，首领获全，待尽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愿也。但犬马之恋，不胜悲塞。”因泣不自胜。高祖命之令进，言别殷勤，仍为流涕。赐青纱单衣、委貌冠、被褥、锦袍等物。

其年，以司徒尉元为三老，明根为五更，行礼辟雍。语在《元传》。赐步挽一乘，给上卿之禄，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赐布帛一千匹、谷一千斛。后明根归广平，赐绢五百匹、安车一乘、马二匹、幄帐被褥。车驾幸鄴，明根朝于行宫。诏曰：“游五更光素蓬檐，归终衡里，可谓朝之旧德，国之老成。可赐帛五百匹、谷五百斛。”敕太官备送珍羞。后车驾幸鄴，又朝行宫，赐谷帛如前，为造甲第。国有大事，恆玺书访之。旧疹发动，手诏问疾，太医送药。太和二十三年卒于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吊祭，贖钱一十万、绢三百匹、布二百匹，赠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谥靖侯。

明根历官内外五十余年，处身以仁和，接物以礼让，时论贵之。高祖初，明根与高闾以儒老学业，特被礼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随，而闾以才笔时侮明根，世号高、游焉。子肇，袭爵。

肇，字伯始，高祖赐名焉。幼为中书学生，博通经史及《苍》、《雅》、《林》说。高祖初，为内秘书侍御中散。司州初建，为都官从事，转通直郎、秘阁令，迁散骑侍郎、典命中大夫。车驾南伐，肇上表谏止，高祖不纳。寻迁太子中庶子。

肇谦素敦重，文雅见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禄养，乃出为本州南安王祜镇北府长史，带魏郡太守。王薨，复为高阳王雍镇北府长史，太守如故。为政清简，加以匡赞，历佐二王，甚有声迹。数年，以父忧解任。

景明末，征为廷尉少卿，固辞，乃授黄门侍郎。迁散骑常侍，黄门如故。兼侍中，为畿内大使，黜陟善恶，赏罚分明。转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黄门如故。肇，儒者，动存名教，直绳所举，莫非伤风败俗。持法仁平，断狱务于矜恕。尚书令高肇，世宗之舅，为百僚慑惮，以肇名与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赐，秉志不许，高肇甚衔之。世宗嘉其刚梗。

卢昶之在胸山也，肇谏曰：“胸山蕞尔，僻在海滨，山湖下垫，民无居者，于我非急，于贼为利。为利，故必致死而争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战。以不得已之众，击必死之师，恐稽延岁月，所费遂甚。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争，终难全守，所谓无益之田也。知贼将屡以宿豫求易胸山，臣愚谓此言可许。胸山久捍危敝，宜速审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无用之地，复彼旧有之疆，兵役时解，其利为大。”世宗将从之，寻而昶败。

迁侍中。萧衍军主徐玄明斩其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首，以郁洲内附，朝议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虽奔救是当，

然事有损益，或惮举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地实接海，陂湖下湿，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谓虽获石田，终无所用。若不待连兵，六里虽克，尚不可守，况方事连兵，而争非要也。且六里于贼逾要，去此闲远。若以闲远之兵，攻逼近之众，其势既殊，不可敌也。灾俭之年，百姓饥敝，饿死者亦复不少。何以得宜静之辰，兴干戈之役？军粮资运，取济无所。唯见其损，未睹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犹近，特须安帖，不宜劳之。劳则怨生，怨生则思叛，思叛则不自安，不安则扰动。脱尔则连兵难解，事不可轻。宜损兹小利，不使大损。”世宗并不纳。

大将军高肇伐蜀，肇谏曰：“臣闻：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当今治虽太平，论征未可。何者？山东、关右，残伤未复，频年水旱，百姓空虚，宜在安静，不宜劳役。然往昔开拓，皆因城主归款，故有征无战。今之据者，虽假官号，真伪难分，或有怨于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险隘，称之自古，镇戍晏然，更无异趣，岂得虚承浮说，而动大军。举不慎始，悔将何及！讨蜀之略，愿俟后图。”世宗又不纳。

肃宗即位，迁中书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相州大中正。出为使持节，加散骑常侍、镇东将军、相州刺史，有惠政。征为太常卿，迁尚书右仆射，固辞，诏不许。肇于吏事，断决不速。主者谄呈，反覆论叙，有时不晓，至于再三，必穷其理，然后下笔；虽宠势干请，终无回挠。方正之操，时人服之。及领军元义之废灵太后，将害太傅、清河王怿，乃集公卿会议其事。于时群官莫不失色顺旨，肇独抗言以为不可，终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诏给东园秘器、朝服一袭，赠帛七百匹。肃宗举哀于朝堂。赠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

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文贞公。

肇外宽柔，内刚直，耽好经传，手不释书。治《周易》、《毛诗》，尤精《三礼》。为《易集解》，撰《冠婚仪》、《白珪论》，诗赋表启凡七十五篇，皆传于世。谦廉不竞，曾撰《儒棋》，以表其志焉。清贫寡欲，资仰俸禄而已。肇之为廷尉也，世宗尝私敕肇，有所降恕。肇执而不从，曰：“陛下自能恕之，岂足令臣曲笔也！”其执意如此。及肃宗初，近侍群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并加封邑，时封肇文安县开国侯，邑八百户。肇独曰：“子袭父位，今古之常。因此获封，何以自处？”固辞不应。论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颇有学。历秘书郎，袭爵新泰伯。迁通直郎、国子博士，领尚书郎中。肃宗以肇昔辞文安之封，复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论肇前议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县开国侯，邑七百户。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赠征虏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刺史，谥曰文。

子皓，字宾多，袭。侍御史。早卒。皓弟安居，袭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明根叔父矫，中书博士，濮阳、钜鹿二郡太守。卒，赠冠军将军、相州刺史。

矫孙馥，国子博士。馥弟思进，尚书郎中。

刘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汉楚元王之后也。六世祖讷，晋司隶校尉。祖该，刘义隆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刘骏兖州长史。

芳出后伯父逊之。逊之，刘骏东平太守也。邕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伯母房逃窜青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刘子业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为文秀所杀。芳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为平齐民，时年十六。

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崔耻芳流播，拒不见之。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至有易衣并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于荣利，不戚戚于贱贫，乃著《穷通论》以自慰焉。

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时有南方沙门惠度以事被责，未几暴亡。芳因缘闻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时中官李丰主其始末，知芳笃学有志行，言之于太后，太后微愧于心。会萧赜使刘缵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与缵相接。寻拜中书博士。后与崔光、宋弁、邢产等俱为中书侍郎。俄而诏芳与产入授皇太子经，迁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从驾洛阳，自在路及旋京师，恆侍坐讲读。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于是礼遇日隆，赏赉丰渥，正除员外散骑常侍。俄兼通直常侍，从驾南巡，撰述行事，寻而除正。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属目。芳未及相见。高祖宴群臣于华林，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芳曰：“推经《礼》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肃曰：“丧服称男子免而妇人髻，男子冠而妇人笄。如此，则男子不应有笄。”芳曰：“此专谓凶事也。《礼》：初遭丧，男子免，时则妇人髻；男子冠，时则妇人笄。言俱时变，而男子妇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夺其笄称。且互言也，非谓男子无笄。又《礼》、《内则》称：‘子事父母，鸡初鸣，栝纁笄总。’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曰：“此非刘石经邪？”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芳音义明辨，疑者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

石经。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芳理义精通，类皆如是。

高祖迁洛，路由朝歌，见殷比干墓，怆然悼怀，为文以吊之。芳为注解，表上之。诏曰：“览卿注，殊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惭张贾。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书。”诏以芳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以母忧去官。高祖南征宛邓，起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从太尉、咸阳王禧攻南阳。萧鸾将裴叔业入寇徐州，疆场之民颇怀去就，高祖忧之，以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后兼侍中，从征马圈。高祖崩于行宫。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袞敛暨于启祖、山陵、练除，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咸阳王禧等奉申遗旨，令芳入授世宗经。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抚慰赈恤之。寻正侍中，祭酒、中正并如故。

芳表曰：“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诚复政有质文，兹范不易，谅由万端资始，众务禀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无据；隆周以降，任居虎门。《周礼·大司乐》云：‘师氏，掌以微诏王。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之事，以教国子弟。’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虎门左，敷陈六艺，以教国子。’今之祭酒，即周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民，教学为先。’郑氏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案如《洛阳记》，犹有仿像。臣愚谓：今既徙县崧漚，皇居伊洛，宫阙府寺，金复故趾，至于国学，岂可舛替？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炳在，仍旧营构。又云：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

臣案：自周已上，学惟以二，或尚西，或尚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郊。《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礼》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周之五学，于此弥彰。案郑注《学记》，周则六学。所以然者，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此其证也。汉魏已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旨，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郑氏，不云远近。今太学故坊，基趾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为太广。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名儒礼官，议其定所。”从之。

迁中书令，祭酒如故。出除安东将军、青州刺史。为政儒缓，不能禁止奸盗，廉清寡欲，无犯公私。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咨访焉。转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数，于礼有违，又灵星、周公之祀，不应隶太常，乃上疏曰：

臣闻国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实在审位。是以列圣格言，彪炳绵籍；先儒正论，昭著经史。臣学谢全经，业乖通古，岂可轻荐瞽言，妄陈管说。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职司，请陈肤浅。

《孟春令》云“其数八”，又云“迎春于东郊”。卢植云：“东郊、八里之郊也。”贾逵云：“东郊，木帝太昊，八里。

“许慎云：“东郊，八里郊也。”郑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礼》曰：王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礼，近郊五十里。”郑玄别注云：“东郊，去都城八里。”高诱云：“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也。”王肃云：“东郊，八里，因木数也。”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孟夏令》云“其数七”，又云“迎夏于南郊”。卢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贾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许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郑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诱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肃云：“南郊，七里，因火数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中央令》云“其数五”。卢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贾逵云：“中央，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郑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孟秋令》云“其数九”，又曰：“迎秋于西郊”。卢植云：“西郊、九里郊。”贾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许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郑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诱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肃云：“西郊，九里，因金数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孟冬令》云“其数六”，又云“迎冬于北郊”。卢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贾逵云：“北郊，水帝颛顼，六里。”许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郑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诱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肃云：“北郊六里，因水数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礼》，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盖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

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据也。今地祇准此。至如三十里之郊，进乖郑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

《礼》：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仍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恆隶郡县。

《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令长得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稷、社、先农，县又祠灵星。”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太常所司郊庙神祇，自有常限，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阳，于国一也，然贵在审本。

臣以庸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冬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

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

先是，高祖于代都诏中书监高间、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后崇为太乐令，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更共营理。世宗诏芳共主之。芳表以礼乐事大，不容辄决，自非博延公卿，广集儒彦，讨论得失，研穷是非，则无以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被报听许，数旬之间，频烦三议。于时，朝士颇以崇专综既久，不应乖谬，各嘿然无发论者。芳乃探引经诂，搜括旧文，共相难质，皆有明据，以为盈缩有差，不合典式。崇虽示相酬答，而不会问意，卒无以自通。尚书述

奏，仍诏委芳别更考制，于是学者弥归宗焉。

芳以社稷无树，又上疏曰：“依《合朔仪注》：日有变，以朱丝为绳，以绕系社树三匝。而今无树。又《周礼·司徒职》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郑玄注云：‘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证也。又《小司徒》《封人职》云：‘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细也。’此其二证也。又《论语》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证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树，何也？尊而识之也，使民望见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树之义，了不论有之与无也。此其四证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树何’，然则稷亦有树明矣。又《五经通义》云：‘天子太社、王社，诸侯国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此其五证也。此最其丁宁备解有树之意也。又《五经要义》云：‘社必树之以木。’《周礼·司徒职》曰：‘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生。’《尚书逸篇》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证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树别之明据也。又见诸家《礼图》《社稷图》皆画为树，唯诚社、诚稷无树。此其七证也。虽辨有树之据，犹未正所植之木。案《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则云‘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而五社各异也。愚以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书》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虑失礼。惟稷无成证，乃社之细，盖亦不离松也。”世宗从之。

芳沉雅方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动相顾访。太子恂之在东宫，高祖欲为纳芳女，芳辞以年貌非宜。高祖叹其谨慎，更敕芳举其宗女，芳乃称其族子长文之女。高祖乃为恂聘之，与郑懿女对为左右孺子焉。崔光于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询仰。芳撰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谷梁音》、韦昭所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辨类》三卷，《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书监让芳，世宗不许。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诏赐帛四百匹，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文贞。

长子恽，字祖欣。雅有父风，颇好文翰。历徐州别驾、兖州左军府长史、司空谘议参军。屡为行台出使，所历皆有当官之称。转通直散骑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寻迁安南将军、大司农卿。卒，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曰简。无子，弟廞以第三子 俊为后。 俊，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归国，赐爵临颖县子。

恽弟廞，字景兴。好学强立，善事当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恽为宰辅，廞皆与其子侄交游往来。灵太后临朝，又与太后兄弟往还相好，太后令廞以诗赋授弟元吉。历尚书郎、太尉属、中书侍郎、冠军将军、行南青州事，寻征安南将军、光禄大夫。孝庄初，除国子祭酒，复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废帝时，除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出帝初，除散骑常侍，迁骠骑大将军，复领国子祭酒。出帝于显阳殿讲孝经，廞为执经，虽训答论难未能精尽，而风采音制足有可观。寻兼都官尚书，又兼殿中尚书。及出帝入关，齐献武王至洛，责廞而诛之，时年五十二。

子鹭，字子升。少有风气，颇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诣阙，见庄帝于显阳殿，问以边事。鹭应对闲敏，帝善之，遂敕除员外散骑侍郎。出补徐州开府从事中郎。父廞之死，鹭率勒乡部赴兖州，与刺史樊子鹄抗御王师，每战流涕突陈。城陷，擒送晋阳，齐献武王矜而赦之。文襄王之为仪同开府，以鹭为属——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转中书舍人，加安东将军。于时与萧衍和通，鹭前后受敕接对其使十六人。出为司徒右长史，未几，迁左长史。六年，受使兖州，行达东郡，暴疾卒，时人嗟惜之。追赠本将军、南青州刺史。

廞弟悦，永安中，开府记室。

悦弟馘，武定中，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馘弟粹，徐州别驾、朱衣直阁。粹少尚气侠，兄廞死，粹招合部曲，就兖州刺史樊子鹄，谋应关西。大将军攻讨，城陷，杀之。

芳叔抚之孙思祖，勇健有将略。高祖未入朝，历羽林监，梁、沛二郡太守，员外常侍。屡为统军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围钟离也，萧衍遣其冠军将军张惠绍及彭瓖、张豹子等率众一万送粮钟离。时思祖为平远将军，领兵数千邀衍饷军于邵阳，遣其长史元少骑一千，于钟离之北遏其前锋，录事参军缪琰掩其后，思祖身率精锐横冲其陈，三军合击，大破之；擒惠绍及衍骁骑将军、祁阳县开国男赵景悦、悦弟宁远将军景脩、宁远将军梅世和、屯骑校尉任景攸、长水校尉边欣、越骑校尉贾庆真、龙骧将军徐敞等，俘斩数千人。尚书论功，拟封千户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事遂停寝。后除扬烈将军、辽西太守。思祖于路叛奔萧衍，衍以思祖为辅国将军、北徐州刺史，频寇淮北。数年而死。

纘子晰，历萧衍琅邪、东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

万寿斩晰，送首，以胸山内附，并晰子戮于京师。数年后，以戮为给事中、汝阳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从子懋，字仲华。祖泰之，父承伯，仕于刘彧，并有名位。懋聪敏好学，博综经史，善草隶书，多识奇字。世宗初，入朝，拜员外郎。迁尚书外兵郎中，加轻车将军。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轨仪，皆与参量。尚书博议，懋与殿中郎袁翻常为议主。达于从政，台中疑事，咸所访决。受诏参议新令。性沉雅厚重，善与人交，器宇渊旷，风流甚美，时论高之。尚书李平，与之结莫逆之友。迁步兵校尉，领郎中，兼东宫中舍人。转员外常侍、镇远将军，领考功郎中，立考课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条贯。肃宗初，大军攻硤石。懋为李平行台郎中，城拔，懋颇有功。太傅、清河王怱爱其风雅，常目而送之曰：“刘生堂堂，搢绅领袖，若天假之年，必为魏朝宰辅。”诏懋与诸才学之士，撰成仪令。怱为宰相积年，礼懋尤重，令诸子师之。迁太尉司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贫，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怱及当时才俊莫不痛惜之。赠持节、前将军、南秦州刺史，谥曰宣简。懋诗诔赋颂及诸文笔，见称于时，又撰诸品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贞。自员外散骑侍郎，历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秘书丞。天平初，卒。赠前将军、徐州刺史。子规，早卒。

筠弟箠，字士文。少而聪惠。年十二，诣尚书王衍，衍与语，大奇之，遂与太傅李延实、秘书李凯上疏荐之，拜秘书郎。箠亦善士。兴和元年卒，年二十八。无子，兄子矩继。

懋从叔元孙，养志丘园，不求闻达。高祖幸彭城，起家拜兰陵太守。治以清白为名。卒官。

子长文，高祖擢为南兖州冠军府长史，带谯郡太守。被围

粮竭，固节全城，以功赐爵下邑子。迁鲁郡太守。高祖为太子恂纳其女为孺子。卒。

子敬先，袭爵。敬先弟徽，奉朝请，徐州治中。

长文弟永，字履南。颇有将略，累著征战之勤。历位中散大夫、龙骧将军。神龟中，兼大鸿胪卿，持策拜高丽王安。还，除范阳太守。

芳族兄僧利，轻财通侠，甚得乡情。高祖幸徐州，引见，善之，拜徐州别驾。迁沛郡太守。后遂从容乡里，不乐台官。积十余年，朝议虑其有二志，征拜轻车将军、羽林监。卒官。长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颇涉书传。自奉朝请稍迁兰陵太守、彭城内史。属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萧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辞不受，频请衍乞还，衍听之。肃宗时，征为谏议大夫。孝庄末，除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时尔朱世龙等威权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据州归萧衍。衍封世明开国县侯，食邑千户，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又加仪同三司。世明复辞不受，固请北归。衍不夺其意，乃躬饯之于乐游苑。世明既还，奉送所持节，身归乡里。自是不复入朝，常以射猎为适。兴和三年卒于家。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子祚，字彦英。武定末，冠军将军、中散大夫。

初，兰陵缪伊灵奇，与彭城刘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内附，灵奇弟子承先随薛安都至京师，赐爵襄贲子，寻还徐州；数十年间，了无从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彦植袭爵见叙，稍迁伏波将军、羽林监。彦植恭慎长厚，为时所称。

时荥阳郑演，仕刘彧为琅邪太守。属徐州刺史薛安都将谋内附，演赞成其事。显祖初入朝，以功除冠军将军、彭城太守、洛阳侯。后拜太中大夫，改爵云阳伯。卒，赠幽州刺史，谥曰

懿。其子孙因此遂家彭、泗。

子长猷，以父勋起家，拜宁远将军、东平太守。寻转沛郡。入为南主客郎中、太尉属，袭爵云阳伯。车驾南伐，既克宛城，拜长猷南阳太守。及銮舆将反，诏长猷曰：“昔曹公克荆州，留满宠于后。朕今委卿此郡，兼统戎马，非直绥初附，以扞城相托。”特赐缣二百匹。高祖崩于南阳，敛于其郡。寻征护军长史。世宗初，寿春归款，兼给事黄门侍郎，持节宣慰。及任城王为扬州刺史，诏长猷为谏议参军，带安丰太守。转徐州武昌王府长史，带彭城内史。征拜谏议大夫，转司徒谏议，迁通直散骑常侍。永平五年卒。谥曰贞侯。

子廓，袭。卒。

子元休，袭。兴和中，睢州刺史。齐受禅，爵例降。

元休弟凭，字元祐。武定中，司徒从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风，终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当乞言之重，抑亦旷世一时。肇既聿修，克隆堂构，正情梗气，颠沛不渝，辞爵主幼之年，亢节臣权之日，顾视群公，其风固以远矣。刘芳矫然特立，沉深好古，博通洽识，为世儒宗，亦当年之师表也。懋才流识学，有名士之风，见重于世，不虚然矣。

列传第四十四

郑羲·崔辩

郑羲，字幼麟，荥阳开封人，魏将作大匠浑之八世孙也。曾祖谿，慕容垂太常卿。父晔，不仕，娶于长乐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气，而羲第六，文学为优。弱冠举秀才，尚书李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书博士。

天安初，刘彧司州刺史常珍奇据汝南来降，显祖诏殿中尚书元石为都将赴之，并招慰淮汝，遣羲参石军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来迎，既相见，议欲顿军于汝北，未即入城。羲谓石曰：“机事尚速。今珍奇虽来，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夺其管籥，据有府库。虽出其非意，要以全制为胜。”石从羲言，遂策马径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亲兵数百人，在珍奇宅内。石既克城，意益骄怠，置酒嬉戏，无警防之虞。羲谓石曰：“观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严兵设备，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烧府廨屋，欲因救火作难，以石有备，乃止。明旦，羲赍白虎幡慰郭邑，众心乃定。

明年春，又引军东讨汝阴。刘彧汝阴太守张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锐攻之，不克，遂退至陈项，议欲还军长社，待秋击之。诸将心乐早还，咸称善计。羲曰：“今张超驱市人，负担石，蚁聚穷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尽，不降当走，可翘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弃还长社，道涂悬远，超必修城深

塹，多积薪谷，将来恐难图矣。”石不纳，遂旋师长社。至冬，复往攻超，超果设备，无功而还。历年，超死，杨文长代戍，食尽城溃，乃克之，竟如羲策。淮北平，迁中书侍郎。

延兴初，阳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动众，扰乱京索。以羲河南民望，为州郡所信，遣羲乘传慰谕。羲到，宣示祸福，重加募赏，旬日之间，众皆归散。智度奔颍川，寻见擒斩。以功赐爵平昌男，加鹰扬将军。

高祖初，兼员外散骑常侍，假宁朔将军、阳武子，使于刘准。中山王叡，宠幸当世，并置王官，羲为其傅。是后历年不转，资产亦乏，因请假归，遂盘桓不返。及李冲贵宠，与羲姻好，乃就家征为中书令。文明太后为父燕宣王立庙于长安，初成，以羲兼太常卿，假荥阳侯，具官属，诣长安拜庙，刊石建碑于庙门。还，以使功，仍赐侯爵，加给事中。出为安东将军、西兖州刺史，假南阳公。羲多所受纳，政以贿成。性又吝啬，民有礼饷者，皆不与杯酒肉，西门受羊酒，东门酤卖之。以李冲之亲，法官不之纠也。酸枣令郑伯孙、鄆城令董腾、别驾贾德、治中申灵度，并在任廉贞，勤恤百姓，羲皆申表称荐，时论多之。文明太后为高祖纳其女为嫔，征为秘书监。

太和十六年卒，赠帛五百匹。尚书奏谥曰宣，诏曰：“盖棺定谥，先典成式，激扬清浊，治道明范。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繆丑’之名；贾充宠晋，直士犹立‘荒公’之称。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稽古之效，未光于朝策；昧货之谈，已形于民听。谥以善问，殊乖其衷。又前岁之选，匪由备行充举，自荷后任，勋绩未昭。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加谥文灵。”

长子懿，字景伯。涉历经史，善当世事。解褐中散、尚书

郎，稍迁骠骑长史、尚书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袭爵荥阳伯。懿闲雅有治才，为高祖所器遇，拜长兼给事黄门侍郎、司徒左长史。世宗初，以从弟思和同咸阳王禧之逆，与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缙亲。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军将军，出为征虏将军、齐州刺史，寻进号平东将军。懿好劝课，善断决，虽不洁清，义然后取，百姓犹思之。永平三年卒。赠本将军、兖州刺史，谥曰穆。

子恭业，袭爵。武定三年，坐与房子远谋逆，伏诛。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初为中书学生，迁秘书郎，拜主文中散，徙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兼中书侍郎。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内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谓道昭曰：“自比迁务虽猥，与诸才俊不废咏缀，遂命邢峦总集叙记。当尔之年，卿频丁艰祸，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寻正除中书郎，转通直散骑常侍。北海王详为司徒，以道昭与琅邪王秉为谏议参军。

迁国子祭酒，道昭表曰：“臣窃以为：崇治之道，必也须才；养才之要，莫先于学。今国子学堂房粗置，弦诵阙尔。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藿芜秽。游儿牧竖，为之叹息；有情之辈，实亦悼心；况臣亲司，而不言露。伏愿天慈回神纾眚，赐垂鉴察。若臣微意，万一合允，求重敕尚书、

门下，考论营制之模，则五雍可翘立而兴，毁铭可不日而就。树旧经于帝京，播茂范于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业也。”不从。

广平王怀为司州牧，以道昭与宗正卿元匡为州都。道昭又表曰：“臣闻唐虞启运，以文德为本；殷周致治，以道艺为先。然则，礼乐者为国之基，不可斯须废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鲁秉周礼，强齐归义。及至战国纷纭，干戈递用，五籍灰焚，群儒坑殄，贼仁义之经，贵战争之术，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数十年间，民无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汉祖，于行陈之中，尚优引叔孙通等；光武中兴，于拨乱之际，乃使郑众、范升校书东观。降逮魏晋，何尝不殷勤于篇籍，笃学于戎伍。伏惟大魏之兴也，虽群凶未殄，戎马在郊，然犹招集英儒，广开学校，用能阐道义于八荒，布盛德于万国，教靡不怀，风无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开无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宝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怀击壤之庆。而蠢尔闽吴，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车不息。而停銮伫辔，留心典坟，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等妙选英儒，以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其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及国子助教，宿已简置。伏寻先旨，意在速就，但军国多事，未遑营立。自尔迄今，垂将一纪，学官凋落，四术寝废。遂使硕儒耆德，卷经而不谈；俗学后生，遗本而逐末。进竞之风，实由于此矣。伏惟陛下钦明文思，玄鉴洞远。越会未款，务修道以来之；遐方后服，敷文教而怀之。垂心经素，优柔坟籍。将使化越轩唐，德隆虞夏。是故屡发中旨，敦营学馆，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学陋全经，识蔽篆素，然往年删定律令，谬预议筵。谨依准前修，寻访旧事，参定学令，事讫封呈。自尔迄今，未蒙报判。但废学历年，经术淹滞。请学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选授有依，生徒可准。”诏曰：“具卿崇儒敦学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寻

班，施行无远，可谓职思其忧，无旷官矣。”

道昭又表曰：“窃惟鼎迁中县，年将一纪，缙绅褫业，俎豆阙闻，遂使济济明朝，无观风之美，非所以光国宣风，纳民轨义。臣自往年以来，频请学令，并置生员，前后累上，未蒙一报，故当以臣识浅滥官，无能有所感悟者也。馆宇既修，生房粗构，博士见员，足可讲习。虽新令未班，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使播教有章，儒风不坠，后生睹徙义之机，学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庙既成，释奠告始，揖让之容，请俟令出。”不报。迁秘书监、荥阳邑中正。出为平东将军、光州刺史，转青州刺史，将军如故。复入为秘书监，加平南将军。熙平元年卒，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曰文恭。道昭好为诗赋，凡数十篇。其在二州，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

子严祖，颇有风仪，粗观文史。历通直郎、通直常侍。轻躁薄行，不修士业，倾侧势家，乾没荣利，闺门秽乱，声满天下。出帝时，御史中尉綦俊劾严祖与宗氏从姊奸通。人士咸耻言之，而严祖聊无愧色。孝静初，除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鸿胪卿。出为北豫州刺史，仍本将军。罢州还，除鸿胪卿。卒，赠都督豫兖颍三州诸军事、□□将军、司空公、豫州刺史。

严祖弟敬祖，性亦粗疏。起家著作佐郎。郑俨之败也，为乡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书。

述祖弟遵祖，秘书郎。卒，赠辅国将军、光州刺史。

遵祖弟顺，卒于太常丞。

自灵太后预政，淫风稍行；及元义擅权，公为奸秽。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咸以叹息矣。

羲五兄：长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连山。并

恃豪门，多行无礼，乡党之内，疾之若仇。

白麟孙道慄，随郡太守。

小白，中书博士。

子胤伯，有当世器干。自中书博士迁侍郎，转司空长史。

高祖纳其女为嫔。出为建威将军、东徐州刺史，转广陵王征东府长史，带齐郡内史。卒于鸿胪少卿，谥曰简。

子希俊，未官而亡。

子道育，武定中，开封太守。

希俊弟幼儒，好学修谨，时望甚优。丞相、高阳王雍以女妻之。历尚书郎、通直郎、司州别驾，有当官之称。卒，赠散骑常侍、安东将军、兖州刺史，谥景。幼儒亡后，妻淫荡凶悖，肆行无礼。子敬道、敬德，并亦不才，俱走于关右。幼儒从兄伯猷每谓所亲曰：“从弟人才，足为令德，不幸得如此妇，今死复重死，可为悲叹。”

胤伯弟平城，太尉谘议。广陵王羽纳其女为妃。出为东平原太守。性清狂使酒，为政贪残。卒，赠征虏将军、南青州刺史。

长子伯猷，博学有文才，早知名。举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参军，转太学博士，领殿中御史。与当时名胜，咸申游款。肃宗释奠，诏伯猷录义。安丰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为行台郎中。事宁还都，迁尚书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军功赐爵阳武子。稍迁散骑常侍、平东将军。前废帝初，以舅氏超授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久之，为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护军将军。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骑常侍使于萧衍。前后使人，萧衍令其侯王于马射之日宴对申礼。伯猷之行，衍令其领军将军臧盾与之相接。议者以此贬之。使还，除骠骑将军、南青州刺史。在州贪恹，妻安丰王

元延明女，专为聚敛，货贿公行，润及亲戚。户口逃散，邑落空虚。乃诬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资财，尽以入己，诛其丈夫，妇女配没。百姓怨苦，声闻四方。为御史纠劾，死罪数十条，遇赦免，因以顿废。齐文襄王作相，每诫厉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为谕。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赠骠骑大将军、中书监、兖州刺史。

伯猷弟仲衡，武定中，仪同开府中郎。

仲衡弟辑之，解褐奉朝请，领侍御史，以军功赐爵城皋男。稍迁黎阳太守。属元颢入洛，令其舅范遵镇守滑台，与辑之隔岸相对。遵潜军夜渡，规欲掩袭，辑之率厉城民，拒河击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别驾。寻转司空长史，迁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孝静初，除征南将军、东济北太守，带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时年四十九。赠都督北豫梁二州诸军事、骠骑将军、度支尚书、北豫州刺史。

辑之弟怀孝，武定中，司徒谘议。

洞林子敬叔，司州都官从事、荥阳邑中正、濮阳太守。坐贪秽除名。

子籍，字承宗。徐州平东府长史。

籍弟琼，字祖珍，有强干之称。自太尉谘议为范阳太守，治颇有声。卒，赠太常少卿。孝昌中，弟俨宠要，重赠安东将军、青州刺史。琼兄弟雍睦，其诸娣姒亦咸相亲爱，闺门之内有无相通，为时人所称美。子道邕，歿关西。俨事在《恩幸传》。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俨之势，除卫尉少卿，寻迁左将军、瀛州刺史。时葛荣寇窃河北，州城沦陷，不获之镇。寻除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又迁卫将军、右光禄大夫。永熙中卒。赠骠骑将军、冀州刺史，重赠尚书左仆射，谥曰贞。

长子子贞，司空掾。迁从事中郎、南兖州开府司马。

子贞弟子湛，齐济二州长史、光禄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东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护，武定中，司空户曹参军。

叔夜子伯夏，司徒谘议、东莱太守。卒，赠冠军将军、太常少卿、青州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军将军、镇远将军。卒，赠平东将军、徐州刺史。

弟豪，长水校尉、东平原太守。

伯夏弟谨，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宾，历尚书郎、员外常侍，稍迁至左光禄大夫。卒。

连山，性严暴，挝搯僮仆，酷过人理。父子一时为奴所害，断首投马槽下，乘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骁勇善骑射，披发率村义，驰骑追之，及于河。奴乘马投水，思明止将从不听放矢，乃自射之，一发而中，落马随流，众人擒执至家，齧而杀之。思明及弟思和，并以武功自效。思明至骁骑将军、直阁将军，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边。会赦，卒于家。后赠冠军将军、济州刺史。

子先护，少有武干。解褐员外郎，转通直郎。庄帝之居藩也，先护深自结托。及尔朱荣称兵向洛，灵太后令先护与郑季明等固守河梁，先护闻庄帝即位于河北，遂开门纳荣。以功封平昌县开国侯，邑七百户。转通常侍，加镇北将军。寻除前将军、广州刺史、假平南将军、当州都督。时妖贼刘举于濮阳起逆，诏先护以本官为东道都督讨举。平之，还镇。后元颢入洛，庄帝北巡，先护据州起义兵，不受颢命。颢遣尚书令、临淮王彧率众讨之，先护出城拒战。庄帝还京，嘉其诚节，除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襄广二州诸军事、镇南将军，刺史如故，进爵

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户。寻转征西将军、东雍州刺史、假车骑将军、当州都督，常侍如故。未之任，又转都督二豫东雍三州诸军事、征东将军、豫州刺史，余官如故。又兼尚书右仆射、二豫郢颖四州行台。寻除车骑将军、左卫将军。及尔朱荣死，徐州刺史尔朱仲远拥兵向洛，前至东郡。诸军出讨，不能制之。乃诏先护以本官假骠骑将军、大都督，领所部与行台杨昱同讨之。庄帝又遣都督贺拔胜讨仲远，胜于陈降贼，战士离心。寻闻京师不守，先护部众逃散，遂窜伏于南境。前废帝初，仲远遣人招诱之，既出而害焉。出帝时，赠持节、都督青齐济兖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开国如故。

思和，历太尉中兵参军。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业，通直郎。出帝时，坐事赐死。

子彬，武定末，齐王相国中兵参军。

思和弟季长，太学博士。卒。

子乔，历司州治中、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

羲叔父简，简孙尚，壮健有将略。屡为统军，东西征讨，以军功赐爵汝阳男。历位尚书郎、步兵校尉、骠骑将军，迁辅国将军、太尉司马。出为济州刺史，将军如故。为政宽简，百姓安之。卒，赠本将军、豫州刺史，谥曰惠。

子贵宾，袭。解褐北海王国常侍，员外散骑侍郎，稍迁尚书金部郎。以公坐免官。久之，兼太尉属。卒，赠征虏将军、荆州刺史。

子景裕，袭。武定末，仪同开府行参军。

贵宾弟次珍，卒于员外常侍。赠安东将军、光州刺史。

贵宾异母弟大倪、小倪，皆粗险薄行，好为劫盗，侵暴乡里，百姓毒患之。普泰中，并为尔朱仲远所杀。

尚从父兄云，字道汉。历雁门、濮阳二郡，贪秽狼籍。肃

宗时，纳贿刘腾，得为龙骧将军、安州刺史。坐迁举受财，为御史所纠，因暴病卒。

云从父兄子敬宾，自秘书郎稍迁辅国将军、中散大夫、魏郡太守、金紫光禄大夫。

子士渊，司空行参军。

羲从父兄德玄。显祖初，自淮南内附，拜荥阳太守。

子颖考，太和中，复为荥阳太守。卒，赠冠军将军、豫州刺史、开封侯，谥曰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与弟祖育同伏法。永安中，特追赠平东将军、齐州刺史。

子士机，性识不周，多有短失。历散骑侍郎、司空从事中郎、中书郎。卒。

子道廕，武定末，开府行参军。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赠平东将军、豫州刺史。

祖育弟仲明，奉朝请，稍迁太尉属。以公强当世，为从弟俨所昵，除荥阳太守。俨虑世难，欲以东道托之。建义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阴。俨后归之，欲与起兵，寻为城民所杀。

仲明兄洪健，李冲女婿。建义初，庄帝以仲明舅氏之亲，其弟与谋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国之意，乃追封安平县开国侯，邑七百户，赠侍中、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雍州刺史。

长子道门，仲明初谋起义，令道门说大都督李叔仁于大梁。叔仁始欲同举，后闻庄帝已立，叔仁子拔江乃斩道门。建义中，特赠立节将军、瓜州刺史。

道门弟孝邕，袭。天保初，爵随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参军、员外常侍。卒，赠散骑常侍、抚军将军、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释褐太学博士。正光中，谯郡太守，带涡阳戍主。频为萧衍遣将攻围，兵粮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封安德县开国伯，邑七百户。累迁平东将军、光禄少卿。武泰中，潜通尔朱荣，谋奉庄帝。及在河阳，遂为乱兵所害。事宁，追封南颍川郡开国公，食邑千五百户，赠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昌，袭。武定末，司徒城局参军。天保初，爵随例降。

崔辩，字神通，博陵安平人。学涉经史，威仪整峻。显祖征拜中书博士、散骑侍郎、平远将军、武邑太守。政事之余，专以劝学为务。年六十二，卒。赠安南将军、定州刺史，谥曰恭。

长子景俊，梗正有高风，好古博涉。以经明行修，征拜中书博士。历侍御史、主文中散。受敕接萧贲使萧琛、范云，高祖赐名为逸。后为员外散骑侍郎，与著作郎韩兴宗参定朝仪。雅为高祖所知重，迁国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诏独进。博士特命，自逸始。转通直散骑常侍、廷尉少卿。卒，朝廷悼惜之，赠以本官。

子巨伦，字孝宗。幼孤。及长，历涉经史，有文学武艺。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镇北府墨曹参军、太尉记室参军。叔楷为殷州，巨伦仍为长史、北道别将。在州陷贼，敛恤亡存，为贼所义。葛荣闻其才名，欲用为黄门侍郎。巨伦心恶之。至五月五日，会集官僚，令巨伦赋诗，巨伦乃曰：“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便呀欲死，牛复吐出舌。”以引自晦，获免。未几，潜结死士数人，夜中南走，逢贼游骑数百，俱恐不济。巨伦曰：“宁南死一寸，岂北生一尺也！”便欺贼曰：“吾受敕而行。”贼不信，共薰火观敕。火未燃，巨伦手刃贼帅，余人因与奋击，杀伤数十人，贼乃四溃，得马数匹而去。夜阴失道，

惟看佛塔户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节、别将北讨。初，楷丧之始，巨伦收殡仓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殡，并窃家口以归。寻授国子博士。

庄帝即位，假节、中坚将军、东濮阳太守，假征虏将军、别将。时河北纷梗，人士避贼，多住郡界，岁俭饥乏，巨伦倾资贍恤，务相全济，时类高之。元颢入洛，据郡不从。庄帝还宫，行西兖州事，封渔阳县开国男，邑二百户，寻除光禄大夫。三年卒，时年四十四。

子武，袭。武定中，怀州卫军府录事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初，巨伦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笃，闻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崔氏与翼书诗数十首，辞理可观。

逸弟模，字叔轨。身長八尺，围亦如之。出后其叔。雅有志度。起家奉朝请，历太尉祭酒、尚书金部郎中、太尉主簿，转中郎，迁太子家令。以公事免。神龟中，诏复本资，除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出除鲁阳太守。正光二年，襄阳民密求款附，诏模为别将，隶淮南王世遵，率众赴之。事觉，模焚襄阳邑郭而还。坐不克，免官。及萧宝夤讨关陇，引模为西征别将，屡有战功，除持节、光禄大夫、都督别道诸军事，加安东将军。万俟丑奴遣将郝虎南侵，模攻破其营，擒虎。以功封槐里县开国伯，邑五百户。于时将督败歿者多，模挫敌持重，号为名将。后假征东将军、行岐州事。未几，击贼入深，没于陈。赠抚军将军、相州刺史。永熙中，追录前勋，又赠都督定相冀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护。

模弟楷，字季则。美风望，性刚梗，有当世干具。释褐奉

朝请、员外散骑侍郎、广平王怀文学。正始中，以王国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与杨昱以数谏获免。后为尚书左主客郎中、伏波将军、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将。以党附高肇，为中尉所劾，事在《高聪传》。楷性严烈，能摧挫豪强，故时人语曰：“莫行庶都买反

解孤楷反

，付崔楷。”

于时冀定数州，频遭水害。楷上疏曰：

臣闻有国有家者，莫不以万姓为心。故矜伤轸于造次，求瘼结于寢兴。黎民阻饥，唐尧致叹；众庶斯谨，帝乙罪己。良以为政与农，实系民命。水旱缘兹以得济，夷险用此而获安。顷东北数州，频年淫雨，长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陆连涛，原隰过望，弥漫不已，泛滥为灾。户无担石之储，家有藜藿之色。华壤膏腴，变为舄鹵；菽麦禾黍，化作藿蒲。斯用痛心徘徊，潜然伫立也。

昔洪水为害四载，流于《夏书》；九土既平攸同，纪自《虞诰》。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劳，日昃忘餐，宵分废寝。伏惟皇魏，握图临宇，总契裁极，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阶棘路，实维英哲，虎门、麟阁，实曰贤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无岁不饥；幽瀛川河，频年泛滥。岂是阳九厄会，百六钟期，故以人事而然，非为运极。昔魏国咸舄，史起晒之；兹地荒芜，臣实为耻。不揆愚瞽，辄敢陈之。

计水之湊下，浸润无间，九河通塞，屡有变改，不可一准古法，皆循旧堤。何者？河决瓠子，梁楚几危；宣防既建，水还旧迹。十数年间，户口丰衍。又决屯氏，两川分流，东北数郡之地，仅得支存。及下通灵、鸣，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离，坟井毁灭。良由水大渠狭，更不开泻，众

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凿涓涔，分立堤埭，所在疏通，预决其路，令无停蹙。随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参功，务从便省。使地有金堤之坚，水有非常之备。钩连相注，多置水口，从河入海，远迤径过，泻其境瀉，泄此陂泽。九月农罢，量役计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县遣能工，麾画形势；郡发明使，筹察可否。审地推岸，辨其脉流；树板分崖，练厥从往。别使案检，分割是非，瞰睇川原，明审通塞。当境修治，不劳役远，终春自罢，未须久功。即以高下营田，因于水陆，水种秔稻，陆艺桑麻。必使室有久储，门丰余积。

其实上叶御灾之方，亦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伦。江淮之南，地势湾下，云雨阴霖，动弥旬月。遥途远运，惟用舟舳；南亩畚菑，微事耒耜。而众庶未为饑色，黔首罕有饥颜。岂天德不均，致地偏罚？故是地势异图，有兹丰馁。臣既乡居水际，目睹荒残，每思郑白，屡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诚丹款，实希效力，有心萤爝，乞暂施行。使数州士女，无废耕桑之业；圣世洪恩，有赈饥荒之士。鄴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诚，申于今日。

诏曰：“频年水旱为患，黎民阻饥，静言念之，晨不遑食，鉴此事条，深协在虑。但计画功广，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闻。”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诏还追罢。

久之，京兆王继为大将军西讨，引楷为司马。还，转后将军、广平太守。后葛荣转盛，诸将拒击，并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节、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兼尚书北道行台，寻转军司。未几，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为刺史，加后将军。楷至州，表曰：“窃惟殷州，地实四冲，居当五裂；西通长山，东渐巨野。顷国路康宁，四方有截，仍聚奸宄，桴鼓时鸣。况今天长丧乱，妖灾间起。定州逆虏，越趣北界；鄴下凶烬，蚕噬

腹心。两处犬羊，势足并合，城下之战，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属此屏捍，实思效力，以弱敌强，析骸煮弩，固此忠节。但基趾造创，庶事茫然，升储尺刃，聊自未有，虽欲竭诚，莫知攸济。谨列所须兵仗，请垂矜许。必当虎视一方，遏其侵轶，肃清境内，保全所委。”诏付外量，竟无所给。

葛荣自破章武、广阳二王之后，锋不可当。初，楷将之州，人咸劝留家口，单身述职。楷曰：“贪人之禄，忧人之事，如一身独往，朝廷谓吾有进退之计，将士又谁肯为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贼势已逼，或劝减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儿夜出。既而召僚属共论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胜兵，留之无益，去复何损。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将士之意，窃不足为疑。”楷曰：“国家岂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儿女，将谓吾心不固。亏忠全爱，臧获耻之，况吾荷国重寄也！”遂命追还。州既新立，了无御备之具。及贼来攻，楷率力抗拒，强弱势悬，每勒兵士抚厉之，莫不争奋，咸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爱一身！”速战半旬，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执节不屈，贼遂害之，时年五十一。长子士元举茂才，平州录事参军、假征虏将军、防城都督，随楷之州，州陷，亦战歿。楷兄弟父子，并死王事，朝野伤叹焉。赠使持节、散骑常侍、镇军将军、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赠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谦、士约，并歿关西。

士约弟士顺，仪同开府行参军。

士元息励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参军。

史臣曰：郑羲机识明悟，为时所许；懿兄弟风尚，俱有可观，故能并当荣遇，其济美矣。严祖秽薄，忝其家世。幼儒令

问促年，伯猷贿以败业，惜乎！崔辩器业著闻，位不远到。逸经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优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壮之烈，楷忠贞之操，杀身成义，临难如归。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列传第四十五

高祐·崔挺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勃海人也。本名禧，以与咸阳王同名，高祖赐名祐。司空允从祖弟也。祖展，慕容宝黄门郎，太祖平中山，内徙京师，卒于三都大官。父说，从世祖灭赫连昌，以功拜游击将军，赐爵南皮子。与崔浩共参著作，迁中书侍郎。转给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骑常侍、平东将军、蓼县侯，使高丽。卒，赠安南将军、冀州刺史、假沧水公，谥曰康。祐兄祚，袭爵，东青州刺史。

祐博涉书史，好文字杂说，材性通放，不拘小节。初拜中书学生，转博士、侍郎。以祐招下邵郡群贼之功，赐爵建康子。高宗末，兖州东郡吏获一异兽，献之京师，时人咸无识者。诏以问祐，祐曰：“此是三吴所出，厥名鲛鲤，余域率无。今我获之，吴楚之地，其有归国者乎？”又有人于零丘得玉印一以献。诏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书二字，文曰‘宋寿’。寿者，命也，我获其命，亦是归我之征。”显祖初，刘义隆子义阳王昶来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时谓祐言有验。

高祖拜秘书令。后与丞李彪等奏曰：“臣等闻典谟兴，话言所以光著；载籍作，成事所以昭扬。然则《尚书》者记言之体，《春秋》者录事之辞。寻览前志，斯皆言动之实录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备举。史官之体，文质不

同；立书之旨，随时有异。至若左氏，属词比事，两致并书，可谓存史意，而非全史体。逮司马迁、班固，皆博识大才，论叙今古，曲有条章，虽周达未兼，斯实前史之可言者也。至于后汉、魏、晋咸以放焉。惟圣朝创制上古，开基《长发》，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臣等疏陋，忝当史职，披览《国记》，窃有志焉。愚谓自王业始基，庶事草创，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迂固大体，令事类相从，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伏惟陛下先天开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曜二仪，惠和王度，声教之所渐洽，风译之所覃加，固已义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纪，然嘉符祲瑞，备臻于往时；洪功茂德，事萃于曩世。会稽伫玉牒之章，岱宗想石记之列。而秘府策勋，述美未尽。将令皇风大猷，或阙而不载；功臣懿绩，或遗而弗传。著作郎已下，请取有才用者，参造国书，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后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圣后之勋业，显于皇策。佐命忠贞之伦，纳言司直之士，咸以备著载籍矣。”高祖从之。

高祖从容问祐曰：“比水旱不调，五谷不熟，何以止灾而致丰稔？”祐对曰：“昔尧汤之运，不能去阳九之会。陛下道同前圣，其如小旱何？但当旌贤佐政，敬授民时，则灾消穰至矣。”又问止盗之方，祐曰：“昔宋钧树德，害兽不过其乡；卓茂善教，蝗虫不入其境。彼盗贼者，人也，苟训之有方，宁不易息。当须宰守贞良，则盗止矣。”祐又上疏云：“今之选举，不采职治之优劣，专简年劳之多少，斯非尽才之谓。宜停此薄艺，弃彼朽劳，唯才是举，则官方斯穆。又勋旧之臣，虽年勤可录，而才非抚人者，则可加之以爵赏，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谓王者可私人以财，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加给事中、冀州大中正，余如故。时李彪专统著作，祐为令，时相

关豫而已。

出为持节、辅国将军、西兖州刺史，假东光侯，镇滑台。祐以郡国虽有太学，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党立教学，村立小学。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听妇人寄舂取水。又设禁贼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盗发则连其坐。初虽似烦碎，后风化大行，寇盗止息。

转宋王刘昶傅。以昔参定律令之勤，赐帛五百匹、粟五百石、马一匹。昶以其官旧年耆，雅相祗重，妓妾之属，多以遗之。拜光禄大夫，傅如故。昶薨后，征为宗正卿，而祐留连彭城，久而不赴。于是尚书仆射李冲奏祐散逸淮徐，无事稽命，处刑三岁，以赎论。诏免卿任，还复光禄。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议谥曰炀侯，诏曰：“不遵上命曰‘灵’，可谥为灵。”

子和璧，字僧寿，有学问。中书博士。早卒。

和璧子颢，字门贤，学涉有时誉。自司空参军转员外郎，袭爵建康子，迁符玺郎中。出为冀州别驾，未之任，属刺史元愉据州反，世宗遣尚书李平为都督，率众讨之。平以颢彼州领袖，乃引为录事参军，仍领统军，军机取舍，多与参决。擒愉之后，别党千余人皆将伏法，颢以为拥逼之徒，前许原免，宜为表陈请。平从之，于是咸蒙全济。事定，颢仍述职。时军旅之后，因之饥馑，颢为纲纪，务存宽静，甚收时誉。寻加陵江将军。坐事免。久之，除镇远将军，迁辅国将军、中散大夫，转征虏将军，仍中散。卒，时年四十九。赠平东将军、沧州刺史，谥曰惠。

子德正，袭。武定中，黄门侍郎。

颢弟雅，字兴贤，有风度。自给事中稍迁司徒府录事参军、定州抚军府长史。卒，年三十四。天平中，追赠散骑常侍、平北将军、冀州刺史。

子德乾，早有令问。任城太守。卒。

雅弟谅，字修贤。少好学，多识强记，居丧以孝闻。太和末，京兆王愉开府辟召，高祖妙简行佐，谅与陇西李仲尚、赵郡李凤起等同时应选。稍迁太尉主簿、国子博士。正光中，加骁骑将军，为徐州行台。至彭城，属元法僧反叛，逼谅同之，谅不许，为法僧所害，时年四十一。朝廷痛惜之，赠左将军、沧州刺史。又下诏，以谅临危授命，诚节可重，复赠使持节、平北将军、幽州刺史，赠帛二百匹，优一子出身，谥曰忠侯。三子。长惠胜，武定中，司徒外兵参军。谅造亲《表谱录》四十许卷，自五世已下，内外曲尽。览者服其博记。

祐弟钦，幼随从叔济使于刘义隆，还为中书学生，迁秘书中散。年四十余，卒。

子法永，诸王从事中郎。亦早亡。

祐从父弟次同，永安末，抚军将军、定州刺史。

子乾邕，永熙中，司空公、长乐郡开国公。

乾邕弟敖曹，天平中，司徒公、京兆郡开国公。

崔挺，字双根，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赞，魏尚书仆射。五世祖洪，晋吏部尚书。父郁，濮阳太守。挺幼居丧尽礼。少敦学业，多所览究，推人爱士，州闾亲附焉。每四时与乡人父老书相存慰，辞旨款备，得者荣之。三世同居，门有礼让。于后频值饥年，家始分析，挺与弟振推让田宅旧资，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释卷。时谷余踊贵，乡人或有贍者，遗挺，辞让而受，仍亦散之贫困，不为畜积，故乡邑更钦叹焉。

举秀才，射策高第，拜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以工书，受敕于长安，书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赐爵泰昌子。转登闻令，迁典属国下大夫。以参议律令，赐布帛八百匹、谷八百石、马

牛各二。尚书李冲甚重之。高祖以挺女为嫔。太和十八年，大将军、宋王刘昶南镇彭城，诏假立义将军，为昶府长史，以疾辞免，乃以王肃为长史。其被寄遇如此。

后除昭武将军、光州刺史，威恩并著，风化大行。十九年，车驾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见，引谕优厚。又问挺治边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悦，谓挺曰：“别卿已来，倏焉二载。吾所缀文，已成一集，今当给卿副本，时可观之。”又顾谓侍臣曰：“拥旌者悉皆如此，吾何忧哉。”复还州。及散骑常侍张彝兼侍中巡行风俗，见挺政化之，谓挺曰：“彝受使省方，采察谣讼，入境观政，实愧清使之名。”州治旧掖城西北数里有斧山，峰岭高峻，北临沧海，南望岱岳，一邦游观之地也。挺于顶上欲营观宇，故老曰：“此岭秋夏之际，常有暴雨迅风，岩石尽落。相传云是龙道，恐此观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远之有？虬龙倏忽，岂唯一路乎！”遂营之。数年间，果无风雨之异。挺既代，即为风雹所毁，于后作，复寻坏，遂莫能立。众以为善化所感。

时以犯罪配边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门充役。挺上书，以为《周书》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恶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门。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岂不哀哉！辞甚雅切，高祖纳之。先是，州内少铁，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复铁官，公私有赖。诸州中正，本在论人；高祖将辨天下氏族，仍亦访定，乃遥授挺本州大中正。

掖县有人，年逾九十，板舆造州。自称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岛，垂六十岁。忻逢明治，今愿奉之。挺曰：“吾虽德谢古人，未能以玉为宝。”遣船随取，光润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即位，累表乞还。景明初见代，老幼泣涕追随，缣帛赠送，挺悉不纳。

散骑常侍赵脩得幸世宗，挺虽同州壤，未尝诣门。北海王详为司徒、录尚书事，以挺为司马，挺固辞不免。世人皆叹其屈，而挺处之夷然。于后详摄选，众人竞称考第，以求迁叙，挺终独无言。详曰：“崔光州考级并未加授，宜投一牒，当为申请。蘧伯玉耻独为君子，亦何故嘿然？”挺对曰：“阶级是圣朝大例，考课亦国之恆典。下官虽惭古贤不伐之美，至于自炫求进，窃以羞之。”详大相称叹。自为司马，详未曾呼名，常称州号，以示优礼。四年卒，时年五十九。其年冬，赠辅国将军、幽州刺史，谥曰景。光州故吏闻凶问，莫不悲感，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因寺，起八关斋，追奉冥福，其遗爱若此。

初，崔光之在贫贱也，挺贍遗衣食，常亲敬焉。又识邢峦、宋弁于童稚之中，并谓终当远致。世称其知人。历官二十余年，家资不益，食不重味，室无绮罗，闺门之内，雍雍如也。旧故多有赠贖，诸子推挺素心，一无所受。有子六人。

长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识，博学好文章。高祖召见，甚嗟赏之。李彪谓挺曰：“比见贤子谒帝，旨谕殊优，今当为群拜纪。”挺曰：“卿自欲善处人父子之间，然斯言吾所不敢闻也。”

司徒、彭城王勰板为行参军，后除著作郎，袭父爵。尚书令高肇亲宠权盛，子植除青州刺史，启孝芬为司马。后除司徒记室参军、司空属、定州大中正，长于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熙平中，澄奏地制八条，孝芬所参定也。在府久之，除龙骧将军、廷尉少卿。

孝昌初，萧衍遣将裴邃等寇淮南。诏行台郢道元、都督河间王琛讨之，停师城父，累月不进。敕孝芬持节赍齐库刀，催令赴接，贼退而还。荆州刺史李神俊为萧衍遣将攻围，诏加孝芬通直散骑常侍，以将军为荆州刺史，兼尚书、南道行台，领

军司，率诸将以援神俊，因代焉。于时，州郡内戍悉已陷没，且路由三亚，贼已先据。孝芬所统既少，不得径进，遂从弘农堰渠山道南入，遣弟孝直轻兵在前，出贼不意，贼便奔散，人还安堵。肃宗嘉劳之，并赉马及绵绢等物。

后以元义之党，与卢同、李奖等并除名，征还。又孝芬为廷尉之日，章武王融以赃货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及融为都督，北讨鲜于脩礼；于时孝芬弟孝演率勒宗从，避贼于博陵，郡城为贼攻陷，寻为贼所害。融乃密启，云：“孝演入贼为王。”遂见收捕，合家逃窜，遇赦乃出。

孝昌三年，萧衍将成景俊率众逼彭城，除孝芬宁朔将军、员外常侍、兼尚书右丞，为徐州行台。孝芬将发，入辞。灵太后谓孝芬曰：“卿女今事我儿，与卿便是亲旧，曾何相负？而内头元义车中，称此老嫗会须却之。”孝芬曰：“臣蒙国厚恩，义无斯语。假实有此，谁能得闻？若有闻知，此于元义亲密过臣远矣。乞对言者，足辨虚实。”灵太后怅然意解，乃有愧色。景俊筑栅造堰，谋断泗水以灌彭城。孝芬率大都督李叔仁、柴集等赴战，景俊等力屈退走。除孝芬安南将军、光禄大夫、兼尚书，为徐兖行台。

建义初，太山太守羊侃据郡反，远引南贼，围逼兖州。除孝芬散骑常侍、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仍兼尚书、东道行台。大都督刁宣驰往救援，与行台于暉接，至便围之。侃突围奔萧衍，余悉平定。

永安二年，庄帝闻元顥有内侵之计，敕孝芬南赴徐州。顥遂潜师向考城，擒大都督、济阴王暉业，乘胜径进，遣其后军都督侯暄守梁国城以为后援。孝芬勒诸将驰往围暄，恐顥遣援，乃急攻之，昼夜不息。五日，暄遂突出，擒斩之，俘其卒三千余人。庄帝还宫，授西兖州刺史，将军如故。孝芬久倦外役，

固辞不行，乃除太常卿。

普泰元年，南阳太守赵脩延袭据荆州城，囚刺史李琰之，招引南寇。除孝芬卫将军、荆州刺史，兼尚书、南道行台。又除都督三荆诸军事、车骑将军、假骠骑将军。孝芬已出次，改授散骑常侍、骠骑将军、西兖州刺史。太昌初，兼殿中尚书。寻除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仍尚书。后加仪同三司、兼吏部尚书。出帝入关，齐献武王至洛，与尚书辛雄、刘廐等并诛，时年五十。没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

孝芬博文口辩，善谈论，爱好后进，终日忻然，商榷古今，间以嘲谑，听者忘疲。所著文章数十篇。有子八人。

长子勉，字宣祖。颇涉史传，有几案才。正光初，除太学博士。庄帝之为御史中尉，启除侍御史。永安初，除建节将军、尚书右中兵郎中。后太尉、豫章王萧赞启为谏议参军，郎中如故。以举人失衷，为中尉高道穆奏免其官。普泰中，兼尚书左丞。勉善附会，世论以浮竞讥之。为尚书令尔朱世隆所亲待，而尚书郎魏季景尤为世隆知任，勉与季景内颇不穆。季景阴求右丞，夺勉所兼。世隆启用季景，勉遂怅快自失。寻除安南将军、光禄大夫、兼国子祭酒，典仪注。太昌初，除散骑常侍、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厢出入其家。被收之际，在外逃避。于后乃出，见齐献武王于晋阳，王劳抚之。天平末，王遣勉送勋贵妻子赴定州，因得还家。属母李氏丧亡，勉哀号过性，遇病卒，时年四十七。无子，弟宣度以子龙后之。

勉弟宣猷，司徒中郎，走于关西。

宣猷弟宣度，齐王仪同开府司马。

宣度弟宣轨，颇有才学，尚书考功郎中。与弟宣质、宣静、宣略，并死于晋阳。

孝芬弟孝暉，字敬业。少宽雅，早著长者之风。彭城王勰之临定州，辟为主簿。释褐冀州安东府外兵参军，历员外散骑侍郎、宁朔将军、员外散骑常侍。武泰初，蛮首李洪扇动诸蛮，诏孝暉持节为别将，隶都督李神轨讨平之。尔朱荣之害朝士，孝暉与弟孝直携家避难定陶。孝庄初，征拜通直散骑常侍，加征虏将军，寻除赵郡太守。郡经葛荣离乱之后，民户丧亡，六畜无遗，斗粟乃至数缣，民皆卖鬻儿女。夏椹大熟，孝暉劝民多收之。郡内无牛，教其人种。招抚遗散，先恩后威，一周之后，流民大至。兴立学校，亲加劝笃，百姓赖之。卒于郡，时年四十九。赠通直散骑常侍、平东将军、瀛州刺史，谥曰简。朝议谓为未申，复赠安北将军、定州刺史。

子昂，武定中，尚书左丞、兼度支尚书。

孝暉弟孝演，字则伯，出继伯父。性通率，美须髯，姿貌魁杰。少无宦情，沉浮乡里。河间王琛为定州刺史，以为治中。晚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参军，因罢归。及鲜于脩礼起逆，孝演率宗属保郡城，为贼攻陷。贼以孝演民望，恐移众心，乃害之，时年四十。无子，弟孝直以子士游为后。士游，仪同开府仓曹参军。

孝演弟孝直，字叔廉。身八尺，眉目疏朗。早有志尚，起家司空行参军。寻为员外散骑侍郎、宣威将，仍以本官入领直后。转宁远将军、汝南王开府掾，领直寝。兄孝芬除荆州，诏孝直假征虏将军、别将，总羽林二千骑，与孝芬俱行。孝直潜师径进，贼遂破走。孝芬入城后，萧衍将曹义宗仍在马圈，鼓动顺阳蛮夷，缘边寇窃。孝直率众御之，贼皆退散。还转直阁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尔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宁，去职归乡里，劝督宗人，务行礼义。后除安东将军、光禄大夫。太昌中，又除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并辞不赴。宗亲劝孝直曰：

“荣华人之所愿，何故陆沉？”孝直不答。年五十八，卒于乡里，顾命诸子曰：“吾才疏效薄，于国无功。若朝廷复加赠谥，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则非吾子，敛以时服，祭勿杀生。”其子皆遵行之。有四子。

长子士顺，仪同开府行参军。

孝直弟孝政，字季让。十岁，挺亡，号哭不绝，见者为之悲伤。操尚贞立，博洽经史，雅好辞赋；丧纪之礼，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执造。太尉、汝南王悦辟行参军。年四十九，卒。子岩，武定中，员外常侍。

孝芬兄弟孝义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恻，绝内蔬食，容貌损瘠，见者伤之。孝曄等奉孝芬尽恭顺之礼，坐食进退，孝芬不命则不敢也。鸡鸣而起，旦参颜色，一钱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须，聚对分给。诸妇亦相亲爱，有无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之后，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清，出入启覲，家事巨细，一以谘决。每兄弟出行，有获财物，尺寸已上，皆内李氏之库，四时分贻，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余岁。抚从弟宣伯、子朗，如同气焉。

挺弟振，字延根。少有学行，居家孝友，为宗族所称。自中书学生为秘书中散，在内谨敕，为高祖所知。出为冀州、咸阳王禧骠骑府司马，在任久之。太和二十年，迁建威将军、平阳太守。不拜，转高阳内史。高祖南讨，征兼尚书左丞，留京。振既才干被擢，当世以为荣。后改定职令，振本资惟拟五品，诏曰：“振在郡著绩，宜有褒升。”除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长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断，以明察称。河内太守陆琇与咸阳王禧同谋为逆，禧败事发，振穷治之。时琇内外亲党及当朝贵要咸为之言，振研核切至，终无纵缓，遂毙之于狱。其奉法如此。正始初，除龙骧将军、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绩。还朝，除河东

太守。永平中，卒于郡，时年五十九。赠本将军、南兖州刺史，谥曰定。振历官四十余载，考课恆为称职。议者善之。

长子宣伯，早丧。子劲，字仲括，骠骑参军。

宣伯弟子朗，美容貌，涉猎经史，少温厚有风尚。以军功起家襄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普泰中，从兄孝芬为荆州，请为车骑府司马。孝芬转西兖州，为骠骑府司马。太昌初，冠军将军、北徐州抚军府长史，固辞，不获免。兴和二年，中尉高仲密引为侍御史，寻加平西将军。武定中卒。子道纲。

挺从父弟元珍，释褐司徒行参军，稍迁司徒主簿、赵郡王幹开府属。景明中，荆州长史。久之，为司徒从事中郎，有公平称。后迁中散大夫，加征虏将军。正光末，山胡作逆，除平阳太守、假右将军，为别将以讨之，频破胡贼，郡内以安。武泰初，改郡为唐州，仍除元珍为刺史，加右将军。以破胡勋，赐爵凉城侯。尔朱荣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鹄取唐州。元珍与行台郟恽拒守不从，为子鹄所陷，被害。世咸痛之。子叔恭。

挺从父弟瑜之，字仲琏。少孤有学业。太和中，释褐奉朝请，广陵王羽常侍，累历蕃佐。入为司空功曹参军事、太尉主簿，迁冀州抚军府长史。后为扬州平东府长史，带南梁太守。萧衍义州刺史文僧明来降，瑜之迎接有勋，赐爵高邑男。孝昌初，除鸿胪少卿。三年卒，年五十六。赠平北将军、瀛州刺史。有三子。

长子孟舒，字长才，袭父爵。累迁平东将军、太中大夫。兴和中，除广平太守。卒，赠中军将军、殷州刺史，赠平东将军，谥曰康。

孟舒弟仲舒，武定末，鄴县令。

仲舒弟季舒，给事黄门侍郎。

挺从祖弟修和，州主簿。

子俭，字元恭。雅有器度。历太学博士，终于符玺郎中。

俭弟绪，字仲穆。定州抚军府法曹参军。绪小弟孝忠，侍御史、秘书郎。并有容貌，无他才识。

绪子子谦，尚书郎。

子谦弟子让，与侯景同反。子谦坐以囚执，遇病死于晋阳。子让弟子廉等并伏法。

修和弟敬邕，性长者，有干用。高祖时，自司徒主簿转尚书都官郎中，所在称职。迁太子步兵校尉。景明初，母忧去职。后中山王英南讨，引为都督府长史，加左中郎将，以功赐爵临淄男。迁龙骧将军、太府少卿，以本将军出除管州刺史。库莫奚国有马百匹因风入境，敬邕悉令送还，于是夷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虏将军、太中大夫。神龟中卒，年五十七。赠左将军、济州刺史，谥曰恭。

子子盛，袭爵。除奉朝请。

修和从弟接，字显宾。容貌魁伟，放迈自高，不拘常检。为中书博士、乐陵内史。雅为任城王澄所礼待。及澄为定州刺史，接了无民敬，王忻然容下之。后为冀州安东府司马，转乐陵太守。还乡而卒。

挺族子纂，字叔则，博学有文才。景明中，太学博士，转员外散骑侍郎、襄威将军。既不为时知，乃著《无谈子论》。后为给事中。延昌中，除梁州征虏府长史。熙平初，为宁远将军、廷尉正，每于大狱，多所据明，有当官之誉。时太原王静自廷尉监迁少卿，纂耻居其下，乃与静书，辞气抑扬，无上下之体。又启求解任，乃除左中郎将，领尚书三公郎中。未几，以公事免。后为洛阳令。正光中卒，年四十五。赠司徒左长史。凡所制文，多行于世。

长子史，武定末，仪同府长流参军。

纂兄穆，宽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子暹，武定末，度支尚书、兼右仆射。

纂弟融，字脩业。奉朝请。尚书令高肇出讨巴蜀，引为统军。还，除员外散骑侍郎。正光中，定州别驾。年四十二，卒。

子鸿翻，郡功曹。

纂从祖弟游，字延叔，少有风概。释褐奉朝请，稍迁太尉主簿。江州刺史陈伯之启为司马，还除奉车都尉。大都督、中山王英征义阳，引为录事参军，寻转司马。及英败于钟离，游坐徙秦州，久而得还。大将军高肇西征，引为统军，除步兵校尉，迁豫州征虏府长史；未几，除征虏将军、北赵郡太守，并有政绩。熙平末，转河东太守。郡有盐户，常供州郡为兵，子孙见丁从役，游矜其劳苦，乃表闻请听更代，郡内感之。太学旧在城内，游乃移置城南闲敞之处，亲自说经，当时学者莫不劝慕，号为良守。以本将军迁凉州刺史，以母忧解任。

正光中，起除右将军、南秦州刺史，因辞不免。先是，州人杨松柏、杨洛德兄弟数为反叛，游至州，深加招慰。松柏归款，引为主簿，稍以辞色诱之，兄弟俱至。松柏既州之豪帅，感游恩遇，奖谕群氏，咸来归款，且以过在前政，不复自疑。游乃因宴会，一时俱斩，于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杀刺史李彦，据州为逆。数日之后，游知必不安，谋欲出外，寻为城人韩祖香、孙㮮攻于州馆。游事窘，登楼慷慨悲叹，乃推下小女而杀之，义不为群小所辱也。寻为祖香等所执害，时年五十二。永安中，赠散骑侍郎、镇北将军、定州刺史。

子伏护，开府参军。

史臣曰：高祐学业优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风，门旧不隕。诸子经传之器，加有舍生之节。崔挺兄弟，风操高亮，怀文抱

质，历事著称，见重于朝野，继世承家，门族并著，盖所谓彼有人焉。

列传第四十六

杨播

杨播，字延庆，自云恆农华阴人也。高祖结，仕慕容氏，卒于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时归国，卒于上谷太守。祖真，河内、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兴末为广平太守，有称绩。高祖南巡，吏人颂之，加宁远将军，赐帛三百匹。征为选部给事中，有公平之誉。除安南将军、洛州刺史，未之任而卒。赠以本官，加弘农公，谥曰简。

播本字元休，太和中，高祖赐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整，奉养尽礼。擢为中散，累迁给事，领中起部曹。以外亲，优赐亟加，前后万计。进北部给事中。诏播巡行北边，高祖亲送及户，戒以军略。未几，除龙骧将军、员外常侍，转卫尉少卿，常侍如故。与阳平王颐等出漠北击蠕蠕，大获而还。高祖嘉其勋，赐奴婢十口。迁武卫将军，复击蠕蠕，至居然山而还。

除左将军，寻假前将军。随车驾南讨，至钟离。师回，诏播领步卒三千、骑五百为众军殿。时春水初长，贼众大至，舟舰塞川。播以诸军渡淮未讫，严陈南岸，身自居后。诸军渡尽，贼众遂集，于是围播。乃为圆陈以御之，身自搏击，斩杀甚多。相拒再宿，军人食尽，贼围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既无舟船，不得救援。水势稍减，播领精骑三百，历其舟船，大呼曰：“今

我欲渡，能战者来！”贼莫敢动，遂拥众而济。高祖甚壮之，赐爵华阴子，寻除右卫将军。

后从驾讨崔慧景、萧衍于邓城，破之，进号平东将军。时车驾耀威沔水，上巳设宴，高祖与中军、彭城王勰赌射，左卫元遥在勰朋内，而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筹限已满。高祖曰：“左卫筹足，右卫不得不解。”播对曰：“仰恃圣恩，庶几必争。”于是弯弓而发，其箭正中。高祖笑曰：“养由基之妙，何复过是。”遂举卮酒以赐播曰：“古人酒以养病，朕今赏卿之能，可谓今古之殊也。”从到悬瓠，除太府卿，进爵为伯。

景明初，兼侍中，使恆州，贍恤寒乏。转左卫将军。出除安北将军、并州刺史，固辞，乃授安西将军、华州刺史。至州借民田，为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年，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诉积年，至熙平中乃赠镇西将军、雍州刺史，并复其爵，谥曰壮。

侃，字士业。颇爱琴书，尤好计画。时播一门，贵满朝廷，兒侄早通，而侃独不交游，公卿罕有识者。亲朋劝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忧晚岁？但恨无才具耳。”年三十一，袭爵华阴伯。释褐太尉、汝南王悦骑兵参军。扬州刺史长孙稚请为录事参军。萧衍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规相掩袭，密购寿春郭人李瓜花、袁建等令为内应。邃已纂勒兵士，有期日矣，而虑寿春疑觉，遂谬移云：“魏始于马头置戍，如闻复欲修白捺旧城。若尔，便稍相侵逼，此亦须营欧阳，设交境之备。今板卒已集，唯听信还。”佐僚咸欲以实答之，云无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胜。邃好小黠，今集兵遣移，虚构是言，得无有别图也？”稚深悟之，乃云：“录事可造移报。”侃移曰：“彼之纂兵，想别有意，何为妄构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谓秦无人也。”邃得移，谓已知觉，便尔散

兵。瓜花等以期契不会，便相告发，伏辜者十数家。遂后竟袭寿春，入罗城而退。遂列营于黎浆、梁城，日夕钞掠。稚乃奏侃为统军。

侃叔椿为雍州刺史，又请为其府录事参军，带长安令，府州之务多所委决。及萧宝夤等军败，北地功曹毛洪宾据郡引寇，抄掠渭北。侃启椿自出讨之。遂购募战士，信宿之间得三千余人，衔枚夜进，至冯翊郡西。贼见大军卒至，众情离解，洪宾遂通书送质，乞求自效。于是擒送宿勤明达兄子贼署南平王乌过仁。

后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尚书仆射长孙稚讨之，除侃镇远将军、谏议大夫，为稚行台左丞。寻转通直散骑常侍。军次弘农，侃白稚曰：“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挟关为垒，胜负之理，久而无决。岂才雄相类，算略抗行，当以河山险阻，难用智力。今贼守潼关，全据形胜，纵曹操更出，亦无所骋奇。必须北取蒲坂，飞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斗心，华州之围可不战而解，潼关之贼必望风溃散。诸处既平，长安自克。愚计可录，请为明公前驱。”稚曰：“薛脩义已围河东，薛凤贤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孙停师虞坂，久不能进，虽有此计，犹用为疑。”侃曰：“珍孙本行陈一夫，因缘进达，可为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帅之任，处分三军，精神乱矣，宁堪围贼？河东治在蒲坂，西带河湄，所部之民，多在东境。脩义驱率壮勇，西围郡邑，父老妻弱，尚保旧村，若率众一临，方寸各乱，人人思归，则郡围自解。不战而胜，昭然在目。”稚从之，令其子彦等领骑与侃于弘农北渡。所领悉是骑士，习于野战，未可攻城，便据石锥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军于此，以待步卒，兼观民情向背，然后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候台军举烽火，各亦应之，以明降款。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须殄戮，

赏赉军士。”民遂转相告报，未实降者，亦诈举烽，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里内。围城之寇，不测所以，各自散归，脩义亦即逃遁。长安平，侃颇有力。

建义初，除冠军将军、东雍州刺史。其年州罢，除中散大夫，为都督，镇潼关。还朝，除右将军、岐州刺史。属元颢内逼，诏以本官假抚军将军为都督，率众镇大梁。未发，诏行北中郎将。孝庄徙御河北，执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随朕行，所累处大。卿可还洛，寄之后图。”侃曰：“此诚陛下曲恩，宁可以臣微族，顿废君臣之义。”固求陪从。至建州，叙行从功臣，自城阳王徽已下凡十人，并增三阶。以侃河梁之诚，特加四阶。侃固辞，乞同诸人，久乃见许。于是除镇军将军、度支尚书、兼给事黄门侍郎，敷西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

及车驾南还，颢令萧衍将陈庆之守北中城，自据南岸。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桥立效，尔朱荣率军赴之。及桥破，应接不果，皆为颢所屠灭。荣因怅然，将为还计，欲更图后举。侃曰：“未审明大王发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义士指来相应，为欲广申经略，宁复帝基乎？夫兵散而更合，疮愈而更战，持此收功，自古不少，岂可以一图不全，而众虑顿废。今事不果，乃是两贼相杀，则大王之利矣。若今即还，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发民村，惟多缚筏，间以舟楫，沿河广布，令数百里中，皆为渡势。首尾既远，颢复知防何处，一旦得渡，必立大功。”荣大笑曰：“黄门即奏行此计。”于是尔朱兆与侃等遂于马渚杨南渡，破颢子领军将军冠受，擒之。颢便南走。车驾入都，侃解尚书、正黄门，加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以济河之功，进爵济北郡开国公，增邑五百户，复除其长子师冲为秘书郎。

时所用钱，人多私铸，稍就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侃奏曰：“昔马援至陇西，尝上书求复五铢钱，事下三府，不许。及援征入为虎贲中郎，亲对光武申释其趣，事始施行。臣顷在雍州，亦表陈其事，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书，八座不许。以今况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经御披析。”侃乃随事剖辨，孝庄从之。乃铸五铢钱，如侃所奏。

万俟丑奴陷东秦，遂围岐州，扇诱巴蜀。大都督尔朱天光率众西伐，诏侃以本官使持节、兼尚书仆射，为关右慰劳大使。还朝，除侍中，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

庄帝将图尔朱荣也，侃与其内弟李晞、城阳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预密谋。尔朱兆之入洛也，侃时休沐，遂得潜窜，归于华阴。普泰初，天光在关西，遣侃子妇父韦义远招慰之，立盟许恕其罪。侃从兄昱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歿，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为天光所害。太昌初，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纯陀，袭。

播弟椿，字延寿，本字仲考，太和中与播俱蒙高祖赐改。性宽谨。初拜中散、典御厩曹。以端慎小心，专司医药，迁内给事，与兄播并侍禁闱。又领兰台行职，改授中部曹，析讼公正，高祖嘉之。及文明太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进谏曰：“陛下至性，孝过有虞，居哀五朝，水浆不御，群下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业，临万国之重，岂可同匹夫之节，以取僵仆。且圣人之礼，毁不灭性，纵陛下欲自贤于万代，其若宗庙何！”高祖感其言，乃一进粥。转授宫舆曹少卿，加给事中。

出为安远将军、豫州刺史。高祖自洛向豫，幸其州馆信宿，赐马十匹、缣千匹。迁冠军将军、济州刺史。高祖自钟离趣鄴，

至碣碣，幸其州馆，又赐马二匹、缣千五百匹。坐为平原太守崔敞所讼，廷尉论辄收市利，费用官炭，免官。后降为宁朔将军、梁州刺史。

初，武兴王杨集始为杨灵珍所破，降于萧鸾。至是，率贼万余自汉中而北，规复旧土。椿领步骑五千出顿下辨，贻书集始，开以利害。集始执书对使者曰：“杨使君此书，除我心腹之疾。”遂领其部曲千余人来降。寻以母老，解还。后武都氏杨会反，假椿节、冠军将军、都督西征诸军事、行梁州刺史，与军司羊祉讨破之。于后梁州运粮，为群氏劫夺，诏椿兼征虜将军，持节招慰。寻以氏叛，拜光禄大夫、假平西将军、督征讨诸军事以讨之。还，兼太仆卿。

秦州羌吕苟兒、泾州屠各陈瞻等聚众反，诏椿为别将，隶安西将军元丽讨之。贼入陇，守蹊自固。或谋伏兵山径，断其出入，待粮尽而攻之；或云斩除山木，纵火焚之，然后进讨。椿曰：“并非计也。此本规盗，非有经略，自王师一至，无战不摧，所以深窜者，正避死耳。今宜勒三军，勿更侵掠，贼必谓我见险不前，心轻我军，然后掩其不备，可一举而平矣。”乃缓师不进，贼果出掠，乃以军中驴马饵之，不加讨逐。如是多日，阴简精卒，衔枚夜袭，斩瞻传首。入正太仆卿，加安东将军。

初，显祖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太和之末，叛走略尽，惟有一千余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镇将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诏许之，虑不从命，乃使椿持节往徙焉。椿以为徙之无益，上书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荒忽之人，羁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于荒服之间者，正以悦近来远，招附殊俗，亦以别华戎、异内外也。今新附者众，若旧者见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

土则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类，衣毛食肉，乐冬便寒。南土湿热，往必将尽。进失归伏之心，退非藩卫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后患。愚心所见，谓为不可。”时八座议不从，遂徙于济州，缘河居之。冀州元愉之难，果悉浮河赴贼，所在抄掠，如椿所策。

永平初，徐州城人成景俊以宿豫叛，诏椿率众四万讨之，不克而返。久之，除都督朔州抚冥武川怀朔三镇三道诸军事、平北将军、朔州刺史。在州，为廷尉奏椿前为太仆卿日，招引细人，盗种牧田三百四十顷，依律处刑五岁。尚书邢峦，据《正始别格》奏椿罪应除名为庶人，注籍盗门，同籍合门不仕。世宗以新律既班，不宜杂用旧制，诏依寺断，听以赎论。寻加抚军将军，入除都官尚书，监修白沟堤堰。复以本将军除定州刺史。

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然主帅如故，费禄不少。椿表罢四军，减其帅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户，年常发夫三千，草三百车，修补畦堰。椿以屯兵惟输此田课，更无徭役，及至闲月，即应修治，不容复劳百姓，椿亦表罢。朝廷从之。椿在州，因治黑山道余功，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为御史所劾，除名为庶人。

正光五年，除辅国将军、南秦州刺史。时南秦州反叛，路又阻塞，仍停长安。转授岐州，复除抚军将军、卫尉卿。转左卫将军，又兼尚书右仆射，驰驿诣并肆，赍绢三万匹，募召恆朔流民，拣充军士。不行。寻加卫将军，出除都督雍南豳二州诸军事、本将军、雍州刺史，又进号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萧宝夤、元恆芝诸军为贼所败，恆芝从渭北东渡，椿使追之，

不止。宝夤后至，留于逍遥园内，收集将士，犹得万余，由是三辅人心，颇得安帖。于时，泾岐及豳悉已陷贼，扶风以西，非复国有。椿乃鸠募内外，得七千余人，遣兄子录事参军侃率以防御。诏椿以本官加侍中、兼尚书右仆射为行台，节度关西诸将，其统内五品已下、郡县须有补用者，任即拟授。椿遇暴疾，频启乞解。诏许之，以萧宝夤代椿为刺史、行台。

椿还乡里，遇子昱将还京师，因谓曰：“当今雍州刺史亦不贤于萧宝夤，但其上佐，朝廷应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圣朝百虑之一失。且宝夤不藉刺史为荣，吾观其得州，喜悦不少。至于赏罚云为，不依常宪，恐有异心，关中可惜。汝今赴京，称吾此意，以启二圣，并白宰辅，更遣长史、司马、防城都督。欲安关中，正须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忧。”昱还，面启肃宗及灵太后，并不信纳。及宝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犹上表自理，称为椿父子所谤。诏复除椿都督雍岐南豳三州诸军事、本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讨蜀大都督。椿辞以老病，不行。

建义元年，迁司徒公。尔朱荣东讨葛荣，诏椿统众为后军，荣擒葛荣，乃止。永安初，进位太保、侍中，给后部鼓吹。元颢入洛，椿子征东将军昱出镇荥阳，为颢所擒。又椿弟顺为冀州刺史，顺子仲宣正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遁并从驾河北，为颢嫌疑。以椿家世显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时人助其忧怖，或有劝椿携家避祸。椿曰：“吾内外百口，何处逃窜？正当坐任运耳。”

庄帝还宫，椿每辞逊，不许。上书频乞归老，诏曰：“椿国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愿言致仕，顾怀旧德，是以未从。但告谒其烦，辞理弥固，以兹难夺，又所重违，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赐服一具、衣一袭、八尺床帐、几杖，

不朝，乘安车，驾驷马，给扶，传诏二人，仰所在郡县，时以礼存问安否。方乖询访，良用恍然。”椿奉诏于华林园，帝下御座执椿手流泪曰：“公，先帝旧臣，实为元老，今四方未宁，理须谘访。但高尚其志，决意不留，既难相违，深用凄怆。”椿亦嘘唏，欲拜，庄帝亲执不听。于是赐以绢布，给羽林卫送，群公百僚饯于城西张方桥。行路观者，莫不称叹。

椿临行，诫子孙曰：

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给田宅，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自尔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绝，禄恤甚多。至于亲姻知故，吉凶之际，必厚加赠襚；来往宾僚，必以酒肉饮食。是故亲姻朋友无憾焉。国家初，丈夫好服彩色。吾虽不记上谷翁时事，然记清河翁时服饰，恆见翁著布衣韦带，常约敕诸父曰：“汝等后世，脱若富贵于今日者，慎勿积金一斤、彩帛百匹已上，用为富也。”又不听治生求利，又不听与势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渐华好，吾是以知恭俭之德，渐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亦有过中不食，忍饥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也。又愿毕吾兄弟世，不异居、异财，汝等眼见，非为虚假。如闻汝等兄弟，时有别斋独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为贫贱，然居住舍宅不作壮丽华饰者，正虑汝等后世不贤，不能保守之，方为势家所夺。

北都时，朝法严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内职，兄在高祖左右，吾与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时口敕，责诸内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间传言构间者。吾兄弟自相诫曰：“今忝二圣近臣，母子间甚难，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纵被瞋责，慎勿轻言。”十余年中，不尝言一人罪过，当时大被嫌责。答曰：

“臣等非不闻人言，正恐不审，仰误圣听，是以不敢言。”于后终以不言蒙赏。及二圣间言语，终不敢辄尔传通。太和二十一年，吾从济州来朝，在清徽堂豫宴。高祖谓诸王、诸贵曰：“北京之日，太后严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论。和朕母子者唯杨椿兄弟。”遂举赐四兄及我酒。汝等脱若万一蒙时主知遇，宜深慎言语，不可轻论人恶也。

吾自惟文武才艺、门望姻援不胜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书，四历九卿，十为刺史，光禄大夫、仪同、开府、司徒、太保，津今复为司空者，正由忠贞，小心谨慎，口不尝论人过，无贵无贱，待之以礼，以是故至此耳。闻汝等学时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驱驰势门者，有轻论人恶者，及见贵胜则敬重之，见贫贱则慢易之，此人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来，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礼节，不为奢淫骄慢，假不胜人，足免尤谪，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气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满足之义，为一门法耳，非是苟求千载之名也。汝等能记吾言，百年之后，终无恨矣。

椿还华阴逾年。普泰元年七月，为尔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时人莫不冤痛之。太昌初，赠都督冀定殷相四州诸军事、太师、丞相、冀州刺史。

子昱，字元晷。起家广平王怀左常侍，怀好武事，数出游猎，昱每规谏。正始中，以京兆、广平二王国臣，多有纵恣，公行属请，于是诏御史中尉崔亮穷治之，伏法于都市者三十余人，其不死者悉除名为民。唯昱与博陵崔楷以忠谏得免。后除太学博士、员外散骑侍郎。

初，尚书令王肃除扬州刺史，出顿于洛阳东亭，朝贵毕集，诏令诸王送别，昱伯父播同在饯席。酒酣之后，广阳王嘉、北

海王详等与播论议竟理，播不为之屈。北海顾谓昱曰：“尊伯性刚，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对曰：“昱父道隆则从其隆，道湾则从其湾；伯父刚则不吐，柔亦不苟。”一坐叹其能言。肃曰：“非此郎，何得申二公之美也。”

延昌三年，以本官带詹事丞。于时，肃宗在怀抱之中，至于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宫僚闻知。昱谏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浅，备位宫臣，太子动止，宜令翼从。然自此以来，轻尔出入，进无二傅辅导之美，退阙群僚陪侍之式，非所谓示民轨仪，著君臣之义。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为后世法。”于是诏曰：“自今已后，若非朕手敕，勿令儿辄出。宫臣在直者，从至万岁门。”

久之，转太尉掾，兼中书舍人。灵太后尝从容谓昱曰：“今帝年幼，朕亲万机，然自薄德化不能感亲姻，在外不称人心，卿有所闻，慎勿讳隐。”昱于是奏扬州刺史李崇五车载货，恆州刺史杨钧造银食器十具，并饷领军元义。灵太后召义夫妻，泣而责之。义深恨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义之从祖父。舒早丧，有一男六女，及终丧而元氏频请别居。昱父椿乃集亲姻泣而谓曰：“我弟不幸早终，今男不婚，女未嫁，何匆匆便求离居？”不听。遂怀憾焉。神龟二年，瀛州民刘宣明谋反，事觉逃窜。义乃使和及元氏诬告昱藏隐宣明，云：“父定州刺史椿、叔华州刺史津，并送甲仗三百具，谋图不逞。”义又构成其事。乃遣左右御仗五百人，夜围昱宅而收之，并无所获。灵太后问其状，昱具对元氏遭衅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缚，和及元氏并处死刑，而义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元义之废太后，乃出昱为济阴内史。中山王熙起兵于鄴，义遣黄门卢同诣鄴刑熙，并穷党与。同希义旨，就郡锁昱赴鄴，讯百日，后乃还任。

孝昌初，除征虏将军、中书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时北镇饥民二十余万，诏昱为使，分散于冀、定、瀛三州就食。后贼围幽州，诏昱兼侍中，持节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随军监察。幽州围解。雍州蜀贼张映龙、姜神达知州内空虚，谋欲攻掩，刺史元脩义惧而请援，一日一夜，书移九通。都督李叔仁迟疑不赴。昱曰：“长安，关中基本。今大军顿在泾幽，与贼相对，若使长安不守，大军自然瓦散，此军虽往，有何益也！”遂与叔仁等俱进，于陈斩神达及诸贼四百许人，余悉奔散。诏以昱受旨催督，而顥军稽缓，遂免昱官。乃兼侍中催军。寻除征虏将军、泾州刺史。未几，昱父椿出为雍州刺史，征昱还，除吏部郎中、武卫将军，转北中郎将，加安东将军。及萧宝夤等败于关中，以昱兼七兵尚书、持节、假抚军将军、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贼失利而返。除度支尚书，转抚军、徐州刺史，寻除镇东将军、假车骑将军、东南道都督，又加散骑常侍。

后太山太守羊侃据郡南叛。萧衍遣将军王辩率众侵寇徐州，番郡人续灵珍受衍平北将军、番郡刺史，拥众一万，攻逼番城。昱遣别将刘馘击破之，临陈斩灵珍首，王辩退走。侃兄深，时为徐州行台，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鲋也见废，《春秋》贵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宜听朝旨。”不许群议。

还朝未几，属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征东将军、右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使持节、假车骑将军，为南道大都督，镇荣阳。顥既擒济阴王暉业，乘虚径进，大兵集于城下，遣其左卫刘业、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从，顥遂攻之。城陷，都督元恭，太守、西河王惊并逾城而走，俱被擒繫。昱与弟息五人，在门楼上，须臾顥至，执昱下城，面责昱曰：“杨昱，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负我，非我负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楼者，正虑乱兵耳。但恨八十老父，无人供养，负病黄泉，

求乞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颢乃拘之。明旦，颢将陈庆之、胡光等三百余人伏颢帐前，请曰：“陛下渡江三千里，无遗镞之费。昨日一朝杀伤五百余人，求乞杨昱以快意。”颢曰：“我在江东，尝闻梁主言，初下都日，袁昂为吴郡不降，称其忠节。奈何杀杨昱？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请。”于是斩昱下统帅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剖腹取心食之。颢既入洛，除昱名为民。

孝庄还宫，还复前官。及父椿辞老，请解官从养，诏不许。尔朱荣之死也，昱为东道行台，率众拒尔朱仲远。会尔朱兆入洛，昱还京师。后归乡里，亦为天光所害。太昌初，赠都督瀛定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孝邕，员外郎。走免，匿于蛮中，潜结渠帅，谋应齐献武王以诛尔朱氏。微服入洛，参伺机会。为人所告，世隆收付廷尉，掠杀之。

椿弟颖，字惠哲。本州别驾。

子叔良，武定中，新安太守。

颖弟顺，字延和，宽裕谨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请。累迁直阁将军、北中郎将、兼武卫将军、太仆卿。预立庄帝之功，封三门县开国公，食邑七百户。出为平北将军、冀州刺史，寻进号抚军将军。罢州还，遇害，年六十五。太昌初，赠都督相殷二州诸军事、太尉公、录尚书事、相州刺史。

子辩，字僧达。历通直常侍、平东将军、东雍州刺史。

辩弟仲宣，有风度才学。自奉朝请稍迁太尉掾、中书舍人、通直散骑侍郎、加镇远将军，赐爵弘农男。建义初，迁通直常侍。出为平西将军、正平太守，进爵为伯。在郡有能名，就加安西将军。还京之日，兄弟与父同遇害。辩，太昌初赠使持节、都督燕恆二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恆州刺史；仲宣，赠都督青光二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青州

刺史。

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时年九岁，牵挽兵人，谓曰：“欲害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断其臂，犹请死不止，遂先杀之。永熙初，赠汝阴太守。

仲宣弟测，朱衣直阁。亦同时见害。太昌中，赠都督平营二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吏部尚书、平州刺史。

测弟稚卿，太昌中，为尚书右丞，坐事死。

顺弟津，字罗汉，本名延祚，高祖赐名焉。少端谨，以器度见称。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时高祖冲幼，文明太后临朝。津曾久侍左右，忽咳逆失声，遂吐血数升，藏衣袖。太后闻声，阅而不见，问其故，具以实言。遂以敬慎见知，赐缣百匹。迁符玺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游，至于宗族姻表，罕相祗候。司徒冯诞与津少结交游，而津见其贵宠，每恆退避，及相招命，多辞疾不往。诞以为恨，而津逾远焉。人或谓之曰：“司徒，君之少旧，宜蒙进达，何遽自外也？”津曰：“为势家所厚，复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

转振威将军，领监曹奏事令。又为直寝，迁太子步兵校尉。高祖南征，以津为都督征南府长史，至悬瓠，征加直阁将军。后从驾济淮，司徒诞薨，高祖以津送柩还都。迁长水校尉，仍直阁。景明中，世宗游于北邙，津时陪从。太尉、咸阳王禧谋反，世宗驰入华林。时直阁中有同禧谋，皆在从限。及禧平，帝顾谓朝臣曰：“直阁半为逆党，非至忠者安能不预此谋？”因拜津左中郎将。迁骁骑将军，仍直阁。

出除征虏将军、岐州刺史。津巨细躬亲，孜孜不倦。有武功民，赍绢三匹，去城十里，为贼所劫。时有使者驰驿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状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马，在城东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家人，

可速收视。”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己子。于是遣骑追收，并绢俱获。自是阖境畏服。至于守令僚佐有渎货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书切责之。于是官属感厉，莫有犯法。以母忧去职。

延昌末，起为右将军、华州刺史，与兄播前后皆牧本州，当世荣之。先是，受调绢匹，度尺特长，在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输物，尤好者赐以杯酒而出；所输少劣，亦为受之，但无酒，以示其耻。于是人竞相劝，官调更胜旧日。还除北中郎将，带河内太守。太后疑津贰己，不欲使其处河山之要，转平北将军、肆州刺史，仍转并州刺史，将军如故。征拜右卫将军。

孝昌初，加散骑常侍，寻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镇扰乱，侵逼旧京，乃加津安北将军、假抚军将军、北道大都督、右卫，寻转左卫，加抚军将军。始津受命，出据灵丘，而贼帅鲜于修礼起于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师南赴。始至城下，营垒未立，而州军新败。津以贼既乘胜，士众劳疲，栅垒未安，不可拟敌；贼必夜至，则万无一全，欲移军入城，更图后举。刺史元固称贼既逼城，不可示弱，闭门不内。津挥刀欲斩门者，军乃得入城。贼果夜至，见栅空而去。其后，贼攻州城东面，已入罗城，刺史闭小城东门，城中骚扰，不敢出战。津欲御贼，长史许被守门不听，津手剑击被，不中，被乃走。津开门出战，斩贼帅一人，杀贼数百。贼退，人心少安。诏除卫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卫尉卿椿代为左卫。寻加镇军将军、讨虏都督，兼吏部尚书、北道行台。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钜鹿人赵略投书所致。及津之至，略举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还业。于是阖州愧服，远近称之。

时贼帅薛脩礼、杜洛周残掠州境。孤城独立，在两寇之间。

津贮积柴粟，修理战具，更营雉堞，贼每来攻，机械竞起。又于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广作地道，潜兵涌出，置炉铸铁，持以灌贼。贼遂相语曰：“不畏利槩坚城，唯畏杨公铁星。”津与贼帅元洪业及与贼中督将尉灵根、程杀鬼、潘法显等书，晓喻之，并授铁券，许以爵位，令图贼帅毛普贤。洪业等感悟，复书云：“今与诸人密议，欲杀普贤，愿公听之。又贼欲围城，正为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须尽杀，公若置之，恐纵敌为患矣。愿公察之。”津以城内北人虽是恶党，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杀，但收内子城防禁而已。将吏无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铁券二十枚委津分给，津随贼中首领，间行送之，脩礼、普贤颇亦由此而死。

既而，杜洛周围州城，津尽力捍守。诏加卫将军，封开国县侯，邑一千户，将士有功者任津科赏，兵民给复八年。葛荣以司徒说津，津大怒，斩其使以绝之。自受攻围，经涉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长子遁突围而出，诣蠕蠕主阿那 襄，令其讨贼。遁日夜泣谕，阿那 襄遣其从祖吐豆发率精骑一万南出，前锋已达广昌，贼防塞隘口，蠕蠕持疑，遂还。

津长史李裔引贼逾城。贼入转众，津苦战不敌，遂见拘执。洛周脱津衣服，置地牢下；数日，欲将烹之，诸贼还相谏止，遂得免害。津曾与裔相见，对诸贼帅以大义责之，辞泪俱发，裔大惭。典守者以相告，洛周弗之责也。及葛荣吞洛周，复为荣所拘守。荣破，始得还洛。

永安初，诏除津本将军、荆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当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诣阙固辞，竟不之任。二年，兼吏部尚书，又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仍除吏部。元颢内逼，庄帝将亲出讨，以津为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将军。未行，颢入。及颢败，津乃入宿殿中，扫洒宫掖，遣第二子逸封闭府库，各

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于北邙，流涕谢罪，帝深嘉慰之。寻以津为司空、加侍中。

尔朱荣死也，以津为都督并肆燕恆云朔显汾蔚九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兼尚书令、北道大行台、并州刺史，侍中、司空如故，委津以讨胡经略。津驰至鄴，手下唯羽林五百人，士马寡弱。始加招募，将从滏口而入。值尔朱兆等便已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议欲与津举城通款，津不从。以子逸既为光州刺史，兄子昱时为东道行台，鸬率部曲，在于梁沛，津规欲东转，更为方略。乃率轻骑，望于济州渡河，而尔朱仲远已陷东郡，所图不遂，乃还京师。普泰元年，亦遇害于洛，时年六十三。太昌初，赠都督秦华雍三州诸军事、大将军、太傅、雍州刺史，谥曰孝穆。将葬本乡，诏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津有六子。

长子遁，字山才。其家贵显，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澹退，年近三十，方为镇西府主簿。累迁尚书郎。庄帝北巡，奉诏慰劳山东。车驾入洛，除尚书左丞。又为光禄大夫，仍左丞。永安末，父津受委河北，兼黄门郎诣鄴，参行省事，寻迁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亦被害于洛，时年四十二。太昌初，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谥曰恭定。

遁弟逸，字遵道，有当世才度。起家员外散骑侍郎。以功赐爵华阴男，转给事中。父津在中山，为贼攻逼，逸请使于尔朱荣，征师赴救，诏许之。

建义初，庄帝犹在河阳，逸独往谒，帝特除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及朝士滥祸，帝益忧怖，诏逸昼夜陪侍，数日之内，常寝宿于御床前。帝曾夜中谓逸曰：“昨来举目，唯见异人。赖得卿，差以自慰。”

寻除吏部郎中，出为平西将军、南秦州刺史，加散骑常侍。

时年二十九，于时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除平东将军、光州刺史。逸折节绥抚，乃心民务，或日昃不食，夜分不寝。至于兵人从役，必亲自送之，或风日之中，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劳，逸曾无倦色。又法令严明，宽猛相济，于是合境肃然，莫敢干犯。时灾俭连岁，人多饿死，逸欲以仓粟赈给，而所司惧罪不敢。逸曰：“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假令以此获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后申表。右仆射元罗以下谓公储难阙，并执不许。尚书令、临淮王彧以为宜贷二万。诏听二万。逸既出粟之后，其老小残疾不能自存活者，又于州门煮粥饭之，将死而得济者以万数。帝闻而善之。逸为政爱人，尤憎豪猾，广设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粮，人或为设食者，虽在暗室，终不进，咸言“杨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绩尤美。

及其家祸，尔朱仲远遣使于州害之，时年三十二。吏人如丧亲戚，城邑村落，为营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绝。太昌初，赠都督豫郢二州诸军事、卫将军、尚书仆射、豫州刺史，谥曰贞。

逸弟谧，字遵智。辟太尉行参军，历员外散骑常侍，以功赐爵弘农伯、镇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卫将军。在晋阳，为尔朱兆所害。太昌初，赠骠骑将军、兖州刺史。

谧弟遵彦，武定中，吏部尚书、华阴县开国侯。

津弟暉，字延季。性雅厚，颇有文学。起家奉朝请，稍迁散骑侍郎、直阁将军、本州大中正、兼武卫将军、尚食典御。孝昌初，正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安南将军。庄帝初，遇害于河阴。赠卫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元让，武定末，尚书祠部郎中。

播家世纯厚，并敦义让，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刚毅。

椿、津恭谦，与人言，自称名字。兄弟旦则聚于 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 堂间，往往帟幔隔障，为寢息之所，时就休偃，还共谈笑。椿年老，曾他处醉归，津扶侍还室，仍假寐阁前，承候安否。椿、津年过六十，并登台鼎，而津尝旦暮参问，子侄罗列阶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饭，椿还，然后共食。食则津亲授匙箸，味皆先尝，椿命食，然后食。津为司空，于时府主皆引僚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须家兄裁之，何为见问？”初，津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时嘉味，辄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辄对之下泣。兄弟皆有孙，唯椿有曾孙，年十五六矣，椿常欲为之早娶，望见玄孙。自昱已下，率多学尚，时人莫不钦羨焉。一家之内，男女百口，总服同爨，庭无间言；魏世以来，唯有卢渊兄弟及播昆季，当世莫逮焉。

世隆等将害椿家，诬其为逆，奏请收治。前废帝不许，世隆复苦执，不得已，下诏付有司检闻。世隆遂遣步骑夜围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于华阴。东西两家，无少长皆遇祸，籍其家。世隆后乃奏云：“杨家实反，夜拒军人，遂尽格杀。”废帝惋恨久之，不言而已。知世隆纵擅，无如之何。永熙中，椿合家归葬华阴，众咸观而悲伤焉。

播族弟钧。祖暉，库部给事，稍迁洛州刺史。卒，赠弘农公，谥曰简。父恩，河间太守。钧颇有干用，自廷尉正为长水校尉、中垒将军、洛阳令。出除中山太守，入为司徒左长史。又除徐州、东荆州刺史，还为廷尉卿。拜恆州刺史，转怀朔镇将。所居以强济称。后为抚军将军、七兵尚书、北道行台。卒，赠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华州刺史。

长子暄，卒于尚书郎。

暄弟穆，华州别驾。

穆弟俭，宁远将军、顿丘太守。建义初，除太府少卿。寻为华州中正，加左将军。俭与元颢有旧，及颢入洛，受其位任。庄帝还宫，坐免。后以本将军、颍州刺史，寻加散骑常侍、平南将军，州罢不行。普泰初，除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永熙中，以大将军除北雍州刺史，仍陷关西。

俭弟宽，自宗正丞，建义初为通直散骑侍郎，领河南尹丞。稍迁散骑常侍、安东将军。永安二年，除中军将军、太府卿。后为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澄城县开国伯。太昌初，除给事黄门侍郎，寻加骠骑大将军，除华州大中正，监内典书事。坐事去官。永熙三年，兼武卫将军，又除黄门郎。随出帝入关西。俭、宽皆轻薄无行，为人流所鄙。

史臣曰：杨播兄弟，俱以忠毅谦谨，荷内外之任，公卿牧守，荣赫累朝，所谓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而言色恂恂，出于诚至，恭德慎行，为世师范，汉之万石家风、陈纪门法，所不过也。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积善之庆欤？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祸，报施之理，何相反哉！

列传第四十七

刘昶·萧宝夤·萧正表

刘昶，字休道，义隆第九子也。义隆时封义阳王。兄骏以为征北将军、徐州刺史、开府。及骏子子业立，昏狂肆暴，害其亲属，疑昶有异志。昶闻甚惧，遣典签虞法生表求入朝，以观其意。子业曰：“义阳与太宰谋反，我欲讨之，今知求还，甚善。”又屡诘法生：“义阳谋事，汝何故不启？”法生惧祸，走归彭城。昶欲袭建康，诸郡并不受命。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携妾吴氏作丈夫服，结义从六十余人，间行来降。在路多叛，随昶至者二十许人。

昶虽学不渊洽，略览子史，前后表启，皆其自制。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将军、驸马都尉，封丹阳王。岁余而公主薨，更尚建兴长公主。

皇兴中，刘彧遣其员外郎李丰来朝，显祖诏昶与彧书，为兄弟之戒。彧不答，责昶以母为其国妾，宜如春秋荀 对楚称外臣之礼。寻敕昶更与彧书。昶表曰：“臣植根南伪，托体不殊，秉旄作牧，职班台位。天厌子业，夷戮同体，背本归朝，事舍簪笏。臣弟彧废侄自立，彰于遐迩。孔怀之义难夺，为臣之典靡经，棠棣之咏可修，越敬之事未允。臣若改书，事为二敬；犹修往文，彼所不纳。伏愿圣慈，停臣今答。”朝廷从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复薨，更尚平阳长公主。

昶好犬马，爱武事。入国历纪，犹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呵詈童仆，音杂夷夏。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啮臂，至于痛伤，笑呼之声，闻于御听。高祖每优假之，不以怪问。至于陈奏本国事故，语及征役，则能敛容涕泗，悲动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恆，每至威忿，楚朴特苦，引待南士，礼多不足，缘此人怀畏避。

太和初，转内都坐大官。及萧道成杀刘准，时遣诸将南伐，诏昶曰：“卿识机体运，先觉而来。卿宗庙不复血食，朕闻斯问，矜忿兼怀。今遣大将军率南州甲卒，以伐逆竖，克荡凶丑，翦除民害。氛秽既清，即胙卿江南之士，以兴蕃业。”乃以本将军与诸将同行。路经徐州，哭拜其母旧堂，哀感从者。乃遍循故居，处处陨涕，左右亦莫不辛酸。及至军所，将欲临陈，四面拜诸将士，自陈家国灭亡，蒙朝廷慈覆，辞理切至，声气激扬，涕泗横流，三军咸为感叹。后昶恐雨水方降，表请还师，从之。又加仪同三司，领仪曹尚书。于时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忘。

高祖引见于宣文堂，昶启曰：“臣本国不造，私有虐政，不能废昏立德，扶定倾危，万里奔波，投厝皇阙，仰赖天慈，以存首领。然大耻未雪，痛愧缠心。属逢陛下厘校之始，愿垂曲恩，处臣边戍，招集遗人，以雪私耻。虽死之日，犹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投诚累纪，本邦湮灭，王者未能恤难矜灾，良以为愧。出蕃之日，请别当处分。”后以昶女为乡君。

高祖临宣文堂，见武兴王杨集始。既而引集始入宴，诏昶曰：“集始边方之酋，不足以当诸侯之礼。但王者不遗小国之臣，况此蕃垂之主，故劳公卿于此。”昶对曰：“陛下道化光被，自北而南，故巴汉之雄，远覲天阙。臣猥瞻盛礼，实忻嘉

遇。”高祖曰：“武兴、宕昌，于礼容并不闲备，向见集始，观其举动，有贤于弥承。”昶对曰：“陛下惠洽普天，泽流无外。武兴蕞尔，岂不食椹怀音。”

又为中书监。开建五等，封昶齐郡开国公，加宋王之号。十七年春，高祖临经武殿，大议南伐，语及刘、萧篡夺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因奏曰：“臣本朝沦丧，艰毒备罹，冀恃国灵，释臣私耻。”顿首拜谢。高祖亦为之流涕，礼之弥崇。萧贖雍州刺史曹虎之诈降也，诏昶以兵出义阳，无功而还。

十八年，除使持节、都督吴越楚彭城诸军事、大将军，固辞，诏不许，又赐布千匹。及发，高祖亲饯之，命百僚赋诗赠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赐昶。高祖因以所制文笔示之，谓昶曰：“时契胜残，事钟文业，虽则不学，欲罢不能。脱思一见，故以相示。虽无足味，聊复为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矣。其昔斋宇山池，并尚存立，昶更修缮，还处其中。不能绥边怀物，抚接义故，而闺门喧猥，内外奸杂，前民旧吏，莫不慨叹焉。豫营墓于彭城西南，与三公主同茔而异穴。发石累之，坟崩，压杀十余人。后复移改，为公私费害。

高祖南讨，昶候驾于行宫，高祖遣侍中迎劳之。昶讨萧昭业司州，虽屡破贼军，而义阳拒守不克，昶乃班师。十九年，高祖在彭城，昶至入见。昶曰：“臣奉敕专征，克殄凶丑，徒劳士马，久淹岁时，有损威灵，伏听斧钺。”高祖曰：“朕之此行，本无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吊民，宣威布德，二事既畅，不失本图。朕亦无克而还，岂但卿也。”

十月，昶朝于京师。高祖临光极堂大选。高祖曰：“朝因月旦，欲评魏典。夫典者，为国大纲，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则国治，不能则国乱。我国家昔在恆代，随时制作，非通世之长典。故自夏及秋，亲议条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

为不尔。何者？当今之世，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故令班镜九流，清一朝轨，使千载之后，我得仿像唐虞，卿等依俦元、凯。”昶对曰：“陛下光宅中区，惟新朝典，刊正九流为不朽之法，岂唯仿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高祖曰：“国家本来有一事可慨。可慨者何？恆无公言得失。今卿等各尽其心。人君患不能纳群下之谏，为臣患不能尽忠于主。朕今举一人，如有不可，卿等尽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识者，宜各举所知。朕当虚己延纳。若能如此，能举则受赏，不言则有罪。”

及论大将军，高祖曰：“刘昶即其人也。”后给班剑二十人。二十一年四月，薨于彭城，年六十二。高祖为之举哀，给温明秘器、钱百万、布五百匹、蜡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袭，赠假黄钺、太傅、领扬州刺史，加以殊礼，备九锡，给前后部羽葆鼓吹，依晋琅邪武王伫故事，谥曰明。

昶适子承绪，主所生也。少而尪疾。尚高祖妹彭城长公主，为驸马都尉。先昶卒，赠员外常侍。

长子文远，次辉，字重昌。并皆疏狂，昶深虑不能守其爵封。然辉犹小，未多罪过，乃以为世子，袭封。正始初，尚兰陵长公主，世宗第二姊也。拜员外常侍。公主颇严妒，辉尝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杀之。剖其孕子，节解，以草装实婢腹，裸以示辉。辉遂忿憾，疏薄公主。公主姊因入听讲，言其故于灵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恽穷其事。恽与高阳王雍、广平王怀奏其不和之状，无可为夫妇之理，请离婚，削除封位。太后从之。公主在宫周岁，高阳王及刘腾等皆为言于太后。太后虑其不改，未许之，雍等屡请不已，听复旧义。太后流涕送公主，诫令谨

护。正光初，辉又私淫张陈二氏女。公主更不检恶，主姑陈留公主共相扇奖，遂与辉复致忿争。辉推主堕床，手脚殴蹈，主遂伤胎，辉惧罪逃逸。灵太后召清河王怿决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宫，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为兵。公主因伤致薨，太后亲临恸哭，举哀太极东堂，出葬城西，太后亲送数里，尽哀而还。谓侍中崔光曰：“向哭所以过哀者，追念公主为辉顿辱非一，乃不关言，能为隐忍，古今宁有此！此所以痛之。”后执辉于河内之温县，幽于司州，将加死刑，会赦得免。三年，复其官爵，迁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四年，辉卒，家遂衰顿，无复可纪。

文远，历步兵校尉、前将军。景明初，为统军。在寿春，坐谋杀刺史王肃以寿春叛，事发伏法。

有通直郎刘武英者，太和十九年从淮南内附，自云刘裕弟长沙景王道怜之曾孙，赐爵建宁子，司徒外兵参军，稍转步兵校尉、游击将军，卒于河内太守。而昶不以为族亲也。

萧宝夤，字智亮，萧鸾第六子，宝卷母弟也。鸾之窃位，封宝夤建安王。宝卷立，以为车骑将军、开府，领石头戍军事。宝卷昏狂，其直后刘灵运等谋奉宝夤，密遣报宝夤，宝夤许之。遂迎宝夤，率石头文武向其台城，称警蹕，百姓随从者数百人。会日暮，城门闭，乃烧三尚及建业城，城上射杀数人，众乃奔散。宝夤弃车步走，部尉执送之，自列为人所逼，宝卷亦不罪责也。宝卷弟宝融僭立，以宝夤为卫将军、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阳王。

萧衍既克建业，杀其兄弟，将害宝夤，以兵守之，未至紧急。其家阍人颜文智与左右麻拱、黄神密计，穿墙夜出宝夤。具小船于江岸，脱本衣服，著乌布襦，腰系千许钱，潜赴江畔，蹑屣徒步，脚无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宝夤假为钓者，随流

上下十余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华文荣。文荣与其从子天龙、惠连等三人，弃家将宝夤遁匿山涧，赁驴乘之，昼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寿春之东城戍。戍主杜元伦推检知实萧氏子也，以礼延待，驰告扬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车马侍卫迎之。时年十六，徒步憔悴，见者以为掠卖生口也。澄待以客礼。乃请丧居斩衰之服，澄遣人晓示情礼，以丧兄之制，给其齐衰，宝夤从命。澄率官僚赴吊，宝夤居处有礼，不饮酒食肉，辍笑简言，一同极哀之节。寿春多其故义，皆受慰唁，唯不见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萧衍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

景明三年闰四月，诏曰：“萧宝夤深识机运，归诚有道，冒险履屯，投命绛阙，微子、陈韩亦曷以过也。可遣羽林监、领主书刘桃符诣彼迎接。其资生所需之物，及衣冠、车马、在京邸馆，付尚书悉令预备。”及至京师，世宗礼之甚重。伏诉阙下，请兵南伐，虽遇暴风大雨，终不暂移。

是年冬，萧衍江州刺史陈伯之与其长史褚胄等自寿春归降，请军立效。世宗以宝夤诚恳及伯之所陈，时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八座门下入议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节、都督东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丹阳郡开国公、齐王，配兵一万，令且据东城，待秋冬大举。宝夤明当拜命，其夜恸哭。至晨，备礼策授，赐车马什物，给虎贲五百人，事从丰厚，犹不及刘昶之优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壮勇，得数千人。以文智三人等为积弩将军，文荣等三人为强弩将军，并为军主。宝夤虽少羁流，而志性雅重，过期犹绝酒肉，惨形悴色，蔬食粗衣，未尝嬉笑。及被命当南伐，贵要多相凭托，门庭宾客若市，书记相寻，宝夤接对报复，不失其理。

正始元年三月，宝夤行达汝阴，东城已陷，遂停寿春之栖贤寺。值贼将姜庆真内侵，士民响附，围逼寿春，遂据外郭。

宝夤躬贯甲冑，率下击之，自四更交战，至明日申时，贼旅弥盛。宝夤以众寡无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国东门，率众力战，始破走之。当宝夤寿春之战，勇冠诸军，闻见者莫不壮之。七月，还京师，改封梁郡开国公，食邑八百户。

及中山王英南伐，宝夤又表求征。乃为使持节、镇东将军、别将以继英，配羽林、虎贲五百人。与英频破衍军，乘胜遂攻钟离。淮水泛滥，宝夤与英狼狈引退，士卒死没者十四五。有司奏宝夤守东桥不固，军败由之，处以极法。诏曰：“宝夤因难投诚，宜加矜贷，可恕死，免官削爵还第。”

寻尚南阳长公主，赐帛一千匹，并给礼具。公主有妇德，事宝夤尽肃雍之礼，虽好合积年，而敬事不替。宝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宾，自非太妃疾笃，未曾归休。宝夤器性温顺，自处以礼，奉敬公主，内外谐穆，清河王恠亲而重之。

永平四年，卢昶克萧衍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骥守之。衍遣师攻文骥，卢昶督众军救之，诏宝夤为使持节、假安南将军、别将，长驱往赴，受卢昶节度。赐帛三百匹，世宗于东堂饯之。诏曰：“萧衍送死，连兵再离寒暑。卿忠规内挺，孝诚外亮，必欲鞭尸吴墓，戮衍江阴，故授卿以总统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规，宜其勉欤？”宝夤对曰：“仇耻未复，枕戈俟旦，虽无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今仰仗神谋，俯厉将帅，誓必拉彼奸勍，以清王略。圣泽下临，不胜悲荷。”因泣涕横流，哽咽良久。于后，卢昶军败，唯宝夤全师而归。

延昌初，除安东将军、瀛州刺史，复其齐王。四年，迁抚军将军、冀州刺史。及大乘贼起，宝夤遣军讨之，频为贼破。台军至，乃灭之。灵太后临朝，还京师。

萧衍遣其将康绚于浮山堰淮以灌扬徐。除宝夤使持节、都

督东讨诸军事、镇东将军以讨之。寻复封梁郡开国公，寄食济州之濮阳。熙平初，贼堰既成，淮水滥溢，将为扬徐之患；宝夤于堰上流，更凿新渠，引注淮泽，水乃小减。乃遣轻车将军刘智文、虎威将军刘延宗率壮士千余，夜渡淮，烧其竹木营聚，破贼三垒，杀获数千人，斩其直阁将军王升明而还，火数日不灭。衍将垣孟孙、张僧副等水军三千，渡淮，北攻统军吕叵。宝夤遣府司马元达、统军魏续年等赴击，破之，孟孙等奔退。乃授左光禄大夫、殿中尚书。宝夤又遣军主周恭叔率壮士数百，夜渡淮南，焚贼徐州刺史张豹子等十一营，贼众惊扰，自杀害者甚众。宝夤还京师，又除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荆口东洛三州诸军事、卫将军、荆州刺史。不行，复为殿中尚书。

宝夤之在淮堰，萧衍手书与宝夤曰：“谢齐建安王宝夤。亡兄长沙宣武王，昔投汉中，值北寇华阳，地绝一隅，内无素畜，外绝继援，守危疏勒，计逾田单，卒能全土破敌，以弱为强。使至之日，君臣动色，左右相贺，齐明帝每念此功，未尝不辍箸咨嗟。及至张永、崔慧景事，大将覆军于外，小将怀贰于内，事危累卵，势过缀旒。亡兄忠勇奋发，旋师大岷，重围累日，一鼓鱼溃，克定慧景，功逾桓文。亡弟卫尉，兄弟戮力，尽心内外。大勋不报，翻罹荼酷，百口幽执，祸害相寻。朕于齐明帝，外有翕敌之力，内尽帷幄之诚，日自三省，曾无寸咎，远身边外，亦复不免。遂遣刘山阳轻舟西上，来见掩袭。时危事迫，势不得已。所以誓众樊邓，会逾孟津，本欲翦除梅虫儿、茹法珍等，以雪冤酷，拔济亲属，反身素里。属张稷、王珍国已建大事，宝晫、子晋屡动危机，迫乐推之心，应上天之命，事不获已，岂其始愿。所以自有天下，绝弃房室，断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见其本心耳。勿谓今日之位，是为可重，朕之视此，曾不如一芥。虽复崆峒之踪难追，汾阳之志何远？而今立此堰，

卿当未达本意。朕于昆虫，犹不欲杀，亦何急争无用之地，战苍生之命也！正为李继伯在寿阳，侵犯边境，岁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酬答，终无宁日，边邑争桑，吴楚连祸。所以每抑镇戍，不与校计。继伯既得如此，滥窃弥多。今修此堰，止欲以报继伯侵盗之役，既非大举，所以不复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傥之心，早怀纵横之气。往日卿于石头举事，虽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时矣。虽然，为卿计者，莫若行率此众，袭据彭城，别当遣军以相影援。得捷之后，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国庙、并卿室家及诸侄从。若方欲还北，更设奇计，恐机事一差，难重复集，勿为韩信，受困野鸡。“宝夤表送其书，陈其忿毒之意。朝廷为之报答。

宝夤志存雪复，屡请居边。神龟中，出为都督徐南兖二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徐州刺史。乃起学馆于清东，朔望引见土姓子弟，接以恩颜，与论经义，勤于政治，吏民爱之。凡在三州，皆著名称。

正光二年，征为车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善于吏职，甚有声名。四年，上表曰：

臣闻《尧典》有黜陟之文，《周书》有考绩之法，虽其源难得而寻，然条流抑亦可知矣。大较在于官人用才，审于所莅；练迹校名，验于虚实。岂不以臧否得之余论，优劣著于历试者乎？既声穷于月旦，品定于黄纸，用效于名辈，事彰于台阁，则赏罚之途，差有商准；用舍之宜，非无依据。虽复勇进忘退之俦，奔竞于市里；过分亡涯之请，驰鹜于多门；犹且顾其声第，慎其与夺。器分定于下，爵位悬于上，不可妄叨故也。

今窃见考功之典，所怀未喻，敢竭无隐，试陈万一。何者？窃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极地；德行之称，为生之最首。忠贞之美，立朝之誉，仁义之号，处身之端，自非职惟九官，任当四

岳，授曰尔谐，让称俞往，将何以克厌大名，允兹令问？自比已来，官罔高卑，人无贵贱，皆饰辞假说，用相褒举。泾渭同波，薰莸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与者不复核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贸，名与实爽，谓之考功，事同泛涉，纷纷漫漫，焉可胜言。

又在京之官，积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迁移数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废绝，或具僚离索，或同事凋零；虽当时文簿，记其殿最，日久月深，驳落都尽。人有去留，谁复掌其勤堕？或停休积稔，或分隔数千，累年之后，方求追访声迹，立其考第。无不苟相悦附，共为唇齿，饰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阶而已，无所顾惜。贤达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复何论。官以求成，身以请立，上下相蒙，莫斯为甚。

又勤恤人隐，咸归守令；厥任非轻，所责实重。然及其考课，悉以六载为程，既而限满代还，复经六年而叙。是则岁周十二，始得一阶。于东西两省、文武闲职、公府散佐、无事冗官，或数旬方应一直，或朔望止于暂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为限。是则一纪之中，便登三级。彼以实劳剧任，而迁贵之路至难；此以散位虚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悬，令厚薄之如是！

又闻之，圣人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义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故虽文质异时，污隆殊世，莫不宝兹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赏罚之柄，恆自持也。至乃周之蔼蔼，五叔无官；汉之察察，馆陶徒请。岂不重骨肉、私亲亲？诚以赏罚一差，则无以惩劝；至公暂替，则觊觎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亲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单介之使，始无汗马之劳；或说兴利之规，终惭十一之润。皆虚张无功，妄指赢益，坐获数阶之官，藉成

通显之贵。于是巧诈萌生，伪辩锋出；役万虑以求荣，开百方而逐利。握枢秉钧者，亦知其苦，斯但抑之则其流已注，引之则有何纪极。

夫琴瑟在于必和，更张求其适调。去者既不可追，来者犹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职：岁终，则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会计，听其致事，而诏于王；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愚谓：今可粗依其准，见居官者，每岁终，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核才行能否，审其实用而注其上下，游辞宕说，一无取焉。列上尚书，覆其合否。如有纰谬，即正而罚之，不得方复推诿委否，容其进退。既定其优劣，善恶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干务忠清，甄能以记赏。总而奏之。经奏之后，考功曹别书于黄纸、油帛。一通则本曹尚书与令仆印署，留于门下；一通则以侍中、黄门印署，掌在尚书。严加緘密，不得开视，考绩之日，然后对共裁量。如此则少存实录，薄止奸回。其内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议，以为画一。若殊谋异策，事关废兴，遐迩所谈，物无异议者，自可临时斟酌，匪拘恆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诉，贪荣求级之请，如不限以关键，肆其傍通，则蔓草难除，涓流遂积，秽我彝章，挠兹大典。谓宜明加禁断，以全至治，开返本之路，杜浇弊之门。如斯，则吉士盈朝，薪载焕矣。

诏付外博议，以为永式，竟无所定。

时萧衍弟子西丰侯正德来降。宝夤表曰：

伏见扬州表，萧正德自云避祸，远投宸掖，背父叛君，骇议众口，深心指趣，厥情难测。

臣闻立身行道，始于事亲，终于事君。故君亲尽之以恆敬，严父兼之以博爱。斯人伦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条，莫大于不孝。毁则藏奸，常刑靡赦。所以晋恭获谤，无所逃死；

卫伥受诬，二子继没。亲命匪弃，国孰无父？况今封豕尚存，长蛇未灭，偷生江表，自安毒酖。而正德居犹子之亲，窃通侯之贵，父荣于国，子爵于家，履霜弗闻，去就先结。隔绝山淮，温清永尽，定省长违，报复何日？以此为心，心可知矣。

皇朝绵基累叶，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泽，能言革化，无思不跂。贲玉帛于丘园，标忠孝以纳赏；筑藁街于伊洛，集华裔其归心。被发鑿身之酋，屈膝而请吏；交趾文身之渠，款关而效质。至如正德，宜甄义以致贬。昔越栖会稽，赖宰嚭以获立；汉困彭宋，实丁公而获免。吴项已平，二臣即法。岂不录其情哉？欲明责以示后。况遗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亲亲，安能亲人。中间变诈，或有万等。伏惟陛下圣敬自天，钦光纂历，昭德塞违，以临群后。脱包此凶丑，置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诛焉！

臣衅结祸深，痛缠肝髓，日暮途遥，复报无日。岂区区于一竖哉？但才虽庸近，职居献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陈。伏愿圣慈，少垂察览，访议槐棘，论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归。无令申伥受笑于苟存，曾闵沦名于盛世。

正德既至京师，朝廷待之尤薄。岁余，还叛。

五年，萧衍遣其将裴邃、虞鸿等率众寇扬州，诏宝夤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都督徐州东道诸军事，率诸将讨之。既而扬州刺史长孙稚大破邃军，斩鸿，贼遂奔退。

初，秦州城人薛珍、刘庆、杜迁等反，执刺史李彦，推莫折大提为首，自称秦王。大提寻死，其第四子念生窃号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官僚，以息阿胡为太子，其兄阿倪为西河王，弟天生为高阳王，伯珍为东郡王，安保为平阳王。遣天生率众出陇东，攻没汧城，仍陷岐州，执元志、裴芬之等，遂寇雍州，

屯于黑水。朝廷甚忧之，乃除宝夤开府、西道行台，率所部东行将统，为大都督西征。肃宗幸明堂，因以饯之。

宝夤与大都督崔延伯击天生，大破之，斩获十余万。追奔至于小陇，军人采掠，遂致稽留，不速追讨，陇路复塞。仍进讨高平贼帅万俟丑奴于安定，更有负捷。时有天水人吕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后与兄众保于显亲聚众讨念生，战败，降于胡琛。琛以伯度为大都督、秦王，资其土马，还征秦州，大败念生将杜粲于成纪，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贤于永洛城，遂至显亲。念生率众，身自拒战，又大奔败。伯度乃背胡琛，袭琛将刘拔，破走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骑东引国军。念生事迫，乃诈降于宝夤。朝廷喜伯度立义之功，授抚军将军、泾州刺史、平秦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而大都督元修义、高聿，停军陇口，久不西进。念生复反，伯度终为丑奴所杀。故贼势更甚，宝夤不能制。孝昌二年四月，除宝夤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假大将军、尚书令，给后部鼓吹，增封千户。宝夤初自黑水，终至平凉，与贼相对，数年攻击，贼亦惮之。关中保全，宝夤之力矣。

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师既久，兵将疲弊，是月大败，还雍州。仍停长安，收聚离散。有司处宝夤死罪，诏恕为民。四月，除使持节、都督雍泾岐南豳四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假车骑大将军、开府、西讨大都督，自关以西，皆受节度。九月，念生为其常山王杜粲所杀，合门皆尽。粲据州请降于宝夤。十月，除散骑常侍、车骑将军、尚书令，复其旧封。

是时，山东、关西寇贼充斥，王师屡北，人情沮丧。宝夤自以出军累年，糜费尤广，一旦覆败，虑见猜责，内不自安。朝廷颇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郗道元为关中大使。宝夤谓密欲取己，弥以忧惧。而长安轻薄之徒，因相说动。道元行达阴盘

驿，宝夤密遣其将郭子恢等攻而杀之，诈收道元尸，表言白贼所害。又杀都督、南平王仲冏。是月，遂反，僭举大号，赦其部内，称隆绪元年，立百官。乃遣郭子恢东寇潼关，行台张始荣围华州刺史崔袭。诏尚书仆射行台长孙稚讨之。时北地人毛鸿宾与其兄遐纠率乡义，将讨宝夤。宝夤遣其大将军卢祖迁等击遐，为遐所杀。又遣其将侯终德往攻遐。会子恢为官军所败，长孙稚又遣子彦破始荣于华州，终德因此势挫，还图宝夤。军至白门，宝夤始觉，与终德交战，战败，携公主及其少子与部下百余骑，从后门出走，渡渭桥，投于宁夷巴张宕昌、刘兴周舍。寻奔丑奴，丑奴以宝夤为太傅。

永安三年，都督尔朱天光遣贺拔岳等破丑奴于安定，追擒丑奴、宝夤，并送京师。诏置闾阖门外都街之中，京师士女，聚共观视，凡经三日。吏部尚书李神俊、黄门侍郎高道穆并与宝夤素旧，二人相与左右，言于庄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得赦免。会应诏王道习时自外至，庄帝问道习在外所闻。道习曰：“唯闻陛下欲不杀萧宝夤。”帝问其故。道习曰：“人云：李尚书、高黄门与宝夤周款，并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习因曰：“若谓宝夤逆在前朝，便将恕之。宝夤败于长安，走为丑奴太傅，岂非陛下御历之日？贼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于太仆驼牛署赐死。宝夤之将死，神俊携酒就之以叙旧故，因对之下泣。而宝夤夷然自持，了不忧惧，唯称“推天委命，恨不终臣节”而已。公主携男女就宝夤诀别，恸哭极哀。宝夤死，色貌不改。宝夤有三子，皆公主所生，而并凡劣。

长子烈，复尚肃宗妹建德公主，拜驸马都尉。宝夤反，伏法。

次子权，与少子凯射戏，凯矢激，中之而死。凯仕至司徒左长史。凯妻，长孙稚女也，轻薄无礼，公主数加罪责。凯窃

衔恨，妻复惑说之。天平中，凯遂遣奴害公主。乃輶凯于东市，妻梟首。家遂殄灭。

宝夤兄宝卷子赞，字德文，本名综，入国，宝夤改焉。初，萧衍灭宝卷，宝卷宫人吴氏始孕，匿而不言。衍乃纳之，生赞，以为己子，封豫章王。及长，学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实，赞昼则谈谑如常，夜则衔悲泣涕；结客待士，恆有来奔之志。为衍诸子深所猜疾，而衍甚爱宠之。

有济阴芮文宠、安定梁话，赞曲加礼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宠、话等既感其情义，敬相然诺。值元法僧以彭城叛入萧衍，衍命赞为南兖徐二州刺史、都督江北诸军事，镇彭城。于时，肃宗遣安丰王延明、临淮王彧讨之，赞便遣使密告诚款，与宠、话夜出，步投彧军。孝昌元年秋，郟于洛阳，陛见之后，就馆举哀，追服三载。宝夤于时在关西，遣使观察，闻其形貌，敛眉悲感。朝廷赏赐丰渥，礼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开国公、丹阳王，食邑七千户。

及宝夤反，赞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桥，为北中所执。朝议明其不相干预，仍蒙慰勉。建义初，随尔朱荣赴晋阳，庄帝征赞还洛。转司徒，迁太尉，尚帝姊寿阳长公主。出为都督齐济西兖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齐州刺史。宝夤见擒，赞拜表请宝夤命。尔朱兆入洛，为城民赵洛周所逐。公主被录还京，尔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赞既弃州为沙门，潜诣长白山。未几，趣白鹿山。至阳平，遇病而卒，时年三十一。

赞机辩，文义颇有可观，而轻薄倜傥，犹有父之风尚。普泰末，敕迎其丧至洛，遣黄门郎鹿念护丧事，以王礼与公主合葬嵩山。至元象初，吴人盗其丧还江东，萧衍犹以为子，祔葬萧氏墓焉。赞江南有子，在国无后。

萧正表，字公仪，萧衍弟临川王宣达子也。正表长七尺九寸，眉目疏朗。虽质貌丰美，而性理短暗。衍以为封山县开国侯，拜给事中，历东宫洗马、淮南晋安二郡太守。转轻车将军、北徐州刺史，镇钟离。

初，衍未有子，以正表兄正德为子，既而封为西丰侯。正德私怀忿憾。正光三年，背衍奔洛，朝廷以其人才庸劣，不加礼待。寻逃归，衍不之罪。后封正德临贺王。衍末，复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知丹阳尹事。侯景之将济江也，知正德有恨于衍，密与交通，许推为主。正德以船数十舫迎之。景渡江，衍召正表入援。正表率众次广陵，闻正德为侯景所推，仍托舫粮未集，盘桓不进。景寻以正表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既受景署，遂于欧阳立栅，断衍援军。又欲遣其妾兄龚子明进攻广陵。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遣前广陵令刘瑗袭击，破之。正表狼狈失据，乃率轻骑，走还钟离。

武定七年正月，仍送子为质，据州内属。徐州刺史高归彦遣长史刘士荣驰赴之。事定，正表入朝，以勋封兰陵郡开国公、吴郡王，食邑五千户。寻除侍中、车骑将军、特进、太子太保、开府仪同三司，赏赉丰厚。其年冬薨，年四十二。赠侍中、都督徐扬兖豫济五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空公、徐州刺史，开国公、王并如故。谥曰昭烈。子广寿。

史臣曰：刘昶猜疑惧祸，萧贲亡破之余，并潜骸窜影，委命上国。俱称晓了，咸当任遇，虽有枕戈之志，终无鞭墓之诚。昶诸子孱疏，丧其家业。宝贲背恩忘义，泉獍其心。此亦戎夷影狡轻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鬼覆其门，至于母子兄弟还相歼灭，抑是积恶之义云。萧赞临边脱身，晚去仇贼，宠禄顿臻，颠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正表归命，大享名族，亦以优哉。

列传第四十八

韩麒麟·程骏

韩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汉大司马增之后。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学，美姿容，善骑射。恭宗监国，为东曹主书。高宗即位，赐爵鲁阳男，加伏波将军。父亡，在丧有礼，邦族称之。

后参征南慕容白曜军事，进攻升城，师人多伤。及城溃，白曜将坑之，麒麟谏曰：“今始践伪境，方图进取，宜宽威厚惠，以示贼人，此韩信降范阳之计。勅敌在前，而便坑其众，恐自此以东，将人各为守，攻之难克。日久师老，外民乘之，以生变故，则三齐未易图也。”白曜从之，皆令复业，齐人大悦。后白曜表麒麟为冠军将军，与房法寿对为冀州刺史。白曜攻东阳，麒麟上义租六十万斛，并攻战器械，于是军资无乏。及白曜被诛，麒麟亦征还，停滞多年。高祖时，拜给事黄门侍郎，乘传招慰徐兖叛民，归顺者四千余家。

寻除冠军将军、齐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于刑罚。从事刘普庆说麒麟曰：“明公仗节方夏，而无所斩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罚所以止恶，盖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须斩断以立威名，当以卿应之。”普庆惭惧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阶台宦，士人沉抑，乃表曰：“齐土自属伪方，历载久远。旧州府僚，动有数百。自皇威开

被，并职从省，守宰阙任，不听士人监督。窃惟新人未阶朝宦，州郡局任甚少，沉塞者多，愿言冠冕，轻为去就。愚谓守宰有阙，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员，广延贤哲。则华族蒙荣，良才获叙，怀德安土，庶或在兹。”朝议从之。

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饥，麒麟表陈时务曰：

古先哲王经国立治，积储九稔，谓之太平。故躬籍千亩，以励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礼教兴行。逮于中代，亦崇斯业，入粟者与斩敌同爵，力田者与孝悌均赏，实百王之常轨，为治之所先。

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盖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故顷年山东遭水，而民有馁终；今秋京都遇旱，谷价踊贵。实由农人不劝，素无储积故也。

伏惟陛下，天纵钦明，道高三、五，昧旦忧勤，思恤民弊，虽帝虞一日万几，周文昃不暇食，蔑以为喻。上垂覆载之泽，下有冻馁之人；皆由有司不为明制，长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夸，遂成侈俗。车服第宅，奢僭无限；丧葬婚娶，为费实多。富贵之家，童妾襍玄服；工商之族，玉食锦衣。农夫卮甫糟糠，蚕妇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芜。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愚谓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令贵贱有别，民归朴素。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宰司四时巡行，台使岁一按检；勤相劝课，严加赏罚；数年之中，必有盈贍，虽遇灾凶，免于流亡矣。

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可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

俭出赈。所谓私民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矣。

十二年春，卒于官，年五十六。遗敕其子，殓以素棺，事从俭约。麒麟立性恭慎，恆置律令于坐傍。临终之日，唯有俸绢数十匹，其清贫如此。赠散骑常侍、安东将军、燕郡公，谥曰康。

长子兴宗，字茂先。好学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学。后司空高允奏为秘书郎，参著作事。中山王勰贵宠当世。为文。迁秘书中散。太和十四年冬，卒。赠宁远将军、渔阳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颇有学识。弱冠，未能自通，侍中崔光举子熙为清河王怿常侍，迁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让弟显宗，不受。子熙缘父素怀，卒亦不袭。及显宗卒，子熙别蒙赐爵，乃以其先爵让弟仲穆。兄弟友爱如此。父亡，居丧有礼。子熙为怿所眷遇，遂阙位，待其毕丧后复用。

及元义害怿，久不得葬。子熙为之忧悴，屏处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复封，以礼迁葬，誓以终身不仕。后灵太后返政，以元义为尚书令，解其领军。子熙与怿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才、宾客张子慎伏阙上书曰：

窃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职综枢衡，位居论道；尽忠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国。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负宸当朝，义同分陕。宋维反常小子，性若青蝇，污白点黑，谗佞是务。以元义皇姨之婿，权势攸归，遂相附托，规求荣利，共结图谋，坐生眉眼，诬告国王，枉以大逆。赖明明在上，赫赫临下，泥渍自消，玉质还洁。谨案律文：诸告事不实，以其罪罪之。维遂无罪，出为大郡，刑赏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维与义为计，岂得全其身命，方抚千里？

王以权在宠家，尘谤纷杂，恭慎之心，逾深逾厉，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阖门静守，亲宾阻绝。于时，吏部谘禀刘腾，

奏其弟官，郡戍兼补。及经内呈，为王驳退。腾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废太后，离隔二宫，拷掠胡定，诬王行毒，含齿戴发，莫不悲惋。及会公卿，议王之罪，莫不俯眉饮气，唯谄是从。仆射游肇，亢言厉气，发愤成疾，为王致死。王之忠诚款笃，节义纯贞，非但蕴藏胸襟，实乃形于文翰。搜括史传，撰《显忠录》，区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于万代，岂可为逆乱于一朝？乞追遗志，足明丹款。

义籍宠姻戚，恃握兵马，无君之心，实怀皁白。擅废太后，枉害国王，生杀之柄，不由陛下；赏罚之诏，一出于义。名藩重地，皆其亲党；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兴义兵，不图神器，戮其大逆，合门灭尽，遂令元略南奔，为国巨患。奚康生，国之猛将，尽忠弃市。其余枉被屠戮者，不可称数。缘此普天丧气，匝地愤伤。致使朔陇猖狂，历岁为乱，荆徐蠢动，职是之由。昔赵高秉秦，令关东鼎沸；今元义执权，使四方云扰。自古及今，竹帛所载，贼子乱臣，莫此为甚。

开逆之始，起自宋维；成祸之末，良由腾矣。而令凶徒奸党，迭相树置；高官厚禄，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终身，抑为圣朝怀惭负愧。以臣赤心悽悽之见，宜臬诸两观，洩其舍庐。腾合斫棺斩骸，沉其五族。上谢天人幽隔之愤，下报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亚三事，委以枢端，所谓虎也更傅其翼。朝野切齿，遐迩扼腕。蔓草难除，去之宜尽。臣历观旷代，缅追振古，当断不断，其祸更生。况义猜忍，更居冲要。臣中宵九叹，窃以寒心，实愿宸鉴，早为之所。

臣等潜伏阊阖，于兹六载，旦号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无响。卫野纳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叡圣，亲览万几；太后仁明，更抚四海，臣等敢诣阙披陈，乞报冤毒。

书奏，灵太后义之，乃引子熙为中书舍人。后遂剖腾棺，赐义死。

寻修国史，加宁朔将军。未几，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别驾。转辅国将军、鸿胪少卿。建义初，兼黄门，寻正。

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为叔显宗所抚养。及显宗卒，显宗子伯华又幼，子熙友爱，等于同生，长犹共居，车马资财，随其费用，未尝见于言色。又上书求析阶与伯华，于是除伯华东太原太守。及伯华在郡，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诉朝廷，肃宗诏遣按检，弼遂大见诘让。

尔朱荣之擒葛荣也，送至京师，庄帝欲面见数之。子熙以为荣既元凶，自知必死，恐或不逊，无宜见之。尔朱荣闻而大怒，请罪子熙，庄帝恕而不责。寻加征虏将军。及邢杲之起逆，诏子熙慰劳。杲诈降，而子熙信之。还至乐陵，杲复反，子熙遂还。坐付廷尉，论以大辟，恕死免官。未几，兼尚书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光禄大夫，寻正吏部郎。出帝初，还领著作郎。以奉册之故，封历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又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天平初，为侍读，又除国子祭酒。

子熙俭素安贫，常好退静。迁鄴之始，百司并给兵力，时以祭酒闲务，止给二人。或有令其陈请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给祭酒兵，何关韩子熙事也。”论者高之。寻除骠骑将军。元象中，加卫大将军。

先是，子熙与弟聘王氏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后遂与寡姬李氏奸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历年不罢。子熙因此惭恨，遂以发疾。兴和中，孝静欲行释奠，敕子熙为侍讲。寻卒，遣戒不求赠谥，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谒。武定初，赠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兴宗弟显宗，字茂亲。性刚直，能面折庭诤，亦有才学。沙门法抚，三齐称其聪悟，常与显宗校试，抄百余人名，各读一遍，随即覆呼，法抚犹有一二舛谬，显宗了无误错。法抚叹曰：“贫道生平以来，唯服郎耳。”

太和初，举秀才，对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车驾南讨，兼中书侍郎。既定迁都，显宗上书：

其一曰：窃闻舆驾今夏若不巡三齐，当幸中山，窃以为非计也。何者？当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费则徭役可简，并功则洛京易就。往冬舆驾停鄴，是闲隙之时，犹编户供奉，劳费为剧。圣鉴矜愍，优旨殷勤，爵浹高年，赉周鰥寡，虽赉普霑今，犹恐来夏菜色。况三农要时，六军云会，其所损业，实为不少。虽调敛轻省，未足称劳，然大驾亲临，谁敢宁息？往来承奉，纷纷道路，田蚕暂废，则将来无资。此国之深忧也。且向炎暑，而六军暴露，恐生疠疫，此可忧之次也。臣愿舆驾早还北京，以省诸州供帐之费，并功专力，以营洛邑。则南州免杂徭之烦，北都息分析之叹；洛京可以时就，迁者金尔如归。

其二曰：自古圣帝必以俭约为美，乱主必以奢侈贻患。仰惟先朝，皆卑宫室而致力于经略，故能基宇开广，业祚隆泰。今洛阳基址，魏明帝所营，取讥前代。伏愿陛下，损之又损。顷来北都富室，竞以第宅相尚，今因迁徙，宜申禁约，令贵贱有检，无得逾制。端广衢路，通利沟渠，使寺署有别，四民异居，永垂百世不刊之范，则天下幸甚矣。

三曰：窃闻舆驾还洛阳，轻将数千骑。臣甚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犹坐不垂堂，况万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于闾阖之内者，岂以为仪容而已？盖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后行，尚恐銜蹶之或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愿少垂省察。

其四曰：伏惟陛下，耳听法音，目玩坟典，口对百辟，心虞万几，晷昃而食，夜分而寝。加以孝思之至，随时而深，文章之业，日成篇卷。虽睿明所用，未足为烦，然非所以啬神养性，颐无疆之祚。庄周有言：形有待而智无涯。以有待之形，役无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愿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责成，唯冕旒垂纒，而天下治矣。

高祖颇纳之。

显宗又上言曰：“进贤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苟有其才，虽屠钓奴隶之贱，圣皇不耻以为臣；苟非其才，虽三后之胤，自坠于阜隶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议者或云，今世等无奇才，不若取士于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邵，便废宰相而不置哉？但当校其有寸长铢重者，即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恶以从善者，法也。是以有国有家，必以刑法为治，生民之命，于是而在。有罪必罚，罚必当辜，则虽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侥幸，则虽参夷之诛，不足以肃。自太和以来，多坐盗弃市，而远近肃清。由此言之，止奸在于防检，不在严刑也。今州郡牧守，邀当时之名，行一切之法；台阁百官，亦咸以深酷为无私，以仁恕为容盗。迭相敦厉，遂成风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视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务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则尧舜止一人，而桀纣以千百。和气不至，盖由于此。《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实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

命。”

又曰：“昔周王为犬戎所逐，东迁河洛，镐京犹称‘宗周’，以存本也。光武虽曰中兴，实自创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废旧。今陛下光隆先业，迁宅中土，稽古复礼，于斯为盛。岂若周汉出于不得已哉？按《春秋》之义，有宗庙曰都，无则谓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庙在焉，山陵托焉，王业所基，圣躬所载，其为神乡福地，实亦远矣。今便同之郡国，臣窃不安。愚谓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旧，以光万叶。”

又曰：“伏见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然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令四民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业定则不伪，志专则不淫。故耳目所习，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肃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卖买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假令一处弹箏吹笛，缓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宣令童齿，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此则伎作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训，贤圣明诲，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习士人风礼，则百年难成；令士人儿童效伎作容态，则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处，则礼教易兴；伎作杂居，则风俗难改。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开伎作宦途，得与膏粱华望接闲连藿，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极，光宅中区，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于一言，有何为疑而阙盛美。”

又曰：“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

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自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疑惑书记，错乱区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谓也。愚以为可依地理旧名，一皆厘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县，昔以户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复旧。君人者，以天下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仓库储贮，以俟水旱之灾，供军国之用，至于有功德者，然后加赐。爰及末代，乃宠之所隆，赐赉无限。自比以来，亦为太过。在朝诸贵，受禄不轻，土木被锦绮，僮妾厌粱肉，而复厚赉屡加，动以千计。若分赐鳏寡，赡济实多。如不悛革，岂周给不继富之谓也？愚谓事有可赏，则明旨褒扬，称事加赐，以劝为善；不可以亲近之昵，猥损天府之储。”

又曰：“诸宿卫内直者，宜令武官习弓矢，文官讽书传。而今给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长矜争之心，恣喧嚣之慢，徒损朝仪，无益事实。如此之类，一宜禁止。”

高祖善之。

后乃启乞宋王刘昶府谘议参军事，欲立效南境，高祖不许。高祖曾谓显宗及程灵虬曰：“著作之任，国书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闻。若欲取况古人，班马之徒，固自辽阔。若求之当世，文学之能，卿等应推崔孝伯。”又谓显宗曰：“见卿所撰《燕志》及在齐诗咏，大胜比来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见，当更访之监、令。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谓程灵虬曰：“卿比显宗，复有差降，可居下上。”显宗对曰：“臣才第短浅，猥闻上天，至乃比于崔光，实为隆渥。然臣窃谓陛下贵古而贱今。臣学微才短，诚不敢仰希古人，然遭圣明之世，睹惟新之礼，染翰勒索，实录时事，亦未惭于后人。昔扬雄著《太玄经》，当时不免覆盎之谈，二百年外，则越诸子。今臣之所撰，虽未足光述帝载，裨晖日月；然万祀之

后，仰观祖宗巍巍之功，上睹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谢钦明于《唐典》，慎徽于《虞书》？”高祖曰：“假使朕无愧于虞舜，卿复何如于尧臣？”显宗曰：“臣闻君不可以独治，故设百官以赞务。陛下齐踪尧舜，公卿宁非二八之俦？”高祖曰：“卿为著作，仅名奉职，未是良史也。”显宗曰：“臣仰遭明时，直笔而无惧，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优于迂固也。”高祖哂之。后与员外郎崔逸等参定朝仪。

高祖曾诏诸官曰：“自近代已来，高卑出身，恆有常分。朕意一以为可，复以为不可。宜相与量之。”李冲对曰：“未审上古已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粱兒地，为欲益治赞时？”高祖曰：“俱欲为治。”冲曰：“若欲为治，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岩、吕望，岂可以门见举？”高祖曰：“如此济世者希，旷代有一两人耳。”冲谓诸卿士曰：“适欲请诸贤救之。”秘书令李彪曰：“师旅寡少，未足为援，意有所怀，不敢尽言于圣日。陛下若专以门地，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犹如向解。”显宗进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礼唯新，国之兴否，指此一选。臣既学识浮浅，不能援引古今，以证此议，且以国事论之。不审中、秘书监令之子，必为秘书郎；顷来为监、令者，子皆可为不？”高祖曰：“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令者？”显宗曰：“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高祖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隳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后为本州中正。

二十一年，车驾南伐，显宗为右军府长史、征虏将军、统军。军次赭阳，萧鸾戍主成公期遣其军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蛮贼来击军营，显宗亲率拒战，遂斩法援首。显宗至新野，高

祖诏曰：“卿破贼斩帅，殊益军势。朕方攻坚城，何为不作露布也？”显宗曰：“臣顷闻镇南将军王肃获贼二三，驴马数匹，皆为露布，臣在东观，私每晒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兵寡力弱，擒斩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臣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曰：“如卿此勋，诚合茅社，须赭阳平定，检审相酬。”新野平，以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嘉谘议参军。显宗后上表，颇自矜伐，诉前征勋。诏曰：“显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责，进退无检，亏我清风。此而不纠，或长弊俗。可付尚书，推列以闻。”兼尚书张彝奏免显宗官。诏曰：“显宗虽浮矫致愆，才犹可用，岂得永弃之也！可以白衣守谘议，展其后效。但鄙狠之性，不足参华，可夺见口，并禁问讯诸王。”显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为五言诗赠御史中尉李彪曰：“贾生谪长沙，董儒诣临江。愧无若人迹，忽寻两贤踪。追昔渠阁游，策驾厕群龙。如何情愿夺，飘然独远踪？痛哭去旧国，衔泪届新邦。哀哉无援民，嗷然失侣鸿。彼苍不我闻，千里告志同。”二十三年卒。显宗撰《冯氏燕志》、《孝友传》各十卷，所作文章，颇传于世。景明初，追赭阳勋，赐爵章武男。

子武华，袭。除讨寇将军、奉朝请、太原太守。

程骏，字骠驹，本广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于凉州。祖父肇，吕光民部尚书。

骏少孤贫，居丧以孝称。师事刘昞，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昞谓门人曰：“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亚之也。”骏谓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弗可以经世，骏意以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人若乖一则烦伪生，若爽性则冲真丧。”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声誉益播，

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

太延五年，世祖平凉，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高宗践阼，拜著作佐郎；未几，迁著作郎。为任城王云郎中令，进箴于王，王纳而嘉之。皇兴中，除高密太守。尚书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须终效。骏实史才，方申直笔，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请留之数载，以成前籍，后授方伯，愚以为允。”书奏，从之。显祖屡引骏与论《易》、《老》之义，顾谓群臣曰：“朕与此人言，意甚开畅。”又问骏曰：“卿年几何？”对曰：“臣六十有一。”显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岂非早也？”骏曰：“臣虽才谢吕望，而陛下尊过西伯。凯天假余年，竭《六韬》之效。”

延兴末，高丽王璉求纳女于掖庭，显祖许之，假骏散骑常侍，赐爵安丰男，加伏波将军，持节如高丽迎女，赐布帛百匹。骏至平壤城，或劝璉曰：“魏昔与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险故也。今若送女，恐不异于冯氏。”璉遂谬言女丧。骏与璉往复经年，责璉以义方，璉不胜其忿，遂断骏从者酒食。璉欲逼辱之，惮而不敢害。会显祖崩，乃还，拜秘书令。

初，迁神主于太庙，有司奏：旧事庙中执事之官，例皆赐爵，今宜依旧。诏百僚评议，群臣咸以为宜依旧事，骏独以为不可。表曰：“臣闻：名器为帝王所贵，山河为区夏之重。是以汉祖有约，非功不侯。必当属有命于大君之辰，展心力于战谋之日，然后可以应茅土之锡。未见预事于宗庙，而获赏于疆土；徒见晋郑之后以夹辅为至勋，吴邓之侔以征伐为重绩。周汉既无文于远代，魏晋亦靡记于往年。自皇道开符，乾业创统，务高三、五之规，思隆百王之轨，罚颇减古，赏实增昔。时因神主改祔、清庙致肃，而授群司以九品之命，显执事以五等之名。虽复帝王制作，弗相沿袭，然当时恩泽，岂足为长世之轨

乎？乖众之愆，伏待罪谴。”书奏，从之。文明太后谓群臣曰：“言事固当正直而准古典，安可依附暂时旧事乎？”赐骏衣一袭、帛二百匹。

骏又表曰：“《春秋》有云：见有礼于其君者，若孝子之养父母；见无礼于其君者，若鹰鹯之逐鸟雀。所以劝诫将来，垂范万代。昔陈恆杀君，宣尼请讨，虽欲晏逸，其得已乎？今庙算天回，七州云动，将水荡鲸鲵，陆扫凶逆。然战贵不陈，兵家所美。宜先遣刘昶招喻淮南。若应声响悦，同心齐举，则长江之险，可朝服而济；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悬。苟江南之轻薄，背刘氏之恩义，则曲在彼矣，何负神明哉！宜义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扬义风于四海。且攻难守易，则力悬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虑。今天下虽谧，方外犹虞，拾夤侥幸于西南，狂虏伺衅于漠北。脱攻不称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则忧虑逾深。夫为社稷之计者，莫不先于守本。臣愚以为观兵江浒，振曜皇威，宜特加抚慰。秋毫无犯，则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则襁负而来；襁负而来，则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则吴寇异图；寇图异则祸衅出。然后观衅而动，则不晚矣。请停诸州之兵，且待后举。所谓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算神规，弥纶百胜之外；应机体变，独悟方寸之中。臣影颓虞渊，昏耄将及，虽思忧国，终无云补。”不从。

沙门法秀谋反伏诛。骏表曰：“臣闻《诗》之作也，盖以言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关诸风俗，靡不备焉。上可以颂美圣德，下可以申厚风化；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此古人用诗之本意。臣以垂没之年，得逢盛明之运，虽复昏耄将及，犹慕廉颇强饭之风。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则天与唐风斯穆，顺帝与周道通灵。是以狂妖怀逆，无隐谋之地；冥灵潜翦，伏发觉之诛。用能七庙幽赞，人神扶助者

已。臣不胜喜踊。谨竭老钝之思，上庆国颂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颂曰：

乾德不言，四时迭序。于皇大魏，则天承祜。叠圣三宗，重明四祖。岂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圣敬日新。汪汪叡后，体治垂仁。德从风穆，教与化津。千载昌运，道隆兹辰。

岁惟巡狩，应运游田。省方问苦，访政高年。咸秩百灵，柴望山川。谁云礼滞，遇圣则宣。王业初定，中山是由。临幸之盛，情特绸缪。仰歌祖业，俯欣春柔。大哉肆眚，荡民百忧。百忧既荡，与之更初。邕邕亿兆，户咏来苏。

忽有狂竖，谋逆圣都。明灵幽告，发觉伏诛。羿浞为乱，祖龙干纪。狂华冬茂，有自来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灵潜翦，奸不遑起。奸不遑起，罪人得情。宪章刑律，五秩犹轻。于穆二圣，仁等春生。除弃周汉，遐轨牺庭。周汉奚弃？忿彼苛刻。牺庭曷轨？希仁尚德。徽音一振，声教四塞。岂惟京甸，化播万国。

诚信幽赞，阴阳以调。谷风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颖，深盛熙苗。鰥贫巷咏，寡妇室谣。闻诸《诗》者，《云汉》赋宣。章句迴秀，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岂唯雨施？神征丰年。丰年盛矣，化无不浓。有礼有乐，政莫不通。咨臣延跃，欣咏时邕。谁云易遇？旷龄一逢。

上天无亲，唯德是在。思乐盛明，虽疲勿怠。差之毫厘，千里之倍。愿言劳谦，求仁不悔。人亦有言，圣主慎微。五国连兵，逾年历时。鹿车而运，庙算失思。有司不惠，蚕食役烦。民不堪命，将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众盈川。民之从令，实赖衣食。农桑失本，谁耕谁织？饥寒切身，易子而食。静言念之，实怀叹息。昔闻典论，非位不谋。漆室

忧国，遗芳载臭。咨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瞽，敢献愚陋。

文明太后令曰：“省诗表，闻之。歌颂宗祖之功德可尔，当世之言，何其过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骏又奏《得一颂》，始于固业，终于无为，十篇。文多不载。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颂十篇，闻之。鉴戒既备，良用钦玩。养老乞言，其斯之谓。”又诏曰：“程骏历官清慎，言事每愜。又门无侠货之宾，室有怀道之士。可赐帛六百匹，旌其俭德。”骏悉散之亲旧。

性介直，不竞时荣。太和九年正月，病笃，乃遗令曰：“吾存尚俭薄，岂可没为奢厚哉？昔王孙裸葬，有感而然；士安蘧嚙，颇亦矫厉。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礼，彼非吾志也。可敛以时服，器皿从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骏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问其疾，敕御师徐贻诊视，赐以汤药。临终，诏以小子公称为中散，从子灵虬为著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伤惜之，赐东园秘器、朝服一称、帛三百匹，赠冠军将军、兖州刺史、曲安侯，谥曰宪。所制文笔，自有集录。

骏六子，元继、公达、公亮、公礼，并无官。

公义，侍御史、谒者仆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马、沛郡太守。公称，主文中散、给事中、尚书郎。并早卒。

公礼子畿，字世伯。好学，颇有文才。荆州府主簿。

始骏从祖弟伯达，伯达名犯显祖庙讳。与骏同年，亦以文辩。口沮渠牧犍时，俱选与牧犍世子参乘出入，时论美之。伯达早亡。

弟子灵虬幼孤，颇有文才，而久沦末役。在吏职十余年，坐事免。会骏临终启请，得擢为著作佐郎。后坐称在京无缙亲，而高祖知其与骏子公义为始族，故致谴免。至洛无官。贫病久之，崔光启申为羽林监，选补徐州梁郡太守，以酗酒为刺史武

昌王鉴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犹时为酒困。久去官禄，不免饥寒，屡诣尚书乞效旧任。仆射高肇领选，还申为著作郎，以崔光领任，敕令外叙。

史臣曰：韩麒麟以才器识用，遂见记于齐王。显宗文学立己，屡陈时务，至于实录之功，所未闻也。子熙清尚自守，荣过其器。程骏才业未多，见知于世者，盖当时之长策乎？

列传第四十九

薛安都	毕众敬
沈文秀	张说
田益宗	孟表

薛安都，字休达，河东汾阴人也。父广，司马德宗上党太守。安都少骁勇，善骑射，颇结轻侠，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资，兄许之，居于别廨。远近交游者争有送遗，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真君五年，与东雍州刺史沮渠康谋逆，事发，奔于刘义隆。后自卢氏入寇弘农，执太守李拔等，遂逼陕城。时秦州刺史杜道生讨安都。仍执拔等南遁，及世祖临江，拔乃得还。

安都在南，以武力见叙。值刘骏起江州，遂以为将，位至左卫率。刘昶归降子业，以安都为平北将军、徐州刺史，镇彭城。和平六年，刘彧杀其主子业而自立，群情不协，共立子业弟晋安王子勋，安都与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举兵应之。彧遣将张永讨安都，安都遣使来降，请兵救援。显祖召群臣议之，群官咸曰：“昔世祖常有并义隆之心，故亲御六军，远临江浦。今江南阻乱，内外离心，安都今者求降，千载一会，机事难遇，时不可逢，取乱侮亡，于是乎在。”显祖纳之。安都

又遣第四子道次为质，并与李敷等书，络绎相继。乃遣镇东大将军、博陵公尉元，城阳公孔伯恭等率骑一万赴之。拜安都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徐、南、北兖、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徐州刺史，赐爵河东公。

安都以事窘归国，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乃中悔，谋图元等，欲还以城叛。会元知之，遂不果发。安都因重货元等，委罪于女婿裴祖隆，元乃杀祖隆而隐安都谋。

皇兴二年，与毕众敬朝于京师，大见礼重。子侄群从并处上客，皆封侯，至于门生无不收叙焉。又为起第宅，馆宇崇丽，资给甚厚。三年卒。赠本将军、秦州刺史、河东王，谥曰康。

子道标，袭爵。太和初，出为镇南将军、平州刺史，治有声称。转相州刺史，将军如故。复以本将军为秦州刺史。十三年卒。

子达，字宗胤。袭，例降为侯。及开建五等，以安都著勋先朝，封达河东郡开国侯，食邑八百户。后以河东畿甸，改封华阴县侯。熙平初，拜奉车骑都尉，出为汉阳太守。达不乐为郡，诏听解。卒。

子承华，袭爵。稍迁司徒从事中郎、河东邑中正。卒于安南将军、光禄大夫。

子罗汉，袭。齐受禅，爵例降。

道标弟道异，亦以勋为第一客。早卒。赠宁西将军、秦州刺史、安邑侯。

道异弟道次。既质京师，拜南中郎将、给事中，赐爵安邑侯，加安远将军。出为安西将军、秦州刺史、假河南公。太和十五年，为光禄大夫，卒。

子峦，袭爵，降为平温子。尚书郎、秦州刺史、镇远将军、陇西镇将，带陇西太守。后为荥阳太守，迁平北将军、肆州刺

史。所在贪秽，在州弥甚。纳贿于司空刘腾，以求美官，未得而腾死。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反于秦州，遣其别帅卜胡、王庆云等众寇泾州。肃宗以恽为持节、光禄大夫、假安南将军、西道别将，与伊纛生等讨之。进及平凉郡东，与贼交战，不利，恽等退还。后为抚军将军、汧城大都督，镇北陇。孝昌二年春，卒于军。赠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子如故。

安都兄子硕明，随安都入国。赐爵蒲坂侯，清河太守、太中大夫。

安都从祖弟真度。初与安都南奔，及安都为徐州，真度为长史，颇有勇干，为其爪牙。从安都来降，为上客。太和初，赐爵河北侯，加安远将军，为镇远将军、平州刺史、假阳平公。后降侯为伯，除冠军将军。随驾南讨，假平南将军。久之，除护南蛮校尉、平南将军、荆州刺史。

萧贲雍州刺史曹虎之诈降也，诏真度督四将出襄阳，无功而还。后征赭阳，为房伯玉所败。有司奏免官爵。高祖诏曰：“真度之罪，诚如所奏。但顷与安都送款彭方，开辟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师，内宁边境乌合之众；淮海来服，功颇在兹。言念厥绩，每用嘉美，赭阳百败，何足计也？宜异群将，更申后效。可还其元勋之爵，复除荆州刺史，自余徽号削夺，进足彰忠，退可明失。”寻除假节、假冠军将军、东荆州刺史。

初，迁洛后，真度每献计于高祖，劝先取樊邓，后攻南阳，故为高祖所赏。赐帛一百匹，又加持节，正号冠军，改封临晋县开国公，食邑三百户。诏曰：“献忠尽心，人臣令节；标善赏功，有国徽范。故一言可以兴邦，片辞可以丧国，得无远录前谋，以褒厥善。真度爱自迁京，每在戎役，沔北之计，恆所与闻，知无不言，颇见采纳。及六师南迈，朕欲超据新野，群情皆异，真度独与朕同。抚蛮宁夷，实有勤绩，可增邑二百户。”

转征虏将军、豫州刺史。

景明初，豫州大饥，真度表曰：“去岁不收，饥馑十五；今又灾雪三尺，民人萎馁，无以济之。臣辄日别出州仓米五十斛为粥，救其甚者。”诏曰：“真度所表，甚有忧济百姓之意，宜在拯恤。陈郡储粟虽复不多，亦可分贍。尚书量赈以闻。”

及裴叔业以寿春内附，诏真度率众赴之。寻迁华州刺史，将军如故。未几，转荆州刺史，仍本将军。入为大司农卿。正始初，除平南将军、扬州刺史，又以年老，听子怀吉以本官随行。萧衍豫州刺史王超宗率众围逼小岷，真度遣兼统军李叔仁等率步骑击之。超宗逆来拒战，叔仁击破之，俘斩三千。还朝，除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又改封敷西县。永平中卒，年七十四。赐帛四百匹、朝服一袭，赠左光禄大夫，常侍如故，谥曰庄。有子十二人。

嫡子怀彻，袭封。自太常丞，稍迁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又除左将军、太中大夫。卒于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

初，真度有女妓数十人，每集宾客，辄命奏之，丝竹歌舞，不辍于前，尽声色之适。庶长子怀吉居丧过周，以父妓十余人并乐器献之，世宗纳焉。

怀吉，好勇有膂力，虽不善书学，亦解达世事。自奉朝请，历直后寝，领太官令。正始初，为骠骑将军，后试守恆农郡。萧衍遣众入寇徐兖，安东邢峦讨之，诏怀吉以本任为峦军司。永平初，分梁州晋寿为益州，除征虏将军、益州刺史。以元愉未平，中山王英为征东将军讨之，诏怀吉为英军司，未发而愉平。萧衍遣将寇陷郢州之三关，诏英南讨，怀吉仍为军司。以义阳危急，令怀吉驰驿先赴。时豫州城民白早生杀刺史，以悬瓠入萧衍，衍将齐苟仁率众守城。于是自悬瓠以南至于安陆，惟义阳一城而已。怀吉与郢州刺史娄悦督厉将士，且守且战，

卒全义阳，与英讨复三关诸戍。后镇东将军卢昶救胸山，与贼相持，诏怀吉为昶军司。及昶败，怀吉得不坐。延昌中，以本将军除梁州刺史。南秦氏反，攻逼武兴，怀吉遣长史崔纂、司马韦弼、别驾范珣击平之。进号右将军。正光初，除后将军、汾州刺史。四年卒，赠平北将军、并州刺史。

怀吉本不厉清节，及为汾州，偏有聚纳之响。自以支庶，饵诱胜己，共为婚姻。多携亲戚，悉令同行，兼为之弥缝，恣其取受。而将劳宾客，曲尽物情，送去迎来，不避寒热。性少言，每有接对，但嘿然而退。既指授先期，人马之数，左右密已记录。俄而酒馔相寻，刍粟继至，逮于将别，赠以钱缣，下及厮佣，咸过本望。其延纳贵贱若此。

怀吉弟怀直，京兆内史、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

怀直弟怀朴，恆农太守、襄陵男。

怀朴弟怀景，征南将军、河东太守、安定男。卒，赠持节、都督北徐兖东徐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徐州刺史。

怀景弟怀俊，抚军将军、光禄大夫、汾阴男。出为征南将军、益州刺史。天平初，代还至梁州，与刺史元罗俱为萧衍将兰钦所擒，送江南。衍见怀俊，谓之曰：“卿父先为魏荆州，我于时犹在襄阳，且州壤连接，极相知练。卿今至此，当能住乎？若欲还者，亦以礼相遣。”顾谓左右曰：“此家在北，富贵极不可言。”怀俊便乞归，衍听还国。兴和中卒。

子湛儒，袭。武定中，司空水曹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真度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产相朋，因有憎爱。兴和中，遂致诉列，云以毒药相害，显在公府，发扬疵衅。时人耻焉。

毕众敬，小名捺，东平须昌人。少好弓马射猎，交结轻果，常于疆境盗掠为业。刘骏为徐兖刺史，辟为部从事。骏既窃号，

历其泰山太守、冗从仆射。

及刘彧杀子业而自立，遣众敬出诣兖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与密谋，云：“晋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当共卿为计西从。”乃矫彧命，以众敬行兖州事，众敬从之。时兖州刺史殷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彧，使司马刘文石守城。众敬率众取瑕丘，杀文石。安都与孝祖先不相协，命众敬诛孝祖诸子，众敬不得已，遂杀之。州内悉附，唯东平太守申纂据无盐城不与之同。及彧平子勋，授纂兖州刺史。会安都引国授军经其城下，纂闭门城守，深恨众敬。会有人发众敬父墓，遂令其母骸首散落。众敬发哀行服，拷掠近墓细民，死者十余人。又疑纂所为，弟众爰为安都长史，亦遣人密至齐，阴掘纂父墓以相报答。

及安都以城入国，众敬不同其谋。子元宾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祸，日夜啼泣，遣请众敬，众敬犹未从之。众敬先已遣表谢彧，彧授众敬兖州刺史，而以元宾有他罪，犹不舍之。众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贷，何用独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将入城，事定，众敬悔恚，数日不食。皇兴初，就拜散骑常侍、宁南将军、兖州刺史，赐爵东平公，与中书侍郎李璨对为刺史。

慕容白曜攻克无盐，申纂为乱兵所伤，走出被擒，送于白曜。白曜无杀纂之意，而城中火起，纂创重不能避，为火所烧死。众敬闻克无盐，惧不杀纂，乃与白曜书，并表朝廷，云“家之祸酷，皆由于纂”。闻纂死，乃悦。二年，与薛安都朝于京师，因留之，赐甲第一区。后复为兖州刺史，将军如故，征还京师。

众敬善自奉养，食膳丰华，必致他方远味。年已七十，鬓发皓白，而气力未衰，跨鞍驰骋，有若少壮。笃于姻类，深有

国士之风；张说之亡，躬往营视，有若至亲。太和中，高祖宾礼旧老，众敬与咸阳公高允引至方山，虽文武奢俭，好尚不同，然亦与允甚相爱敬，接膝谈款，有若平生。后以笃老，乞还桑梓，朝廷许之。众敬临还，献真珠珣四具、银装剑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绦一百匹。文明太后、高祖引见于皇信堂，赐以酒馔，车一乘、马三匹、绢三百匹，劳遣之。十五年十月卒。诏于兖州赐绢一千匹，以供葬事。

元宾，少而豪侠，有武干，涉猎书史。为刘骏正员将军，与父同建勋诚。及至京师，俱为上客，赐爵须昌侯，加平远将军。后以元宾勋重，拜使持节、平南将军、兖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为本州，当世荣之。时众敬以老还乡，常呼元宾为使君。每于元宾听政之时，乘舆出至元宾所，先遣左右敕不听起，观其断决，忻忻然喜见颜色。众敬善持家业，尤能督课田产，大致储积。元宾为政清平，善抚民物，百姓爱乐之。以父忧解任，丧中遥授长兼殿中尚书。其年冬未卒。赠抚军将军、卫尉卿，谥曰平。赐帛八百匹。

元宾入国，初娶东平刘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归、祖旋；赐妻元氏生二子：祖荣、祖晖。祖朽最长，祖晖次祖髦。故事，前妻虽先有子，后赐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刘氏先亡，祖晖不服重；元氏后卒，祖朽等三年终礼。

祖荣早卒。子义允，袭祖爵东平公，例降为侯。陵江将军、给事中，卒。子僧安袭。

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历涉经史，好为文咏。性宽厚，善与人交。袭父爵须昌侯，例降为伯。起家员外郎。尚书郎、治书侍御史，加宁远将军、本州中正。

正始三年，萧衍将萧及先率步骑二万人寇兖州，及先令别帅角念屯于蒙山。以祖朽为统军，假宁朔将军，隶邢峦讨之。

祖朽开诱有方，降者相继。贼出逆战，祖朽大破之；贼走还栅，祖朽夜又焚击，贼徒溃散。追讨百余里，斩获及赴沂水死者四千余人，斩龙骧将军矫道仪、宁朔将军王季秀。以功封南城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历散骑侍郎、中书侍郎，加龙骧将军。延昌末，安南王志出讨荆沔，以祖朽为志军司，兼给事黄门侍郎，寻迁司空长史。神龟末，除持节、东豫州刺史，将军如故。祖朽善抚边人，清平有信，务在安静，百姓称之。还，除前将军、太尉长史、兼尚书北道行台。孝昌初，除持节、本将军、南兖州刺史。寻授度支尚书，行定州。未之职，改授安东将军、瀛州刺史。为贼帅鲜于修礼攻围积旬，拒守自固。病卒于州。赠卫将军、吏部尚书、兖州刺史。祖朽无子，以弟祖归子义暢为后，袭爵。

义暢，倾巧无士业，善通时要。历尚书郎中、侍郎、兖州刺史、大中正、中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太昌初，车骑将军，寻除散骑常侍。太平中，坐与北豫州山贼张俭通，伏法。

祖髦，起家奉朝请。兄祖朽别封南城，以须昌侯回授之。神龟初，累迁扬烈将军、东平太守。后为本州别驾，卒于官。

子义和，袭。卒于右将军、太中大夫。赠散骑常侍、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子仁超。

义和第六弟义亮，性豪疏。历尚书郎、中书舍人。天平中，与舍人韦鸿坐泄密，赐尽于宅。

祖暉，早有器干。自奉朝请，稍迁镇远将军、前军将军、直后。正始中，除龙骧将军、东郡太守。入为骁骑将军，加征虏将军。后试守渤海郡。熙平中，拜颍川太守。神龟初，除右将军、幽州刺史。入为平东将军、光禄大夫。正光五年，幽州民反，招引陇贼，攻逼州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复授平西将军、幽州刺史，假安西将军，为别将以讨之。祖暉且战

且前，突围入治。孝昌初，北海王顥救至，城围始解。以全城之勋，封新昌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后值萧宝夤退败，祖暉乃拔城东趣华州，坐免官爵。寻假征虏将军，行幽州事。建义中，诏复州爵，加抚军将军。永安中，祖暉从大岭栅规入州城。于时贼帅叱干麒麟保太子壁，祖暉击破之。而贼宿勤明达复攻祖暉，祖暉兵少粮竭，军援不至，为贼所乘，遂歿，时年五十。

长子义勰，袭爵。武定中，开府中郎。齐受禅，爵例降。

义勰弟义云，尚书骑兵郎中。

祖归，官至建宁太守。

子义远，武定中，平原太守。

义远弟义显、义俊，性并豪率。天平已后，萧衍使人还往，经历兖城，前后州将以义俊兄弟善营鲑膳，器物鲜华，常兼长史，接宴宾客。义显，左将军、太中大夫。义俊，历司空主簿、兖州别驾而卒。

祖旋，太尉行参军、镇远将军。卒，赠都官尚书、齐兖二州刺史。

子义真，太尉行参军。

众敬弟众爱，随兄归国。以勋为第一客，赐爵钜平侯。卒，赠冠军将军、徐州刺史，谥曰康。

子闻慰，字子安，有器干。袭爵，例降为伯。拜泰山太守，入为尚书郎、本州中正，加威远将军。出为徐州平东府长史，带彭城内史。永平中，迁中散大夫，加龙骧将军。延昌初，除清河内史，因以疾辞，复为龙骧、中散。又试守广平内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谋诛元义，闻慰斩其使，发兵拒之。在任宽谨，百姓爱附。后义以闻慰忠于己，迁持节、平东将军、沧州刺史，甚有政绩。后以本军除散骑常侍、东道行台，寻为都督、安乐王鉴军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元法僧

反，闻慰与鉴攻之，为法僧所败，奔还京师。被劾，遇赦免。其年卒，年五十七。赠散骑常侍、安东将军、兖州刺史，伯如故，谥曰恭。

子祖彦，字修贤。涉猎书传，风度闲雅，为时所知。以侍御史为元法僧监军。法僧反，逼祖彦南入，永安中，得还。历中书侍郎，袭爵钜平伯，中军将军、光禄大夫。天平四年卒，年五十。赠都督兖济二州诸军事、征东将军、尚书左仆射、兖州刺史。

祖彦弟哲，永安末，秘书郎。

诸毕当朝，不乏荣贵，但帙薄不修，为时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钟曾孙也。皇始初，太祖平中山，纂宗室南奔，家于济阴。及在无盐，刘彧用为兖州刺史。显祖曰：“申纂既不识机，又不量力，进不能归正朔，退不能还江南，守孤城于危亡之地，欲建功立节岂可得乎！”纂既败，子景义入国，太和中，为散员士、宋王刘昶国侍郎。景明初，试守济阴郡、扬州车骑府录事参军、右司马。

常珍奇者，汝南人也。为刘骏司州刺史，亦与薛安都等推立刘子勋。子勋败，遣使驰告长社镇请降，显祖遣殿中尚书元石为都将，率众赴之，中书博士郑羲参右军事。进至上蔡，珍奇率文武来迎，羲说石令径入城，语在《羲传》。事定，以珍奇为持节、平南将军、豫州刺史、河内公。珍奇表曰：“臣昔蒙刘氏生成之恩，感义亡身，志陈报答，遂与雍州刺史袁顗、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义，奉戴子勋，纂承彼历。大运未集，遂至分崩。而刘彧滔天，杀主篡立，苍生殄悴，危于缀旒。伏惟陛下，龙姿凤仪，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属象魏。所愿天地垂仁，亟图南服，宜遣文檄，喻以吉凶。使江东之地，离心草靡；荆雍九州，北面请吏。乞高臣官名，更遣雄将，秣马五

千，助臣经讨，并赐威仪，震动江外。长江已北，必可定矣。臣虽不武，乞备前驱，进据之宜，更在处分。敢冒愚款，推诚上闻，机运可乘，实在兹日。”

珍奇虽有虚表，而诚款未纯。岁余，征其子超，超母胡氏不欲超赴京师，密怀南叛。时汝徐未平，元石自出攻之。珍奇乘虚于悬瓠反叛，烧城东门，斩三百余人，虏掠上蔡、安城、平舆三县居民，屯于灌水。石驰往讨击，大破之。会日暗，放火烧其营，珍奇乃匹马逃免。其子超走到苦城，为人所杀。小子沙弥囚送京师，刑为阉人。

沈文秀，字仲远，吴兴武康人。伯父庆之，刘骏司空公。文秀初为郡主簿，稍迁建威将军、青州刺史。

和平六年，刘子业为其叔彧所杀，文秀遂与诸州推立刘子勋。及子勋败，皇兴初，文秀与崔道固俱以州降，请师应接，显祖遣平东将军长孙陵等率骑赴之。会刘彧遣文秀弟文炳来喻之，文秀复归于彧，彧以文秀为辅国将军，刺史如故。

后慕容白曜既克升城，引军向历下，白曜复遣陵等率万余人长驱至东阳。文秀始欲降，以军人虏掠，遂有悔心，乃婴城固守。陵乃引师军于清西。白曜既下历城，乃率大众并力攻讨，长围数匝，自夏至春始克。文秀取所持节，衣冠俨然，坐于斋内。乱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厉声曰：“身是！”执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国大臣，无相拜之礼。”白曜忿之，乃至挝撻。后还其衣，为之设馔，遂与长史房天乐、司马沈嵩等锁送京师。面缚数罪，宥死，待为下客，给以粗衣蔬食。

显祖重其节义，稍亦加礼之，拜为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迁外都大官。高祖嘉文秀忠于其国，赐绢彩二百匹。后为南征都将，临发，赐以戎服。寻除持节、平南将军、怀州刺史，假

吴郡公。是时河南富饶，人好奉遗。文秀一无所纳，卒守清贫。然为政宽缓，不能禁止盗贼；而大兴水田，于公私颇有利益。在州数年，年六十一，卒。

子保冲，太和中，奉朝请、大将军宋王外兵参军，后为南徐州冠军长史。二十一年，坐援漣口退败，有司处之死刑。高祖诏曰：“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阳作部终身。”既而获免。世宗时，卒于下邳太守。

房天乐者，清河人，滑稽多智。先为青州别驾，文秀拔为长史，督齐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师。

弟子嘉庆，渔阳太守。

嘉庆从弟瑚琏，长广太守。

文秀族子嵩，聪敏有笔札。文秀以为司马，甚器任之。随文秀至怀州。文秀卒后，依宋王刘昶。昶遇之无礼，忧愧饥寒，未几而卒。

文秀族子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携族孙智度归降，引见于行宫。陵姿质妍伟，辞气辩暢，高祖奇之，礼遇亚于王肃，授前军将军。后监南徐州诸军事、中垒将军、南徐州刺史，寻假节、龙骧将军。二十二年秋，进持节、冠军将军。及高祖崩，陵阴有叛心，长史赵俨密言于朝廷，尚书令王肃深保明之，切责俨。既而果叛，杀数十人，驱掠城中男女百余口，夜走南入。智度于彭城知之，从清中单舸奔陵，为下邳戍人所射杀。

张说，字处言，清河东武城人也。六世祖名犯显祖讳，晋长秋卿。父华，为慕容超左仆射。说仕刘骏，历给事中、泰山太守、青冀二州辅国府长史，带魏郡太守。刘彧之立，遥授冠军将军、东徐州刺史。及革徐兖，说乃归顺于尉元。元亦表授冠军、东徐州刺史，遣中书侍郎高闾与说对为刺史。后至京师，

礼遇亚于薛、毕，以勋赐爵平陆侯，加平远将军。

诜性开通，笃于抚恤。青齐之士，虽疏族末姻，咸相敬视。李敷、李欣等宠要势家，亦推怀陈款，无所顾避。毕众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延兴四年卒。赠平南将军、青州刺史，谥康侯。子敬伯，求致父丧，出葬冀州清河旧墓，久不被许，停柩在家积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闻父丧，不欲奔赴，而规南叛，为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后得袭父爵。

敬伯，自以随父归国之功，赐爵昌安侯，出为乐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丧得葬旧墓，还属清河。

初，诜兄弟十人。兄忠，字处顺，在南为合乡令。世祖南征，忠归降，赐爵新昌男，拜新兴太守，卒官。赠冀州刺史。

初，诜妻皇甫氏被掠，赐中官为婢，皇甫遂乃诈痴，不能梳沐。后诜为刘骏冀州长史，因货千余匹购求皇甫。高宗怪其纳财之多也，引见之，时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义。此老母复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费也。”皇甫氏归，诜令诸妾境上奉迎。数年卒，卒后十年而诜入国。

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汉同夏侯道迁归款为客。积年，出为东河间太守，卒官。

元茂，为信都令，迁冀州治中。

元茂弟子让，洛州安西府长史、都水使者。

田益宗，光城蛮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将略，貌状举止，有异常蛮。世为四山蛮帅，受制于萧赜。太和十七年，遣使张超奉表归款。十九年，拜员外散骑常侍、都督光城弋阳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诸军事、冠军将军、南司州刺史，光城县开国伯，食蛮邑一千户；所统守宰，任其铨置。后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为司州，乃于新蔡立东豫州，以益宗为刺史。寻改封安昌县伯，食实邑五百户。二十二年，进号征虏将军。

景明初，萧衍遣军主吴子阳率众寇三关。益宗遣光城太守梅兴之步骑四千，进至阴山关南八十余里，据长风城，逆击子阳，大破之，斩获千余级。萧衍建宁太守黄天赐筑城赤亭，复遣其将黄公赏屯于滌城，与长风相持。益宗命安蛮太守梅景秀为之掎角击讨，破天赐等，斩首数百，获其二城。上表曰：“臣闻机之所在，圣贤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舍。皆拯群生于汤炭，盛武功于方来。然霜叶将沦，非劲飚无以速其箝；天之所弃，非假手无以歼其人。窃惟萧衍乱常，君臣交争，江外州镇，中分为两，东西抗峙，已淹岁时。民庶穷于转输，甲兵疲于战斗；事救于目前，力尽于麾下。无暇外维州镇，纲纪庶方，藩城棋立，孤存而已。不乘机电扫，廓彼蛮疆，恐后之经略，未易于此。且寿春虽平，三面仍梗，镇守之宜，实须豫设。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师，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须乘夏水泛长，列舟长淮。师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虑弥深。义阳之灭，今实时矣。度彼众不过须精卒一万二千。然行师之法，贵张形势。请使两荆之众西拟随雍，扬州之卒顿于建安，得捍三关之援；然后二豫之军直据南关，对抗延头。遣一都督总诸军节度，季冬进师，迄于春末，弗过十旬，克之必矣！”

世宗纳之，遣镇南元英攻义阳。益宗遣其息鲁生领步骑八千，断贼粮运，并焚其钩城积聚。衍戍主赵文举率众拒战，鲁生破之，获文举及小将胡建兴、古皓、庄元仲等，斩五千余级，溺死千五百人，仓米运舟，焚烧荡尽。后贼宁朔将军杨僧远率众二千，寇逼蒙笼，益宗命鲁生与戍主奇道显逆击破之，追奔十里，俘斩千余。进号平南将军。又诏益宗率其部曲并州镇文武，与假节、征虏将军、太仆少卿宇文福绥防蛮楚，加安南将军，增封一百户，赐帛二千匹。

白早生反于豫州，诏益宗曰：“悬瓠要藩，密迩嵩颖，南疆之重，所寄不轻。而群小猖狂，忽构衅逆，杀害镇主，规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即遣尚书邢峦总精骑五万，星驰电驱；征南将军、中山王英统马步七万，络绎继发，量此蚁寇，唯当逃奔。知将军志翦豺狼，以清边境，节义慷慨，良在可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尔？深戢诚款，方相委托。故遣中书舍人赵文相具宣朕怀，往还之规，口别指授，便可善尽算略，随宜追掩，勿令此竖得有窜逸。迟近清荡，更有别旨。”时自乐口已南，郢豫二州诸城皆没于贼，唯有义阳而已。萧衍招益宗以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五千户郡公。当时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节不移。郢豫克平，益宗之力也。

益宗年稍衰老，聚敛无厌，兵民患其侵扰。诸子及孙竞规贿货，部内苦之，咸言欲叛。世宗深亦虑焉，乃遣中书舍人刘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还，启益宗侵掠之状。世宗诏之曰：“风闻卿息鲁生淮南贪暴，扰乱细民，又横杀梅伏生，为尔不已，损卿诚效。可令鲁生与使赴阙，当加任使。如欲外禄，便授中畿一郡。”鲁生久未至。延昌中，诏曰：“益宗先朝耆艾，服勤边境，不可以地须其人，遂令久屈。可使持节、镇东将军、济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虑其不受代，遣后将军李世哲与桃符率众袭之，出其不意，奄入广陵。益宗子鲁生、鲁贤等奔于关南，招引贼兵，袭逐诸戍，光城已南皆为贼所保。世哲讨击破之，复置郡戍，而以益宗还。授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改封曲阳县开国伯。

益宗生长边地，不愿内荣，虽位秩崇重，犹以为恨。上表曰：“臣昔在南，仰餐皇化，拥率部曲三千余家，弃彼边荣，归投乐土，兄弟荼炭，衅结贼朝。高祖孝文皇帝录臣乃诚，授以藩任。方欲仰凭国威，冀雪冤耻，岂容背宠向仇，就险危命？

昔郢豫纷扰，臣躬率义兵，拥绝贼路，窃谓诚心，仰简朝野。但任重据边，易招尘谤，致使桃符横加谗毁，说臣恆欲投南，暴乱非一。乞检事原，以何为验？复云虐害番兵，杀卖过半。如其所言，未审死失之家，所讼有几？又云耗官粟帛，仓库倾尽。御史覆检，曾无损折。初代之日，二子鲁生、鲁贤、从子超秀等并在城中，安然无二，而桃符密遣积射将军鹿永固私将甲士打息鲁生，仅得存命。唱云：‘我被面敕，若能得鲁生、鲁贤首者，各赏本郡。’士马围绕，腾城唱杀，二息战怖，实由于此。残败居业，为生荡然，乃复毁发坟墓，露泄枯骸。存者罹生离之苦，亡魂遭粉骨之痛。昔岁朝廷频遣桃符数加慰劳，而桃符凶奸，擅生祸福，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师，复欺朝廷，说臣父子全无忠诚，诬陷贞良，惑乱朝听。乞摄桃符与臣并对，若臣罪有状，分从宪纲；如桃符是谬，坐宜有归。”诏曰：“既经大宥，不容方更为狱。”

熙平初，益宗又表乞东豫，以招二子。灵太后令曰：“卿诚著二朝，勋光南服，作藩万里，列土承家，前朝往恩，酬叙不浅。兼子弟荷荣，中表被泽，相口轻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劳旧，州小禄薄，故迁牧华壤，爰登显级。于时番兵交换，不生猜疑。而卿息鲁贤等无事外叛，忠孝俱乖，翻为戎首。以卿诚重，不复相计。今卧护征南，荣以金紫，朝廷处遇，又甚于先。且卿年老，方就闲养，焉得以本州为念？鲁贤来否，岂待自往也，但遣慰纳，足相昭亮。若审遣信，当更启闻，别敕东豫，听卿喻晓鲁贤。”二年卒，年七十三。赠征东大将军、郢州刺史，谥曰庄。

少子纂，袭封。位至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卒，赠左将军、东豫州刺史。

益宗长子随兴，冠军将军、平原太守。随兴情贪边官，不

愿内地，改授弋阳、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兄兴祖，太和末，亦来归附。景明中，假郢州刺史。及义阳置郢州，改授征虏将军、江州刺史，诏赐朝服、剑舄一具，治麻城。兴祖卒，益宗请随兴代之，世宗不许，罢并东豫。

初，益州内附之后，萧鸾遣宁州刺史董峦追讨之，官军进击，执峦并其子景曜，送于行宫。峦，字仲舒，营阳人。真君末，随父南叛。虽长自江外，言语风气犹同华夏。性疏武，不多识文字。高祖引峦于庭，问其南事，峦怖不能对，数顾景曜。景曜进代父答，申叙萧鸾篡袭始终，辞理横出，言非而辩，高祖异焉。以峦为越骑校尉，景曜为员外郎。谋欲南叛，坐徙朔州。及车驾南讨汉阳，召峦从军。景曜至洛阳，密启其父必当奔叛。军次鲁阳，峦单骑南走，过南阳、新野，历告二城以魏军当至，戒之备防。房伯玉、刘忌并云无足可虑。峦曰：“不然，军势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须还，不得顾汝一子也。”景曜锁诣行在所，数而斩之。

又有陈伯之者，下邳人也。以勇力自效，仕于江南，为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丰城县开国公。景明三年，伯之遣使密表请降，并遣其子冠军将军、徐州刺史、永昌县开国侯虎牙为质。四年，以伯之为持节、都督江郢二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曲江县开国公，邑一千户；虎牙为冠军将军、员外散骑常侍、豫宁县开国伯，邑五百户。正始初，萧衍征虏将军赵祖悦筑城于水东，与颍川接对，置兵数千，欲为攻讨之本。伯之进军讨祖悦，大破之，乘胜长驱入城，刺祖悦三创，贼众大败。进讨南城，破贼诸部，斩获数千。二年夏，除伯之光禄大夫，虎牙迁前军将军。

孟表，字武达，济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属北地，号索里诸孟。青徐内属后，表因事南渡，仕萧鸾为马头太守。

太和十八年，表据郡归诚，除辅国将军、南兖州刺史，领马头太守，赐爵谯县侯，镇涡阳。后萧鸾遣其豫州刺史裴叔业攻围六十余日，城中食尽，唯以朽革及草木皮叶为粮。表抚循将士，戮力固守。会镇南将军王肃解义阳之围，还以救之，叔业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边，字叔珍，携妻息从寿春投表，云慕化归国。未及送阙，便值叔业围城。表后察叔珍言色，颇疑有异，即加推核，乃云是叔业姑儿，为叔业所遣，规为内应，所携妻子并亦假妄。表出叔珍于北门外斩之，于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诚绩，封汶阳县开国伯，邑五百户。迁征虏将军、济州刺史，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进号平西将军。世宗末，降平东将军、齐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赠安东将军、兖州刺史，谥曰恭。

子崇，袭。官至昌黎、济北二郡太守。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虽轻于去就，实启东南。事窘图变，而竟保宠秩，优矣！真度一谋，见赏明主。众敬举地纳诚，荣曜朝国，人位并列，无乏于时。文秀不回，有死节之气，非但身蒙嘉礼，乃至子免刑戮。在我欲其骂人，忠义可不勉也。张说观机委质，笃恤流离，亦仁智矣。田益宗蛮夷荒帅，翻然效款，终怀金曳紫，不其美欤！孟表之致名位，非徒然也。

列传第五十

李彪·高道悦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高祖赐名焉。家世寒微。少孤贫，有大志，笃学不倦。初受业于长乐监伯阳，伯阳称美之。晚与渔阳高悦、北平阳尼等将隐于名山，不果而罢。悦兄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既而还乡里。平原王叡年将弱冠，雅有志业，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路由冀相，闻彪名而诣之，修师友之礼，称之于郡，遂举孝廉。至京师，馆而受业焉。高闾称之于朝贵，李冲礼之甚厚，彪深宗附。

高祖初，为中书教学博士，后假员外散骑常侍、建威将军、卫国子，使于萧赧。迁秘书丞，参著作事。自成帝以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迂固之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

彪又表曰：

臣闻昔之哲王，莫不岬岬孜孜，思纳说言，以康黎庶。是以访童问师，不避渊泽；询谋谘善，不弃刍蕘。用能光茂实于竹素，播徽声于金石。臣属生有道，遇无讳之朝，敢修往式，窃揆时宜，谨冒死上封事七条。狂瞽之言，伏待刑戮。

其一曰：自太和建号，逾于一纪，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

立園丘以昭孝，则百神不乏飨矣；举贤才以酬谘，则多士盈朝矣；开至诚以轨物，则朝无佞人矣；敦六顺以教人，则四门无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则典式复彰矣；作雅乐以协人伦，则人神交庆矣；深慎罚以明刑，则庶狱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约，则俭德光昭矣；单宫女以配鰥，则人无怨旷矣；倾府藏以赈锡，则大赉周渥矣；省赋役以育人，则编户巷歌矣；宣德泽以怀远迩，则华荒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显，则禎瑞效质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犹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为行俭之道，犹自口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习华既深，敦朴情浅，夫识俭素之易长，而行奢靡之难久。壮制第宅，美饰车马，仆妾衣绫绮，土木被文绣，僭度违衷者众矣。古先哲王之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关击柝，其宫室车服各有差品，小不得逾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时浮华相竞，情无常守，大为消功之物，巨制费力之事，岂不谬哉！消功者，锦绣雕文是也；费力者，广宅高宇、壮制丽饰是也。其妨男业、害女工者，焉可胜言哉！汉文时，贾谊上疏云“今之王政可为常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轻死，楚灵好瘠而国有饥人。今二圣躬行俭素，诏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犹未革者，岂楚越之人易变如彼，大魏之士难化如此？盖朝制弗宣，人未见德，使之然耳。臣愚以为第宅车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为其等制，使贵不逼贱，卑不僭高，不可以称其侈意，用违经典。今或者以为习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谨言古人革之之渐。昔子产为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畴，子产伍之；我有衣冠，子产贮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畴，子产殖之；我有子弟，子产诲之；子产若死，其谁继之？”然则郑人之智，岂前昏而后明哉？且从政者须渐，受化者难顿故也。今若为制

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与郑人同矣。既同郑人，是为卒有善歌，岂可惮其初怨而不为终善哉？夫尚俭者开福之源，好奢者起贫之兆。然则俭约易以教行，华靡难以财满，是以圣人留意焉，贤人希准焉。故夏禹卑宫室而恶衣服，殷汤寝黄屋而乘辂舆。此示俭于后王，后王所宜观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为鲁司寇，乘柴车而驾驽马；晏婴为齐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俭于后臣，后臣所宜识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于凉，其弊犹贪。”此言虽略，有达治道。臣之瞽言，倘或可采，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则人务本，人务本则奢费除，奢费除则谷帛丰，谷帛丰则人逸乐，人逸乐则皇基固矣。

其二曰：《易》称：“主器者，莫若长子。”《传》曰：“太子奉冢嫡之梁盛。”然则祭亡主则宗庙无所飨，冢嫡废则神器无所传。圣贤知其如此，故垂诰以为长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术以训世嫡，世嫡于是乎习成懿德，用大协于黎蒸，是以世统生人，载祀八百。逮嬴氏之君于秦也，殆弃德政，坑焚儒典，弗以义方教厥冢子，于是习成凶德，肆虐以临黔首，是以飨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与兴，其道在于师傅；师傅之损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傅成王，教以孝仁礼义，逐去邪人，不使见恶人，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为卫翼。卫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长久也。损者，赵高傅胡亥，教以刑戮斩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见善士，谄佞谗贼者为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辅德者也，岂私周而疏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祸福之途异耳。昔光武议为太子置傅，以问其群臣，群臣望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新阳侯阴就可。博士张佚正色曰：“今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光武称善，曰：“置傅以正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

况太子乎？”即拜佚为太子太傅，汉明卒为贤主。然则佚之傅汉明，非乃生之渐也，尚或有称，而况乃生训之以正道，其为益也固以大矣。故《礼》曰“太子生，因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见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则远世之镜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时师不勤教，尝谓群臣曰：“朕始学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专，既临万机，不遑温习。今而思之，岂唯予咎，抑亦师傅之不勤。”尚书李欣免冠而谢，此则近日之可鉴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赞高宗，训成显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诲，圣敬之跻，及储宫诞育，复亲抚诰，日省月课，实劳神虑。今诚宜准古，立师傅以训导太子，训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幸甚矣。

其三曰：臣闻国本黎元，人资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劝稼穡，盈畜仓廩。故尧汤水旱，人无菜色者，盖由备之有渐，积之有素。暨于汉家，以人食少，乃设常平以给之；魏氏以兵粮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匮当时，军国取济。又《记》云：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光武以一亩不实，罪及牧守。圣人之忧世重谷，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劝农，相切若此。顷年山东饥，去岁京师俭，内外人庶出入就丰，既废营产，疲而乃达，又于国体实有虚损。若先多积谷，安而给之，岂有驱督老弱，餽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诚可惧也。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余积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二，糴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

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人足，虽灾不为害。臣又闻前代明主，皆务怀远人，礼贤引滞。故汉高过赵，求乐毅之胄；晋武廓定，旌吴蜀之彦。臣谓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

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诰成王勿误于庶狱，斯皆君臣相诫，重刑之至也。今二圣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讫决之日，多从降恕，时不得已，必垂恻隐，虽前王之勤听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时，愚臣窃所未安。汉制，旧断狱报重，常尽季冬；至孝章时改尽十月，以育三微。后岁旱，论者以十月断狱，阴气微，阳气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书陈宠议：冬至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应，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雒鸡乳，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蛰虫皆震，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三统之月，断狱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以起隆怒，不可谓宁；以行大刑，不可谓静。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断。今京都及四方断狱报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宽宥之情，每过于昔；遵时之宪，犹或阙然。岂所谓助阳发生、垂奉微之仁也？诚宜远稽周典，近采汉制，天下断狱，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于三统之春，行斩绞之刑。如此，则道协幽显，仁垂后昆矣。

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饰。此君之所以礼贵臣，不明言其过也。臣有大谴，则白冠牦纓，盘水加剑，造室而请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圣朝宾遇大臣，礼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负罪当陷大辟者，多得归第自尽。遣之日，深垂隐愍，言发凄泪，百官莫不见，四海莫不闻。诚足以感将死之心，慰戚属之情。然恩发

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陈未见。昔汉文时，人有告丞相周勃谋反者，逮系长安狱，顿辱之与阜隶同。贾谊乃上书，极陈君臣之义，不宜如是。夫贵臣者，天子为其改容而体貌之，吏人为其俯伏而敬贵之。其有罪过，废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束缚之，输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骂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及将刑也，臣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纳其言，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孝武时，稍复入狱，良由孝文行之当时，不为永制故耳。伏惟圣德慈惠，岂与汉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之时，臣安可陈警言于朝，但恐万世之后，继体之主有若汉武之事焉。夫道贵长久，所以树之风声也；法尚不亏，所以贻厥孙谋也，焉得行恩当时，而不著长世之制乎？

其六曰：《孝经》称：“父子之道天性。”《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经之旨，盖明一体而同气，可共而不可离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惧，惧应相连者，固自然之恆理也。无情之人，父兄系狱，子弟无惨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无愧恧之色。宴安荣位，游从自若，车马仍华，衣冠犹饰，宁是同体共气、分忧均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人围江，素服而示惧；宋仲子以失举桓谭，免冠而谢罪。然则子弟之于父兄，父兄之于子弟，惟其情至，岂与结盟相知者同年语其深浅哉？二圣清简风俗，孝敬是先。臣愚以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诣阙请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职任必要，不宜许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厉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

其七曰：《礼》云：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此圣人缘情制礼，以终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丧礼稍亡，是以要

经即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泯矣。汉初，军旅屡兴，未能遵古。至宣帝时，民当从军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丧制，未有定闻。至后汉元初中，大臣有重忧，始得去官终服。暨魏武、孙、刘之世，日寻干戈，前世礼制复废而不行。晋时，鸿胪郑默丧亲，固请终服，武帝感其孝诚，遂著令以为常。圣魏之初，拨乱返正，未遑建终丧之制。今四方无虞，百姓安逸，诚是孝慈道洽，礼教兴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怀，窃有未尽。伏见朝臣丁父忧者，假满赴职，衣锦乘轩，从郊庙之祀；鸣玉垂綬，同节庆之宴；伤人子之道，亏天地之经。愚谓如有遭大父母、父母丧者，皆听终服。若无其人，有旷庶官者，则优旨慰喻，起令视事，但综司出纳敷奏而已，国之吉庆，一令无预。其军戎之警，墨绶从役，虽愆于礼，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采，愿付有司别为条制。

高祖览而善之，寻皆施行。

彪稍见礼遇，加中垒将军。及文明太后崩，群臣请高祖公除，高祖不许，与彪往复，语在《礼志》。高祖诏曰：“历观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当时；或见拔幽陋，流名后叶。故毛遂起贱，奋抗楚之辩，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虽宿非清第，本阙华资，然识性严聪，学博坟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兼忧吏若家，载宣朝美，若不赏庸叙绩，将何以劝奖勤能？可特迁秘书令，以酬厥款。”以参议律令之勤，赐帛五百匹、马一匹、牛二头。

其年，加员外散骑常侍，使于萧赜。赜遣其主客郎刘绘接对，并设燕乐。彪辞乐。及坐，彪曰：“齐主既赐燕乐，以劳行人，向辞乐者，卿或未相体。自丧礼废替，于兹以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极，故有今者丧除之议。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裳，犹以素服从事。裴、谢在此，固应具此，我今辞乐，

想卿无怪。”绘答言：“辞乐之事，向以不异。请问魏朝丧礼，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逾月。今皇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训之厚德，执于殷汉之间，可谓得礼之变。”绘复问：“若欲遵古，何为不终三年？”彪曰：“万机不可久旷，故割至慕，俯从群议。服变不异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谓亡礼之礼。”绘言：“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彪曰：“圣朝自为旷代之制，何关许人。”绘言：“百官总已听于冢宰，万机何虑于旷？”彪曰：“我闻载籍：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亲揽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机务；五霸臣过于君，故事决于下。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亲揽，盖远轨轩唐。”彪将还，蹇亲谓曰：“卿前使还日，赋阮诗云‘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果如今日。卿此还也，复有来理否？”彪答言：“使臣请重赋阮诗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蹇惘然曰：“清都可尔，一去何事？观卿此言，似成长阔，朕当以殊礼相送。”蹇遂亲至琅邪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诗以送别，其见重如此。彪前后六度衔命，南人奇其謇谔。

后车驾南征，假彪冠军将军、东道副将，寻假征虏将军。车驾还京，迁御史中尉，领著作郎。彪既为高祖所宠，性又刚直，遂多所劾纠，远近畏之，豪右屏气。高祖常呼彪为李生，于是从容谓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犹汉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诏彪持节绥慰。事宁还京，除散骑常侍，仍领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高祖宴群臣于流化池，谓仆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国家得贤之基。”

车驾南伐，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等参理留台事。彪素性刚豪，与冲等意义乖异，遂形于声色，殊无降下之心。自谓身为法官，莫能纠劾己者，遂多专恣。冲积其前后罪过，乃于尚书省禁止彪，上表曰：“臣闻范国匡人，光化升

治，舆服典章，理无暂失。故晋文功建九合，犹见抑于请隧；季氏藉政三世，尚受讥于 舆璠。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既宪章于古，陛下又经纶于今，用能车服有叙，礼物无坠。案臣彪昔于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华，司文东观，绸缪恩眷，绳直宪台，左加金珰，右珥蝉冕。 东省。宜感恩厉节，忠以报德。而窃名忝职，身为违傲，矜势高亢，公行僭逸。坐与禁省，冒取官材，辄驾乘黄，无所惮慑。肆志傲然，愚聋视听，此而可忍，谁不可怀！臣辄集尚书以下、令史以上，并治书侍御史臣酈道元等于尚书都座，以彪所犯罪状告彪，讯其虚实，若或不知，须讯部下。彪答臣言：‘事见在目，实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须复召部下。’臣今请以见事，免彪所居职，付廷尉治狱。”

冲又表曰：

臣与彪相识以来垂二十载。彪始南使之时，见其色厉辞辩、才优学博，臣之愚识，谓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达，参与言燕，闻彪评章古今，商略人物；兴言于侍筵之次，启论于众英之中；赏忠识正，发言恳恻，惟直是语，辞无隐避。虽复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矫诈，毒愆非违，厉色正辞，如鹰鹯之逐鸟雀，懔懔然实似公清之操。臣虽下才，辄亦尚其梗概，钦其正直，微识其褊急之性，而不以为瑕。及其初登宪台，始居司直，首复驺唱之仪，肇正直绳之体，当时识者金以为难。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势，其所弹劾，应弦而倒。赫赫之威，振于下国；肃肃之称，著自京师。天下改目，贪暴敛手。臣时见其所行，信谓言行相符，忠清内发。然时有私于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绳之官，人所忌疾，风谤之际，易生音谣，心不承信。

往年以河阳事，曾与彪在领军府，共太尉、司空及领军诸

卿等，集阅廷尉所问囚徒。时有人诉枉者，二公及臣少欲听采。语理未尽，彪便振怒东坐，攘袂挥赫，口称贼奴，叱吒左右，高声大呼云：“南台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虽有此言，终究不取。即言：“南台所问，唯恐枉活，终无枉死，但可依此。”时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实者多，又心难彪，遂各嘿尔。因缘此事，臣遂心疑有滥，审加情察，知其威虐，犹未体其采访之由，讯检之状。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肃禁为大。会而言之，犹谓益多损少。故怀寢所疑，不以申彻，实失为臣知无不闻之义。

及去年大驾南行以来，彪兼尚书，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与行舛，是己非人，专恣无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过深劾他人，己方事人，好人佞己。听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贤，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贼。臣与任城卑躬曲己，若顺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虽非理，无不屈从。

依事求实，悉有成验。如臣列得实，宜殪彪于有北，以除奸矫之乱政；如臣无证，宜投臣于四裔，以息青蝇之白黑。

高祖在悬瓠，览表叹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处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而已。彪寻归本乡。高祖自悬瓠北幸鄴，彪拜迎于鄴南。高祖曰：“朕之期卿，每以贞松为志，岁寒为心，卿应报国，尽身为用，而近见弹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谗，为朕与卿，为宰事与卿，为卿自取？”彪对曰：“臣愆由己至，罪自身招，实非陛下横与臣罪，又非宰事无辜滥臣。臣罪既如此，宜伏东皋之下，不应远点属车之尘，但伏承圣躬不豫，臣肝胆涂地，是以敢至，非谢罪而来。”高祖纳宋弁言，将复采用，会留台表言彪与御史贾尚往穷庶人恂事，理有诬抑，奏请收彪。彪自言事枉，高祖明彪无此，遣左右慰勉之。听以牛车散载，送之洛阳。会赦得免。

高祖崩，世宗践祚。彪自托于王肃，又与邢峦诗书往来，迭相称重，因论求复旧职，修史官之事，肃等许为左右。彪乃表曰：

臣闻龙图出而皇道明，龟书见而帝德昶，斯实冥中之书契也。自瑞官文而卑高陈，民师建而贱贵序，此乃人间之绳式也。是以《唐典》篆钦明之册，《虞书》铭慎徽之篇，《传》著夏氏之《箴》，《诗》录商家之《颂》，斯皆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鉴乎二代，文王开之以两经，公旦申之以六联，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观《雅》、《颂》，识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听《风》而知始基，听《颂》而识盛德。至若尼父之别鲁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谓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者矣。自余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之录，乃文穷于秦汉，事尽于哀平，惩劝两书，华实兼载，文质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汉之风，美类三代，炎口崇道冠来事。降及华、马、陈、于，咸有放焉。四敷赞弗远，不可力致，岂虚也哉？其余率见而书，睹事而作者多矣，寻其本末，可往来焉。

唯我皇魏之奄有中华也，岁越百龄，年几十纪。太祖以弗违开基，武皇以奉时拓业；虎啸域中，龙飞宇外；小往大来，品物咸亨。自兹以降，世济其光。史官叙录，未充其盛。加以东观中圯，册勋有阙，美随日落，善因月稀。故谚曰：“一日不书，百事荒芜。”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远惟景业，绵绵休烈，若不恢史闡录，惧上业茂功始有缺矣。于是召名儒之士，充麟阁之选。于时忘臣众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纳，授臣丞职，猥属斯事，无所与让。高祖时诏臣曰：“平尔雅志，正尔笔端。书而不法，后世何观？”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与著作等鸠集遗文，并取前记，撰为国书。假有新进时贤制作于此者，恐闺门既异，出入生疑，弦柱既易，善者或谬。自十

五年以来，臣使国迁，频有南辕之事，故载笔遂寝，简牍弗张。其于书功录美，不其阙欤？

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宝，崇祖宗之业，景功未就，奄焉崩殒，凡百黎萌，若无天地。赖遇陛下，体明叡之真，应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烛物，履静恭以安邦；天清其气，地乐其静，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可谓重明叠圣，元首康哉。惟先皇之开创造物，经纶浩旷，加以魏典流制，藻绩垂篇，穷理于有象，尽性于众变，可谓日日出矣，无幽不烛也。《记》曰：善流者欲人继其行，善歌者欲人继其声。故《传》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无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亲王，可谓当之矣。然先皇之茂猷圣达，今王之懿美洞鉴，准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时哉时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仪者，先皇之陶钧也；齐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虑周四时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神鬼者，先皇之玄烛也；迁都改邑者，先皇之达也；变是协和者，先皇之鉴也；思同书轨者，先皇之远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礼田岐阳者，先皇之义也；张乐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銮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燹伐南荆者，先皇之礼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肃也；亲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袞实无阙者，先皇之德也；开物成务者，先皇之贞也；观乎人文者，先皇之蕴也；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谦尊而光，为而弗有，可谓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诚宜功书于竹素，声播于金石。

臣窃谓史官之达者，大则与日月齐明，小则与四时并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迁、班固是也。故能声流于无穷，义昭于来裔。是以金石可灭而流风不泯者，其唯载籍乎？谚曰“相门有相，将门有将”，斯不唯其性，盖言习之所

得也。窃谓天文之官，太史之职，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书》称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张衡赋曰“学乎旧史氏”，斯盖世传之义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为裘，良弓之子善知为箕，物岂有定，习贯则知耳。所以言及此者，史职不修，事多沦旷，天人之际，不可须臾阙载也。是以谈迁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鉴之轨辙，后镜之蓍龟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终业者有之，皆陵迟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赋，伯喈违阁而就志。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典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

今大魏之史，职则身贵，禄则亲荣，优哉游哉，式谷尔休矣；而典谟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渔阳傅毗、北平阳尼、河间邢产、广平宋弁、昌黎韩显宗等，并以文才见举，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终茂绩。前著作程灵虬同时应举，共掌此务，今从他职，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虽不移任，然侍官两兼，故载述致阙。臣闻载籍之兴，由于大业；《雅》、《颂》垂荐，起于德美；虽时有文质，史有备略，然历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谈诫其子迁曰：“当世有美而不书，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见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讥。取之深衷，史谈之志贤亮远矣。《书》称“无旷庶官”，《诗》有“职思其忧”；臣虽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于此。语曰“患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为”，臣诚不知，强欲为之耳。窃寻先朝赐臣名彪者，远则拟汉史之叔皮，近则准晋史之绍统。推名求义，欲罢不能，荷恩佩泽，死而后已。今求都下乞一静处，综理国籍，以终前志，官给事力，以充所需。虽不能光启大录，庶不为饱食终日耳。近则期

月可就，远也三年有成。正本蕴之麟阁，副贰藏之名山。

时司空北海王详、尚书令王肃以其无禄，颇相赈饷。遂在秘书省同王隐故事，白衣修史。

世宗亲政，崔光表曰：“伏见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怀美意，创刊魏典。臣昔为彪所致，与之同业积年，其志力贞强，考述无倦，督劝群僚，注缀略举。虽顷来契阔，多所废离，近蒙收起，还综厥事。老而弥厉，史才日新，若克复旧职，专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阐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历高班，纤负微愆，应从涤洗。愚谓宜申以常伯，正馆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内思，研积岁月，纪册必就。鸿声巨迹，蔚乎有章，盛轨懋咏，铄焉无泯矣。”世宗不许。

诏彪兼通直散骑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请不行，有司切遣之。会遭疾累旬，景明二年秋，卒于洛阳，年五十八。

始彪为中尉，号为严酷。以奸款难得，乃为木手，击其胁腋，气绝而复属者时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凶渠，皆鞭面杀之。及彪之病也，体上往往疮溃，痛毒备极。诏赐帛一百五十匹，赠镇远将军、汾州刺史，谥曰刚宪。彪在秘书岁余，史业竟未及就，然区分书体，皆彪之功。述《春秋》、三《传》，合成十卷。其所著诗颂赋诔章奏杂笔百余篇，别有集。

彪虽与宋弁结管鲍之交，弁为大中正，与高祖私议，犹以寒地处之，殊不欲微相优假。彪亦知之，不以为恨。及弁卒，彪痛之无已，为之哀诔，备尽辛酸。郭祚为吏部，彪为子志求官，祚仍以旧第处之。彪以位经常伯，又兼尚书，谓祚应以贵游拔之，深用忿怨，形于言色，时论以此讥祚。祚每曰：“尔与义和至交，岂能饶尔而怨我乎？”任城王澄与彪先亦不穆。及为雍州，彪诣澄为志求其府僚，澄释然为启，得列曹行参军，时称美之。

志，字鸿道，博学有才干。年十余岁，便能属文。彪甚奇之，谓崔鸿曰：“子宜与鸿道为‘二鸿’于洛阳。”鸿遂与志交款往来。彪有女，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之书学，读诵经传。尝窃谓所亲曰：“此当兴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后，世宗闻其名，召为婕妤，以礼迎引。婕妤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志后稍迁符玺郎中、徐州平东府司马。以军功累转后军将军、中散大夫、辅国将军、永宁寺典作副将。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爱，公私坐集，必自称咏，由是为高祖所责。及彪亡后，婕妤果入掖庭，后宫咸师宗之。世宗崩，为比丘尼，通习经义，法座讲说，诸僧叹重之。志所在著绩。桓叔兴外叛，南荆荒毁，领军元义举其才任抚导，擢为南荆州刺史，加征虏将军。建义初，叛入萧衍。

高道悦，字文欣，辽东新昌人也。曾祖策，冯跋散骑常侍、新昌侯。祖育，冯文通建德令。值世祖东讨，率其所部五百余家归命军门，世祖授以建忠将军，齐郡、建德二郡太守，赐爵肥如子。父立，起武邑太守，遂居渤海蓊县。

道悦少为中书学生、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转治书侍御史，加谏议大夫，正色当官，不惮强御。车驾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阳。道悦以使者治书御史薛聪、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违期会，奏举其罪。又奏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任城王澄，位总朝右，任属戎机，兵使会否，曾不检奏；尚书左丞公孙良职维枢辖，蒙冒莫举；请以见事免良等所居官。时道悦兄观为外兵郎中，而澄奏道悦有党兄之负，高祖诏责，然以事经恩宥，遂寝而不论。诏曰：“道悦资性忠笃，禀操贞亮；居法树平肃之规，处谏著必犯之节；王公惮其风颯，朕实嘉其一至，謇谔之诚，何愧黯鲍也。其以为主爵下大夫，谏议如故。“车驾将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

时宫极初基，庙库未构，车驾将水路幸鄴，已诏都水回营构之材，以造舟楫。道悦表谏曰：“臣闻博纳舆言，君上之崇务；规箴匡正，臣下之诚节。是以置鼓设谤，爰自曩日；虚襟博听，义属今辰。臣既疏鲁，滥蒙荣贵，司兼献粥，职当然否，佩遇恩华，愿陈闻见。窃以都作营构之材，部别科拟，素有定所。工治已讫，回付都水，用造舟舳。阙永固居宇之功，作暂时游嬉之用，损耗殊倍，终为弃物。且子来之诚，本期营起，今乃修缮舟楫，更为非务，公私回惶，金深怪愕。又欲御泛龙舟，经由石济。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芜，舟楫之人，素不便习。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牵取进，授衣之月，裸形水陆，恐乖视人若子之义。且鄴洛相望，陆路平直，时乘沃若，往来匪难。更乃舍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虑，朝野俱惑，进退伏思，不见其可。又从驾群僚，听将妻累，舟楫之间，更无限隔，士女杂乱，内外不分。当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礼调风，轨物寰宇，窃惟斯举，或损洪猷，深失溥天顺则之望。又氐胡犯顺未恭，西道偏戎旗冑；仍袭南寇，对接迎畿；蛮民疏戾，每造不轨；窥觐间隙，或生虑外。愚谓应妙选懿亲，抚宁后事，令奸回息觊觎之望，边寇绝窥疆之心。臣稟性愚直，知而无隐，区区丹志，冒昧以闻。”诏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当须陈非以示谬，称是以彰得，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不尔，则未相体耳。回材都水，暂营嬉游，终为弃物；修缮非务，舟楫无鄣，士女杂乱，此则卿之失辞矣。深薄之危，抚后之重，斯则卿之得言也。”于是，高祖遂从陆路。转道悦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俨然难犯，宫官上下，咸畏惮之。

太和二十年秋，车驾幸中岳，诏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潜谋还代，忿道悦前后规谏，遂于禁中杀之。高祖甚加悲惜，赠

散骑常侍，带管州刺史，赐帛五百匹，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诏使者监护丧事，葬于旧茔，谥曰贞侯。世宗又追录忠概，拜长子显族给事中。

显族，亦以忠厚见称，卒于右军将军。

显族弟敬猷，有风度。员外散骑侍郎、殿中侍御史，进给事中、轻车将军、奉车都尉。萧宝夤西征，引为骠骑司马。及宝夤谋逆，敬猷与行台郎中封伟伯等潜图义举，谋泄见杀。赠冠军将军、沧州刺史，听一子出身。

道悦长兄嵩，字昆仑。魏郡太守。

子良贤，长水校尉。

良贤弟侯，险薄为劫盗，冀郡患之。

嵩弟双，清河太守。浊货将刑，在市遇赦免。时北海王详为录尚书，双多纳金宝，除司空长史。未几，迁太尉长史，俄出为征虏将军、凉州刺史。专肆贪暴，以罪免。后货高肇，复起为幽州刺史。又以贪秽被劾，罪未判，遇赦复任。未几而卒。

子景翻，幽州司马。

双弟观，尚书左外兵郎中、城阳王鸾司马。南征赭阳，先驱而歿。赠通直散骑侍郎，谥曰闵。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确然，业艺夙成，见擢太和之世，辔轩骤指，声骇江南，秉笔立言，足为良史。逮于直绳在手，厉气明目，持坚无术，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岂彪之谓也？高道悦匡直之风，见惮于世，丑正贻祸，有可悲乎！